

國學基本叢書
韓魏公集



書叢本基學國

集 公 魏 韓

撰 琦 韓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29281.1)

國學基韓魏公集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五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韓 琦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董文淵 曹鈞石)

原序

宋時稱四傑者。曰韓、范、富、歐陽。而韓冠其首。蓋讀公家傳表奏制策諸篇。而知公之所以立大功。成大名。非無本而能然也。余嘗謂立功之難。難於有識。有量。有膽。有才。四者。而公兼之矣。公歷事三朝。輔相十載。其閒任三司。擢諫垣。出鎮邊陲。入參樞密。經綸事業。難更僕數。方天聖五年。公甫唱第。而日下五色雲。輝映殿陛。雖同升諸公。多至兩府。然終能福社稷。利人民。則舍公誰屬哉。公爲樞密時。皇嗣未立。卽請置內學。教宗子。及公秉政。又論建儲立本。繫天下心。語甚愷切。而英宗卒踐大祚。張昇所不能撓。慈壽所不能搖。款曲調護。至進對慈壽之語。同列皆爲之恐。投杖入見之時。曾公以下皆汗浹背。而公獨無所疑懼。此其深思遠識。豈尋常所及者。然而公之德量過人。抑又難也。公嘗言始學行己。嚮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汗。及其成德。有所容受。亦爲無害。是以平日與人和易。絕無私嫌芥蒂。明足以照小人之欺。受之而不形於色。小人背義欲傾己者。辭和氣平。視若故常。在政府時。每議事。有至厲聲相攻不可解者。公槩置勿問。俟其氣定。徐一言可否之。而彼此皆服。歐公性嘗褊。輒自歎曰。衆百歐修。不足望韓公。而孫元規亦自訴於公曰。沔真小人。公知沔。沔不知相公。其見服於人如此矣。抑公平居。又謂成大事在膽。嘗以彥升爲膽力薄。故雖戇直而忠於人。而過涉滅頂。終非其分上所有。然公未嘗許人。往往自許也。觀其孤忠仗節。一遇大事。輒以死自處。禍福之來。非所惑焉。用能定策兩朝。力扶社稷。將是在是歟。公惟有識。有量。有膽。而才乃

大故績懋西帥。得關中之感悅。策畱樞府。底河外之附輸。他如指畫機宜。周知治體。毅然報國之忠。直哉匪躬之節。弘勳駿烈。陵轢一時。其所蘊蓄。有由然也。噫。公誠兼是四者。抑余推公之本。則又在立身行己。一出於誠。讀公所爲文。悃悃款款。鞠躬盡瘁。閱五十載。如一日也。有真經濟。然後有真文章。宜其與范公富公爭烈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曾序

功蓋天下者。其文章或掩於功業。而弗著於當時。然終不能泯焉者。有所託而傳也。非傳之難也。傳其全者之爲難也。英雄豪傑。曠百世而相感。或輯其斷簡於散逸之餘。或新其舊刻於漫漶之際。是則有所託而永其傳矣。有宋忠獻韓魏王。德善功烈。載於國史者詳矣。其大者經略西夏。敵心膽寒。定策兩朝。功存社稷。天下後世。兒童走卒。咸慕其名。而其文集。顧有經生皓首不及見者。今以其全集觀之。爲家傳者十卷。別錄遺事各一卷。詩記雜文表奏書啓制詞冊文祭挽墓誌諸體。又五十卷。要皆經緯化機。根據理窟。豈屑於雕蟲者哉。數百年來。其集不知凡幾。易梓。侍御張公士隆。復翻刻於河東之行臺。殆所謂曠百世而相感者乎。河東都轉運使王君宣。以張公命。屬予引其首簡。誼不容辭。夫以忠獻唱第。而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須臾光映殿庭。其功業文章。可易言哉。至其自謂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此。則公之志在經世。而其文有非人所及知者。可想見矣。張公按節巡鹺。興利除害。綽有餘地。旣建書院以正士習。而斯集行焉。他日以文章勳業鳴於河汾。追媲韓范者。固有所感發而興起矣。況同文之化。遍於海內。讀其書。論其世。尙友其人於千載之上。又豈無望於天下士哉。正德九年甲戌夏五月吉。賜進士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齊安曾大有書。

韓魏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記序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定州新建州學記

定州衆春園記

定州閱古堂記

并州新修廟學記

相州新修園池記

定州廳壁題名記

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諫垣存藁序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韓氏家集序

韓魏公文集目錄

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序

卷之二

表狀

代三司謝賜內藏庫紬絹表

謝知制誥表

謝降御前劄子表

謝復官表

謝改觀察使表

謝賜詔書示諭表

辭免諫議大夫表

涇州謝差中使宣諭表

賀皇子降生表

遷葬求郡謝賜批答不允表

揚州謝上表

謝轉給事中表

賀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禮畢表

鄆州謝上表

成德軍謝上表

定州謝上表

謝賜禁中銀救濟饑民表

謝賜詔書獎諭表

謝表

謝轉禮部侍郎表

謝加觀文殿學士再任表

辭免武康軍節度使表

第二表

謝表

并州謝上表

知相州乞罷節鉞表

卷之三

表狀

辭免集賢第一表

第二表

謝表

辭免給享加恩第一表

第二表

謝表

辭免昭文第一表

第二表

謝表

辭免登極覃恩第二表

謝皇帝表

謝皇太后表

甲辰冬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乙巳夏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災異待罪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乙巳冬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丁未因中丞彈不赴文德殿常朝待罪第一表

第二表

丁未夏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卷之四

表狀

丁未秋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辭免使相第一表

第二表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免册命表

謝賜宅表

永興軍謝上表

戊申相州謝上表

判大名府三年乞閒郡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第四表

第五表

北京謝再任表

判大名府再任滿乞郡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北京河決待罪表

癸丑相州謝上表

謝賜生日禮物表

賀收復熙河等州表

謝放免勘相州差壯城兵士表

甲寅秋乞致仕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乙卯夏乞致仕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卷之五

奏狀

乞外任知州狀

辭免諫官第一狀

第二狀

代張若谷密學舉官自代狀

授起居舍人舉官自代狀

授知制誥舉官自代狀

代中書謝歲節御筵狀

代中書謝皇子降生詩獎諭狀

進皇子降生詩狀

應詔舉王居白堪充選擢任使狀

乾元節陳乞姪景淵恩澤狀

移帥陝西緣邊四路謝賜緡錢狀

陳乞姪景先差遣狀

明堂陳乞妻錫杜儀恩澤狀

中書進天章閣觀祖宗御集錫宴詩狀

辭免三司使

辭免樞密使

第二

第三

甲辰冬乞罷相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乙巳乞罷相

乙巳冬乞罷相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丁未春辭免司空兼侍中

第二

第三

丁未秋乞罷相

第二

第三

第四

卷之六

表狀

罷相辭免兩鎮

第二

第三

第四

辭避賜第

第二

乞男忠彥召試中等與館職

永興軍乞移鄉郡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修仁宗實錄畢乞不推恩

辭免河北四路安撫使

第二

再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

第二

北京乞就移徐州

第二

第三

第四

卷之七

表狀

到魏二年乞移邢相州

第二

第三

第四

北京辭免加節再任

第二

第三

謝令男忠彥撫諭

到魏三年乞納節移邢相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劄子

到魏四年乞移鄉郡

第二

第三

納北京再任加恩告敕并支賜申狀

甲寅秋乞致仕

第二

第三

乙卯夏乞致政

第二

卷之八

書啓 制詞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獻所業上兩府啓

謝直集賢院啓

同前

謝知制誥啓

謝復官啓

謝觀察使啓

上大名知府王龍圖啓

代張若谷密學謝啓

代司封兄上昭文相公啓

代崔勉寺丞謝轉官啓

邊鎮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制

中書舍人除御史丞制

誠勵風俗浮薄詔

王堯臣除翰林學士制

郭積除刑部員外郎制

王克基除東上閣門使制

龍昌期等授試國子四門助教制

夏隨除觀察使制

李端愿除西上閣門使制

吳有鄰除駕部員外郎制

王果除諸司使制

江中立除祕書丞制

高繼隆除諸司使制

穆思齊除大理寺丞制

陳道古除大理寺丞制

李迪曾祖在欽贈太師制

卷之九

冊文 祭文

英宗皇帝尊號冊文

代開封知府諸廟謝雨文

揚州祭聖母祠祈雨文

諸廟祭文

北嶽祈雨文

北嶽祈雨文

北嶽祈雪文

北嶽謝雪文

北嶽謝雨文

北嶽祈雪文

北嶽謝雪文

北嶽再祈雪文

大原諸廟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蒙山祈雪文

諸廟祈雨文

祭龍圖尹公師魯文

祭文正范公文

祭僕射王公伯庸文

祭正獻杜公文

祭狄相文

祭聲隅先生文

祭范寬之刑部文

祭文潞公太夫人文

祭崔良孺殿丞文

祭資政吳長文文

祭安退先生劉君文

祭崔公孺比部文

祭致政學士趙君子淵文

祭少師歐陽公永叔文

卷之十

家傳

卷之十一

家傳

卷之十二

家傳

卷之十三

家傳

卷之十四

家傳

卷之十五

家傳

卷之十六

家傳

卷之十七

家傳

卷之十八

家傳

卷之十九

家傳

卷之二十

別錄

遺事

書忠獻魏王章表後

韓魏公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記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方人目爲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於何代。今廟於曲陽縣之西附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故非實於圖志。人或不知嶽之所在焉。於禮祀莫大於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旣柴。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然則爲之者。誠有意焉耳。夫嶽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百派別。林焉而萬榦擢。嶽之形也。條叢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雹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也。薪於是。斲於是。安知其所以爲神哉。君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廟而像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心。使違禍而趨福。雖文非古。其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我朝撫有天下。馴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之隆。以建皇極。封泰山。祀后土。曠絕之禮。無所不講。由是尊五嶽而帝之。復以安天元聖之號。表於我神。懼世人之未詳也。又製奉神述以明之。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斯誠也。雖萬世可知矣。故廟宮之制。崇飭宏大。惟禮之稱。著於定令。以時繕修。歷年旣長。吏職廢怠。日風月雨。以圯以漏。功大

費廣久焉不替。每歲立冬。天子之所署祀冊。就遣守臣以祗祀事。至則羅其籩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頽簷壞廡之間。退而安然。罔以爲恤。慢神瀆禮。莫斯爲甚。慶歷八年夏六月。某獲領州事。得居嶽鎮之下。知廟之未完也。由市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災。歲以大歉。凡厥用度。弗敢爲擾。會有詔毀鄉民之擅爲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暨工。責成於邑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願盡力焉。率其縣主簿李奕。圜廟所百餘日。悅使其衆。而已焉。弗懈。於是弊陋朽撓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士民薦獻之宇。俾勿褻於神。而神益以尊。彩繪塗墍。罔不精極。宜神之喜。於蟹來宅。皇祐元年冬十月某日。以訖功來告。僚屬請以鄙文誌於廟石。而弗克讓。夫吏之爲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爲監也。有禍福善焉。而以福。惡焉。而以禍。神理之宜也。或反是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己以愛其民人。惟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

定州新建州學記

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於善。非學不能也。夫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曰下愚。曰中人。謂智愚則不移矣。然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由學與不學乎。昌黎文公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智者之欲益明。愚者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學而已矣。嗚呼。文公之言性。可謂能廣聖人之道。而所勸多矣。故三代之興也。自國家以達乎鄉黨。必有學以教其民人。導其性。使一之於善。以明乎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夫婦之道。然後人安其分。而享國永長。大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此。上之二

有二年。圖講實化。益元本思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其民。始詔州郡皆立學。差賦以田俸資其用。守臣從風。競自崇飾。冀有以副天子首善之意。而定處北邊。承詔者不知其本。以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也。獨慢而寢焉。又四年。某忝命來守。未幾仲秋之上丁。始躬行釋奠禮於夫子之廟。閱舊記。始唐大中末。州帥盧公簡求。以廟本會昌所廢。天祐佛祠。其制猶若浮屠氏所居。乃更而大。至天祐中。王公處直。本朝開寶中。祁公廷義。祥符初。李公允正。皆能於兵寇之餘。因其極廢而復興焉。後之爲此者。不能繼四人者之用心。故日復墮削。至是室宇垣墉。頽壞垂盡。由闕以內。鞠爲汙萊。獨夫子之堂。以巨材堅壯。不能摧撓。而上覆穿敝。泄落風雨。升降薦獻。僅無所容。屬歲方大饑。詔停工徒。以新廟宮。功費之大。實均改作。凡再里。屢豐。邊陲無事。乃命禮賓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張君僕。選督工徒。以新廟宮。功費之大。實均改作。凡再踰月而廟完。於是卽廟建學。市垣北之地。通而廣之。以規以度。不陋不侈。講授有堂。肄習有齋。庖廚井廩。生生之具。無不備足。較其功費。復倍廟焉。又再踰月而學成。乃以七月十九日甲辰。具牢醴。率僚屬以告於先聖。而延諸生焉。噫。夫子之教。天地也。凡爲人者。孰不戴履之。捨天地將安之乎。故文武一道也。惡有二焉。昔夫子亦嘗學焉。而後識其大者。故曰我戰則克。晉列國也。猶用詩書禮樂之帥。卒伯諸侯。是知爲儒而不知兵。爲將而不知書。一旦用之。則茫然不知其所以克之道。而敗辱隨之。其所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者。是真不知其本者也。今上之廣學也。將養育天下士之秀者。使各正其性。以明乎三道教之道。內充於己以待用。故或取之爲公卿大夫。郡縣守長。百執事。皆能以其道佐吾君。宜吾民。交修乎小大

之職。以至於海內大治。而上得以高拱而無爲。如未用也。則使宗族稱其孝。鄉黨推其賢。朋友服其忠信。樂天知命。守死善道而已。若其破碎經史。掎摭聲病。專以篆刻之技。苟竊仕進。不思富己之道。時而發之。則非天子所欲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吾民之本意。學者其勉之。謹記。

定州衆春園記

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臺榭觀游之所。以通四時之樂。前人勤而興之。後輒廢焉者。蓋私於其心。惟己之利者之所爲也。彼私而利者。不過曰吾之所治。傳舍焉耳。滿歲則委之而去。苟前之所爲。尙足以容吾寢食飲笑於其閒可矣。何必勞而費之。以利後人。而使好事者以爲勤人而務不急。徒取戾焉。吾不爲也。噫。彼專一己之私。以自利。宜其所見者隘。而弗爲也。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則不然。夫官之修職。農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通貨。蚤暮汲汲以憂其業。皆所以奉助公上。而養其室家。當良辰佳節。豈無一日之適。以休其心乎。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子貢且猶不知。況私而自利者哉。中山之地。自唐天寶失御。盜據戎猾。兵革殘困。民不知爲生之樂者。百有餘年。至我朝而後始見太平。亭障一清。生類蕃息。不有時序觀游之所。俾是四民閒有一日之適。以樂太平之事。而知桑聖仁育之深者。守臣之過也。非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又安及此乎。郡城東北隅。瀦水爲塘。廣百餘畝。植柳數萬本。亭榭花卉之盛。冠於北垂。蓋今宣徽李公昭亮始興之。後實廢焉。予之來懼陷其心於不公也。復完而興之。凡棟宇樹藝前所未備者。一從新意。罔有漏缺。又治長隄。鑿門西南隅。以便游者。於是園池之勝。益倍疇昔。總而

名之曰衆春園。靡乎良辰佳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適游覽。其閒以通乎聖時無事之樂。此其意也。後之人視園之廢興。其知爲政者之心焉。皇祐三年正月某日記。

定州閱古堂記

慶歷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尙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勵。且患其汨於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爲堂。旣成。乃撫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爲人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爲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爲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己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爲也。誠以己之道未充。而君之祿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閒。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於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爲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懷。邊責之在己。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於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旣乎。若其賓客之於斯。僚屬之於斯。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爲治者莫先於教化。用兵者莫貴於權謀。而俱本之於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於旂常。傳於簡策。邈千萬世而懷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爲樂。面以是爲樂。則予也豈徒己之爲

益是將有益於人。知我者其以我爲喜。爽塏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尙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圮坊壘之患矣。謹記。

并州新修廟學記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於天。萬物大生主於地。人倫大化主於人。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雖終天地而不變也。凡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者。能勉而及吾夫子之主。則其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雖天地之主。有時而戾。固無預乎吾之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於吾主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杜牧之謂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言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莫偕其尊。誠哉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惟郡縣守長。得施其教者。能興學以恢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達其本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僞劉一天下。壞太原故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復遷於唐明。當時經始者。乘用武之後。慮弗及遠。不知并據都會。異日爲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戶衢陌之制。一從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爲不急。置城之東南隅。體陋而削。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若谷。首卽廟建學。得賜田贍學徒。而人始樂教。慶歷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偏隘。其後生員寢廣。至坊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時釋奠。三獻從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徧列於庭。半立廟門之外。皇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受署來謁。知於禮之瀆而未皇改作。始奏隰州司戶參軍牛景充教授。以專

學職。明年秋大穰。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之實。買民廟北地。命崇儀使并代州營內兵馬鈐轄張僕。右侍禁兵馬監押王守恩。集工視役。徹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殿。耽然而雄。睟容儼然而尊。顏氏以降諸弟子。孟氏以降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之間。煥然大備。復徙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書樓。北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侯於廟學之間。以備男子之習。至於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俾稱是焉。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逮塗茨丹牖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爲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乎。今飾公齋。萃公書。潔公食。日授經。月課文。味其教者。苟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噫。如是則吾學乃教人竊祿之地。非有望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由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俗。陶唐氏之俗也。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處吾學者。其務外勤於藝。而內志於道。一旦由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爲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某月某日記。

相州新修園池記

相於河朔爲近藩。而地據形勝。西走鎮定之衝。屯師積穀。與邊鎮相左右。然當無事時。州之武備。日懈不嚴。至五兵不設。庫散處於廳事之廊廡間。敗壞堆積。莫可詳閱。郡署有後園。北通牙城。東西幾四十丈。而

南北不及百尺。雖有亭榭花木。而扼束蔽密。隘陋殊甚。牙城之北。乃有官蔬之圃。縱廣半夫。中有廢臺。巋然荆棘蒙沒。州人但以其基正圓。有道回環而上。如螺殼然。故以抱螺名之。雖老胥宿校。不能知興廢之由。予之來。雖以病不堪事。然猶不敢偷安自放。而忘治之所急。於是闢牙城而北之。三分蔬圃之地。其一居新城之南。西爲甲仗庫。凡五十六間。由是兵械百萬計。始區而別焉。以庫東之餘地。通於後園。由是園之南北。始於東西均焉。又於其東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畫錦堂。之東南建射亭。曰求己堂。之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爲園曰康樂。直廢臺鑿門曰通之。治臺起屋曰休逸。得魏冰井廢臺鐵梁四爲之柱。臺北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蓮有魚。南北二園。皆植名花雜果。松柏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旣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躡武來游吾園。或遇樂而醕。或擇勝而飲。歎賞歌呼。至徘徊忘歸。而知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我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園之意爲不誣矣。觀吾堂者。知太守仗旄節來故鄉。得古人衣錦晝游之美。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遇。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吾君也。登吾臺者。西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峯。延亙南北。爭奇角秀。不可繪畫。朝嵐暮靄。變態無窮。俯視郭郭之中。民閭官寺。伽藍層廩。與夫花顏柳色。紅綠交映。燦然如指掌之上。一無遺者。而知太平興此。爲我屬歲時休暇優逸之觀。而不知吾亦自謂能勤於作德。然後處茲而休且逸也。夫子始以武備不嚴。不敢以疾而忘治之所急。而因得志其榮遇。以及衆人之樂。則是舉也。豈無益之爲哉。故直書大槩。并告來者。夫郡縣之爲政。有期而更也。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後繼之。推其心以公而相照。則國家之

事無不濟者。況一園池之末哉。嘗之廢之。必有能辨其心者。時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記。

定州廳壁題名記

郡縣守長。有記於廳事之壁。前代無聞。唐始盛焉。當時名儒所述。則謂壁記非古也。若原地理條物宜。陳山川之形勝。與風俗之好尚。則圖謀存焉。其所取者。在乎彰善而志惡。名氏遷次。亦云末也。夫能推名氏以見善惡。謹遷次以尊王命。亦春秋之事也。雖於古未著。而今可廢乎。河朔並邊之郡。以十數。而定宿大兵。據戰地。故朝廷所寄之重。不與他比。慶歷八年夏五月。始詔魏瀛鎮定。四路帥各兼安撫之職。定之帥領定、保、深、祁、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四軍。凡兵民之政。悉主之。首是任者。非得文武兼備之才。不可居。而誤及愚者。故臨治以來。惕然自勉。以思報稱。幸時既久。吏民軍旅。率相信順。事日簡。得以補綴闕漏。因訪國朝以來爲州者之次序。將刻石以傳焉。而吏曹狃於武事。不以圖籍爲急。壞敗忘缺。卒不可究。若但取近年可記者書之。則又義無所本。今故以朝廷更制之始爲首。尊睿圖而勸新治也。夫己之爲政。是否固不可以自明。必俟後人述其行事。然後善惡詳焉。則予與來者。旣鑿其名氏。揭諸聽斷之所。朝夕視之。思不愧於後人座右之誠也。可不謹乎。某謹記。

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爲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己。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

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處得其死而不爲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萃然與山嶽爭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名亦不可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卽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前之爲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爲政所先。因循不葺。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楸至。則首拜祠下。覩其墮敝之甚。驚而歎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諭於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寬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於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爲善。自一邑而推一郡。由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爲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本未。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於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跂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時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具位韓某記并書。

序

諫垣存稟序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

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爲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畱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自爲誠之力也。其所存橐，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冊，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橐，以藏於家。竊志夫上天之聽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歷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某嘗謂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不在天，人或不然之。今於文正范公，然後知其說之勝。或者不足疑，而於教之有補也。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忠盡瘁，知無不爲，故由小官擢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益，身雖可絀，義則難奪。天下正人之路，始公闢之。其後恤災南方，扞寇西垂，貳機政，陪宰席，宏

謀大策。出入仁義。朝思夕慮。條疏深切。志欲膏澤中夏。鞭笞四夷。使我宋之基萬世不拔。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逮公之亡也。聞聽所及。莫不咨嗟感慟。惜公所蘊。不克盡施於世。甚則推諸天。謂人謀之不足爲也。嗚呼。公之所陳用於時者。大則恢永圖。小則革衆弊。爲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橐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舉而行之。興起太平。如指掌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次子寺丞君輯。公遺文得奏議十七卷。政府論事二卷。以某昔帥西兵。翊內樞。與公並任。而出處之與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夫以公之文武兼備。乃靖王室。朝野所論。謂道之亨塞。時之重輕。率繫公之用不用。則其德業之著於天下也久矣。惡假鄙文而後知哉。但以忝緣僚舊。飫公盛美。義不敢。且慰賢嗣之意云。具位某序。

韓氏家集序

某家本深州博野人也。世以官學知名。遭唐末亂。違難屢遷。以是家牒散而不完。先祖令公善繼素業。深以譜系爲重。乃取祖考以來墓銘所存者。集爲一編。首自爲序。其意欲傳示子孫。永永無窮。及先君令公之葬。祖考也。亦親爲誌。所次先烈甚備。自先君之亡。家世文集。所掌不專。四兄爲孟州司法。盡取先君文集之官。兄物故。嫂辛氏攜以歸。其家不能辨識。盡亡失之。其先祖所集墓銘一編。在家又遺脫大半。存者首尾十數幅而已。某自成立。痛家集之散缺。百計訪求。十稍得其一二。而所集著墓銘者終不可得。每自感念。未嘗忘心。至於冥禱天地神祇。亦冀萬一有獲。慶歷三年。自陝西四路帥召爲樞密副使。三代皆及。

贈典而曾祖妣忘其姓氏。閱所存墓銘。則有清河郡夫人之誌。遂以張氏追封。後再詳之。張氏乃四代祖鼓城府君夫人也。雖辨其誤。而無如之何。四年秋。謀先君之葬。得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爲誌。贊善大夫薛仲孺書石。書纔數行。有宣州掌記辛有終者。即辛代歸來訪。且云曾得先令公文二編。不敢隱。聞之驚喜。遽問其目。則曰書題草也。次日得之。視其目如其言。且慰且恨。及反覆披究。則雜以他文。先祖墓誌亦在焉。參考祖先事迹。益以明白。驗曾祖妣乃史氏也。亟請書石者。獨未書姓氏郡封。是冬遇郊恩。卽追正之。噫。是辛君者。若稽數日不言。亦後於事矣。孔子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豈小子念親之至。而神所報乎。後之子孫。其可怠哉。因感其事。取五代祖而下及諸宗屬所爲文章。編爲六十卷。仍以墓誌行狀及授官告辭冠於首篇。命諸子姪人錄一本。以藏於家。後主之者。或不謹嚴。使失其傳。則上天至明。祖宗至靈。是必降殃以懲不孝。其戒之哉。其戒之哉。謹序。

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序

自唐末至於五代。兵革相仍。禮樂廢缺。故公卿大夫之家。歲時祀饗。皆因循便俗。不能少近古制。國家運祚隆赫。承平有年。曠絕之典。無所不講。慶歷初元。始詔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勅立家廟。事下禮官。裁處而迄今不聞定議。某自主祭以來。恪謹時薦。罄極誠慤。而常患夏秋之祭。闕而不備。從俗之事。未有折中。因得祕閣所有御史鄭正則祠享儀。御史孟詵家祭禮。殿中御史范傳正寢堂時饗儀。汝南周元陽祭錄。京兆武功尉賈氏犯廟諱家薦儀。金吾衛倉曹參軍徐閔家祭儀。檢校散騎常侍孫日用伸享儀。凡七家。研詳

祭月。竊究大方。於是探前說之可行。酌今俗之難廢者。以人情斷之。成十三篇。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昔鄭御史以年六十三。久疾羸頓。遂著祠享儀以示後。而某年之與病。與鄭適同。遂感而爲此。將使子孫奉而行之。非敢傳於外也。若其歲時之享。以新儀從事。雖甚疲老。敢不自力。他日朝廷頒下家祭禮。自當謹遵定制云。時熙寧庚戌歲十月十五日。北京望宸閣序。

韓魏公集卷之二

表狀

代三司謝賜內藏庫紬絹表

臣某等言。準中書門下牒。今月八日詔敕。伏蒙聖慈於內藏庫。特支撥紬絹二百萬疋。賜三司者。禁財中發實出於上仁。邦計外充。蓋無於私積。恩頒下及。慶悚交深。中謝竊以乘用之宜。聿歸司會。經費之度。咸出縣官。惟賦調之有常。或荒災而致乏。爰崇上術。允屬熙辰。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執粹凝圖。寶慈悼治。茂輯寧人之務。精窮觀化之原。修八政以厚生。遐稽往喆。愛十家而興儉。覩軼前徽。式是先猷。存諸內府。量彼地征之入。收其歲取之餘。非主羨贏。本期均節。向以農疇失稔。聖慮通權。薦捐國帑之珍。俾濟公家之急。故得高穹監善。協氣開祥。坐還富庶之風。允洽登平之望。而猶豐凶在念。損益求中。戒牟利以傷苛。貴寬民而與足。誕宣優詔。垂察攸司。載蠲繒帛之饒。更助歲時之給。仰出綸之施惠。在罄宇以蒙休。臣等備位天臺。尸官計部。秋毫析利。罕詳經世之謀。春澤流恩。徒樂阜民之化。敢不增研心畫。祇佩官箴。彌修底謹之方。益究懋遷之理。冀陳薄效。少答鴻私。臣無任。

謝知制誥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依前起居舍人知制誥者。青蒲獻議。曾微補袞之勤。黃闥程文。俄玷演綸之任。

省譴材之無狀。顧成命之已行。荷寵兼常。撫躬增厲。中謝竊以禁局清切。居官爲榮。帝制坦明。作訓攸重。向匪機靈敏給。才辯高奇。善循四禁之規。雅擅一時之譽。則何以徊翔近掖。宣暢鴻猷。雍容侍從之聯。振復典謨之體。宜甄時望。以協朝僉。如臣者緒迹至孤。器姿無取。幼奉楹書之誨。早親童蒙之工。幸對聖明。復玷辭等。藩條關決。罔詳施教之宜。儒館並游。淺被育材之化。擢贊尹京之治。易參司會之煩。首公則勞。稽效誠寡。庖鋒不振。奚彰批箴之能。阮族甚貧。遂有出塵之志。輒露抗章之請。方諧爲郡之行。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開道求言。勵精修政。俾停使竹之授。畱責諫囊之忠。越被恩升。力思毗益。每弗虞於禁忌。始自竭於愚驚。物論皆危。天意無忤。建歲勞之三易。微穴見之一長。豈謂聖度包荒。宸襟采善。俾沿科選之舊。進居辭職之崇。躍龍鳳之池。亟塵清貫。漸鴻鸞之黨。榮廁龍班。敢不磨鈍忘疲。修方匪懈。誥令之出。勉追深厚之風。名節所持。靡蹈諛邪之徑。庶盡捐軀之報。仰酬當辰之仁。臣無任。

謝降御前劄子表

臣某言。遽中降到御前劄子二道。伏蒙聖慈。以近爲賊犯渭州山外。亡失主將。具狀待罪。許臣別圖來效。以刷前恥者。敗軍有法。本不期貨。責效以恕。使得盡死。中謝伏念。臣識暗經遠。才屈任重。偶以童蒙末技。優竊科等。幸遇天下無事。方垂徹警。專修俗吏之業。罕究兵家之學。屬以羌落背惠。王師興伐。朝廷用不求備。俾參西略。臣自念狂賊桀驁。邊民被毒。人無愚知。奮身願效。況臣麤識忠義。能不憤激。故受命引道。無敢固辭。赴職已來。朝計夕慮。思有所立。上寬聖懷。以至馳奏。廷中。方授成算。遠趨塞上。亟整師屯。而兇

渠併兵親犯隴外。臣素料其至先集衆軍。猶慮勢分。遣其齊進。不謂諸將恃勇。致此敗覆。雖指縱可驗。似不愧心。而職事有墮。理當請罪。伏蒙尊號皇帝陛下。燭幽垂察。含垢示慈。謂李廣數奇。非由失計。孟明三敗。終能贖過。薦頒溫詔。許竭後勤。臣敢不嘗膽以思。枕戈自勵。劇寇尙在。豈還朝之可期。素志未伸。庶捐軀而後已。臣無任。

謝復官表

臣某言。九月二十七日。樞密院遞到告敕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起居舍人者。謀軍而敗。獲罪當然。使過以恩。勸功斯在。寵光所暨。愧慄無從。中謝伏念。臣稟賦顛庸。緒迹寒替。偶緣末學。誤中甲科。驟歷榮階。繼塵劇任。奉身以直。居職惟公。逐巧者目爲愚夫。養高者謂之俗吏。出於聖鑒。擢備諫員。荷寵旣深。獻誠必盡。屢刺權豪之失。不虞家族之危。仰恃含容。僅逃放逐。逮易官於注筆。旋書命於詞垣。自右蜀告饑。高奴覆將。薦驅使傳。親諭國靈。有利輒言。無疵不去。所期還闕。少遂息肩。朝廷以未殄賊巢。方開帥府。進預樞機之直。俾參經畫之權。雖兵旅之宜。素非習練。而人臣之節。當冒險艱。拜命引塗。忘軀殉難。周旋邊徼。蒙犯雪霜。薦賞武材。則罷懦者皆忌。激揚忠憤。則苟且者如讎。一昨平涼之西。酋虜來寇。臣聚師以待。定謀而行。偏校爭先。弗遵於節度。衆寡莫敵。終及於撓亡。讒胥競搖。怨府交發。諍臣論事。亦謂當誅。宸眷念勤。獨明非謬。止從削秩。尙委典城。惟茲天水之雄。式控隴關之要。氏羌雜處。輿賦甚繁。臣寢不及時。食忘其味。力圖後效。勉贖前辜。重裘禦寒。姑自修而作誠。積毀銷骨。實衆口之未平。不謂睿聽通微。宸襟錄舊。特

中昭洗。亟復舊聯。顧叢質之在生。諒煩言之淺弭。斯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體天育物。以器任人。謂獵犬無功。匪自指縱之誤。覆盆委照。遽開日月之明。庶令負釁之臣。得遂棄瑕之用。敢不精研策慮。謹布教條。明斥堠以謹邊。勵貔貅而禦侮。收桑榆之木。或振翼之可期。竭犬馬之誠。誓填壑之爲報。臣無任。

謝改觀察使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樞密院遞到告敕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前件官者。當兵旅之任。姑欲正名。付廉察之權。誠非稱職。被恩不次。以榮爲憂。中謝。竊以帥十國而爲連。蓋資屏翰。長萬夫而觀政。宜拔英豪。儻容濫居。曷濟國事。伏念臣以儒承業。以文干用。偶預雋選。擢亞舉首。恥緣科級。坐取貴塗。凡隸官曹。絕去苟且。以至參京邑之劇。贊泉刀之繁。諫署竭愚。詞掖書命。處身必以其道。出言不敢及私。心竊愛君。遂忘於己。禍性專任。直弗虞於衆嫉。屢犯禁忌。久當放流。時人甚危。聖意彌簡。而自凶渠背惠。西府置官。不圖妄庸。亦備推擇。驟進直於樞府。俾參畫於戎事。夙夜以報。庶揚天聲。偏佐之專。卒墮虜計。尙徒邊而薄罪。徒補過以盡勤。惟秦之雄。爲塞甚重。控制六郡。羈屬雜羌。旁阨寇衝。俯臨關要。臣但能招懷種落。訓戢營屯。起城壘以安人。平獄市而清訟。斥堠斯謹。備豫必周。爲術固疏。責實安在。朝廷旣已遷復官次。增重使名。臣之非才。大越涯分。不謂薦膺異數。益峻寵階。卽爲治之本邦。委觀風之茂寄。私門胥慰。物論稱優。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若古宣猷。宜人聞化。究弛張之大體。恢緩御之遠略。致茲頑朽。繼荷采甄。重念臣素匪將家。早塵詞等。平進之漸。往式具存。誠以疆鄙未安。忠憤攸激。力冒艱險。志平僭狂。願軀命之可捐。豈資

品之爲較奪鳳池而不賀前哲堪嗤刺。貂庭之無功羣言是恤。惟祿廩之加厚非寒素之所貪。敢不精練武經。日求勝算。指縱加審。扞防必嚴。與賊俱全。是焉深愧。爲噲等伍。烏敢自羞。或稍著於微勞。願特還於舊物。誓堅死節。仰答宸私。臣無任。

謝賜詔書示諭表

臣某言。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已除本州觀察使。且從廩秩之優。益慰戎行之望者。成命之行。庶乎開曉。溫言以及。賁若龍光。惟素志之所存。懼清衷之未悉。敢茲陳露。良切震兢。中謝。伏念臣早以藝文。妄干祿仕。幸遇尊號皇帝陛下。首臨軒陛。優擢科名。序進之階。前規盡在。而臣乃情吏事。盡力公家。自結聖知。了無私援。一昨羌酋背義。帥府需才。誤置選中。卽馳塞下。經畫邊徙。通踰三期。爲國之謀。固無云補。在臣之分。亦用傾竭。臲臲督護之任。已明委注之隆。不期霈恩。又出非望。驟易樞廷之直。俾分連帥之權。臣受寵無名。撫躬自度。不敢遠稽典故。上瀆睿聰。竊記陛下纂極以來。此例甚少。李維、李士衡、以老疾榮俸。陳堯咨、以侈性尙豪。並遭遇承平。各充其欲。故議者惜臣茲授。謂匪美遷。臣但以處不避汙事。上之節讓。而就賤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之秋。非臣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掇希求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呼之便。況國家推公興治。任人有次。必不令臣永沈武列。老於疆垂。或薄效之可甄。宜舊物之來復。臣是以難於拒免。泰然居職。今承詔諭之意。專示廩秩之優。緣臣清白奉身。出於門法。豈牽象養之厚。自損名節之高。茲爲伍於冗流。冀同心於外禦。伏望皇帝陛下。考勸功之法。御名知

臣之明察臣甘去近聯主於恭順謂臣卽當重祿靡在貪饕儻一辨於愚誠誓愈堅於忠報臣無任

辭免諫議大夫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三班借職趙九皋齋到官告敕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者萬樞之府更直爲榮七諍之班在官惟重廁舊聯而甚寵當新秩以無名理有未安讓非敢飾中謝伏念臣早由孤直誤記聖衷麤幹米鹽之煩本無軍旅之學而自勉膺中詔來捍西垂三載於茲寸功莫就雖天仁所覆姑務貸全而疆事不修何施面目惟徇忘身之節絕萌干進之心向奉制函就更廉印從權爲便稱職誠非辭避靡諧塵竊增愧一昨寇侵鄰道移督援師徒號萬兵之行無及一毫之助遂使國威重挫虜氣益驕蓋臣不能乘閒襲歸應機取勝上軫旰宵之慮合從斧鉞之誅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過采虛聲亟申褒典顧敗軍之若是豈行賞之爲宜執可自欺固有公議重念臣爰從郎署獲改使名幸近職之已還冀前官之并授儻加異數實紊彝章伏望皇帝陛下念邊鄙之未寧謂沮勸之當謹止復禮曹之命特停諫省之遷如此則犄角禦戎更求於實效糜捐報國益勵於愚衷其所賜告敕臣未敢進納干冒旒冕臣無任

涇州謝差中使宣諭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李允亨至伏蒙聖慈傳宣爲日近差除兩地臣僚未差除閒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臣密

舉臣僚代臣邊任者。聖睿特深。將圖不次之用。臣愚屢省。竊懷失職之憂。於義當陳。斯言敢妄。中謝。伏念臣西畫疆事。於今桑年。雖勵敢爲之心。曾微必勝之效。偏裨失律。既有罪而不誅。援助發兵。復無功而被賞。尙畀中權之峻。仍兼四路之崇。恩重報輕。任隆材謝。捐軀以義。乃身膏斤斧之秋。歸闕何顏。絕生入玉關之望。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仁惟及遠。道本推公。因弼臣拜命之初。念窮塞宣勞之久。密加寵諭。前許近司。斷自清衷。不緣他議。顧蒙鄙之榮。而良厚於國家之慮。則非長。蓋以逆吳約和。未分誠詐。宿師經戰。僅起瘡痍。臣與范仲淹。日極謀維。羸詳方略。願少寬於銜勒。得自竭於歲時。庶能施尺寸之勤。上以副朝廷之寄。如其禦戎無狀。曠日爲虞。則乞擇材傑之臣。使之爲代。明竄殛之典。以警在邊。臣固不敢先自舉官。涉於希進。惟幸高明之鑑。俯矜切至之誠。臣無任。

賀皇子降生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皇子降生者。穹昊垂休。元良載誕。彙盛之期。增赫重輝之采。采光。凡在幅員。率同慶躍。中謝。伏以尊號皇帝陛下。睿明正統。兢翼凝猷。紹三后之丕基。覽八紘之洪緒。旰宵求治。勤儉化民。果聖嗣之寢昌。示璿源之滋衍。吹銅導氣。式協於嘉辰。齒冑從師。卽成於懿德。永扶天業。克耀儲闈。臣恪守窮邊。竊聆熙事。預班朝之列。莫趨交戟之嚴。輸就日之誠。徒效傾葵之意。臣伏限官守在遠。不獲蹈舞闕庭。臣無任。

遷葬求郡謝賜批答不允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陳乞。知相州。或近鄉里一郡。躬親營護墳域。特降詔旨不允。許臣襄宅有期。卽當暫往者。請郡以奉先塋。雖違素願。賜告以護親葬。亦示優恩。竊安人子之誠。特出聖宸之惠。中謝。伏念臣。擢由容選。擢貳樞庭。方圖報以盡勤。敢求安而自逸。蓋以早從穉歲。二親則亡。暨竊榮階。諸兄繼謝。比緣西事。久在兵閒。顧封樹之未諧。每肺肝之如割。逮塵重任。正偶利年。尋得地於故鄉。已涓辰於遠日。臣嘗私自省度。至於再三。視轉車而弗親行。實孝心之不忍。處近位而求便假。必物議之有云。與其貪寵。以抑情。孰若避賢而申志。是以輒由衷而露奏。冀解職以爲藩。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念進退之匪輕。欲公私之克濟。曲頒綸詔。親諭玉音。俾襄事之如期。卽馳騶而暫往。感深存歿。榮耀搢紳。敢不砥節愈堅。挺身思奮。他人之憚行者。臣不憚。他人之難言者。臣必言。儻犬馬之未先。誓糜捐而無避。臣無任。

揚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資政殿學士。知揚州事。已於四月五日到任。上訖。臣謬參樞筦。無補盛明。人言已騰。君量猶恕。祕殿之資甚寵。廣陵之寄絕優。過爾被恩。得無懷愧。中謝。伏念臣樸忠守道。天賦難移。孤直任真。聖知有素。常以親逢亨運。早廁清塗。不宜因循。以負驅策。屢膺煩劇之任。偶逃罷輒之譏。自元昊僭狂。西垂震動。乃承人乏。薦領帥權。雖無成功。實盡死節。不意曲矜久次。擢忝近司。固讓莫諧。竭愚思效。凡陳鄙議。皆出至誠。慮邊計則冒朋黨之疑。斷國論則恥依阿之說。會險人之肆忿。窺時事以興誣。爰從親葬之還。獲視篋書之誦。旣詳矯妄。因得指陳。願付宰樞。示於臺諫。閱茲虛罔之狀。卽驗中傷之情。臣自以

叨備臣鄰乃來譴訾不可更虞重任有玷公朝尋伏私居乞行顯罷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察無他過尙錄舊勳深惟進退之間必存堂陛之體俾兼美職出守便藩舟楫安流浹旬受署重念朝廷求治疆鄙僅寧臣內不能協贊籌帷精講致平之策外不能周旋塞壘力營預備之謀而乃宴處名城坐尸厚俸庇親自足臨政少憂於臣身則羸安在臣志則未報敢不導宣寬詔慰撫編氓米鹽之務必親獄市之繁無擾士師當黜固枉道以弗爲卽墨免烹諒毀人之終辨誓稟不渝之操仰酬惟睿之仁臣無任

謝轉給事中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七日進奏院遞到敕牒一道官告一通伏蒙聖慈授臣給事中仍放朝謝者官以歲稽雖存著令賞非功懋曷弭羣言引讓則取疑於未成受命則不勝其多愧惕焉屢省莫知所安中謝伏念臣幸偶聖朝早塵科等常恥養高而圖貴近每願竭節以報國家周旋俗吏之爲激切諫囊之論不虞擯斥蓋恃聽仁以至去禁掖而卽邊戎捨儒冠而服武弁惟殫千慮冀緩憂勞敢有一言輒辭危難逮羌人之送款承召節以來朝擢貳機繁無容懇避愛上之心愈篤忤時之咎寢彰尙賴保全許均優逸自膺淮海之任實居吳粵之衝城閉墮殘奸訛固結旣思繩葺必務躬親常人所非則曰未詳大體微臣自視可少贖素餐僅涉再朞率無治狀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御天地之量錄日月之勞申舉舊章進升寵秩拜於瑣闥更視深嚴刺以貊庭重貽嗤誚敢不動思合道守不易方惟忠義之所存在始終而一致期於效死庶可酬恩臣無任

賀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禮畢表

臣某言。伏觀南京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禮畢者。商丘之地。王業所興。乃迹舊規。以新原廟。圖三后顯昂之表。申四時怵惕之懷。熙事克成。普天同抃。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唐堯之仁睦親族。以虞舜之孝事祖宗。道格至平。民知大順。而猶慮列聖之游。有所未奉。盡物之薦。有所未虔。經制或墮。清衷是念。乃眷別京之重。實惟開國之基。靖館夙嚴。辟容攸宅。再謀崇葺。式示欽承。僉功之初。展禮咸備。事遵簡約。本達於至誠。天之監臨。宜輔於盛德。臣限拘官守。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

鄆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五日到任。上訖。須句重地。爲國東屏。宜擇名臣宿望。委之鎮臨。輕付匪才。懼不勝任。中謝。臣聞人之所稟也。非大賢哲不得其全。故黃霸長於治人。及入爲輔弼。則風烈衰焉。何則。材有所偏。而用有所適也。是以聖王在上。馭臣布職。必以器而使之。伏念臣樸戇鄙陋。無一可取。徒識忠義。自謂難奪。迺者處煩劇。備邊鎖。効死以報。或有塵露之益。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特加憐察。謂可倚任。擢在樞府。預聞國議。臣不敢渝其所守。愈思自竭。而識闇才拙。動取乖忤。宜從摛黜。復何矜全。治揚二年。乃免過咎。尙承恩記。移此便藩。臣已舉家乘舟。由清河路。不一月日。直抵城下。雖冒大暑。不知其勞。土風甚溽。官事亦簡。在臣所得。爲幸實多。昔賢治人之長。非臣敢及。庶能宣朝廷寬大之詔。令百姓知上意慈仁。不使貪苛之吏。外瀆風化。夙夜惟念。以勤撫恤。冀有補助。少贖素餐。臣無任。

成德軍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成德軍府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東藩五月。麤舉政條。北道一麾。亟更守任。以忠則忘奔走之苦。以才則誤寄責之深。撫己一思。悸汗交集。中謝。伏念臣從官素拙。立朝至孤。獨膺聖知。遂玷樞近。嚮諧補郡之逸。益懋首公之勤。而自滿歲淮南。改州汶上。顧日月之未幾。亦吏民之頗安。弗遑定居。驟爾易地。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軫守方之念。推任舊之誠。乃眷常山之雄。實據全趙之勝。將帥未明於紀律。士卒或稔於墮驕。付以懦庸。俾之振蕝。狡兔未死。再圖獵犬之勞。謁虎本無。已判市人之妄。敢不究綏靖之理。裁訓戡之宜。塞柝外嚴。不忘於備豫。邊囊入奏。動審於事機。少分宵旰之憂。庶有塵露之益。臣無任。

定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兼知定州軍州事。仍降詔旨。不許辭免。已於今月十四日到任。上訖。竊以中山控邊。素號雄重。地形坦易。無陂澤之阻。先時虜騎入寇。必趨是塗。故國家常聚重兵。擇名將以制其衝。自約和以來。不忘備豫。至於守帥之任。未嘗輕以屬人。然而敵稔於因循。兵驕於閑放。聖慮經遠。赫然改圖。當此之時。臣謂宜得文武兼備之才。使撫靖而訓輯之。不意猥以及臣。臣退自省度。懼不能副朝廷寄責之重。避讓莫獲。無所措躬。中謝。伏念臣徒守樸忠。無他績效。一辭樞柄。三易郡符。兢兢營職。苟脫罪咎。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天地之度。愛而全之。念求舊以惟人。不使人而求備。

於北道更制之始。首膺選用。荷恩誠厚。量力固憂。況今狄人講歡。務惇大信。經畫之任。最爲難處。凡百措置。不可默然而或必振頽綱。則張皇之沮及。遂仍故態。則宴安之患深。伏望皇帝陛下。究易調之原。察理繩之漸。少寬衡策。俾盡驅馳。事或建明。特加裁察。臣敢不外圖扞蔽。中戢營屯。動存機慮之先。或有萬一之補。忘身殉國。此臣夙心。臣無任。

謝賜禁中銀救濟饑民表

臣某言。入內供奉官高懷政。齎敕到州。伏蒙聖慈。支賜禁中銀五千兩。令變轉救濟闕食人民者。天運難測。固有流行之災。民食弗充。上貽宵旰之慮。不責大農之給。特疏中禁之財。濟此饑荒。出乎仁惻。中謝。臣聞堯水湯旱。非政之使然。金穰木饑。乃歲有常次。故王者能察時艱。阨俗困虛。必裁救恤之宜。遂亡捐瘠之苦。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憂勤嗣大業。以約儉恢永圖。德無遠而不柔。惠雖微而必浹。宜膺敷錫。以格太寧。而涉夏以來。苦雨爲沴。惟茲北道。最失西成。納隍深軫於聖懷。振廩重侵於經費。卽馳使指。遠諭宸慈。且頒內府之珍。以續醫桑之命。天之肆虐。方不堪其怨咨。上所施恩。已頓寬於餓殍。臣才非通敏。任忝撫綏。奉詔札之丁寧。痛農疇之乏絕。敢不躬宣睿旨。申誠屬封。期共拯於疲羸。使咸知於愛育。臣無任。

謝賜詔書獎諭表

臣某言。七月二十五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爲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以臣擘畫拯救。特賜獎諭者。北土之饑。近歲未有。非上之大恩過於天地。則民之衆命委諸溝壑。顧守臣之所竭。惟君命之

是慶忽被詔襲得無心愧中謝伏念臣賦才甚短爲政少通自易塞垣卽逢水害流庸以死者皆是饋粥而濟者幾何洩官廩以從權則文符之交戾破郡豪而取辦則城野之俱空故於賑卹之方務適公私之便其利溥則或時而冒禁所益衆則不敢以愛身職雖盡勤患且奚救幸遇尊號皇帝陛下深惟邦本上惻睿慈以斯民未安爲大憂以經費少侵爲末事德音一發罷悴頓蘇使傳交馳慰存良厚訖蒙再造盡出至仁而臣任忝撫綏歲罹艱阨莫副肝膈之念坐貽尸曠之差敢謂聖度兼容宸聰過聽特示蠲書之勸蓋爲邊部之光臣敢不載策驚屏動思獎勗當此饑災之後更圖安集之宜使閭里之閒漸期復貫則疆垂之下自亦無虞稍脫罪誅茲爲報塞臣無任

謝表

臣某言三班借職劉仲舉齋到官告敕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資政殿大學士仍賜對衣金腰帶鞍轡馬及奉聖旨不許辭讓者賞旣優而未諭蓋省無勞讓雖至而復當固非獲已惟進退之難處在斯須而弗安中謝伏念臣才本無他志期有立常覽古人之忠義以至於涕零矧逢真主之聖明是堅於死報山海之大何益犬馬之誠則然故入贊樞機必乃情於萬務出居屏翰亦盡力於一方圖富貴豈臣之本心竊祿位是臣之深恥惟茲守塞僅甫踰年徒能革兵之墮驕無以救民之刵敵過爲之慮動則幾於闕疏苟幸其安日可須於罪黜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天地之度堯舜其仁謂內外雖殊孰差於輕重簪履至賤尙惜於墜遺乃眷舊臣咸均寵數不圖庸近亦玷褒榮重躋祕殿之聯實駭愚儒之守避焉而弗獲

其請受焉而莫得其名。再叩慈宸。則有飾僞昔時之謗。遂塵美職。則有無功冒進之譏。與其違衆而取嫌。曷若被恩而思效。偃僂承命。慙羞在顏。臣敢不服夙夜之勤。副國家之遇。方垂無事。奚由奮勇以答君鼎。鑊在前。誓不臨危而變節。臣無任。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進奏院遞到敕牒一道。官告一通。蒙聖慈授臣尙書禮部侍郎加食邑五百戶。仍放朝謝者。禮成合宮。澤被率土。蓋興久墜之典。則有非常之恩。凡在庶工。皆踰素望。中謝恭惟尊號皇帝陛下。法古堯舜。致時成康。以大孝奉乎祖宗。以至誠答乎天地。曠絕之儀。罔不講。吉蠲之薦。罔不躬。而猶慮孝有所未申。誠有所未達。乃訪總章之舊式。因路寢之嚴。享太微之精。兼盡報天之意。配文考之聖。參修事祖之勤。建訖明禋。亟覃殊慶。第錫官師之寵。且推福祚之餘。而臣竊守邊遐。薦罹歲饑。駿奔率職。既莫助於國容。愛利及人。曾未寬於上顧。不謂均禧之始。亦膺進秩之榮。當有位之交歡。理難獨讓。揣無功而自訟。內實多慙。敢不益勵樸忠。勉驅鷙猥。疆垂效力。雖終老以無辭。旒辰知臣在殞生而執報。臣無任。

謝加觀文殿學士再任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姪男太常寺太祝正彥齋到官告敕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依前行尙書禮部侍郎充觀文殿學士。仍令再任。及放朝謝者。滿歲復畱。已示寄邊之重。議功無實。何勝進職之優。荷信任則義不可辭。拜光寵則愧無容地。中謝伏念臣賦性專樸。遭時盛明。過蒙仁聖之誤知。惟恐忠義之不足。

一。聖廟效一紀於茲。揭然屬報於國家。條爾已成於衰病。究疆場之事。幾寢食之俱忘於進取之心。固夢寐之無及。矧此中山之會。最居北狄之衝。自分道而新容圖。以非才而叨帥任。當兵卒橫驕之後。乘歲時凶歉之餘。得不世出之賢。猶難訓治。使甚愚者之慮。奚足戢安。遽越代期。分甘公黜。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天無不覆。器之使人。念考績之踰時。貴守方之有法。深惟古制。莫重久官。將垂經遠之規。濩革數遷之敝。特申褒典。更責後勤。任不辭難。蓋推誠之所激。讓非中理。雖冒賞以無嫌。敢不益謹備虞。動存綏靖。俾吏民之愈信。致師旅之增和。生入玉關。可謂前人之墮志。心居魏闕。不忘疏迹之愛君。苟未挂於吏文。終有裨於廟勝。臣無任。

辭免武康軍節度使表

臣某言。今月日某官齋到告敕。伏蒙臣慈。授臣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并代等路兵馬都總管者。守邊再閏。久實何功。申命廣朝。寵斯爲誤。矧元戎之寄重。兼大鹵之地雄。驟付匪才。其如清議中謝。伏念臣守惟任拙。性不通時。徒知忠義之可爲。雖在顛危而莫奪。而自奮身西鄙。待罪北疆。周旋一紀之閒。勤苦二垂之事。積憂成瘁。由壯得衰。方欲上叩慈宸。請更便郡。庶少全於生理。願在備於死官。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度材之宜。惟舊所任。念一臨於朔部。適五及於歲暮。載惟并晉之區。並控羌胡之會。俾專節度。仍委撫綏。而臣素忝學儒。粗能審分。塞防之責。旣念重而難辭。旄鉞之來。豈無勞之可受。自顧猶是羣言可知。況今蠻徼未賓。王師致討。欲人心之競捷。在賞典之推公。伏望皇帝陛下。察寸誠。

之不欺。究二柄之當謹。特追還於使節。止就領於帥臺。如此則名器不可假人。免騰嗤誚。爵祿所以厲世。足勸勳能。幸知臣之至明。期得請而後已。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云云者。君恩一出。猶慊改於已行。臣分再思。願懇陳於當讓。終期得請。是免愧心。中謝。伏念臣早由書生。久服武事。豈貧愚有欲於利。蓋忠憤不知其勞。茲臨朔垂。再及歲閏。務益煩而雖勉。神過用而已疲。方求便安。少養衰拙。不謂誤膺聖念。復責邊勤。并土之控二疆。敢辭奔命。洋川之抗六纛。自省何功。較其冒寵之必殃。不若避榮而獲戾。伏望尊號皇帝陛下。俯矜危惴。謂出至誠。俾仍帥領之權。且觀來效。亟寢節旄之授。以待勞臣。敢不強率。尅戾。愈圖報塞。憂邊思職。冀盡力於兵閒。竊位素餐。免致譏於天下。臣無任。

謝表

臣某言二月二十八日。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望聖慈。以臣陳讓武康軍節度使不允者。寵若驚而自視。其實何勞。讓如僞以雖誠。固難僉請。荷詔慈之加勗。顧邊責之匪輕。於義莫辭。措身無地。中謝。伏念臣進由孤直。知自睿明。不敢苟富貴以作身謀。惟以報國家而爲己任。服西北二疆之事。幾光陰一紀之間。日有百憂。官無寸效。不覺寒暄之易變。但驚精力之早衰。苟乘障以自安。亦未免好權之謫。欲請藩而少便。則涉乎避事之疑。夙夜以思。進退不可。豈謂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大度天地。

至仁陶唐念宿業之且勤不責人於兼備就易帥臺於并州特加使職於洋州肅德音促審成命臣竊上循朝意再揣官宜十稔之前嘗被察廉之寄三垂所次悉專督護之名今茲節制之行始正營屯之任避焉莫得愧弗能勝敢不力究民疵謹修成律義之所在知熊掌之難兼命或可捐若鴻毛之甚易臣無任。

并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敕授臣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已於三月十七日到任上訖國家經畫三垂實最他道置帥大鹵獨控二疆非有將略可以摧狄心吏術可以救民瘼或輕而授固不克勝中謝竊惟晉陽之提封蓋本唐堯之舊化俗儉而家給土豪而兵勁雖有水旱之沴而無凍餒之虞自西事之興屯戍茲廣人疲遠餉戶及橫斂重以和糴積欠而輸窘姦錢亂法而幣輕故今物力未甚完罪辟日以衆亭候無驚而兵費猶冗羌胡久附而邊吏或懈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恩德浸諸夏以威信柔外夷願茲一方素號襟要思擇帥守安而治之而臣信道雖篤應變不長乘障中山徒歷再聞訖無實效上裨遠圖聖念矜全未賜顯黜復加旄鉞付此重寄詔旨敦諭弗容避辭臣敢不中夜以興當食而廢審富庶之良畫較備禦之長算使編氓曉悉於上意殊俗震響於天聲若其報君之大方則當投死而後已臣無任。

知相州乞罷節鉞表

臣某言。奉敕差知相州。仍以臣彙表乞守前官赴任。伏蒙聖慈降詔不允。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任。上訖守邊。不可以疾居。誠宜引分。求郡莫如於鄉便。冀一均勞。所祈使鉞之還。蓋協帥臺之罷。君仁至厚。止易地以推恩。臣寵無加。遂擁旄而歸里。榮兼今昔。義激死生。中謝伏念。臣自忝決科。則思陳力。非微軀獨不。自惜。幸明主得其親逢。故常奔趨險艱。如履平地。顧視權利。輕於浮雲。當人之不欲爲。則保完難必。處事之易及責。則憂患常深。志雖不回。病已中作。尋竊自忖。較其所長。人神之勞。過焉斯斃。天光之蘊。定然後明。與其勤死而無成。孰若少休而再效。爲慮既審。露章不疑。幸遇尊號皇帝陛下。德洽普天。愛存舊物。輟御醫而來視。知賤疾之匪常。特徇至誠。許辭重寄。不奪洋川之節。就更河壘之封。踰旬解裝。行路無苦。遂得均頒牛酒。慰舊老於鄉中。羅列旌幢。拜先臣於墓下。不徒歎簪於當世。實足夸傳於後來。臣敢不論病以體國之宜。攻疹以及民之瘼。怡然靜守。保於至和。苟臥瘴沈痼之可痊。雖疲未棄。則據鞍矍鑠而思用。有急當先。誓畢餘生。仰酬洪造。臣無任。

韓魏公集卷之二

表狀

辭免集賢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依舊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仍加食邑食實封者。樞筦無功。方期自劾。疑丞有缺。驟爾叨榮。雖公恩之非常。在公議則不可。夙夕震駭。莫知所安。中謝竊以王者。端拱穆清。責任輔相。內使萬物無不遂。外使四夷無不恭。陰陽協於時。是曰燮和之效。卿士得其職。斯爲選擇之明。天下繫其安危。國體隨而輕重。所付一失。爲害豈輕。如臣者。樸學非長。孤忠自信。蚤慕古人之行。已不能枉道以進身。立朝以來。皆上所悉。自羌庭之叛命。去詞掖以臨師。周旋兵閒。竭盡死節。僅息塞防之警。入參幾務之微。一簣障河。欲得災而不顧。叢輕折軸。終積毀以難勝。尙塵祕殿之資。屢忝要藩之寄。疲駑將墜。善御猶勤。更帥領於二垂。遠威顏於一紀。忽嬰危疾。幸假本邦。尅屛適養於餘疴。宥密亟還於舊物。卒無他技。條已踰年。縱顯黜之未加。亦素餐而自愧。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高天廣覆。厚地博容。不求備以取人。奉無私而臨下。出於睿斷。擢正宰司。方今人安承平。俗尙苟簡。革弊者目爲生事。諉必交興。擢才則指以樹朋。巧焉求中。生靈已困。而倉廩未足。戎狄難保。而備豫未完。茲朝廷大有爲而及時。豈淺薄不稱職而可任。況簪紳之近列。皆棟榦之美材。不此詳求。豈無遺滯。伏望皇帝陛下。特回聖慮。謹

擇高賢。使施設之一新。必太平之坐致。如此則使人以器。免懷過分之憂。惟君知臣。雅得量能之道。儻垂開可。更誓糜捐。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者。臣聞天下安而注意相。蓋以仰成。官不備而惟其人。無容敘進。故避賢之爲請。誠度德之匪堪。瀝懇未俞。措躬無地。中謝竊以前記之載。治道可詳。雖有甚盛德之君。必擇非常人之輔。所以五臣佐舜。十亂翼周。蕭曹魏邴。繼美於漢朝。房杜姚宋。相輝於唐室。固以聳風烈於萬世。不獨致太平於一時。豈在聖辰。所宜輕授。伏念臣。早繇科選。亟漸寵階。天與至愚。顛沛必思於忠義。人嗤拙宦。周旋不避於艱難。白首三垂。鴻毛一命。賴清衷之獨照。致危迹之終全。遂起病餘。復玷樞任。犬馬之報。增激螢燭之光。幾何坐易歲芳。日孤人望。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不遺小善。務取大方。曲矜簪履之微。驟有鼎槐之拜。雖聖人之存舊物。特示優恩。顧賢者之抑下陳。豈無公議。撫躬自省。通夕如燔。是敢再達讓封。重干宸聽。願敷求於全德。俾宰正於庶工。必能膏澤四方。廣矣庶官之遂。丹青萬化。煥然王度之明。使陛下協能官人之詩。免微臣獲不知量之過。至慈垂允。輿論乃安。臣無任。

謝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右府本兵之重。曷贊幾微。中台象極之崇。遽叨選任。自顧非才之及此。必非公議之所容。荐拜讓封。訖無可報。俯僂祇命。覲羞在顏。中謝。臣聞

故求之得則仰成於庶務。待以不疑。遇之合則協力於萬機。果於自效。固可以日興頽弊。坐致太平。生靈蒙福於九圍。君臣垂美於萬世。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湯智禹勤。言動不諫而未嘗過爲。道德早富而無一他好。而猶念天下已治而恐啓於亂。天下既安而預防其危。精擇輔臣。以裨至化。而臣學無根本。性多滯迂。不知前世。建治安之原。徒愛古人立忠義之節。周旋俗務。眇未嘗勞。塵樞府以議邊。尙詳輝。瑩玷鼎司而論道。何所開陳。忝冒以來。夙夕無措。蓋以陛下有置相圖治之聖。而臣非行道濟時之賢。何以仰副天心。俯慰人望。然陛下既已求臣之誤。亦當待以不疑。而臣所堅遇主之誠。惟誓果於自效。勉企前哲。動思至公。庶幾民底小康。時無大沴。少寬待日之慮。免累知臣之明。填壑未閒。期報如此。臣無任。

辭免祿享加恩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加臣同德守正功臣。并食邑實封者。講上儀於宗廟。方成孝饗之能。廣太淑於辟公。首被慶恩之渥。冒榮爲過。顧已弗安。中謝伏念。臣早以孱愚。誤膺眷任。進歷樞機之重。擢聯承輔之崇。夙夜以勤。揆一心而雖至。才謀之短。稽衆論而愈喧。屬丁閏祿之期。獲相親祠之禮。精神所致。顧胥纒以來。歆陟降無違。在贊明而何有。及此受釐之始。亟塵差賞之優。錫號褒功。增封衍食。省無勞而若是。惟力謹以爲宜。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攬二柄之公。體萬機之謹。俯矜危懇。追請命書。如此則維鵜在梁。免速聲註之誚。若金用礪。更加磨切之忠。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者祭之爲澤雖有國之常經賞不以勞亦爲臣之當讓奏封斯確詔答未俞退自省顧不勝憂畏中謝伏念臣進繇孤直任玷弼諧常待罪以弗自安敢僥榮而不知量此屬欽修曠典祇事闕宮舉歷朝未行之儀成羣主合食之禮辟公咸暨慙無顯相之容福祿旣均首被便蕃之命顧冒塵之可愧敢辭避之匪誠聖聽莫回愚衷愈悸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據公以議懋德必先稽惟名不假之言徇所欲必從之義亟收誤寵明勸有功庶鳧鵠之分獲全則犬馬之心盡報臣無任

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登羣主而序昭穆甫畢親祠肆大嘗而均福釐俄周率土忝被臣鄰之列首膺優渥之恩避讓弗俞省循無措中謝伏念臣性直而戇識暗且疏徒知忠義以事君不顧險艱而效死危塗屢歷鴻造終全薦司樞筦之繁進領鈞衡之重聖主之責愚相其可容誅倦令之治薄民烏能知化自須明黜免累至公幸遇尊號皇帝陛下守位以仁奉先惟孝謂郊而祀天地雖三載之躬行廟以合祖宗則歷朝之未講此時思而舉墜屬閭閻之丁辰能饗休成霈澤滂被惟是鼎槐之近特先綸綍之褒增唐閣之美名衍漢封之多邑賞斯爲誤義不容辭敢不祇奉國經勤宣上德協心以濟朝得衆賢之和弼教於中福有庶民之錫冀追素餐之責少裨旰食之勞臣無任

臣某嘗伏奉制命特授臣行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仍加食邑食實封者臣聞天之明堂尊曰上相國之冢宰冠於六卿七政從而後觀四海倚之均一建官之重推象可知豈容非才遂得次補中謝伏念臣學不根道智非逮人徒知忠義之敢爲獨荷聖明之垂諒鬻繇樞筦擢備鈞衡幸遭時而得君有同心之輔政夙夜圖報歲時趣過經遠所存卒無近效竭誠之得不免衆嗤上誤一人之知下騰多士之諠惟思引避敢覬寵邊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大度包荒鴻仁廣愛悉其心之頗至恕其力之未任猶矜驚屏謂可驅策屬此元臣之眷忽罹壽母之憂不忍奪親而傷恩終聽執喪而得禮亟蒙序進殊失僉求方今當極泰之時稔積習之敝遽然更化則議論難齊徐以收功則責望方峻而況天時未順民困弗充水旱相仍災異數見誠聖人恐懼大有爲之日願愚臣譴薄無所取之材恬然冒榮罪不容戮伏望皇帝陛下念祖宗至重之業推天地大公之心謹擇時賢稽參物論宜得魁傑非常之佐以副焦勞求治之勤使百度修明萬靈和喜則陛下高拱而揖堯舜羣臣相讓而歸臬夔如臣甚庸願寢成命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者冢卿之缺烏可序遷衆議之公豈容非據拜章以讓承詔未愈夙夜震營莫知所措中謝伏念臣起於孤官竊識大忠許國忘身故不論其險易推誠遇物

蓋無別於恩仇。人嗤其拙而臣不可移。臣執是愚而上卒見信。以至再陟樞機之重。對司鈞軸之崇。聖主仰成。恨無所報。僚賢一意。知豈不爲。然而志雖廣而才不能周。任既重而力終取困。凡於施設。動得詆譏。加災沴之薦臻。在燮和而當罷。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無求速效。尙責遠圖。屬元宰之遭憂。亟大庭而申號。特從次補。益駭羣情。且論道者本不備而惟人。祿德者非彛日而取貴。必若以資而遂進。則其於勸也誠難。伏望皇帝陛下。博選眞賢。上裨至治。況內有雍容侍從之列。皆傑出之材。外有文武屏翰之臣。悉老成之舊。少精聖慮。自協僉言。夫臣何堪。敢冒茲寵。幸寢已行之命。庶全則哲之明。臣無任。

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大號式孚。理雖難復。非才自視。懼不克堪。讓懇繼陳。愈晉卒吝。拜寵恩而斯誤。質公議以何安。中謝。臣聞元首之任股肱。貴不墮於萬事。冢宰之佐邦國。在能正於百官。惟朝廷之重輕。繫選任之得失。擇人之謹。自古爲難。如臣者。樸學非長。孤忠鮮助。自優處於科等。恥平步於貴階。周旋俗吏之爲。慷慨壯夫之節。邊囊外謹。謗篋中煩。幾汨沒於風波。荷照臨於日月。樞庭薦陟。宰柄參持。念嘉會之親逢。惜良時之易失。同心交儆。衆敵力獨。治本所先。亦纔施其一二人情。未厭。蓋久樂於因循。毀旣積而增危。任不勝而當譴。幸遇尊號皇帝陛下。高明廣覆。博厚兼容。巍然執契之尊。深得馭臣之要。以謂任人之道。圖舊所以知之詳。勸士之方。重祿所以須其報。故茲遷擢。遂及廬屏。敢不博引羣賢。大明衆職。濟民仁壽之域。務廣聖猷。俾后堯舜之心。勉希前哲。庶幾拙效。少

辭免登極尊恩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者大君膺歷綿宇推恩澤逮羣元宜至微之必決寵先四近顧無狀以何勝輒上奏封冀還渥命聆詔音之未可揣愚分以難安中謝伏以先皇帝仁如高天容則厚地自詩書之所載冠今古以無前興儉守文致成康之美俗先知傳聖得堯舜之大公皇帝陛下奉若先猷纂隆大寶中外稔聞於聖德謳歌允協於天心慶賜之行幅員同抃臣叨塵輔翼素乏材謀當聽斷之惟初在贊襄而何有發榮驟及震慄無從伏望皇帝陛下攬國權綱新民耳目黜陟大柄必本於無私左右弼臣俾全於難進亟追誤賞以勸多方上化之行必捷置郵之傳命臣衷所報更堅忠義以忘身臣無任

謝皇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睿聖膺圖肇覽八紘之緒幅員霈澤交歡萬國之心眷惟丞輔之臣首玷便蕃之寵無容避免徒極兢慙中謝竊以鸞省邇聯地亞珥貂之貴天臺上列官推司馬之崇爰自近年罕嘗兼拜如臣者性惟甚黷學不能醇偶熙運之寢昌竊殊科而獲仕孤忠自立衆毀交騰先皇帝察惟直之無他謂顯愚之可任擢躋顯近力主單平奔走三垂有殉國忘身之志周旋二府乏佐王經遠之謀逮升冢席之榮益起素餐之誚避賢奏牘方上印以輸誠喪考纏悲

忽攀髯而發慟。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大統。光紹慶基。盛德之新。罄萬方而咸覩。湛恩之降。浹四海以無垠。故此弼臣。特先異數。俾正名於宰任。復增重於官儀。仍遷公爵之優。更益邑租之厚。俯僂之辭。莫遂。庸驚之分。何勝。敢不謹極冰淵。守堅金石。良時易失。惟勤拙者之爲。高位疾顛。常蹈古人之戒。少裨至治。上答殊私。臣無任。

謝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龍德在天。慶一人之纂極。陽春布澤。浹四海以蒙休。惟是弼臣。首膺襲典。辭甚堅而莫遂。躬屢省以無容。中謝伏念。臣早竊榮科。淺階臚仕。自信鄙夫之守。特深先帝之知。外禦疆垂。五玷師權之重。入參樞筦。再塵機務之繁。逮進陟於冢司。固取輕於人望。適露請藩之奏。遽承憑几之言。伏遇皇太后殿下。坤德居中。母儀形外。翊皇明而增煥。協聖治之有初。爰霑大恩。咸均庶位。顧惟蒙陋。前忝龍光。峻卿列於中臺。正宰名於黃闕。仍優封爵。益厚食租。令如汗以靡收。寵若驚而自失。敢不任責歸己。竭誠在公。以道事君。勉著經邦之效。無功受祿。終期上印之歸。臣無任。

甲辰冬乞罷相第一表

臣某言。伏以四時助天。尙有爲而必去。大臣佐國。豈不能而可居。茲省分以退身。幸推仁而從欲。中謝伏念。臣早繇科選。寢被寵甄。不知直道之難行。徒以孤忠而自進。仁宗皇帝矜其少慧。待以老成。慶歷之初。

情而意反。方求引罷。免玷弼諧。忽悲軒馭之登天。獲奉舜躬而受歷。永昭置使。既畢九虞。長樂復權。肇新獨斷。欲貢避賢之請。俄推進秩之恩。面謝之辰。言陳備極。愧冒塵之爲久。加旰瘠之日增。止俟首冬。懇辭重柄。此愚誠之上叩。蓋睿聽之前知。伏望皇帝陛下。圖治有初。任良爲急。引天下之才。以自輔。采廷中之議。而必公。不私一臣。遂收全美。聽還印綬。出守圭符。叢爾之軀。儻少休而未殞。確然之守。固臨事而不移。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乞罷相任。出補外藩。蒙降批答。不允者。輒傾愚悃。冀解家司。承詔未俞。措躬無所。敢再披於肝膈。固莫道於竄誅。臣某中謝。臣聞駑馬之材。駕雖十而終勉。鼯鼠之技。能有五而遂窮。分不可踰。過之必敗。如臣者。素無遠策。麤識大忠。特膺先帝之知。驟忝弼臣之冠。歲芳屢易。人望日輕。廊廟之言。卒愧負薪之鄙。功名之滅。無借治郡之時。適貢囊封。願還柄任。遽號弓而茹痛。方奉瑱以參儀。前懇莫仲。厚顏無已。此蓋恭遇皇帝陛下。睿謀天發。聖斷日新。宜登進於真賢。以輔成於至治。豈容衰朽。尙爾冒塵。伏望皇帝陛下。曲霽鴻私。與全晚節。許罷台衡之重。俾紆郡絨之榮。欲竭之神。苟漸蘇而復觀。甚難之務。惟所用以無辭。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再上表。乞罷相。任出補外藩。蒙降批答。不允者。兩上奏封。願還宰柄。仰俞音而尙闕。顧衰迹以何安。重此披誠。終期賜可。臣某中謝。竊以高位之處。古人戒乎疾顛。大名之居。君子恥於難副。故知而退。則全止足之分。昧而進。則蹈危亡之機。臣雖甚愚。敢忽斯義。伏念臣自塵侍從。卽走疆垂。當兵戈未艾之辰。有夙夜服勞之苦。逮參樞務。亟領藩條。繼守兩邊。又幾十稔。比踐更於二府。條九見於周基。以寸心而慮萬微。以一身而當衆責。力雖自任。疾已交攻。儻不止於夜行。必溢先於朝露。譏哈中外。玷辱國家。矧今論道巖廊。悉泉變之舊德。宣威巨屏。皆方召之傑臣。至於貴近之聯。率富經綸之業。伏望皇帝陛下。照孤誠之不忘。矜悴質之無堪。收攬衆賢。左右新政。使臣退安便郡。獲保殘軀。上以彰大君含育之恩。下以息多士紛紜之議。惟堅素守。上答至仁。臣無任。

乙巳夏乞罷相第一表

臣某言。伏以王者之尊。作命存乎必信。人臣之分。知退本於不能。茲再避於家司。幸前膺於聖諭。臣某中謝。伏念臣駑馬之賤。任重而斯歷。畫餅之僞。循名而則虛。徒以誤知先朝。竊位二府。自冠臣鄰之重。益慙風烈之衰。伏遇皇帝陛下。躬紹寶圖。獨開英斷。以聖主而用愚相。曷起治功。不糸日以進大材。固妨寶路。矧復繁機外擾。故疾中戕。精神日極於昏疲。形貌衆傷於羶瘠。比傾血懇。上叩睿慈。冀從出守之求。少遂養痾之便。皇帝陛下。以謂情雖可憫。去匪其時。俟仁廟之終祥。許囊封之請罷。德音在耳。律候當期。願回天地之私。亟假麾符之寵。君言勿戲。翦桐之錫猶封。鄉郡獲歸。衣錦之榮孰再。誓捐軀命。仰答恩仁。臣無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乞罷相。任出守外藩。蒙降批答不允者。比披丹赤。仰叩睿明。君命有孚。固指期而當罷。天衷莫測。猶可詔之未頒。撫己以思。措躬無地。竊以嘉善而矜不能者。君人之全度。進賢而退不肖者。興治之大方。故不能與不肖者畱。則下無所勸。善者與賢者之抑。則政將甚疵。臣雖至庸。敢害公議。臣某中謝。伏念臣蚤繇孤進。亟陟近司。報國之心。雖竭忠而自許。致君之效。卒充位以無聞。包羞十稔之間。積愧衆賢之上。向者幸遇皇帝陛下。躬親聽斷。中外乂安。嘗比上於封章。願少休於罷茶。俄膺召對。竊記德音。茲再露於懇誠。蓋前祗於訓諭。伏望皇帝陛下。不牽私愛。特示至公。知臣不能而可矜。謂臣不肖之宜退。許還相絀。俾任鄉邦。馬牛之力。盡完。必思驅策。天地之應。再造。曷報生成。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再上表。乞罷相。任出守外藩。蒙降批答不允者。非才決去。爲瀆誠煩。優詔弗俞。示恩良厚。雖已殫窮於賤懇。不能感動於清衷。得非斷以常情。謂非本志。匪過邀於聖寵。則外迫於人言。勉辭要權。苟備禮數。遽降斷章之答。因爲固祿之資。臣之所陳。蓋不近此。臣某中謝。伏念臣自玷二府。於今十年。竊稽桑朝之任官。雖有名相之在位。得如茲例。且無數人。況臣覬覦何能。區區自守。廟堂之上。不過俗吏之施。爲措紳之間。動有迂儒之閔笑。加以蚤膺驅策。備歷艱劬。積憂日耗於精神。奇疾潛生於臟腑。比雖自力。寢

覺難支。故於前後之封章。備著悃誠之激切。方斯此懇。必復上言。伏望皇帝陛下。深惟萬務之繁。特謹四鄰之選。不曲全於舊物。示公進於真賢。令臣只守本官。退安散郡。名優治俗。庶希黃霸之清風。心切報君。敢慕赤松之高蹈。儻暫休於犬馬。期再效於涓塵。臣無任。

災異待罪第一表

臣某言。伏以人主之操賞罰。貴乎不私。宰相之調陰陽。在乎無忒。苟天時之作沴。繫人事之不修。當責其誰。是惟冢輔。臣某中謝。伏念臣頃遭際會。遂冠臣鄰。當堯舜之纂承。乏皋夔之事業。故聖心願治。日極於咨詢。而樸學素空。卒無所補助。居常省分。屢已抗章。雖引去之未容。益自知其難處。今此仲秋之始。忽與淫雨之災。京邑之間。日纒信宿。室居之壞。十殆四三。民胥嗷然。駭無所止。伏惟皇帝陛下。紹膺寶命。勤究永圖。言動之微。亦無過舉。政刑之謹。必憲先猷。惟高穹之甚明。宜嘉應之適格。茲咎安在。其來有繇。蓋臣充位無聞。素餐已久。衆賢沈抑。而不能彙進。輿情鬱塞。而不能上通。既汨五行。遂隳庶務。豈可以頑然自若。恬不知慙。伏望皇帝陛下。稽合天心。申明國典。驗往詰雨暘之所自。法前朝災異之所行。敷告大廷。亟行顯黜。使四海之內。皆知震懼之威。則諸福之來。是猶桴鼓之答。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天雨之淫。都城特甚。乞從免黜。以塞咎災。蒙降批答。不允者。竊以三公之理陰陽。冢宰之主政治。蓋今首相之任。誠繁四方之瞻。官匪其人。變不易發。臣某中謝。伏念臣素無他技。徒偶亨期。因緣犬

馬之勞。忝冒鼎槐之冠。推賢避路。既未遂於愚衷。竊位素餐。固不容於天理。而自皇帝陛下。紹承統緒。振蕝紀綱。思兼三王。待旦之勤。已至。恭用五事。承天之德。無差。何茲暴殫之來。頗戾至和之應。遇裁以懼。煩引咎之過深。責相之愚。幸置刑而有舊。願正變調之失。特申竄謫之科。如此則風雨時而三階平。自銷民沴。股肱良而元首起。坐見治功。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淫雨之災。乞從罷免。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宰職不修。當明於國憲。君恩過厚。尙損於詔書。雖聖度之如天。欲自容而無地。臣某中謝。臣聞古者至治之世。風雨節。陰陽和。百物歲登。萬物時遂。蓋有德者進。而無德者退。有功者上。而無功者下。人事既得。天心自符。應之善祥。是若影響。恭惟皇帝陛下。協大橫之兆。承彙盛之基。卽位以來。勵精爲治。臨朝親決。有唐堯之聰明。約己自修。侔夏禹之勤儉。然猶吏多弛職。俗靡還醇。得非黜典之公。不先貴近。故俾政綱之紊。未振墮頽。今大異之所來。匪冢司而執咎。宜因此變。遂正彝章。縱寬斧鉞之誅。必用竄投之法。則人心自化。坐移偷薄之風。天監弗違。日見太平之象。臣無任。

乙巳冬乞罷相第一表

臣某言。伏以佐天子理陰陽。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者。宰相之事也。位高責重。爲時具瞻。豈容非才。得久其地。今茲決去。必覲兪恩。雖獲重誅。義不能已。臣某中謝。伏念臣斷斷之技。無

殊衆人際會先朝。遂塵家席。雖夙夜自竭。期有以報不次之遇。而智局淺陋。卒無云補。伏遇皇帝陛下。紹降聖緒。力思致平。臣復不能恢宣遠圖。上助新政。徒尸厚祿。日積愧慙。故自去歲以來。凡三剖血誠。請還柄任。章十數上。未蒙賜可。包羞就職。愈不遑安。蓋以淫雨之災。仍歲而發。傷害禾稼。漂擢室廬。都城之內。熱溺殊甚。連陰衆月。蔽遏大明。塗巷之人。指談時政。此可謂能理陰陽乎。西戎驕僭。爲亂萌蘖。時率醜類。肆擾屬羗。增備益師。上煩宵旰。此可謂能鎮撫四夷乎。環畿之郡。民罹歲荒。餓殍流庸。失職者衆。賴天造垂惻。賑給必周。而重困之餘。遽難完復。此可謂能親附百姓乎。滯固之識。闕於任人。不能廣擇羣材。共熙庶務。使賢者在下。鬱而未伸。此可謂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乎。有一於此。被黜爲宜。而臣衆事不修。咎將孰執。安得不自劾無狀。而恬然不退哉。今幸郊禮休成。邊垂事簡。臣不勝懇迫。願罷首宰之職。避賢者路。伏望皇帝陛下。不牽私愛。斷以大公。俾臣外補小邦。得安愚分。彙進良輔。以興治功。自然陰陽日和。衆沴不作。四夷款服。百姓乂安。內外小大之職。皆惕然相飭。競著成效。此則宗社無疆之慶。蒼生莫大之福。非特愚臣之幸也。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乞罷首宰之職。避賢者路。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臣聞以道事君。不能者止。大臣之操也。無德者退。有功者上。治世之法也。若不能而不止。無德而不退。則是不知大臣事君之道。而撓乎治世之法也。故敢不避斧鉞。再瀆宸聽。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承四聖之緒。興百年之業。宵衣旰食。垂意

薄務而臣任玷冢。列。月。久。甚。以。醜。之。守。淺。之。見。固。無。以。光。大。新。政。而。彈。壓。天。下。乃。陰。關。失。序。戎。凋。弗。馴。百。姓。未。康。衆。職。不。舉。四。面。之。責。畢。叢。於。臣。茲。所。以。當。食。輟。餐。通。夕。不。寐。覆。載。之。內。若。無。所。容。儻。陛。下。未。賜。罪。誅。使。之。善。去。畀。以。小。郡。與。全。始。終。此。則。天。地。含。育。之。鴻。造。父。母。顧。復。之。大。恩。百。殞。臣。身。未。能。報。塞。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此者薦傾血懇。祈罷冢司。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承命震駭。不知所處。重瀆天聽。繼之死請。臣某中謝。臣聞之。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孔子以謂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臣性椎而拙。以道獨進。先帝察其忠樸。亟被顯任。兩塵樞府。遂冠丞弼。在臣圖報之志。雖捐軀命而無所惜。然而德不足以服衆。智不足以慮遠。力不足以勝任。徒淹歲月。莫建治功。若非省分退身。避賢者路。不獨折足覆餗。自貽形渥之凶。其於國家。爲害豈細也哉。故自皇帝陛下臨御以來。衆上奏封。願還相印。始陛下以未終諒闇。去匪其時。次陛下以邊事方興。未當求罷。臣雖上體聖意。勉陪國論。其如外涉要寵。不誠之迹。內懷空餐。曠責之慙。出入朝廷。自無顏面。況臣待罪首宰。調變無狀。鉅異數見。淫雨連月。民用失職。罔不愁歎。今疆候無警。禮慶成。乃陛下采拔羣賢。一新庶政。以消天變之時也。臣愚不勝愧慄。伏望特舉兩漢災異之法。而明黜之。若以其攀附龍鳳。依光日月。塵汗重任。將踰十年。夙夜憂勞。故疾增劇。畀以鄉郡。稍從休息。此則天地之造。屈公議而全大恩。臣非木石。其心猶冀養氣而蠱完。保衰而少強。

嬰鑠奮身以當陛下急難之用庶效毫髮以酬至仁臣無任

丁未因中丞彈不赴文德殿常朝待罪第一表

臣某言伏以朝之立制當謹奉行事有從宜寢成因習果被憲臺之劾敢逃刑筆之誅臣某中謝伏念臣久玷弼諧素慙樞鈍每俟延英之對動或踰時故趨宣政之班居常曠禮自罹彈擊交切兢惶伏望皇帝陛下斷在至公懲其不恪特正慢官之罪以清著位之聯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久廢朝儀遂招臺劾雖拜章而引咎願充位以何顏臣某中謝竊以舉按不避權豪憲臣之風采刑罰弗思貴近治國之紀綱豈容非才而得幸免伏望皇帝陛下主茲直道斷以大公蚤議正於常科以聳聞於庶位臣無任

丁未夏乞罷相第一表

臣某言天聽甚高尚應誠而必答君仁至厚固無欲之不從矧瀝懇於先朝衆避賢於冢任比中前志幸惻聖衷臣某中謝伏念臣起自孤生早丁盛旦無左右片言之援居疑丞四輔之崇忠義可爲自顧微軀之草芥是非難一何勝衆咻之波濤每內惕於虛辱日坐須於仆跡自仁皇嘉祐之末逮英廟治平之間求解四五年凡奏數十上會國家之多故蒙詔諭之弗俞終承賜可之言許俟及某而罷雖德音之未遠長山叔之難能聽衆臣臣負鬼殊甚伏遇皇帝陛下乾剛獨運雖照大明四海翹然聳聽惟新之治羣材

森若欣爲不世之逢。而臣監拔非長。設施滋槽。天時數診。焉能知變理之方。病力何堪。日以見昏疲之狀。恬然不退。衆將謂何。伏望皇帝陛下。施厚乾坤。恩隆父母。察危悚之匪妄。矜薄技之已殫。聽罷宰司。俾從州任。形之將敵。儻羸獲於安休。事有至難。願再膺於驅策。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乞罷相任。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比傾愚款。仰叨睿仁。竊惟引去之當然。自謂開陳之已至。尙稽可報。彌不遑安。臣某中謝。臣嘗歷覽前編。欽聞善戒。知止足者。蓋道家之重。瞰高明者。亦神理之常。故謙畏自持。退則享安全之福。滿盈不懼。進而招顛覆之災。況臣本乏材謀。濫魁丞輔。三朝遇主。惟力報於聖知。一紀備員。固久妨於賢路。加以病襟滋耗。宰職殊墮。以樸厚。矯時而風俗。愈偷。以勤瘁。勸功而官曹。尙苟。既不能振紀綱之頹敵。又無以增堂陛之高嚴。徒日積於罪辜。將不容於竄殛。茲所以懇還印綬。免誤國家。伏望皇帝陛下。推大公以爲心。監小慈而傷治。不以舊人而牽愛。必思新政之更張。早霈德音。許還柄任。畀之一郡。得遂養於衰殘。其若再生。第知歸於化育。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兩上表。乞罷相任。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陳力不能。已薦傾於悃悞。退人以禮。猶過示於恩私。雖詔諭之頻仍。揆尪疲之忝冒。不膺可報。未已哀祈。臣某中謝。竊以桑聖重熙。百年長楸。願此治安之本。誠資輔翼之良。惟隆名素望者。可以久居。豈多病不才者。所宜愧處。故臣自叨冢任。當揣

孤誠雖有俾后堯舜之心。而無躋民仁壽之策。苟坐淹於歲月。徒自取於竄誅。所以屢叩先朝。極陳愚款。願解台衡之重。再塵鄉郡之榮。宸衷有示於矜從。天下遽悲於過密。幸遇皇帝陛下。纂隆丕祚。恢闡大猷。發號令而一新。振紀綱而盡舉。日月所照。皆知聖明。中外之心。罔不歡喜。比率土大寧之慶。是老臣當退之時。伏望皇帝陛下。俯諒危悚。曲成先訓。特寢斷章之答。亟推如請之恩。命守本邦。進登賢弼。衰骸少息。惟歸感於上仁。直道自將。誓愈堅於素節。臣無任。

韓魏公集卷之四

表狀

丁未秋乞罷相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之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則物之盈者。天地神人皆不與之。況其望實本輕。材謀素寡。竊位二府。殆將踰紀。祿厚品極。寵非其人。可謂盈之甚者也。此而不退。禍固隨之。臣某中謝。伏念臣叨遇三朝。濫都元宰。以戇愚而待物。自謂無欺。於利欲以裁人。焉能免過。羣言稔積。公議喧聞。加以宿疹中戕。繁機外擾。疴疲之質。寢以難支。故自嘉祐末年以來。衆貢血誠求罷。皆國家多故。不能遂請。伏自皇帝陛下。嗣承統業。躬親聽斷。紀綱日振。法度日修。而臣多病不才。略無云補。備員家任。其久如此。所以抗章屢瀆。懇辭重柄。而蒙頒降手札。委曲悖諭。趨令就職。殊未矜從。忍愧強顏。至於今日。茲者先帝山陵復土。萬世以安。於臣子送往之心。竊謂無恨。若不於此時。上還印綬。以避賢者。則是冥然不知進退之臣。朝廷容之。何以風勸天下。伏望皇帝陛下。念祖宗所付之重。當昧旦圖治之始。登用良弼。共熙新政。俾臣退補僻郡。以盜悴軀。示明上之大公。全老臣之素節。內惟犬馬之賤。苟未填棄溝壑。猶冀養完鷲力。再效分寸。臣見於沿路至京以來。聽候俞旨。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乞解相任。蒙聖慈。差中使降賜批答不允者。臣聞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若其功不足以暴當世。名不足以服天下。祿位盈極。不懼而退者。豈非違天之道。而自速其禍乎。臣之無狀。大過於此。義當再瀆罪。亦何道。臣某中謝。竊惟自唐至於五代。首宰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類多得請。作者昭陵復土。而先帝尙進藥劑。故臣不敢質之前例。遽然引去。逮先帝聖躬康復。政治日新。臣前後章數十上。懇祈避位。先帝始雖不允。郊禮之後。屢會親被德音。止俟暮年。聽臣補外。方俯期而露奏。俄晚駕之莫攀。皇帝陛下。纂紹云初。謹奉遺詔。因山之事。俾臣復當使任。不容固辭。今幸衆力輸勤。反虞成禮。況臣充位殊久。幸政不修。故疾嬰纏。日難牽強。上稽天道。次察人言。內量非才。遠按故事。夙夜愧恐。無一可酬之理。伏望皇帝陛下。俯回睿監。深照危悚。廣覆載生成之恩。悉孤愚進退之分。許辭冢輔。畀以小邦。則多病之軀。少諧休息。妨賢之咎。免及竄誅。臣無任。

辭免使相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實封者。冢司備位。屢陳懇去之宜。故理班條。重竊榮歸之幸。顧便蕃之恩禮。駭中外之聽聞。愧弗敢當。避期得請。臣某中謝。伏念臣。忠雖自性。戇不兼材。久塵元宰之崇。蓋辱彙朝之遇。正塗是闕。愚守難移。責自任於四來。謫不虞於三至。再幸攀鱗之際。會終逃積羽之湮淪。加疾疹之內攻。覺尪疲之日甚。薦形刻牘。力懇妨賢。果回天地之仁。獲假麾符之守。然而敷五教而分治。領於外者。幾希。建六纛以臨戎。兼爲相者。殊重。仍視帥臣。

之秩俾充鄉郡之行仰君命之非常質人言而可畏伏望皇帝陛下謹守成之法推懋賞之公謂失簪履者雖不忘求舊之思而上印綬者豈可被無名之寵亟停異數免玷大猷少寬忝冒之誅更誓糜捐之報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實封尋具表辭避蒙降批答不允者出守之恩顧衰疲之甚幸非常之命徒震駭而莫當辭懇雖勤詔音未可重茲干瀆必覬於從臣某中謝竊以三公之崇固非人而不授五教所敍惟處內而是宜矧兼真相之榮外領元戎之重在昔臣鄰之罷去無聞寵異之及茲雖曰殊私豈容清議伏念臣孤忠少與樞直近愚自升拜於冢司條再踰於閨歷有尊主庇民之志而才不逮心負竊位素餐之譏而久增其愧屢殫誠請求解機繁終垂惻於上仁得爲藩於故里不意曲加優遇駢錫徽章名器假人必累惟新之政負乘致寇終傷卹舊之慈伏望皇帝陛下開博照之明諒危悚之盡亟寢告廷之誤以章馭貴之公病宰乞骸既免冒塵之踰分勞臣任力皆知勸賞之無私臣無任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臣某言近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實封尋兩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宰職墮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晝錦之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

言而甚愧。臣某中謝。伏念臣蚤繇科第。遂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疆垂。實薦罹於艱阻。獨恃聖神之眷。誰開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歷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冢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祚。逮聖人之嗣歷。稠重遭會。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末。然而萬微多務。一紀妨賢。爲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裁人所欲。故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苦形神之耗敝。勉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蒙皇帝陛下。念犬馬之力易衰。御名日月之明爲照。不罪再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粉社。建高牙之重。旣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襲貂蟬之舊。叨塵之甚。今古疇偕。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泯寘懷於內外。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糜捐而後已。臣無任。

免册命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令所司備禮册命者。地官之拜。已過冒於寵私。册命之殊。愧重煩於優禮。臣某中謝。伏念臣素惟無狀。久玷冢司。茲懇避於繁機。得出臨於本郡。三公進秩。方深假器之譏。萬乘居尊。敢屈臨軒之禮。伏望皇帝陛下。念國容之良重。顧邦典之非常。申飭攸司。亟停異數。庶少安於夙夜。惟知荷於矜全。臣無任。

謝賜宅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賜臣所賃官宅一區。衆具奏免。奉聖旨不許辭避者。補郡以行。旣極榮歸之寵。僦居

若甲第之爲貺。必大功而後宜。而臣自玷家司。訖無他效。屢貢避賢之請。方蒙從欲之仁。獲守本邦。何啻昔人之夸耀。所膺異數。絕非當世之擬倫。已增積於厚顏。復就頒於美宅。稠重感幸。夙夕震兢。敢不加治藩垣。乃情王室。居無勢奪。人知上賜以常存。身廢家爲。日愧忠言而自激。臣無任。

永興軍謝上表

臣某言。奉敕差判永興軍府。充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已於今月十一日上訖。避賢而罷。方獲典於鄉邦。改帥以行。復誤膺於聖寄。易晝錦還家之樂。爲夕冰將命之憂。雖已見於吏民。懼不勝其責。任臣某中謝。竊以自陝而右。惟雍處中。昔日用兵。嘗并制於諸路。平時無事。遂分總於中權。然而勢不相維。事難克協。或左有防虞。而右弗思於援助。或彼專嚴戢。而此姑尙於因循。致邊備之寢墮。實議臣之同病。欲正元戎之法。式欽睿算之精。恭惟皇帝陛下。稟大舜之聰明。邁成湯之勇智。謂堂上之兵必勝。猶貴任人。而闔外之制不專。胡能治衆。俾悉歸於節度。當謹擇於材雄。而臣久冒家司。積成衰疹。適懇章之屢瀆。得本郡以榮歸。不圖乘障之臣。驟有邀功之舉。一開邊隙。上軫旰朝。命更領於麾符。敢幸安於桑梓。慨然就道。遠爾之藩。心目所經。頗諳詳於舊事。精神之用。已耗竭於當年。茲惟仗國威靈。挺身忠義。導天聲之震怒。宣上德之寬仁。外以圖疆場之亟寧。內以務編齊之無擾。關中安堵。苟竊底於小康。鄴下養痾。願祇還於故守。荷諭言之無戲。期病質之少休。臣無任。

戊申相州謝上表

臣某言。近奉敕差判相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上訖。殄寇無謀。積勞生疹。恩還鄉守。衣繡免譏。於夜行。詔覲天闈。錫馬屢膺。於晝接。遽辭軒陛。卽見吏民。顧忝幸以誠多。撫孤孱而自惕。臣某中謝。竊以鄴都之舊壤。素爲河朔之近封。民風甚淳。郡務亦簡。兵纔明於紀律。地不據於要衝。他人得之。尙衆稱於美任。愚臣叨此。蓋籍隸於本邦。況臣至和之中。大鹵爲帥。以沈疴而露奏。遂故里以分符。比旌纛之再歸。正星霜之一紀。過家上冢。寵薦極於存亡。垂組夸鄉。事更光於今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侔覆載。德紹祖宗。深憐桑牘之告衰。乃命懷章而均逸。帝宸賜見。俯矜憔悴之容。北道之藩。不奪便安之請。臣謹當奉行寬詔。膏養殘骸。訪身之醫。而念國之醫。治己之病。而及民之病。膏肓可愈。苟無二子之爲。祇忠孝所存。惟誓一門之圖報。臣無任。

判大名府三年乞閒郡第一表

臣某言。竊以驥老而責千里。固何益於馳驅。鼯技之有五能。已自殫於短拙。輒披誠而取喻。覬恤隱以推慈。臣某中謝。伏念臣素乏材謀。纔持忠樸。惟幸三朝之際會。寢叨極品之光榮。自移守於鄴都。適三周於歲律。事旣劇而心雖欲勉。病所困而力不能堪。今復風入四支。日加攣痛。氣甯兩脅。內極攻戕。蓋臣享厚祿而不知踰涯。故天與沈疴。而俾以自省。思苟逃於凶折。當上叩於聰仁。伏望皇帝陛下。降天覆之恩。念雲從之舊。矜其久疾。貸以餘生。許辭將相之重權。就易應符於僻郡。高明少抑。免深鬼瞰之憂。鐘漏向殘。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久疾。乞辭將相重權。就移僻郡。伏蒙聖慈。特賜詔書不允者。臣誠已至。本深知分以辭勞。君聽未回。尚惜推恩而賜可。薦敷危悃。決俟俞音。臣某中謝。伏念臣四紀逢亨。三朝竊寵。良自無功而厚祿。遂罹多病以久衰。一辭東府之鈞衡。再領北門之筭鑰。莫非強勉。以濟劇煩。心雖云勞。力有不逮。然猶徘徊歲月。偃息朝昏。庶幾小康。翻覺筋骸之愈憊。若曰微效。訖無毫髮之足稱。雖恃聖仁。實虞陰譴。苟尙畱於要地。將不保於餘生。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孤臣。曲全舊物。許罷貂蟬之秩。并收旄鉞之權。簡靜小邦。俾獲親於醫藥。支離瘵質。或未至於膏肓。願垂從欲之慈。敢忘糜軀之報。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乞蚤俞前請。就移邢相一郡。特賜詔書不允者。疾難自力。蓋當止於不能。聽未及卑。尚莫從其所欲。懼卽填於溝壑。敢再犯於雷霆。臣某中謝。伏念臣生對盛朝。蚤塵顯服。惟慮國家之難報。豈知才智之易殫。逮處近司。寢罹多病。向辭上宰。本圖勞逸之稍均。暨尹別京。翻因劇煩之滋甚。矧流年之三易。當疾疹之久攻。庶務糾紛。一身勉強。生有涯而足愴。神太用以幾亡。若將相之榮。苟坐恬於尸素。則寒暑之疹。將遽及於膏肓。伏望皇帝陛下。感動至仁。矜全舊物。回聖后燭幽之照。察老臣知退之心。許上戎旃。免司甕鑰。付之閒郡。息肩俾遂於少休。願此餘生。沒齒難忘於再造。臣無任。

第四表

臣某言近三上表願上戎旃免司畱鑰付之閒郡俾遂少休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罔功納節以疾請麾三嘗自陳一切未許行恐餘生之莫保敢千萬死以有聞臣某中謝伏念臣中實枵然生而釁甚寵榮欲報勇於遇事而輒爲筋力旣衰失在知難而未止比揀將顛之質疊傾必至之誠厚祿戒貪願止淮南之旄鉞小藩乞守免當河朔之喉襟尙未矜從尤激危懼蓋殘軀不息漸歸溝壑之爲鄰空食寢深轉暴涓埃之無補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聽俯徇物宜不遺螻蟻之微情各任鷓鴣之常分有民人足以爲政畀支郡以養痾雖將相許其辭降絕公朝之假寵旣完素守仍息久勞恩施難名報償何有臣無任

第五表

臣某言近四上表以久疾不堪劇事到任已越三年願納旄節就移邗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病難任劇職合辭降開可不時顛擠無日危迫敢殫於血懇哀憐願軫於皇情臣某中謝伏念臣起自孤生初無遠業祿常過量寵榮最早於他人福不勝災疾疹遂纏於今日所以愆還將相之印力避兵民之權庶就閒州以舒瘁質私計已決愚誠不移雖委寄誤深不謂三年之已久而衰疲待報翻嗟一日之爲長矧是戎旃固非虛器無功以領於義未安使老臣兩失於寸心豈仁主曲全之本意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鑒俯遂物宜就更麾符許上旄節驅馳驚足免令濱死以未休治養殘骸或冀餘生之可保大恩難狀丹抱奚論

臣某言。昨蒙聖慈。差降中使。齎賜敕告。改授永興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再任。尋桑上章。乞免換節制之命。伏奉詔恩。特允所乞。仍別降敕再任者。悃悃屢陳。從欲許還於新節。衰疲自力。竭能勉撫於舊封。委寄逾深。顛隲是懼。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緣一介之曲學。歷被三朝之誤知。自解宰鈞。繼紆守紱。蚤年遇事。風霜不計於殘軀。晚歲纏疴。藥餌乃同於常膳。比引揣躬之分。數裁辭劇之章。力乞閒州。少安病質。而恩生望外。事與願違。俄更西雍之帥旆。尙付北門之甬鑰。所以極論去就。仰贖聰明。幸寵利非事君之宜。必冀寢加恩之命。策疲驚雖老。臣可強。敢不拜再任之休。訖奉俞旨。兩諧愚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冒。盛德海涵。器使庶工。愛偏舊物。雖俊傑甚衆。並試有爲之時。而尙瘁之餘。惜投無用之地。敢不勤宣條教。兼拊兵民。儻溝壑之未填。尙乾坤之可報。臣無任。

判大名府再任滿乞郡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陳力不能者止。斯善省躬。非位而居。曰貪。誠爲竊祿。顧衰骸之難強。加職事之不修。重竭丹愚。終期軫惻。臣某中謝。伏念臣材資朽拙。際會休明。十稔近司。愧涓塵之無補。一身多病。嗟蒲柳之易衰。向雖蒙均逸之恩。尋薦易極煩之地。惟是北門之重。正居中冀之衝。使傳交馳。河防日急。神識已昏。而治紛挐之務。筋力已憊。而躬應接之勞。愈不自勝。其誰見恤。頃周三歲。屢叩九關。願還使節之榮。復守鄉邦之舊。螻蟻之誠。斯至。冕旒之聽。莫回。眵俛弗安。尙疲執訴。今茲再任。實滿四年。戰兢而履冰淵。竊能免過。

疾痛而呼父母。豈不加憐。伏望皇帝陛下。念犬馬之疹日深。閔桑榆之景甚迫。俯矜危懇。特示至仁。許旄印之並收。就里閭之差。遊俾更偏郡。以養殘軀。公幹之臥漳濱。稍延視息。子牟之居海上。敢忘朝廷。斯惟洪造之曲成。雖盡餘生之曷報。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以再任實滿四年。多病不勝。乞收旄印。就里閭之近。改一偏郡。以養衰殘。伏蒙聖慈。特賜詔書。不允者。陳久疾。以辭煩。蓋申前請。錫溫言而垂諭。尙闕俞音。輒恃至仁。再傾危懇。臣某中謝。伏念臣智能甚短。學術尤疏。誤叨眷遇。於三朝。徒守樸忠之一節。自勉當於都會。惟務罄於鷺材。疹積於中。實覺不支。於往日。事紛於外。愈知難強。於殘年。故前後彙形於封章。而誠悃未蒙於省察。況忝魏臺之寄。四更堯歷之新。一道之重。而心不爲不勞。連任於此。而時不爲不久。質於常典。率皆受代。而有期。豈茲老臣。獨使向隅。而無訴。伏望皇帝陛下。推父母之親愛。開日月之至明。垂憫負薪之憂。回照覆盆之下。俾收使節。退守偏州。庶幾事簡而責輕。少安悴質。苟得氣完而神復。可保餘生。未填溝壑之間。敢忘乾坤之報。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兩上表。以再任滿久疾。乞納旄節。就移近鄉一郡。伏蒙聖慈。特遣中使齋賜詔書。不允者。屢引矣。以所天。與均勞而易也。雖助蓋高之德。未惟從欲之仁。罔隨隨。必期於允。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無也。

技偶對壘時。荷恩過丘岳之崇。報國鮮涓塵之效。向解鈞衡之重。欲蘇犬馬之疲。素心忽戾於初終。重寄尋更於西北。昔叨鄉郡。優閒纔數月之閒。今任別都。荏苒已四年之久。坐感歲時之易失。默傷齒髮之寢衰。況一支近感於風擘。顧積日可憂於殘廢。若使尙當於衝會。必將遽及於膏肓。伏望皇帝陛下。察此哀鳴。出於至懇。卹晚塗之甚迫。閔朽質之增羸。未遺簪履之微。特軫冕旒之念。趣收印鉞。就假麾符。多病不能。願效汲生之治。故鄉歸老。漸希疏傳之行。儻得遂於餘生。敢少忘於再造。臣無任。

北京河決待罪表

臣某言。大河所次。全魏居衝。苟先備之不嚴。固守臣之當咎。臣某中謝。伏念臣。衰疲日甚。寄任過優。雖鰲力之強扶。實病心之久耗。惟茲經濟。爰設巨防。於舊而無用之間。失豫作不虞之計。一罹淫雨。遂致橫流。矧此屬寮。率皆盡瘁。於耳目之難及。數倚攸司。在几案之所勤。日常不暇。悉由臣。恬無遠慮。昏不過憂。蚤圖營繕之方。上軫宵旰之念。伏望皇帝陛下。申明彝憲。訓飭多方。不徇一臣之私恩。而屈四海之公論。特加竄紕。以謝傷瘼。其本府通判職官等。從來實不關預抹溢。後來皆奔走救扞。備見夙夜用心。乞並從寬貸。臣獨甘重責。無任。

癸丑相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敕差判相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六日到任。上訖。別都再滿。難力勉於殘軀。故里三臨。見恩殊於舊老。已班條教。徧曉吏民。既知聖君博愛之仁。又慰前守復來之望。臣某中謝。伏念臣孤忠少與。他技非

長荷桑朝含育之私。玷上宰弼諧之久。向辭鈞軸。冀息衰疲。會西鄙之釋騷。繼北方之震溢。復當憂責。莫遂安休。補鄉邦屢得於虛名。領帥任通踰於再閏。矧是鄴京之重。素推朔部之雄。事執掌以裝懷。殊無少閒。病纏綿而仍歲。寢以不支。及茲當代之期。輒露乞憐之訴。願上節旄之過寵。特更桑梓之近州。始錫溫言。諭河內所畱之意。卒膺可詔。有會稽如請之行。臣嘗考載籍之名臣。記本朝之達宦。凡得被典城之寄。幾何。諧衣錦之榮。如臣稠重。振古希闊。展先冢而松楸動色。過里門而耆稚相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覆無偏。大明必照。顧蟲魚之細。尙惟恐於傷生。況簪履之恩。固不忘於軫舊。乃厚曲成之造。俾延將盡之年。敢不調養病襟。激昂老節。不以鄉閭而爲苟且之政。不以疾疹而幸尸素之安。氣體遂完。或可備國家之用。筋骸益瘁。卽當求田里之歸。斯犬馬之所存。在君親而何報。臣無任。

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云云者。親生在旦。方萃感於己孤。君賜維時。遽拜嘉而至渥。寵榮所集。震厲無從。臣某中謝。伏念臣底滯天資。迂疏時用。特緣一介之術業。歷備三朝之弼謨。罄竭短才。猶坐兼於衰鉞。徘徊重祿。未歸就於田廬。左弧第謹於私庭。中詔忽傳於子舍。衣頒內府。馬錫天閑。韉葉有輝。器文加鏤。生而維翰。實慙山甫之降神。今也所蒙。又異桓榮之稽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愛深舊物。禮厚孤臣。垂記始生。猥加異數。敢不益殫驚怯。少答龍光。庶逃不稱之譏。仍謹且乘之戒。上恩旣重。臣命愈輕。臣無任。

賀收復熙河等州表

國某言保國隴河。隴河。隴河。司奏修復河岷等州百官稱賀者隴外數州。華天威而率順。廷中百辟。慶廟算之惟精。凡在幅員。畢同欣躍。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雄材大略。高出前王。破蹟閑休。夙隆百代。雖內修於文德。亦外闡於武功。將帥得人。關國蓋踰於百里。臣鄰歸美。舉觴咸薦於萬年。臣方守郡章。阻陪朝著。聽膚公之來上。知聖治之日新。臣無任。

謝放免勦劾相州差壯城兵士表

臣某言。本州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河北西路轉運司近奏劾相州違條差壯城兵士。往諸處收買修造物色。已差磁州通判季棕取勦。並特放免者。郡條紛冗。難逃誤失之愆。使部按繩。當坐曠墮之責。特荷聖明之燭隱。遽從寬貸。以推恩。臣某中謝。伏念臣氣劣蚤衰。心疲易耗。自鄉閭之竊守。嬰疾苦以彌年。力不堪煩。果自貽於譴咎。上猶加卹。俄曲示於矜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度淵深。至仁天覆。謂求諸小過。則動觸於常刑。故眷及舊臣。使衆知於優禮。方願歸於畎畝。敢少忘於國家。臣無任。

甲寅秋乞致仕第一表

臣某言。知足所以不辱。道家之至言。謝病豈必待年。先儒之高論。顧宿疴之寢劇。嗟悴質以難支。欲逃瞰室之災。敢露乞骸之請。臣某中謝。伏念臣性資甚戇。學術非長。徒被眷於三朝。悉叨榮於上宰。力不勝任。居懷覆餗之憂。天責其盈。常困負薪之疾。屢剝由衷之奏。獲從補外之行。薦持西北之要權。莫副朝廷之重寄。向辭會府。還守本邦。垂組夸鄉。固多榮耀。息陰止影。少幸安休。而臣積恙有年。良醫莫辨。氣攻胷脅。

憐臣某中謝竊以千載逢時適其志者古實難偶萬鍾受祿患其失者人之常情況臣丁全盛之期遇至仁之主爲郡處鄉閭之便忝官兼將相之榮豈不欲憑藉龍光名御匪連富貴忍自投於閒寂甘取誚於昏愆蓋臣以疾苦支離力難勉強據疾顛之位既居常而弗安指告勞之年又將及而無幾歎崦嵫之漸迫陳懼懼以再殫痛甚而慈親莫聞誠至而高穹必動伏望皇帝陛下名御天地無垠之施閱冰炭不治之疴貸此餘齡矜其末路賜以安居之寵息茲鴛鴦之疲使朝廷有知止之臣足光聖政顧魚鳥得遂生之樂免負慙顏臣無任

乙卯夏乞致仕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祿者所以食功無功則謂之虛受力者以其堪事廢事則謂之空官深惟二者之譏其實兼之已久責雖未至誠豈能安願乞垂年之骸益隆善養之德臣某中謝伏念臣資靈椎鈍術業枵疏遭遇盛時徊翔近列誤荷三朝之注意未嘗一事以辭難前迹具存大明洞照去歲以久嬰疾恙日耗沖和意惰神昏肌銷骨立屢拜章而告老庶得暇以營醫衆錫詔音未容謝事湛恩淪髓積愧叢心嗟薄祐之所鍾困宿疴之愈劇雖牽強策勵不克支在公之役而語默動靜未曾忘曠職之憂滿盈之屯晨夕可待況臣叨臨本郡已越再朞欲宣力於要藩則支離而難強遂偷安於故里實尸素以堪羞復去從心之年止於周歲之近敢重干於天辰期安退於田廬伏望皇帝陛下名御匪聰明睿智之神廣徧覆包函之造俯察豚魚之懇垂矜蒲柳之衰亟推從欲之仁俾遂歸休之請穀神閒境黨沈痼之有瘳肉骨餘齡皆聖恩之所

賜如允所請。只乞以本官致仕。干冒宸嚴。臣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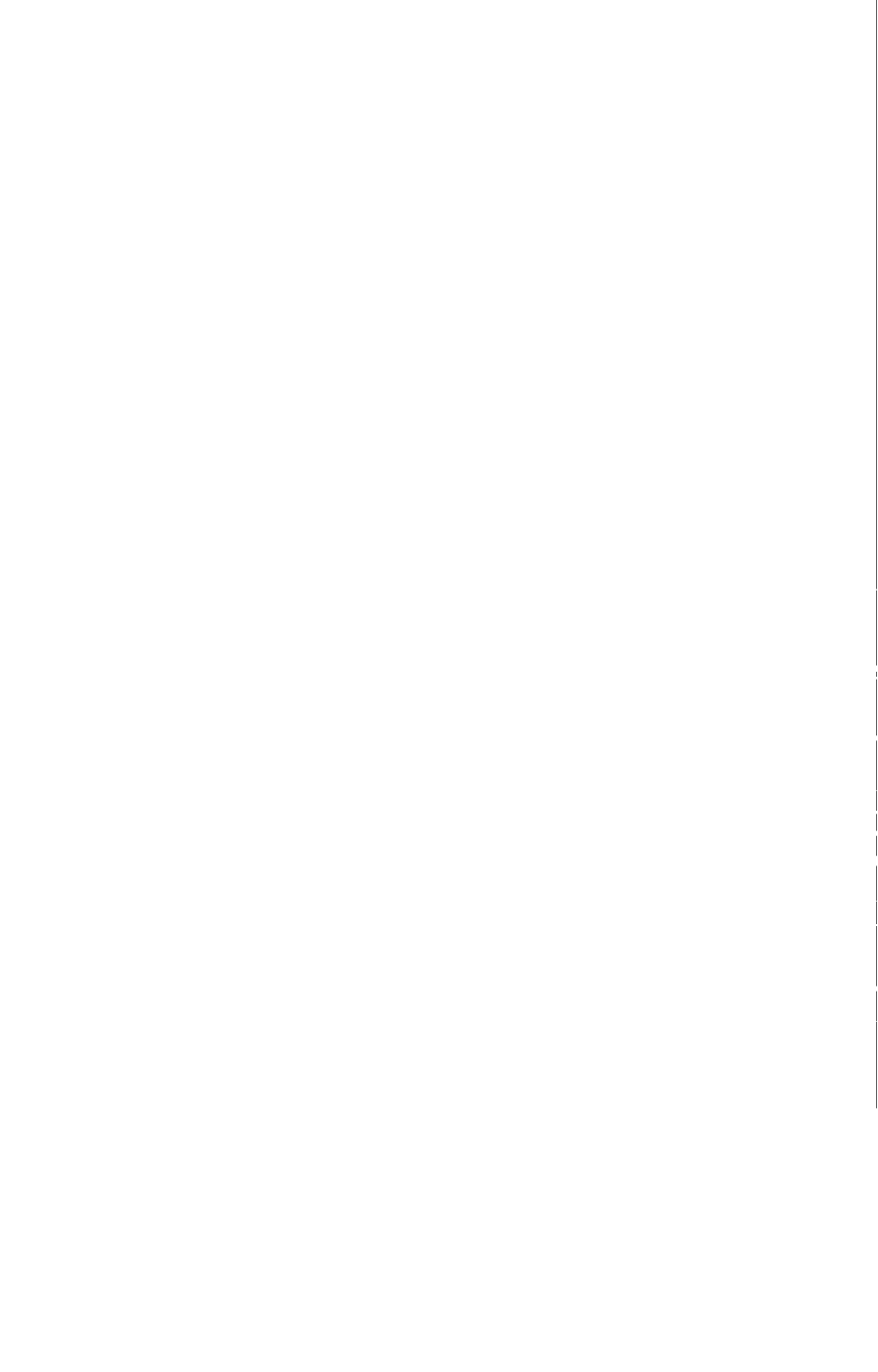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內東門司劉惟簡。齋賜詔書。不允者。衰年病久。懇乞殘骸。睿眷恩隆。曲矜舊物。闕愈晉而未下。撫瘁質以何安。再此冒聞。終期得請。臣某中謝。竊以享萬鍾之祿者。人情之所戀。被六極之疾者。天譴之有來。蓋祿過者戀之不祥。疾熾則來其示罰。苟災生而不避。將鬼得以加誅。而臣際會三朝。周旋二府。竊崇高之位。而出臨桑梓。無尺寸之效。以上報國家。坐越再朞。日嬰宿疹。里民爲之指笑。鄉老相與訾譏。謂臣筋力已疲。旣不可奮當繁劇。鐘漏云迫。又不能速向安閒。聆羣議之交喧。顧自容而無地。於何逃責。是必歸休。伏望皇帝陛下。道廣照臨。恩全終始。閱老臣之無狀。得危瘳而弗瘳。賜以餘齡。遂其退節。馳心黃屋。寧忘魏闕之思。訪道赤松。豈獨漢臣之幸。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內東門司梁從政。齋賜詔書。不允。及有殿直崔汝良。押賜到制告敕牒各一道。蒙恩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令再任者。老病不任。方露乞骸之請。聖宸未諒。俄蒙換節之旨。事絕戾於本心。日不知其自處。力當避免。卒覬哀憐。臣某中謝。竊以君之御臣。進退不可差於禮。臣之守分。去就不可失其宜。故禮之差。則非治國之大經。宜之失。則爲終身。

之至辱。伏念臣久尸重祿。常苦宿疴。自叨任於安閒。亦寢成於尪劣。去歲以膏肓作癘。寒暑交攻。不惟皮骨之僅存。固已精神之並耗。屢旬歸休之適。終沈賜可之音。壹鬱奚伸。昏冥愈甚。此幸本邦之再歲。輒申前懇。而一言。豈謂誠不上通。恩非所望。特易帥旄之重。俾仍鄉郡之優。雖陛下求舊之私。在一時而孰擬。而愚臣要君之迹。縱萬死以何明。伏望皇帝陛下。監務燭微。道先貴恕。念辭榮而受寵。理實難安。矜積疹以垂年。許從謝去。收其渙汗。貸以餘齡。使一介之守不虧。獲全終始。則萬乘之仁至厚。曷報生成。臣無任。



奏狀

乞外任知州狀

右臣輒瀝危誠。仰塵睿聽。庶期恩允。但積震營。竊念臣。昨自丁憂服闋到闕。在館供職。及監左藏庫。復差充開封府推官。住京通及四年有餘。在府日以家貧累重。數曾進狀。陳乞外任知州差遣。事寢不行。後於去年十二月內。蒙恩授三司度支判官。當日臣上荷慈渥。未敢再申前請。今來到省。已及半年有餘。麤勵勤拙。偶免墮曠。重念臣。本由衰緒。獲竊榮階。聚族至多。食貧斯久。欲適庇宗之望。再希補郡之行。伏望聖慈。下軫單蹤。特頒俞音。許於舒宣二郡。或沿流路分。授一合入知州差遣。稍賴公田。復霑優俸。誓力求於衆瘼。冀微補於盛猷。干犯宸嚴。臣無任。

辭免諫官第一狀

右臣近者輒瀝丹愚。上干辰宁。冀諸補郡。得以亢宗。遽荷宸私。俾從人欲。尋奉敕差臣舒州軍州事。已朝辭訖。見起發赴任。今忽準閣門告報。蒙恩授臣右司諫。令受告敕者。被寵匪堪。省躬增懼。伏念臣。早承墜緒。勉遵素業。妄希寸祿。本無他技。伏遇皇帝陛下。首臨軒陛。親策廉能。誤中甲科。亟塵優仕。進聯匠署。出贊侯封。逢辰之榮。揣分誠過。暨遭憂去職。除服還臺。忝預直於書林。復濫巾於朝著。嚮繇主藏。移佐伊京。

僅越期年。易參計局。曾無幹用。少補鴻明。徒以衰替之餘。貧窶滋甚。屢嘗剡奏。願遂假麾。幸沐兪恩。實蘇悼族。方遠禁坐。甫及行期。豈謂過錄。單蹤擢躋。諫列矧茲。言職務進。忠規固當。簡才是爲。稱選而臣。自叨引籍。繼被使煩。顧局事之微。麤嘗修舉。在朝政之大。奚所發明。此或冒居。必干清議。伏望皇帝陛下。睿鑒遐燭。天仁下濟。特追成命。俯矜前懇。令臣止守舊官。許赴舒州本任。則循名責實。諒無假器之言。砥節首公。永效捐軀之報。其閣門所賜告敕。臣未敢祇受。臣無任。

第二狀

右臣奉敕。差知舒州軍州事。尋已朝辭。今準閣門告報。蒙恩授臣右司諫。令受告敕者。臣度才難處。引讓非僞。尚稽兪音。增惕屏軀。竊念臣近以住京歷年。居職無效。族屬所累。俸廩不支。懇上奏函。冀從州任。皇帝陛下。已回睿監。俯遂勤請。庇宗如願。淪髓知榮。不謂恩出非常。任踰其量。驟升諫列。實駭人聞。重念臣久預周行。徒堅素節。曾無讜論。仰助熙辰。罔詳政教之善經。莫究朝廷之大體。遽茲冒寵。孰曰當仁。伏望皇帝陛下。開照微之明。謹失德之舉。追還渥命。簡用真賢。令臣止守舊官。發赴舒州本任。儻或稍甄孤迹。未允外遷。卽乞許臣且奉常參。卻候在京依例差遣。如此則天仁從欲。俾知分以獲安。臣節輸忠。期轉壑而後已。臣無任。

代張若谷密學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觀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任中師器識淵通行能固奉辭臣之職式籌忠規陪書殿之游

素稱儒業。惟是死職之亞。實參司寇之舉。宜擇幹良。以重名器。願回國及之。權擢茲當用之材。臣今舉夫自代。臣無任。

授起居舍人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見右正言直集賢院吳育。學富識精。行醇德茂。陳三道之要。早膺舉首之擢。預七人之聯。益見匪躬之操。惟左右置史之重。有言動必書之法。須才而任。在選宜艱。內度己能。誠知於不逮。外稽公議。必謂於當仁。願回誤恩。以進良士。臣今舉充自代。干冒旒扈。臣無任。

授知制誥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覩尙書刑部郎中直集賢院。權同糾察在京刑獄王崧。識略淹該。藝文宏贍。懷鉛書殿。素高約史之才。典獄都畿。甚著持平之譽。儻進司於名命。必振起於時風。願回誤恩。庶協公議。臣今舉充自代。干冒旒扈。臣無任。

代中書謝歲節御筵狀

右臣等伏蒙聖慈云云者。履歲元之序。方納於春祺。乘機務之閒。俄頒於宴寵。調飪曷裨於宸化。肆筵姑預於朝歡。此蓋幸遇皇帝陛下。恭己凝圖。協時布度。庶官樂職。羣物遂生。贊陽之令。惟行。湛露之恩。遽及。邇聯胥集。頓光蓬華之居。聖澤載滂。益荷雲天之施。惟誓傾輸之報。仰酬臨照之私。

代中書謝皇子降生詩獎諭狀

右臣等伏以靈辰既望。筭律方中。協皇嗣之誕彌。示郊禴之吉應。此迺宗祊錫美。高厚備休。流瑞福於庶邦。衍基圖於萬世。而臣等獲毗隆治。親覩嘉祥。形下俚之音。式宣熙事。冒中宸之覽。徒愧菲才。豈謂天量包荒。詔函加獎。聖言溫麗。日星之象交輝。臣節傾輸。葵藿之心共盡。

進皇子降生詩狀

右臣伏以佳月吉辰。皇嗣降慶。此蓋陛下。寶慈降儉。仁育庶邦。惠澤遠流。天下蒙福。故昊乾顯鑒。宗祏默助。挺生聖子。以示無窮之傳。幅員之間。既抃且舞。臣叨塵詞掖。獲覩盛美。輒忘愚陋。著成五言十二韻。律詩一章。以繼嘉頌之末。

應詔舉王居白堪充選擢任使狀

右臣伏覩都官員外郎知漢州王居白。清德懿行。外溫內方。策名效官。行越二紀。處煩無滯。其用舉事。必協於中。分符遠邦。衆謂沈抑。幸遇朝廷。選材濟治。詔及下臣。願以名聞。足備器使。臣今保舉。堪充選擢。繁難任使。加擢用後。犯正入己。賊臣甘當同罪。

乾元節陳乞姪景淵恩澤狀

右臣親逢盛際。獲預近班。無似之才。久叨寄任。及私之請。尙覲恩榮。適丁誕聖之辰。幸均延世之賞。臣有親姪郊社齋郎景淵。幼親師學。麤稟義方。嘗鳴社之發祥。思亢宗而竊祿。自天之澤。固浹物以無垠。許國之心。在捐軀而竭報。干冒疏戾。臣無任。

移帥陝西緣邊四路謝賜緡錢狀

右臣謬膺朝寄。兼總帥權。多壘未清。茲爲辱命。榮名薦及。能不愧心。惟俟重誅。敢圖蕃錫。豈謂特回睿眷。載惻邊勤。賜以上林之泉。且示中權之寵。無功被賞。誠取厚顏。以死報君。願殫常節。

陳乞姪景先差遣狀

右臣輒傾危懇。仰瀆慈宸。方崇孝以治人。冀推恩而從欲。伏念臣早失父母。鞠於諸兄。官薄家貧。久未遷葬。近年於許州陽翟縣卜得塋地。方圖襄事。適值臣差充陝西經略副使。臣遂奏乞兄璩磨勘改官。後除一京西汝州知縣差遣。就便營葬。後來卻得壽州安豐知縣。臣方欲奏乞改差。又值兄璩身亡。所有葬事。至今無人幹集。臣復任當邊寄。不敢自求私便。今選得來年遷葬。有親姪將作監主簿簽署保靜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景先。到任已及成資。欲望聖慈。特許就移許州簽判。或許州陽翟汝州梁縣知縣差遣一次。寧神宅兆。庶安人子之情。效死疆垂。少報君親之惠。臣無任。

明堂陳乞妻甥杜儀恩澤狀

右臣伏以錯事合官。式昭能饗。均禱率土。咸被霑恩。輒循保任之規。仰瀆睿明之聽。臣有妻甥進士杜儀。幼而志學。長以克家。屬嚴配之展儀。實上下之交福。躬疆場之事。雖莫奉於祭容。念葭莩之親。尙竊援於蔭格。儻特從於人欲。誓力報於君仁。其杜儀仍乞於文資內安排。干冒宸嚴。臣無任。

中書進天章閣觀祖宗御集錫宴詩狀

右臣等伏蒙聖慈召赴天章寶文閣。觀祖宗御集。賜御飛白書。羣玉殿錫宴者。二帝在天。多文垂世。並河洛圖書之奧。極天人精禱之微。皇帝陛下。祇若先猷。祕於內閣。思崇寶訓。親發瑤函。爰命邇臣。獲窺聖作。從容便坐。揮發宸毫。咸有恩頒。又參宴集。實睿聖非常之寵。爲臣鄰莫大之榮。謹各賦成拙詩一首。繕寫進呈。洵瀆天聰。臣等無任。

辭免三司使

臣今月三日。殿直杜慥至。伏蒙聖慈。賜臣詔書一道。令臣交割職分公事。與以次官員訖發來赴闕。臣自違去闕廷。歲且一紀。忽膺節召。獲覩天光。在於臣子之心。固不勝其喜幸。然切聞道路之說。謂朝廷將委臣以主計之任。緣臣向自并門感疾。不堪劇事。得爲鄉郡。實出異恩。到任方及一年。故氣居常發作。百端攻治。終不痊除。臣方欲懇上奏封。願還旄節。冀諧滿任。以保餘生。豈謂朝廷更不體量。驟加進用。臣竊識忠義素不辭難。其如疾病在身。自度不能牽強。臣若弗虞顛踣。苟冒寵榮。將來致誤國家。臣則死有餘責。況臣久叨帥任。徧歷三垂。在兵旅之間。頗知一二。於錢穀之事。實不諳詳。伏望睿仁。鑒此誠悃。別選曉財利有心。晝近臣。使主大計。許臣只授前官禮部侍郎。終此一任。庶茲衰劣。得遂安全。誓竭愚忠。以報洪造。臣見交割職分公事。未敢起發。且在本州聽候朝命。

辭免樞密使

臣近者被召主計。辭不獲請。臣尋離相州。赴闕次。而聞恩制再下。擢領機繁。臣以陛下勤政答天之際。宜

選當世才傑左右聖治臣疾病愚短實不可當此重任已瀝懇附遞陳讓未奉朝旨伏望聖慈念臣衰劣知分早降指揮追寢新命只令臣三司供職臣雖於財利素未諳曉若以忠勤自勵亦冀少充國用臣候到韋城縣以來未敢前去別聽朝命

第二

臣近奉詔赴闕而聞朝廷除臣充三司使臣向日大疾之後精力未復輒敢陳奏辭避續奉朝旨催促臣卽時治行上道又聞降制擢臣爲樞密使緣三司惟治錢穀臣尙恐衰劣墮敗有誤國計今宥密之地天下兵制無不總領邊防處置動繫安危當此之時陛下宜選不世出之才以協中外之望如臣識慮素短又身有宿疹實不可玷冒恩寵已兩次具述誠懇上瀆聖聽乞早賜追寢新命只令臣於三司供職臣雖疲瘵若朝廷責以歲月之效亦望稍給經費未奉俞旨臣夙夜省度誠知大祀俯逼君召不卽奔赴合抵嚴誅然臣本以量力知分求免重任非有抗慢飾詐之心若朝廷以此罪之臣雖就戮實無愧恨臣見到韋城縣必俟可奏方敢前去伏望特回聖意

第三

臣近被召赴闕而聞朝廷委以主計之任臣以宿疹未復懼不克堪尋懇奏辭避續降奉聖旨令依前降詔書疾速發來赴闕臣不敢再瀆天聽方治行在道又聞朝廷擢備樞輔念臣才局素短加之疾病衰耗掌三司錢穀之事尙恐不職有誤國家何況本兵之地事有萬微當水爲大災陛下側身思政訪求讜言

之際宜得非常之才。使與丞弼之臣。交相補助。以圖治安。臣之愚戽。豈能副陛下寵用之意。伏望聖慈。深惟名器之重。不可輕有付與。別選賢傑。總幹機務。令臣只依前命。於三司供職。臣當勉勵疲拙。以濟經用。所貴公議爲允。臣誠羸窳。臣未敢卽入都門。見且在路聽候朝旨。

甲辰冬乞罷相

臣今已三上表乞罷相任。其所敘述。皆出血誠。非是羸厭人言。苟爲禮數。以虛瀆於聖聽。直以充位二府。通及九年。不惟有妨賢傑升進之路。兼臣體有宿疾。中書萬務所會。臣雖夙夜勉強。而近日以來。頓覺衰劇。若不稍遂休息。非久必成沈痼。陛下推仁廣愛。諒極哀憐。欲望聖慈。早俞所請。許知相州。旣殘軀得遂保養。又先塋不失治完。天地大恩。盡死難報。

第二

臣近以三上表乞罷相任。出補外藩。繼蒙批答。未賜俞允。令斷來章者。伏念臣自叨上相。及此桑年。任重才微。心力殫耗。日懼顛覆。不能副中外之望。貽聖哲之憂。況臣周旋省循。頗甚詳熟。雖知明時可戀。厚眷難逢。蓋以識慮已竭。不可得而加筋骸已疲。不可得而強。方今睿明躬政。賢俊滿朝。於臣當去之分。足免餘責。是以願從外補。庶獲安全。重念人臣之事君。其進退用舍。惟上之所令。此於義之常。不容以私而自便也。及遭時遇上。照其至誠。愛之如父母。容之如天地。乃可以述其志而有請於上。當用而用。欲止而止。今陛下愛臣容臣之德。雖天地父母無以過也。是敢昧死陳乞。伏望聖慈深察。哀而許之。臣以方在病告。

不獲一觀清光面陳懼懼及有旨斷章更不敢上表

第三

臣竊上章求退。日俟俞旨。今月十八日。蒙降中使宣諭。令赴中書供職者。臣竊揆聖意。必以臣歷事先朝。輔翼陛下。憐其舊物。未欲遽捐。此雖陛下眷待至深。而於臣之分。誠未爲得。何者。宰相之任。佐陛下統理天下。繫一代治亂。處非其人。則取輕四夷。貽笑千古。寵祿之過。只爲災殃。凡愛臣之道。莫若安之全之。使不至於敗覆而已。今陛下任臣於輔相之首。而歲月久甚。弗與之去。豈安全之道哉。此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者也。兼臣體嬰宿疹。身當重責。憂思之過。有加無瘳。伏遇陛下躬親聽斷以來。凡所處置。皆非臣下愚慮所及。天下聞風。日欽明聖。此乃宗廟垂慶。朝廷無事之時。臣固願暫解劇煩。少休於外。譬之駑馬。平居代勞。猶能勉強。不幸力憊而生疾。則當釋去銜勒。須其可用。若尙以鞭筆臨之。責其遠到。則立見乎不克勝而弊矣。陛下馭臣之道。必不忍其如此。今陛下若矜臣勞舊。賜以安全。暫使臣出守鄉邦。得遂休養。俾駑馬之賤。年歲之間。氣完而力復。陛下再有驅策。庶幾奮然自效。稍備十駕之用。若坐觀其負重力殫。不勝任而死。此衆人所嗟。陛下豈無意而憐之哉。伏望聖慈哀察。早如所請。

第四

臣已三上表章。三具劄子。陳乞免罷。臣誠雖罄。天聽未回。須至重瀝血懇。上干聖聽。臣竊謂陛下畱臣之意有二。而愚臣自謂當去之道有五。臣所謂陛下畱臣而弗許者。不過以臣齷齪自謹。頗歷事任。謂尙可

以驅策之。或則以臣先朝所用。譬之舊物。不忍便令罷去。此乃陛下愛臣之私也。臣所以自謂當去者。蓋本朝以來。祖宗所任上相。山陵事畢。卽多從罷退。考諸國史。固有典常。向者永昭訖役。臣以陛下尙猶服藥。未敢援例求去。此者聖躬康復。親總萬務。此臣之一宜去也。況自陛下獨斷以來。裁決庶政。動中規矩。天下翕然欣戴。中外和肅。雖西邊近有小警。乃狂童跳梁於疆界之外。未足爲患。則臣非避多事而求免。此臣之二宜去也。凡執事之臣。所以輸忠孝。罄才力。以補朝廷之闕。雖臣道之所宜。然亦謂陛下持任人之法於上。蘊知人之明於中。冀卜殊知以伸所用。而臣智慮已竭。久當要任。蔽塞後來升進之路。罪不容戮。此臣之三宜去也。臣以憂勞所積。久成疾疹。疲茶之幹。寢難支持。委之事機。必誤國計。此臣之四宜去也。陛下以天地之量。知臣闕失。眷待愚臣。有異於衆。當此重柄。日覺不任。一貽人言。都喪前效。此臣之五宜去也。臣之所陳。較然易見。冢弼之任。不敢復當。伏望聖慈。早賜許臣外補。除一鄉郡。稍令休息。異時氣體復完。有邊鄙重難任使。臣願盡鴛力。又安敢辭。

第五

臣近三上表及彙具劄子。乞罷相任。出守外藩。伏蒙聖慈。前賜批答。令斷來章。今又疊降詔旨。不允所奏。天眷隆厚。固非愚陋之所克堪。欲報大恩。未知死所。然臣前後所述當去之理。已是罄竭誠懇。若一一又復披敘。恐煩聖聽。臣今再陳大略者。直以備位二府。通及九年。自叨首宰之任。又踰三歲。去年春初。已會上章。乞退便私。值先帝服藥。奄至上僊。陛下嗣承大統。未敢再入文字。遷延至此。況前來呂端。馮拯。乃真

宗仁宗卽位之初。首相也。躋年之後。以疾求罷。皆得如請。蓋是恩恤舊臣。以均勞逸。次則躬政之始。務進賢傑。以示至公之道。臣之所乞。已是過時。況陛下聖斷日新。中外安帖。臣旣才識疏謬。而又體嬰宿疾。若恬然在位。不思引去。乃是不知進退之人。日對清光。豈不羞愧。外見百辟。何施面顏。故懇懇上封。聖意終未開允。夙夜震惕。一身若無所容。伏望天地之造。早賜矜許。以安愚者之分。

乙巳乞罷相

臣今已三上表。干瀆天聽。乞罷相任。出守外藩。蓋臣去年冬初求退之時。曾承面諭。許過仁宗皇帝大祥。再上文字。伏望聖慈。更不降斷章批答。便賜俞旨。則臣免天下公議有妨賢竊位之責。又病軀衰劣。獲休養之便。此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臣雖百殞。何以上報。

乙巳冬乞罷相

臣此者三陳奏牘。求罷政柄。竊蒙詔示。未諒血懇。陛下待臣之厚。可謂非常。而臣省分之深。誠難自己。蓋臣自歷右府。及忝相任。區區無取。忽已十年。以衰病之身。久當天下之責。智慮素短。聰明不強。憂勞攻於中。形骸敝於外。黽勉積日。愈爲物議所輕。故在先朝。已嘗求退。值陛下膺顧命。承大統。當朝廷多故之際。遂不敢輒有陳露。遷延直至去年初冬。陛下躬親萬務。睿斷日新。方敢重瀆天聽。時陛下以尙在諒闇。責臣去不是時。及仁廟終祥。孝嚴奉安禮畢。臣乃敢再申前志。會羌人萌孽。陛下則又以邊事責臣。謂未當去。臣上體聖意。不敢力辭。至於包羞負愧。勉還本職。因得面叩。乞賜許去之期。陛下哀憐。則有過南郊之

諭。臣雖夙夜牽強。終是疲茶。淺覺不能支持。今幸禋祀慶成。邊垂無事。二府所任。皆一時賢傑之臣。臣故於此時。決期聖造。一推從欲之恩。願再守鄉邦。休息殘年。調治宿瘵。使犬馬之軀。稍遂完復。異時再當驅策。庶盡死節。伏望聖慈。早賜矜允。

第二

臣近三上表。一具劄子。乞罷相任。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宣召臣今日入對。又已面罄誠懇。更不敢委曲陳敘。陛下既悉臣之賤言。何惜一賜可詔。使臣出補小邦。稍遂休息。以全陛下天地父母之大恩。臣見伏私第聽命。必期得請。若未降俞旨。須至彙彙。煩瀆聖聽。雖獲竄殛。義無所逃。

第三

臣伏以王者執大信以示下。則號令無敢不從。人臣任至誠而事上。則進退必當其分。臣待罪首宰。內省無狀。故自去年冬初。彙表求退。始陛下未賜開允。次乃許臣過仁廟大祥。再上文字。及今夏復干聖聽。陛下則以西事爲慮。不容力辭。臣不得已。遂敢再叩許去之期。承陛下面諭。候過南郊相度。今郊禮既成矣。邊事既息矣。臣區區二府。將踰十年。可謂妨賢竊位之久矣。大水爲沴。元元失業。臣職在調燮。可以順天戒。而行罰矣。臣加有胷脅之病。乘衰增劇。萬務之重。實難牽勉。故今者昧死拜章。決期引去。陛下忘前所諭旨。屢降詔示。尙無可奏之意。則是大信可以輕失。而凡所號令。下安適從哉。臣既陳可去之理。明白如此。陛下置之。遂不知恥愧。復還重任。則是不能以至誠感動聖念。自乖進退之分。君臣之間。其失兩不細。

豈得不振。而風俗豈得不勸哉。臣無任懇激俟命之至。

第四

臣此者屢干聖聽。求解柄任。其所陳可去之理。意已殫竭。惟陛下深察誠懇。與保全愛惜臣之名節。且令出補鄉郡。調養宿疴。不然則臣至此凡三乞罷去矣。若每次桑上表劄。至於十數。陛下堅不從允。則遂懷慙忍恥。黽勉復位。不惟百辟四方。視臣舉措如此。大爲嗤笑。下至三尺童子。必皆以爲妄僞可鄙也。則臣將何面目當魁柄而輔聖治哉。臣今竄以違忤聖情得罪。受一時之戮。誠不願爲百辟四方。下至三尺童子之所嗤笑鄙薄。以貽不泯之辱也。伏望聖慈哀憐。早賜俞旨。則臣終身幸甚。

第五

臣此者以竊位之久。自處不安。疊上封章。求去重任。伏蒙陛下天地之度。不以桑干聖聽。便賜重戮。昨日又獲面對。細具誠懇披陳。陛下垂察愚言。漸有開可之意。許於內中再加審慮。此乃睿明矜照。使全進退之分。不勝幸甚。臣今乞只守本官。出知相州。旣獲修治先塋。又得保養宿疾。異日陛下別有驅策。臣不以內外之任。期於效死。以報大恩。

丁未春辭免司空兼侍中

臣今觀閣門宣制。伏蒙聖慈。特授臣司空兼侍中。聞命震駭。不知所處。竊念臣塵玷二府。殆將一紀。妨賢

之。久。日。以。盈。滿。爲。懼。故。比。年。以。來。屢。請。退。罷。先。皇。帝。矜。其。懇。切。嘗。諭。以。去。之。期。方。俟。少。閒。再。有。披。露。伏。遇。陛。下。龍。飛。天。位。澤。被。羣。工。臣。昨。日。進。擬。之。閒。已。曾。面。奏。歐。陽。修。以。降。並。遷。一。秩。若。宣。召。學。士。草。制。乞。如。此。例。寵。典。或。過。必。須。煩。瀆。聖。聰。今。乃。以。司。空。侍。中。二。官。併。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來。罕。曾。兼。拜。不。同。門。下。中。書。侍。郎。可。以。并。除。臣。旣。與。邇。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況。陛。下。聽。斷。之。始。當。以。至。公。示。於。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喧。沸。公。議。而。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又。以。面。剖。肝。膈。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祇。受。並。乞。追。寢。欲。望。天。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一。重。兼。前。來。甚。有。貼。麻。改。換。體。例。又。臣。先。臣。已。贈。魏。國。公。臣。亦。願。仍。舊。封。以。爲。嗣。襲。之。光。儻。諒。血。誠。誓。堅。忠。報。

第二

臣。昨。日。以。覃。恩。宣。制。而。臣。特。授。司。空。侍。中。恩。出。非。常。駭。然。不。知。所。措。之。地。蓋。以。三。公。之。崇。與。珥。貂。之。貴。二。者。品。秩。殊。重。自。國。朝。以。來。罕。曾。兼。拜。故。卽。時。面。奏。不。可。當。之。理。退。又。具。劄。子。敷。陳。固。不。敢。盡。冀。追。寢。新。命。只。乞。於。二。官。之。內。許。受。一。重。今。蒙。差。降。中。使。曲。賜。御。札。封。還。所。上。劄。子。令。卽。祇。當。辭。不。可。再。者。聖。語。丁。寧。雖。欲。示。以。殊。禮。愚。臣。內。省。於。義。誠。有。不。安。緣。臣。自。右。僕。射。改。司。空。已。是。超。轉。更。兼。侍。中。卽。從。來。無。有。此。例。又。歐。陽。修。以。降。並。各。遷。秩。一。等。而。臣。獨。進。三。官。輕。重。不。均。胡。顏。自。處。況。陛。下。臨。御。之。始。而。臣。猥。當。首。宰。之。任。不。能。愛。惜。國。體。自。知。涯。分。叨。榮。冒。寵。爲。天。下。之。所。鄙。笑。則。恐。大。累。初。政。無。以。厭。伏。衆。心。此。事。所。繫。不。輕。非。是。爲。辭。免。兼。臣。所。乞。只。封。魏。國。蓋。欲。承。先。臣。之。舊。爲。人。子。之。榮。伏。望。聖。慈。深。察。早。降。俞。旨。下。學。士。院。

第三

臣近以覃恩拜命。內省未安。尋具愚懇上陳。迄今未賜俞旨。早來蒙宣示張方平劄子。伏讀之際。益用惕然。若不再瀆聖聰。實恐未能周悉。蓋方平之說。乃是學士院一面援據。卽不見得中書。始以先帝登極恩例。進呈歐陽修以下並當進秩一等。尋奉詔旨施行。臣繼會面奏。若宜召學士草制。臣與曾公亮等亦乞依此除授寵典。或過必不敢當。次日制下。蒙授臣司空兼侍中。推恩旣異。安敢默默。況仁宗卽位之初。丁謂自司空拜司徒兼侍中。馮拯自左僕射拜司空兼侍中。曹利用自右僕射拜左僕射兼侍中。參知政事任中正等。各遷二官。則是中書此來進擬。本循嘉祐之例。而學士院降制。乃用乾興之比。所以輕重不一。義難祇受。兼臣與曾公亮恩命自亦不同。公亮則止是平遷。較臣則獨爲超拜。若謂王旦、呂夷簡皆自右僕射進拜司空。則並仍兼門下侍郎。不曾更加侍中。且今來慶澤周被。豈當有不均之理。非如王旦等前例。自是特恩優轉。此臣所以揣分知過。焉敢矯爲避免。欲望聖慈深垂矜照。特依前請。下學士院貼麻改正。其所進封。亦乞只用舊國。如此則稍寬愚相之責。不累初政之明。

丁未秋乞罷相

臣近以先帝山陵事畢。回次鞏縣。卽附遞上表。乞解相任。至京。伏蒙聖慈差降中使。賜以批答不允。尋再具表。赴通進司投下。本司稱有聖旨。不許收接。此陛下眷臣之意。可謂厚矣。然臣待罪二府。於茲一紀。徒

任孤直。殊無經濟之略。而復冒脇有疾。積成衰痼。萬微之務。非病力之所克堪。又自有唐至於五代。首相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尙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祔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大祖宗先烈之盛。固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祿位盈極。自近朝已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宰政不舉。謫議日興。事業不著於時。聞望益衰於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爲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兩爲山陵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爲輔臣而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負此四當去。自知甚明。而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伏惟陛下聰明睿智。海內方瞻仰盛德。不可私一不才老病之臣。致犯公議。而失海內之望。臣所以不避鈇鉞。昧萬死固請一郡。少安愚者之分。且使病軀稍諸休息。則陛下天地之造。何以爲報。臣無任祈恩俟命激切之至。

第二

臣近上表。乞解相任。蒙降批答不允。今月十三日。已再具劄子面奏。其所敘當去之理不一。事皆明白可信。非妄言也。必謂陛下哀而憐之。亟如所請。今乃再煩詔諭。殊未開納。臣竊揣陛下之意。不過以臣歷相三朝。攀附二聖。謂雖衰病不職。不可令其遽去。此陛下以爲待臣之意厚。臣愚反以爲薄也。臣請申其前

臣近上表及桑具劄子。乞早罷免。歸伏私第。旦夕以俟。愈旨。昨晚復蒙差降中使宣召。孤誠憂迫。須至重煩聖聽。臣今必當去者。蓋以二府一紀。愚短盡以罄竭。妨賢之久。自顧難安。而又宿疹所嬰。時在假告。職業隳斃。謫議叢起。茲陛下之所稔聞。仁廟英宗山陵。兩塵使領。事訖當罷。故事甚明。此臣所以確然請退。而不可已也。況陛下前賜面諭。已有開許之意。故臣竊舉大槩。更不敢詳陳極論。喋喋於展寧之下。惟幸聖明哀察。早令補外。使人言頓息。賢雋彙升。病軀少休。得全骸骨。乃陛下示公斷而存私恩也。臣不勝區區昧死固請激切之至。

韓魏公集卷之六

奏狀

罷相辭免兩鎮

臣伏蒙聖慈特降制命授臣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充陳州鄧州節度使判相州者臣備位歲久自顧無狀抗章避位屢瀆聖聰而陛下聖監哀憐先賜手詔諭以開許之意臣嘗因奏謝具述臣已忝三公之列不同資秩未崇者罷日則有遷拜乞只守本官補外今既獲典鄉郡已爲罷免之榮而蒙陛下復進官資任兼將相在臣愚短固知不可勝克又況總帥兩鎮恩命非常自本朝以來臣僚未嘗有此除授中外聞聽實爲駭愕臣尋曾面奏罄竭誠懇今來遷秩蓋陛下已示眷遇之異更不敢固辭惟是兼領兩鎮非臣所當伏望陛下上循祖宗舊制深惜國體亟行追寢以安愚分則陛下保全之大賜也

第二

臣此者抗章避位得請鄉邦而蒙陛下更進官資兼領將相之重此人臣之至榮極幸者臣愚自視已不能堪副大恩惟是兩鎮之崇自國朝以來臣僚未嘗并授前面對日已曾罄極開陳退復具劄子辭免伏奉詔諭未賜俞旨夙夜震恐無地所能自容臣豈不知寵命非常特出陛下聖意以示眷臣之禮至隆至厚臣雖百殞何以報陛下不次之遇其如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茲拜臣若於至榮極幸之外復竊

陛下眷禮之厚。踰越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邇臣希望僭忒之源。自臣而始。以致陛下命令爲永久之誤。茲臣之大不忠也。何以勝天下之責哉。欲望聖慈深監血懇。非有緣飾僞妄之辭。持詔有司。貼麻。止除一鎮。則上不墮朝廷典憲之舊。下以安愚臣廉介之守。中外聞聽。孰曰不然。臣必望睿明。早賜開可。免頻冒大戮。干瀆不已。臣無任昧死陳請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竊辭免總帥兩鎮之命。誠已殫盡。日須可報。乃煩再賜詔諭。不允所乞。荷恩量己。終不違安。臣竊觀前世勞舊之臣。人主欲厚其禮遇。始必大推恩賞。及甚知被寵之過。愧而不敢當者。終則矜而許之。是故君臣交美。見稱於後。陛下視唐郭子儀如何人哉。再造唐室。功蓋天下。至除太尉。則以時多奔競。欲身變浮俗。遂懇避不受。後除尙書令。則以太宗昔嘗爲之。又復堅避。代宗皆從而拜。此不亦君臣之交美哉。今臣二府備位。妨賢最久。宰政無狀。苟免大戮而退。陛下卽以陳鄧二節。并以付臣。旣臣僚未嘗除授。所以屢瀆聖聽。不敢爲僭倖之始。且臣之望子儀。固霄壤之相邈。不當輕引以爲據。然輒舉此而爲陛下言者。兩鎮非常之命。切於辭而得請也。伏望陛下以堯舜聰明之聖。下照愚陋。早降睿旨。改除一鎮。以成微臣斷斷一介之志。則陛下從人之美。固光耀古今矣。臣無任昧死陳請激切之至。

第四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友詢。傳宣男忠彥。已依所乞令試。所有恩命及第宅。更不許辭免。令早入謝者。

承命感栗。未知所報。辭第之請。臣方欲再瀆聖聽。今更不敢繼入文字。卽具表稱謝。次其兩鎮之命。緣自國朝以來。臣僚未嘗除授。臣已三上劄子辭避。前面對日。亦曾懇敘不敢當之理。日望特賜俞允。且臣今來獲解柄任。既得出補鄉郡。陛下乃命兼領將相。寵進官秩。長男得試館職。次男遷官。而又有甲第之賜。自近世以來。宰相罷去。未有如臣之恩禮優異者。陛下待臣可謂至矣。臣上體陛下眷遇之意。已俱不敢再三避免。惟兩鎮之命。伏望聖明察臣於義實不可當。非是過爲矯飾。早降睿旨。改除一鎮。兼自來甚有貼麻體例。臣謹伏私第哀祈激切之至。

辭避賜第

臣伏蒙聖慈。特差句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見住居第者。臣待罪歲久。此幸得請補外。聖眷推恩。已極優異。惟賜第之寵。在臣更難克當。況自來政府臣僚。在京儻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茲乃常事。若臣獨被恩賜。豈得自安。欲望特回聖念。亟賜寢罷。寒儒之分。稍獲寧處。

第二

臣近蒙聖慈。差句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見住居宅。臣尋具劄子上奏。辭不敢當。竊聞已降敕付閣門。據見賃官宅閒數。賜臣者。臣塵汙冢輔。苟免罪黜。既得出補鄉郡。而陛下推恩太過。臣已不能勝荷。今復錫以居第。重出意外。臣豈不知陛下眷禮之厚。固不易得。然輔臣出入。乃朝廷常事。若陛下以臣之故。一開此例。恐非經久之便。臣所以規規不已。願賜寢罷者。非自飾潔廉以欺罔陛下。蓋慮及此。伏望睿

明垂察。亟如所請。庶上全國體。而臣免負稠重叨冒之愧。

乞男忠彥召試中等與館職

臣竊聞已有聖旨。臣長男忠彥特與館職。臣此來忝冒之過。夙夕未知所處。而陛下加意眷臣。又復恩及子舍。可謂殊常而絕異矣。臣欲罄寫肝膈。必期寢罷。慮陛下方推厚禮。不得悉如所乞。然在理當請。須合陳露。伏觀前朝輔臣子弟。有得預館殿之職者。必先召試中等。然後推恩。男忠彥欲望聖慈。特令學士院校試。依試到等第施行。或不中程。卽如常例。旣免濫廁美職。又協朝廷舊規。老臣僥榮太至。日自羞愧。

永興軍乞移鄉郡

臣遐瀝血誠。上干聖聽。必祈矜允。敢道竄誅。伏念臣遭會三朝。玷塵冢輔。十年備位。無補國家。而復宿疹嬰纏。寢成衰憊。丞弼之重。不可冒居。是以忝上奏封。請避賢路。陛下察其至懇。卹以久勤。特推異恩。使爲郡於鄉里。不謂邊臣輕動。覺起綏城。陛下以西顧之憂。乃改授臣以陝右總帥之任。數加惇諭。義難以辭。臣自赴職以來。夙夜傾竭。冀有以副陛下委注之意。而幸天嫉狂孽。諒祚遽然。自亡嗣童。哀訴情實。效順今。其使辭宗道等。齋表再至。朝廷已差韓縝。劉航。赴延州與議。凡有處置。盡以成算付之。況西界饑喪。相繼窘困。方甚。今急來送款。其情可見。朝廷所命。必皆一一承稟。疆候平謐。指日可期。重念臣入夏以來。腹疾頻作。牽連故疾。益以虛悴。雖加藥艾。尚不支持。兼臣陛辭之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寧。卽令臣卻知相州。陛下欲全舊恩。必猶記此處分。且臣昨罷宰柄。本覲稍均勞逸。當朝廷急難之際。臣安敢更避煩重。今

羌醜屈伏。將容復好。亦是朝廷許臣老病少求休息之時。伏望聖慈早降俞旨。俾臣還守相州舊任。犬馬之賤。既獲養於餘生。天地之仁。固難酬於茂育。臣無任哀祈。俟命激切之至。

第二

臣再傾悃。仰叩睿明。天地之仁。必從所欲。竊念臣自去年秋厚陵終事。卽連上章乞還宰柄。不惟以丞弼之任。久愧妨賢。亦自顧疾病之軀。稍期均逸。陛下照其誠實。假以恩榮。命守鄉邦。以安衰茶。不謂赴任有日。驟然易此帥權。當是時。陛下宵旰憂邊。而臣以忠義內激。不敢苟避。慨然西來。強率昏疲。以答信任。若狡羌肆孽未已。臣固願以死自效。今虜雖歸款。朝廷已議開納。使人在境。疆候卽寧。乃陛下全舊恩。矜老臣。復許其息肩養疾之時也。兼臣自五月後來。一向藏府不調。故疾相參。困劣殊甚。軍書民務。動致滯留。所以瀝懇訴天。願還相州舊任。少諧頤攝。實荷生成。伏望聖慈。便賜開允指揮。更免彛彛干犯宸聽。臣不勝朝夕俟命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陳乞還守相州舊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愚誠已竭。必覬矜從。天聽未回。惟知泣訴。伏念臣稟賦愚樸。既老且病。此當帥職。誠出勉強。若邊烽尙警。敢不以死而扞寇讎。及羌嗣已馴。亦願養痾而存視息。而陛下諭臣以會渠嚮順。備豫於暇時。況今廊延等四路帥臣。皆是朝廷極選。委以經畫。則地近易爲處置。臣昨來叨領一道兵寄。蓋緣事出權宜。疆候卽寧。理當廢罷。兼臣自入仲夏。便苦積疹淹延。氣體

久虛頓覺不任劇事。且犬馬有疾，猶能極聲長鳴，顧望主恩，幸一寬其守禦代勞之事。今臣羸憊如此，不勝犬馬顧望之情。陛下豈不念之哉？欲望聖慈，更不賜詔答，便降俞旨，令臣還守相州舊任，免填溝壑。上累至仁，臣無任朝夕俟命哀祈激切之至。

第四

臣三上表，奏乞還守相州，一奉詔答，未蒙賜可。豈禮數未盡，更俟哀祈，抑愚言甚微，不足感動，徊惶忱迫，弗知所從。臣伏聞匹夫之有疾病勞苦，必呼天以自聲者，安知天之必聽也。其意以謂洞然在上，而臨己無所閔隔，苟呼之無有不徹而應者也。若臣脫宰柄之重，而就總帥之劇，方疆場有警，豈敢以勞苦辭。今羌酋既順，而宿疹乘臣，乃臣疾痛自呼之時也。伏況事平之後，許還舊任，大哉聖諭，猶在臣耳。豈同夫高天邈然，不可知其聽否也。凡臣聲其區區切到之懇於陛下，至於三矣。而陛下不卽垂聽，使臣抱匹夫之疾，而呼猶未已。陛下寧不矜憐之，伏望聖慈，察臣所陳，不是矯妄，乃職局當罷衰病可去之時，俾還鄉郡，獲養舊疴，物性既安於所宜，君言亦踐於無戲，天地恩施，糜軀曷酬。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震惶之至。

第五

臣今月十二日，男祕書丞充祕閣校理忠彥齋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上劄子，乞還守相州舊任，不允者，一夫不安其所，尚軫睿慈。老臣之訴以誠，豈無思惻。從而後已，罪敢逃誅。今詔旨諭臣，特以羌變難知，邊備宜謹，責臣預慮，未容辭疾以去。臣復思之，戎心雖未易保，然使人繼至朝廷，將許其納款，非如

臣準樞密院相繼遞到詔書二道。伏蒙聖慈。以臣叅上劄子。乞還守相州不允者。呼天以訴。雖若未聞。惟疾自量。固難中止。緣茲得罪。是亦甘心。竊念臣昨罷冢司。獲叨鄉守。誠知過幸。蓋本均勞。自西事暴興。遽然易此帥任。臣不敢輒辭老朽。義當奔赴急難。自到任以來。夙夜經營。卒無明效。加以寵榮之過。災釁自生。疾病嬰纏。殆涉時序。近雖稍能牽強。其如精識頓衰。總制大權。顧尅瘵者。豈容冒處。況夏人至延州。請命議事多日。朝廷處置大得其宜。聞已許宗道暫還諒。旬浹之間。必再齋誓表過界。則長安開府。理當先罷。以釋戎心之疑。其向去備豫之方。不過浚葺城池。繕完兵械。訓練軍馬。審探事宜。此乃諸路帥臣本職當行之事。至於將佐官屬。亦悉能選擇保薦。又凡事自皆直稟朝廷。則臣之在雍。不同用兵之時。或有施爲。朝廷若且要存此虛名。卽何人不能勝任。故臣當此之際。謂陛下可以畱念舊物。少垂寬假之恩。伏望矜宿疹之已深。信德音之前諭。俾臣亟還本郡。少息昏疲。則臣餘生。乃陛下所賜。此身未殞。圖報可知。臣無任孤誠懇切瞻望哀祈之至。

第八

臣男祕書丞充祕閣校理忠彥至。伏蒙聖慈。特賜傳宣撫諭。以臣疾病。令更自將理。所乞相州。爲西事未了。不令更入文字者。陛下遇臣。乃隆於父母之愛。惟臣訴上。亦思盡螻蟻之誠。感泣以言。聖明當諒。伏念臣進以孤直。不立朋援。惟知忠義。是爲報國。故當艱難險阻之事。未嘗輒有辭避。向在兩府。通及一十二年。雖身有宿疹。每遇夏秋。復多爲脾泄所苦。然在假告。近或三四日。遠亦不曾出旬。則能出赴朝參。不妨

職事今臣已六十一歲。涉歷憂患。固多氣血日衰。不能勝任。疾病自入。夏來癘府。復泄脅氣。乘虛動作。連月餘日。全然妨廢視事。近雖勉強而出。頓覺昏疲。惟是肌骸止存皮骨。臣因自忖度。若疆事未息。且盡此殘喘枝梧。尚恐有誤國家。無益大計。況今羌難送款遣使。再叩延安。朝廷已遣韓縝等與義始。雖少有違異。終必俯伏從命。臣故於此時。深望陛下念臣攀附二聖。蠲竭忠力。特垂舊恩。許臣還守鄉邦。少遂休養。況盛時難遇。真主難逢。猶幸一二年間。氣體稍完。復思展效。不忍默默。甘與犬馬同盡。陛下若謂事平之後。尚須處置。緣今四路帥臣所治。皆接西人境界。百聞不如一見。終是易爲經營。永興去諸路各一十餘程。邊事既難遙度。不免卻牒本路詳酌。只是空費文字往還。其實何益。又慶歷中。與契丹再議通好之後。富弼自樞密副使。曾出於河北宣撫。及元昊將許封冊。是時臣充樞密副使。范仲淹充參知政事。亦曾相繼出往陝西河東宣撫。今朝廷將容西人請命。若遣二府大臣一起西邊經制。事既目覩。則朝廷易爲聽從。何必責臣久病精神。竭耗之餘。謂可倚任。其敗事必矣。今臣男忠彥回闕。敢附此血懇。重干宸聽。伏望天地之造。早允前請。臣不勝孤誠迫切哀祈俟命之至。

修仁宗實錄畢乞不推恩

臣昨奉敕提舉編修仁宗皇帝實錄。近已了畢。見鈔錄進呈次。臣竊以仁宗臨御天下四十二年。其閒事迹至多。兼自前有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并日歷所。各積壓下十餘年文字。未曾編修。昨來遂旋伺候了當。方行撰次。及散下諸路取索臣僚墓誌行狀。多以年紀之遠。難於尋究。以至經歷年歲。若非修撰官王珪

等與檢討官員多方檢證。殫極聞見。究心纂集。則不能成此大典。使煥然詳備。臣雖有提舉之名。緣補外已久。未嘗少施分寸之力。竊見宰臣李沆呂夷簡曾提舉編修太宗實錄及三朝國史。並曾陳請書成。更不推恩。皆蒙朝廷俞允。兼臣昨赴陝西日。已曾面奏將來書成。乞依李沆呂夷簡之例。亦蒙恩許。欲望聖慈。只以修撰官王珪以下。有彙年編削之勞。各賜優加賞典。臣守藩在外。但有提舉名目。殊無他效。許從李沆呂夷簡之例施行。若朝廷將來誤有推恩。臣至時必不避干瀆。睿聽。懇以死請。得如奏而後已。

辭免河北四路安撫使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劉有方齋手詔賜臣。以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潰決。里民流離。且大名爲天下襟喉之地。將以授臣。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撫使。及有方口傳宣旨。亦如詔意者。惟君使臣。當卽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爲諭者。此乃陛下加禮老臣。過示仁卹。且慮犬馬之誠。或有所蘊。庶幾得以自達也。幸甚幸甚。竊念臣昨以夏秋久疾。不能當西帥之重。彙具奏牘。披瀝血懇。方得還守鄉郡。陛見之日。陛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故許臣亟赴本任。臣今藏府雖稍寧息。然肌骸依舊虛劣。近復氣攻左臂。舉動頗艱。神識眊然。飲食殊減。見多方調理。未得痊平。況到任未及百日。方諧保養。若遽然又當煩重。則臣衰老如此。精力有限。雖欲繼之以死。實恐有誤國家。惟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若容臣更養疾三五月間。俾其氣體漸完。始降成命。則臣奉承聖寄。或可勉強。臣又念昨在陝西。當羌人絕好邊鄙用兵之際。凡有處置。朝廷尚勸加沮詰。不甚應副。孤危自覲。無所施設。賴陛下聖明垂照。方獲善退。此來河朔地震水災之後。生民出

爲消伏之策。至於朝廷合與應副之事。若復似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則陛下雖得命世大賢。使當此任。料亦不能少濟。矧臣素稟愚樸。何以勝其大責哉。惟陛下深監前事。無俾老臣重居有過之地。兼河北定州真定府瀛州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凡百耳目相接。易爲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撫使。以總之。則恐徒翻空文。使逐處愈難承稟。故昔日程琳陳執中。知其無益。並曾辭免。此當大名一路。朝廷悉從其請。如陛下俟臣稍康。必徙臣於北都。臣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例。只充一路安撫。所貴事不務於虛名。職可修於實效。臣無任感恩望聖。激切哀祈之至。

第二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舜舉齋賜臣詔敕。及傳宣撫問。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者。臣衰病餘生。賴陛下大恩。得假守鄉里。以遂調養。甫及百日。殊未補復。而陛下以北道繼有地震水災之患。不以臣無狀。付此重寄。臣上體聖意。丁寧訓諭。當強率疲劣。不敢再有訴免。然前者劉有方回。臣已附奏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惟朝廷謹擇帥臣。使得專制。則事皆耳目相接。易爲裁處。故昔日程琳陳執中。任大名府。亦曾差充河北路安撫使。尋各以此辭避。遂只當大名一路。若將來徙臣北京。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之例。臣今卻授敕充河北一路安撫。且臣昨所陳請。蓋欲朝廷不崇虛名。使逐路各展實效。庶幾不誤朝廷處置。兼臣自去年疾病之後。精神頓覺減耗。不類日前。若忝竊權任。不自量力。卻致曠

臣伏蒙聖慈。以臣陳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特賜詔書不允者。愚衷所訴。蓋居職之匪安。聖意未愈。敢貪權而遂默。竊以臣前年冬奉敕就差判大名府兼河北路安撫使。其時當地震水災之後。民流失業。臣猶以爲定州眞定府高陽關路。各有帥臣。自可撫綏所部。若更置河北路安撫使。則徒翻空文。使列郡愈難承稟。凡三會具此奏免。卽非今日始有辭避。況河朔自去年以來。繼獲豐稔。編戶安復。逐路守帥。皆得時才經畫。邊垂安靜。臣於此時。尤不當冒處茲職。不惟陳執中程琳前有成例。請更以近事明之。昨西邊以綏城釁作。朝廷命臣判永興軍府兼陝西經略安撫使。後以羌難請命。事宜漸息。臣以久病移去。朝廷遂只差錢明逸充永興軍一路安撫使。其廊延環慶秦鳳路帥臣。得以各修職事。至此有何妨闕。兼臣向以多疾。獲罷宰任。本冀稍休僻郡。以養殘軀。不意連當事至繁責至重之處。故臣宿疾之作。無暇攝治。纏綿叅歲。肌骸益以尙瘠。職慮益以昏耗。幸此無事之際。誠望陛下垂惻老臣。驚蹇力殫。使少寬負載之勞。特降指揮。令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不獨國家因事處置。不失其當。而於愚臣以義去就。亦安其分。

北京乞就移徐州

臣直寫危情。冒聞茲聽。願加憐於老疾。俾稍就於安全。竊念臣自治平四年秋。懇罷冢司。請從外補。不獨以素餐之久。大懼滿盈。蓋復以宿疹所嬰。庶諸治攝。陛下照其誠實。卽賜矜允。不意西垂騷動。北道震災。繼督尙疲。使當重責。義難辭避。力竭虛辱。及此三年。偶逃曠失。始命許均勞逸。而於今尙困劇煩。加以臣

連歲以來。入夏之後。脾胃疾作。泄注不止。精神益耗。皮骨僅存。深虞漸向暑炎。其勢愈加平昔。向遇朝廷急難之際。臣敢不效死而前。此幸一路豐穰。兵民安帖。狄人敦好。邊候晏然。是陛下可以垂軫。舊老少容休息之時也。近雖蒙詔旨。得解三路安撫之職。然大名當國北門之衝。事實不少。固非養疾之地。伏望聖慈。特回天地之造。就移臣徐州一任。以其地偏事簡。漸得訪求醫藥。安心調餌。三二年閒。猶覩殘軀粗遂平適。芻蒲柳之質。未至極衰。然犬馬之誠。尙期有報。

第二

臣近以連歲以來。夏秋多病。今一路無事。乞就移徐州。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尙疲所訴。莫匪至誠。眷諭有加。未垂恩可。重茲哀叩。必覬矜從。竊念臣歷輔三朝。惟殫一節。以孤忠而自進。承彞聖之誤。知向以備位冢司。久妨賢路。懇求補外。以治宿疴。陛下始命均逸鄉邦。而亟使當西北繁重之任。臣雖衰朽。尙且力自牽勉。以副陛下宵旰之憂。今幸北道歲豐。兵農安謐。而臣積年抱疾。根本日深。每至夏秋。則其勢增劇。大名衝會之地。其實不能支持。譬夫馬牛。已竭力耕代勞之用。老且病矣。而尙且暮驅之。不使休息。則恐有傷豢育之恩。不得無將死溝壑之歎也。欲望睿仁加惻。早賜就移臣徐州一任。俾羸鷺之質。稍從芻秣之便。歲月差久。膚革粗完。則其區區報主之心。固不敢忘。

第三

臣伏蒙聖慈。以臣再乞就移徐州。特賜詔書不允者。臣竊以被疾而辭劇。人臣量力而知退也。推恩以從。

欲聖主察誠而貴恕也。故量其力當退而不退。則必速貪權之禍。察其誠當恕而不恕。則有傷御下之仁。茲臣所以不避重誅。固以誠請至於再三者。惟陛下下察而恕之。不傷至仁。使免趨於禍敗也。重念臣犬馬之疾。畱伏胷脅。積成大孽。根柢已深。加以仍歲以來。脾胃頓弱。自夏涉秋。泄注不止。精力耗劣。不能自持。向遇朝廷有急難驅策。尙且勉強承命。然責任既重。思慮益勞。宿疹因而乘之。內戕日甚。今幸一方安帖。農畝屢登。至於邊垂。寂無警候。陛下不於此時容一久病老臣。俾脫去銜要。付之事簡之地。稍從治養。必俟其膏肓之釁。危不可解。填棄溝壑。期在旦暮。然後憐其所訴。蓋無及矣。欲望陛下矜臣迫切之懇。謂非矯妄。早降睿旨。許從前請。儻螻螻之命。知可保於餘生。則天地之恩。固不忘於再造。

第四

臣近三上章。乞就移徐州。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供奉官。句當御藥院李舜舉。齎賜詔書。不允所乞者。恩禮之重。非衰朽之所克勝。睿訓矜存。感深以泣。固當上稟聖諭。以免一時違忤之罪。然於去就之分。理有未安。君父至仁。而懷情不盡。亦豈免異日墮敗之誅。何者。蓋自北道地震水災。民流去貫。方朝廷以四路綏御之柄。全以屬臣。當此之時。臣勢有可辭。而不以爲辭。今災震既息。流徙既復。民和歲穰。幾至無事。而又去三路之煩。而就一道之簡。可以無辭矣。而辭之。由外而觀。臣則有若所指倒錯。而圖安已甚。在臣自省。則以爲前日之不辭者。力猶可勉。今日之必辭者。疲不任劇。而猶貪冒權任。勢將顛踣。則上不能勤宣陛下利澤。下不能深究兵民疾苦。中不能完養老臣久衰之氣。是朝廷重易臣一州。而俾臣負三不能之患。

恐非陛下所以厚仁恩、念舊物之本意也。臣識具材術、固無是過人、如天性所得之多、而私心自信之篤者、惟至誠樸忠爾。今臣以樸愚之誠叩陛下、儻陛下垂聽而哀憐之、使養疾僻州、避遠要劇、物性得所、則疾平可望、兼臣尚有餘懇、謹附李舜舉、面奏孤危之迹、夙夜彷徨、幸陛下早賜安全、則天地之恩、臣雖九殞、不能上報。

韓魏公集卷之七

奏狀

到魏二年乞移邢相州

臣竊以事君無隱。懇必期仲。陳力不能。病焉難強。此傾危惴。諒惻聖衷。伏念臣自解冢司。繼膺重寄。勉當西北之事。羸殫夙夜之勤。而臣稟氣早衰。連年被疾。夏秋之際。未嘗少寧。腹脅之間。積成深患。以至精神日耗。皮骨僅存。大名當北道之衝。庶務尤劇。比牽昏拙。幸及再朞。雖思矍鑠。以自持。實覺尪疲之不逮。欲望聖慈。特矜老舊。曲賜保全。就移臣邢相一郡。稍畱歲月。訪求醫藥。苟未殞於餘生。補報國家。冀少施於異日。

第二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乞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以疾辭煩。此固人臣之分。推恩從欲。未回君父之慈。重剖孤誠。必期可報。竊念臣早以非才多病。獲解近司。本圖均逸。而少休。俄歎服勞之不暇。方辭西帥。又易北都。事務益叢。寄責愈重。臣若犬馬之軀。羸健。蒲柳之質。未衰。猶當策勵。尪孱。補報萬一。其如宿痾。寢劇。糸歲莫瘳。脾胃久虛。而易傷。形骸至悴。而不復。精神殆竭。瞻視日昏。況當一道之會衝。固已二年之牽強。苟覆盆之照終吝。則填壑之先可悲。伏望陛下少思簪履之微。特回天地之造。

矜此肺肝之上訴。出於筋力之不支。早賜俞音。俾遂前請。儻被再生之施。惟堅效死之心。

第三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葺。兩具劄子。奏乞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嬰久疾。訴於其親。未有不哀而憐之者。故雖有煩重之事。則不忍勞之。懼其疾之增也。苟有求治養之便。則俯而從之。庶其體之安也。必俟疾愈。然後責以幹蠱克家之道。未有不竭力盡志以報其親者也。臣衰拙無狀。過膺重委。不幸得疾淹久。逮此彙歲。北郡衝會之地。任越再葺。心力耗殫。自顧不可勉強。仰而訴於陛下。再三矣。螻蟻之誠。不能感動仁聖。是將填棄溝壑。無有生理。恐傷君父所以垂恤。臣子之意。伏望陛下稍念舊物。早賜哀憐。特降俞旨。就移臣邢相一郡。使久病之軀。既免嬰煩重之事。又得從治養之便。若犬馬之疾。漸獲平愈。則豈敢惜草芥之命。忘報大恩。

第四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葺。兩曾奏乞就移邢相一郡。至此多日。未奉俞旨。今卻聞有加恩再任之命。夙夜震駭。益無容處之地。竊念臣彙歲以來。宿疹加劇。北門衝會之地。自顧不能牽強。所以殫竭誠懇。謂能感動仁聖。陛下若以臣所陳謬妄。意在邀勒。朝廷則當明加寬宥。以誠不忠。儻以臣犬馬多疾。衆所共知。君父之慈。理當垂卹。卽望早賜檢會。臣彙奏。就移邢相一郡。漸冀調養。以全衰朽。風聞果實。決不敢當。

北京辭免加節再任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葦三會奏乞就移邢相一郡今月二十二日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御藥院劉有方齋到敕告各一道伏蒙聖慈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判大名府者復司筦鑰仍換節旄恩與願違敢畢愚懇伏念臣久勞多病日瘁一日而猶遲徊強勉不敢亟去甫及二歲然後決請於朝廷者重辭陛下北顧之託冀閱其日月之久而筋力不支然後有可從之理今乃蒙改恩遣使再委重寄丁寧賜諭不許訴免上心圖舊可謂隆厚矣在臣愚分益以難處且前日之所以辭是力不勝劇也若今日之所以受是有邀而後得也名爲辭劇而實若邀而得之此豈事君之道而非臣之素守也陛下卽哀臣旣憊不忍遂廢猶如臣前請俾顯醫藥心休體佚自有生意犬馬未弊尙效餘力矧北門衝會非養痾之地儻再勞歲月或殘軀不保是寵之適足以害之也恐非陛下所以愛老臣之意伏望特回鑒照曲全衰朽早賜就移臣邢相一郡使便調養形骸雖荼苟完得之有時溝壑未填免哀憐之已晚罄輸血懇決俟矜從所有敕告不敢祇受臣已牒北京權送左藏庫收掌聽候朝旨

第二

臣近上章辭免加恩再任乞如前請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君命雖嚴臣誠當審有不敢免勢難復陳其合必辭輒罄愚說伏念臣自解政柄曾不得少均勞逸連當西北重寄首尾五年今守鄴郡幸越再歲久疾衰憊日不能支所以力匄閒州稍圖治養陛下不以驚蹇疲頓謂可勝任一遣使指三降詔諭丁寧開曉欲其必從臣竊思之臣老病加劇屢以誠訴陛下未加軫惻且使再司甕鑰不過勉強

願踏。負愧猶淺。若加恩換節。則理不可當。蓋臣之委質。惟上所使。豈有先推寵典。然後期以受命。事君若此。臣獨胡顏。況臣名品已重。分量已溢。辭隆戒滿。尚恐招悔。更茲叨竊。其實難處。臣所以義當堅避。必得請而後已也。伏望陛下俯回鑒照。特追新渥。許仍舊節。俾之再任。徇一夫必至之懇。全老臣自處之分。免墮素節。期報大恩。

第三

臣近再上劄子。辭免恩命。乞仍舊節。俾之再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血懇已殫。宸慈未諒。敢冒誅竄。終期開允。竊念臣本以嬰纏久疾。不堪劇事。幸茲再歲。輒以誠請。覬得閒僻之地。少安衰朽。天高聽遠。不能感動。而乃特加恩典。委以再任。臣既屢辭不獲。更不敢以病軀自顧。願效犬馬。雖卒致僵仆。無所憾矣。亦望陛下推父母之愛。委曲全護。無使臣盡瘁許國。而晚涉邀寵之迹。亟追換節之命。不爲收汗之難。則授受之間。上下兩得。此聖詔所謂君使臣以禮。而臣事君以忠也。

謝令男忠彥撫諭

臣今月二十三日。男忠彥奉使契丹過府。具道朝辭日。面奉聖旨。令到北京。特加撫諭。臣老拙無狀。日極衰疲。惟懼曠墮。有孤寄任。豈意陛下不遺舊物。尚賜記存。兼臣男忠彥才不過人。歷事尚淺。亟被選擇。將幣虜境。往來由臣治所。衆論以爲至榮。父子遭會聖明。優異如此。惟堅忠孝之大節。少酬天地之殊私。臣無任。

到魏三年乞納節移邢相

臣近兩上表。乞還旄節。就移邢相一郡。再煩詔諭。未賜恩允。豈螻蟻之懇。不足以感動天聽邪。將陛下以臣所陳矯妄。苟避煩劇之任邪。夙夜震恐。愈不能安。是敢仰冒重誅。復罄其說。竊念臣素有宿疹。結伏脅下。加以藏府。桑歲未嘗調適。當氣血未衰之時。頻以藥石攻治。猶可枝梧。今年老體虛。飲食減退。故疾勢乘此。有加無瘳。近復流注手足。時發攣痛。臣之此患。衆所共知。非敢造作。上罔君父。大名當北門衝會。事務喧冗。殊無頃刻之暇。以自調養。況勉率疲悴。已過三年。臣又聞天道抑高。神理害盈。而臣坐尸厚祿。無補聖時。宜貽身災。以示陰譴。陛下若於此時。許臣辭將相之重。改邢相一州。使得親近醫藥。少追滿盈之罰。則餘生再造。在陛下今日一言也。伏望不賜詔答。早降兪命。免臣哀訴不已。益重干黷之罪。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

第二

臣近三上表。願納旄節。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臣竊以父母之視其子。惟疾則爲憂。臣子之事於君。不能而後已。今大名當衝會之地。事務至繁。復兼一路安撫之任。而臣抱疾。桑年積成沈痼。以至形骸尪瘠。精神耗瘁。幸而罄此驚劣。已越二年。自度殘軀。更難勉強。所以屢傾悃。上叩仁聖。願解將相之重。易處閒郡。少期休息。以便醫藥。而天高聽遠。尙未有惻然開允之意。則是子疾已甚。而父母不爲之恤。臣力不逮。而君上不容其退。非填棄於溝壑。則蒙被於罪誅。必然之理也。不勝夙夜危迫之誠。伏

望陛下推父母憂疾之心。察臣子知止之分。更不賜以詔答。早降俞旨。螻螻微命。庶幾保全。天地大恩。如何報塞。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四上表。以連年被疾。不堪劇事。願還旄節。就改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答。不允。臣便合仰遵訓諭。勉效所職。然遇陛下。不遺舊老。恩卹素隆。故敢不避重誅。復得申其悃悞。竊念臣犬馬之齒。今已六十有五。前去七十。止有五年。而宿疹日深。困劣殊甚。桑榆之景。指刻頽落。北都臨控衝要。牽強朽拙。已踰考績之期。所以屢剖血誠。冀得一閒僻之地。治養殘骸。不使紛冗之務。日夕攻戕。枉殄生理。則螻螻微命。陛下之再生也。若陛下以未至僵仆。不容量力。直俟驚蹇。委棄於溝壑之下。始加憐惻。蓋無及矣。伏望稍回聖意。早俞前請。辭意重複。瀆過再三。未賜矜從。終難自己。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

第四

臣伏奉詔書。以臣久病。乞納節換郡。螻螻之懇。未垂矜照。竊念臣之積疹。稔在睿聽。至蒙遣使。近賜傳問。謹因其復命。輒再具劄子附聞。若其自當要劇。實滿三年。衰病之軀。不能勉強。固已詳陳之矣。陛下仁性堯舜。一塵省覽。雖北道獨臣可倚。猶將哀憐而聽其去。矧方今耆哲俊德。任於外者不一。皆可擢以代臣。有足寬陛下北顧之慮。何特強尅劣不堪之餘哉。竊疑前奏。未獲上達。故有今語。伏望陛下天地父母。涵養愛卹。察臣前陳危悃。許移邢相一郡。臣之餘生殘質。可保與否。繫陛下今日德音。一發爾。雖然。臣決知

不德。臣於不可保之地也。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

第五

臣近彙上表。以久疾不堪劇事。到任已越二年。懇還將相之印。庶就閒州。少安瘁質。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仍斷來章者。此見陛下眷倚之意。至隆至厚。自顧犬馬。何以爲報。然臣孤誠迫切。所訴已煩。竊惟睿明。無幽不燭。而獨臣有若未照者。所以不避蕭斧之戮。復此披露。伏念臣早辭宰任。得從外補。本覬少均勞逸。而迄今首尾六年。連處西北要劇之地。寄責殊重。憂勞日深。宿疹乘之。未嘗少寧。適幸而大名之任。已越三朞。方朝廷進擢羣材。日新百度之際。當得精敏明健之臣。推行恩詔。以濟治功。而臣疾病彙年。心力殫耗。衆務叢委。動覺不能勉強。儻陛下此時。俾臣還上旄節。改守邢相一郡。庶可以親近醫藥。完養衰殘。歲年之間。或能再備驅策。必若不矜老朽。未許息肩。雖勾請頻仍。一切不回天聽。俟其職事墮敗。昏謬有迹。監司明糾。朝議公行。陛下雖欲救臣。不可及也。上以損陛下不忘舊臣之惠。下以喪愚臣知止易退之節。始終之義。恐非兩得。況聖詔謂久勞者當處以逸。陛下既知馭臣之道。理當然矣。豈忍不少假老臣螻螻之命。踐而行之哉。伏望深垂軫察。檢會臣彙奏。早降俞旨。施行。臣以有旨斷章。更不敢上表。

第六

臣近以犬馬多病。不堪劇事。願納旄節。改治假郡。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供奉官李憲。齋賜詔書湯藥。曲加撫諭。矜臣臂痛發作。如要醫官陳易簡。可卽奏來。不令再上文字者。此見陛下覆育之意。過於天地。隆於

父母感極以泣。未知所報。然臣有危切之懇。因得冒聞聖聽。竊念臣稟氣素劣。宿疹已深。藏府桑年。未嘗寧適。縱煩國醫診視。且非急遽可治之疾。若得於事少地偏之處。以歲月調養。猶有痊復之望。今大名并廢。外向一十五縣。民務至冗。河防多慮。使傳交馳。而臣以衰病之軀。當此煩重。故形骸日悴。精力俱竭。況茲勉強。實滿三年。此時陛下若不特加恩惻。俾遂息肩。則填棄溝壑。指期可俟。伏望睿明深察。早俞前請。許臣只守本官。就移邢相一郡。免罹陰譴。盡荷聖仁。

第七

臣近上劄子。以桑上表。願還將相之印。庶就閒州。少安瘁質。乞早降俞旨。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驚力不任。終歸弊跡。危誠屢瀆。亦速竄誅。惟等死以難逃。幸蓋高之或聽。伏念臣積氣畱脅。久成大疴。藏府桑年。未嘗寧適。殘軀日以枯瘠。衆人之所見知。今歲入夏以來。病已發作。近嘗加艾數百。卒無小瘳。大名當國北門。庶務繁總。雖欲勉強。實戕生理。所以桑形奏牘。上叩睿仁。冀易閒州。少諧治養。而老臣孤遠。雖罄竭肝膈。終未能感動聖衷。夙夜震憂。愈無所措。臣竊見韓絳在鄧。以素有先塋之誓。懇乞休退。陛下雖未卽如請。亟命移領許昌。俾從鄉里之便。況臣守魏已越三歲。抱疾殊久。大明在上。必無偏照。慈親之愛。豈有不均。但恐宵旰所勞。思未及此。伏望陛下念臣雖衰朽無狀。然桑朝舊物。麤輸忠力。直以老病不能當劇。投訴君父。少加憐察。特依近例。許臣還上旄節。就易邢相一郡。天心從欲。苟貸餘生。神理害盈。免貽

臣罄剖血誠。不避煩瀆。天聽念臣。早以犬馬多疾。久冒宰職。懇求補外。冀便調養。不意連當西北重任。事益煩委。臣受國恩深。敢不盡力。奈何。臣嬰纏宿疹。日甚一日。氣攻兩脅。發作無時。近復流注手足。右臂艱於舉動。去歲藏府。直至終冬。尙不堅固。將來入夏。必是轉難支持。皆由臣竊祿過優。故身被此災譴。大名處北道襟要。庶務紛冗。自度衰劣。不能勉強。臣已上表。乞納旄節。改治閒僻之地。伏望陛下。推天地父母之仁。曲軫舊物。察其老病。不堪劇事。許臣只守本官。就移邢相一郡。幸其事簡。得近醫藥。俾延殘喘。實荷再生。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取進止。

到魏四年乞移鄉郡

臣近以再任實滿四年。多病不能久當要劇。已兩上表。乞納旄節。就易鄉便一郡。血誠雖至。天聽甚高。日覬兪旨。沈然未下。今月十一日。忽然風氣發作。右髀一支。即時不能舉動。尋加艾服藥。連日急攻。幸而疾勢遂衰。不成殘廢。此乃天戒盈滿。陰示戕罰。伏望陛下。曲矜舊老。益困沈疴。特推大恩。而存餘生。不使無告。而趨死所。率頒可詔。改治偏州。俾臣得愛養精神。補完氣血。少休歲月。或就瘥平。則天地至仁。宜何以報。臣無任祈天俟命哀鳴迫切之至。

第二

臣今月二十一日。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御藥院劉有方。到府。伏蒙聖慈。傳宣撫問。以北京地

重籍臣且令在任不須更上封章者。聖意丁寧。謂猶可任。病軀勉強。實已不支。今方拙疹之有加。蓋恃至仁而敢訴。伏念臣冒榮過量。憂職早衰。自西解於帥權。復北膺於闔寄。宿疹閒作。比歲相仍。大府當衝。無時少暇。精神坐耗。皮骨空存。頃因再任以來。通及四年之久。遂申前請。日覬愈音。不謂特走貴璫。親傳天語。陛下之眷誠厚。不許辭煩。愚臣之意未通。惟知灑泣。況臣素餐之咎。陰譴不容。旬日前右脾一支。驟纏風恙。雖火攻亟用。救治稍痊。而疾勢不輕。去來未知。若尙嬰於穴劇。必隨及於廢殘。臣竊見呂公弼。昨帥秦邊。以疾請汝。陛下惻然垂允。遽易河橋。旣而以所患未平。又求宮觀。陛下卽除宮使。以便養頤。惟臣久病已疲。再任已滿。前後懇奏。略不能感動聖聰。得非過忤之深。自取疏異。夙夜惟念。愈不遑處。伏望陛下廣無偏之施。推不忍之慈。勿使勞苦而屢以呼天。且矜骸棘而勢將就死。早收使節。改治方州。止期歲月之間。浸求醫藥之效。則白骨更肉。盡自生成。赤心置人。如何報塞。臣無任感天荷聖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伏蒙聖慈。差降中使傳宣撫問。賜臣移判相州敕一道。及押醫官副使陳易簡診視。臣已上表稱謝。竊念臣冒寵踰涯。連年被疾。如近嬰於風痺。實自致於身災。罪以不避再三。屢祈慈憫。果特回於睿睭。得還治於本邦。惟天地施不報之仁。使螻螻有再生之望。臣雖百殞。何塞萬分。其陳易簡臣欲令詳究病源。熟議合服藥劑。更畱三兩日。卽遣赴闕次。蓋恃至仁。不勝戰懼。臣兼覩文彥博。賈昌朝。李昭亮。前在大名府移替之日。有旨並令交割公事與轉運使一員。發赴本任。竊聞韓絳已許朝覲。旣到闕見辭。恐須稽畱日

郵。勅望檢會前來體例早降指揮許臣只交割公事與轉運使一員訖發赴相州所責便遂養臨上符恩

納北京再任加恩告敕并支賜申狀

近蒙降到敕告一道。改授永興軍節度使判大名府。令再任。并遞中承領得支賜中書劄子一道。尋並牒送大名府於左藏庫寄納具劄子辭免。今月六日蒙賜詔書已允所乞。并別降到敕一道。令再任。已祇受訖者。右具如前。所有上件加恩敕告并支賜中書劄子各一道。今差隨行使臣奉職張世昌赴中書投納。謹具狀申中書門下。謹錄狀上。

甲寅秋乞致仕

臣近以年老多病。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御藥院劉有方。齋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令臣不得更上封章者。病質將顛。輒茲告老。詔恩加卹。未許歸休。重竭丹懇。終期軫惻。竊念臣昨任北都衝會之地。四周歲籥。病力不支。屢瀆宸嚴。乞還鄉守。卒蒙開可。少獲便安。而臣祿過災生。天不容祐。宿疹攻作。更甚曩時。今四體所存。但有皮骨。一身自視。已極膏肓。若猶顧戀寵榮。不知止足。一旦溘先朝露。則臣死有餘責。況臣犬馬之齒。更百餘日。已是六十八歲。七十致政。日月幾何。臣所以決求引去者。蓋望陛下垂惻舊臣。於此一二年。許歸田里。使得安心治疾。以保餘生。斯則特出陛下優異之恩。不從常例。上以隆陛下善養老之德。下以免老臣不量力之罪。中外聞之。孰不勸激。若令

必俟年及。則自是經禮常典。凡在百辟。皆得還事。何以異於衆人。兼劉有方。備見臣形骸病悴。絕然不類。舊日臣之所訴。豈敢欺罔聖明。欲望陛下天地之造。察臣前所懇述。早賜矜允。則臣生年死日。敢忘至仁。

第二

臣近以衰年多病。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內東門司劉惟簡。齋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以臣不同庶官。宜體朝廷眷待之意。不令更上封章。必難從者。臣輒還君事。輕冒天威。而煩陛下兩遣使人。曲加訓諭。恩禮優異。事極殊常。遠近歎驚。衰疲改觀。螻蝻之賤。如何報塞。惟恃仁卹。重此披露。竊以七十致政。禮之大方。然及期而不能去者多。而未及期而能去者鮮。蓋貪權貪祿。人之常情。知足知退。士之高節。臣之此舉。豈欲專矯常情。而自取高節哉。誠以材微福過。天理不容。貽此身災。頻年被疾。精神日以昏耗。筋力難於勉強。方朝廷求治有爲之際。不能推行法制。少救凋殘。夙夜駭憂。莫知所措。若尙宴安鄉郡。不思退藏。雖陛下常賜保全。而天下之責不淺。臣所以決然告老。了不自惑者。實望陛下念臣宣力三朝。久勞多病。得於七十以前。不循常例。許臣退身田里。治養宿療。安然待盡。則陛下大恩。雖天地之造。不過也。萬世所觀。足爲榮耀。一時之勸。實厚風俗。君臣之義。可謂兩得矣。且陛下愛臣。撫臣如此之至。而臣將再瀝危懇。願遂雅志者。豈敢故有違忤。自掇廢棄哉。蓋臣子以疾求退。仰訴君父。察情觀過。理或可矜。必貸重誅。賜以兪命。

第三

臣近以衰老多病。三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內東門司裴昱。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令臣體認。衆降旨命。宜寢所乞者。老病乞骸。人臣常分。而煩陛下三遣使指。衆諭德音。訓撫丁寧。不容謝去。雖簪履服御之舊。未忍遽捐。顧犬馬疾疹之餘。何由自效。恩深報淺。感極涕零。臣聞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臣頻年以來。宿恙攻作。精神日耗。疲劣異常。久安鄉邦。坐竊厚祿。當止不止。可謂不能以道事君者也。夙夜惟省。愧不自安。所以疊上奏封。願歸田里。庶諧治養。以保餘齡。而陛下但以老臣歷輔三朝。纒竭忠力。雖有衰耄不職尸素無恥之罪。一皆掩而不問。薦加慰勞。未許退休。臣上體陛下垂卹老臣禮意如此之厚。更不敢重陳悃愾。上瀆聖聰。勉策疲駑。以就職事。然沈疴內梗。日久日深。年歲之閒。勢必增甚。至時不免復申前請。仰叩上仁。預輸哀切之誠。幸賜記憐之造。

乙卯夏乞致政

臣近以年老多病。日益昏耗。公家之事。愈不能支。竊惟陛下有堯舜之仁。天地之度。若以至誠上訴。理必矜從。遂上表再乞致仕。伏蒙聖慈。復差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內東門司劉惟簡。齎賜詔書不允。仍傳宣撫問。曲加訓諭。老臣無狀。何以副陛下眷畱存託之異。然念臣所得之病。其來已久。盤結深固。內攻不常。乘衰肆孽。醫藥不效。況叨鄉守。又過二年。竊祿偷安。物議輕笑。心常自愧。疾亦隨增。若得釋去。吏文罷接。人事退歸。私第專意調養。庶幾螻螻之命。稍延歲月。乃陛下再造之大恩也。或者以文彥博年及七十。近乞致政。陛下以北門所倚之重。再三惇勉。尙不容去。謂臣年齡未及。求退必難。臣以爲不然。竊

博氣宇康強。衆所共知。起居飲食。壯者或不能及。陛下未許謝事。彥博不敢固辭。此可謂兩得其宜也。豈如臣積恙歲深。有加無減。形神俱弊。皮骨僅存。乃是將入溝壑之人。固與彥博不同。惟陛下憐而察之。早賜開允。

第二

臣近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內東門司梁從政。齎賜詔書。不允。仍傳宣撫問。曲諭聖意。及有殿直崔汝良。押賜到制。告敕牒各一道。蒙恩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令再任者。以病乞骸。誠乃屢瀆。無名加寵。義孰敢當。惟恃至仁。必容懇訴。伏念臣身嬰宿疹。未嘗少康。鄉郡偷安。坐踰再歲。顧衰殘之日甚。思勉強而不能。遂此拜章。復祈謝事。不意特推渥命。再守本邦。求致政而得。換節旄。慙尸祿。而又臨鄉里。於臣去就之分。始末何安。雖陛下以簪履爲思。過憐舊物。而天下之人。觀臣舉措。不惟自取棄薄。豈不玷累國家。且臣向任北都。常因滿歲。乞移近鄉一郡。其時蒙朝廷有改節再任之命。臣尋彙奏具陳。始因自請。乃得加恩。事涉要君。其罪至大。終感陛下垂察。乃令繳納。告敕。臣以北門總一路之重。聖寄匪輕。遂不敢更辭。再任。今臣在相州閒僻之地。常愧素餐。因疾屢請退休。安可輒當此體。況臣天嫉盈滿。自速身災。近因暑氣所傷。畜熱在內。藏府泄利。只作常年。夏秋脾胃虛弱。調理溫補太過。一旦偏身黃發。亟用涼藥。驅逐踰旬。黃始漸退。惟是飲食頓然減少。肌骸瘦瘠更甚。往時自料犬馬殘軀。不日卽填溝壑。伏望陛下念臣疾苦如此。非敢矯妄。早降宸旨。俾臣上納新命。及察臣前後誠請。許歸。

田里臣既得安心無事，惠意藥劑，頽暮之年，或得稍延殘喘，實陛下天地之大賜也。

韓魏公集卷之八

書啓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某啓。辱教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叔作誌文。讀之思其人。悲咽不能勝。觀所載事。又有與聞見殊不相合者。大以爲疑。及閱尹氏姪子辨列。則皆某之疑者。於是釋然無所恨。而喜尹氏有人矣。甚善。某憶公前書。道師魯將亡時。公亟往而謂曰。師魯平生節行。當請歐陽永叔與相知者爲文字。垂於不朽。師魯舉手叩頭曰。盡矣。某復何言。某又嘗接師魯言。以爲天下相知之深者。無如之翰。則於紀述之際。宜如何哉。今所誤書。若不先由之翰刊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說。皆以實書之。則行狀與墓銘二文相戾。不獨惑於今世。且惑後世。是豈公許死者之意。果可不朽邪。之翰果盡相知之誠。不負良友邪。嗚呼。師魯有經濟之才。生不得盡所蘊。謫非其罪而死。又爲平生相知者所誣。以惡書之。是必不瞑於地下矣。實善人之重不幸也。且前賢行狀。必求故人故吏爲之者。不徒詳其家世事迹而已。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況無假於掩而反誣之乎。夫生則賣友以買直。死則加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忍爲。豈之翰之心哉。但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之。以貽今世後世之惑。使師魯不瞑於地下。爲交友者不得無過。今聞之翰領江南漕。必已離安陸。願公不以千里之遠。速以行狀附還。使詳尹姪之說。悉刊其誤。然後以

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傳之光顯。垂於無窮。則公之許死者。是謂踐其言。天下忠義之人。皆有所勸。公之名德。益重於世矣。幸甚。幸甚。

獻所業上兩府啓

右某啓。某聞鸞敝帶於千金。誠乖自見。薦朽株於萬乘。允賴先容。其有選懦微材。崎嶇末宦。久滯溷於窮路。思振拔於滄塗。而欲妄輯蕪編。輕塵藻鑒。希眄睐之成飾。俟獎勛以增榮。雷門銜布鼓之音。固非量力。溝木享犧樽之用。或預揄材。恭惟某官。名擅八區。體兼四業。含辰象之秀德。作社稷之元龜。仁表五色之雲。鬱爲天瑞。夏禹九州之鼎。洞察神姦。聳瓊望以熙朝。鼓懿文而緯俗。以遠慮深籌。宣國美。以清微雅準。鎮時風。泰階之平。六符陰陽。克順。洪鈞之陶。萬類。動植無私。而自寅亮聖明。虔恭機密。運尊主庇民之策。推懷仁輔義之誠。魏相持衡。海內歸於禮讓。李膺當位。天下宗其楷模。睿致隆巖。瞻載協用。能三精昭泰。百度熙康。贊瑤極以增輝。幹璿樞而自正。凡居鎔造。孰不傾顛。如某者。質異湘琳。器同屈瓠。有斷斷守善之誥。無超超拔俗之名。腹背之毛。豈飛翔之足用。圈牢之物。雖視息以何爲。矧惟越在穉年。奄丁先罰。闕漸詩庭之訓。居羅磬室之貧。徒以篤志細圖。游精翰墨。念家世衣冠之後。慕門藩筆紙之勤。然而擿墮易迷。滯隅多失。見紂而戰。在考實以終疲。畫虎不成。幾失真而增累。欲徇及親之祿。彌專賤璧之心。幸以國家朝物著明。車書混一。興禮學而陶遠。疏軒冕以崇賢。舉宗周論士之科。獻能式敝。啓炎漢得人之路。署行駢臻。濫充秀於神畿。獲程文於禁坐。誤中乙觀之選。叨塵甲等之榮。匠局參司。侯封贊部。曾微連最。

之效。偶道尸官之尤。方代戍瓜。倏悲風樹。暨奄終於喪紀。復再齒於仕途。所宜匿景下流。牽絲外屏。樂詠中和之職。虔修愛利之經。伏遇某官。揮沐光宗廟諱施仁。虛襟好善。沛商霖而作潤。煦鄒律以爲暄。某是敢勉。贊斐狂。直干鈞重。猪荅馬勃。庶采掇之未遺。蟲臂鼠肝。亦生成而盡在。儻借卿雲之惠。實逾寵絨之褒。內揆僭差。徒深悚汗。

謝直集賢院啓

右某啓。伏奉制命。蒙恩授前件官。充職者。麟殿飛綏。驟玷登瀛之列。鷺雍縹組。猥參鳴玉之行。荷慈渥之至優。揆屏軀而罔措。寵靈攸暨。榮悸交深。竊以壁府二星。燦天章而盡在。義圖八象。示帝籍之有開。考遐篆之相沿。憲豐規而迭紹。聲明浸盛。朝物增輝。所以周法命官。志四方於外史。漢庭典祕。講六藝於名儒。伯陽推藏室之賢。子雲富天祿之業。迨開元之勅歷。啓麗正以崇英。用能演暢鴻猷。詳延碩彥。奮三長之懿譽。釋四部之羣疑。矧屬巍煥丁辰。熙溇闡化。修應古念舊之則。備紀言書事之官。委閣盈輜。洞分於寶蘊。懷鉛抱槧。遴集於珍羣。加祿廩之載豐。峻員程而式敘。諒匪才謨博瞻。器識淵宏。茂學際於天人。精忠絢乎道德。叔駿之居祕省。自成十典之文。仲恩之在宣明。克定五家之說。則曷以採奇禹穴。筵直嚴廡。騰飛翰墨之林。接武鴻鸞之黨。苟從虛授。實浼清塗。如某者。嘉善無稱。冥頑有素。招叔夜頑疏之累。負延之隘薄之譏。徒以絨冕承家。綈紉勵業。捐繻待貴。妄跂於清芬。束髮從師。常希於善教。第堅學治。姑務亢宗。偶嗣聖之疑圖。肇臨軒而策秀。四門啓籥。幽陋必甄。數路得人。庶良並進。幸升名於貢牒。獲較藝於宸庭。

曾徵揆藻之工。誤中決科之選。樂士敢先於隗始。飛聲辱在於盧前。匠監爲僚。封侯贊部。自首公而賦政。常獨瘼以疚懷。千室鳴絃。豈布中和之頌。一官爲集。坐墮述作之勤。當奉訂以言旋。遂遭憂而去職。負米百里。何追顧復之恩。泣血三年。絕念寵榮之事。見輶盡傷於變棘。窮詩迫廢於蓼莪。圭籥易遷。衣冠倏變。暨入趨於法座。獲再齒於官曹。誠欲晦迹下流。宣勞外役。決水冀蘇於涸鮒。隱情慮諂於寒蟬。是用妄輯蕪編。輕塵乙覽。遠明緡於宰府。諧給札於尙方。玉署沈嚴。鼇峯遽密。奉淵題而思軋。睇俄景以魂馳。賦乞一聯。豈擅凌雲之氣。詩成三刻。難借鏤月之才。矧是蒙姿。復肩郡僑。青錢萬選。互振於英辭。碩鼠五能。空呈於短技。在逾妍之無取。誠報罷之是宜。豈其神造曲成。文衡協玉。謂鉛刀聘利。足參赤堇之精。瓦缶揚音。或繼黃鐘之韻。故得容臺命秩。冊府登榮。司蕪野之盛儀。玩金縢之祕牒。雖文史足用。慙無曼倩之能。而英俊並游。竊效枚生之樂。被旌收之不次。知題拂之有因。此蓋伏遇某官。粉澤帝謨。壘篋容律。霈五潢之靈澍。加一字之殊褒。鍛羽將沈。亟假鵬霄之翼。寒荂未變。潛回鳳律之春。是使幽蹤。叨塵臚仕。敢不編摩。勛志忠薰存誠。循考父之益恭。究黃香之未見。獻奇文於東觀。力慕前修。抽靈匱於祕宮。更精博習。上答高柔之惠。次酬獎拔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同前

右某伏蒙聖恩。授前件官充職者。蕪野參司。書山筮迹。荷寵靈之不次。積震懼以無從。竊以天祿崇英。啓漢家之全盛。瀛洲命俊。贊唐室之重熙。必資開敏之才。用闡洪靈之化。苟容虛授。實浼清塗。如某者。嘉善

無稱冥頑有素幸對休明之世猥塵高妙之科丞匠監以爲儆佐藩條而在政方膺皮代通執新裏廟尺景之易馳念素冠之倏變暨諸陛見再齒官曹妄陳奏御之篇願賜程書之覽蘭臺給札玉署擣毫慙軌黻以非工諒采甄而何取豈謂文衡辨等禁坐宣慈驟進秩於容臺俾紬書於祕殿內循忝冒抑自品題此蓋伏遇某官懈律回春星潢灑潤曲借齒牙之論潛加絛冕之褒是使屏蹤亦叨殊命敢不摩編勸志忠藎存誠上酬天覆之仁次答已知之惠

謝知制誥啓

某啓伏奉制命特授前件職者諫囊陳事將墮厥官詞掖升榮遽冒其寵恩出非望懼無所從竊以朝家之光典誥爲重出令不復而猶汗當謹其初受命明之而如緝貴通乎體向匪代推傑筆名聳珍羣省樹不言謹而無漏吏書將廢敏且有餘則何以徊翔清切之司演裁深厚之訓申嚴百揆鼓舞萬方在選之艱非才孰稱如某者人評素下門緒本孤早承先模得肄素業章句所守大道弗明篆刻之爲壯夫攸恥幸屬叢雲啓旦舞翟右文與上計以偕來預中楹之親策優塵辭等出倅羣條瓜戍及期方諧受代棘人懷痛茲用去官逮於終喪勉而還職獲踐圖書之祕府旋嬰管庫之宥曹越去儒英之躔甘從俗吏之役內史之治式於庶邦司會之聯均乎衆用繼被使煩之任皆無舉最之稱犬子倦游徒傷四壁仲容思出欣假一麾輒抗章而自陳亟爲郡而獲請上方垂意治本樂聞善規訕狂必容芻蕘盡探畱充諫署之缺專責官箴之勤荷知特殊惟死圖報不虞摩上之過第竭愛君之心鮑宣之疏少文汲黯之言甚戇矜其

任直。謂傾愚者之忠。惡彼用方。或陷凶人之目。條踰歲閏。無補朝猷。縱寬田舍之誅。宜取士師之黜。豈謂聖宸採善。賢弼推公。擢躋西省之居。重汗高門之地。內循叨竊。抑有寅緣。此蓋伏遇某官。左右昌朝。翼宣至化。協助菁莪之育。遐資美實之和。陶冶所宜。不私於器。輪轅之道。各盡其材。是使孤生。亦塵清貫。謹當飭躬無怠。砥節自修。祇循四禁之文。緬究三盤之範。精述作之旨。雖難與於古侔。謹操履之常。誓不牽於時變。纛弭食浮之誦。仰酬鑄造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復官啓

右某啓。伏蒙聖恩。特授前件官者。以罪徙邊。本惟勸後。推恩復秩。是亦責功。寵踰所涯。感繼以泣。伏念某。學惟滯固。性實樸忠。偶竊榮科。遂塵臚仕。有憂國奉公之志。無干時求進之心。誤被聖知。洊膺器使。而自氏羌背惠。帥府擇人。不圖下材。擢贊西略。習俎豆之事。焉可語兵。服夙夜之勞。豈忘思職。寸勤未立。大咎已彰。當隴坻之撫師。會凶渠之入寇。亟呼諸將。躬諭密謀。但襲歸塗。勿迎銳氣。何偏裨之競奮。非節度之所從。一至敗亡。上挫威武。世情樂禍。讒謗互興。天量包荒。含容至廣。薄示貶官之典。尙叨補郡之行。惟秦之雄。爲塞甚重。雜俗易變。編氓久疲。衆務必親。庶將補過。羣言未弭。孰敢求伸。豈謂當辰。矜愚。出綸頒命。特申昭洗。俾復舊聯。退量忝冒之由。誠出庇存之賜。此蓋伏遇某官。翼藩帝室。左右皇猷。惇菁莪樂育之仁。惜蟠木先容之惠。是令棄物。獲漸顯階。謹當策厲。驚材。激揚壯節。臨。無免有死而不回。隱情以虞。固圉而加謹。一成拙效。少答至公。

謝觀察使啓

右某伏奉制命。授前件官者。責之扞蔽。思正寵名。委以察廉。遽辭近職。恩靈所被。感愧兼懷。伏念某出於單門。素無他技。偶塵科選。遂竊榮階。不能從儒英之游。自求安逸。而乃親俗吏之事。力奮愚勤。誤膺聖知。繼被煩使。惟許國之願效。實當守之可知。而自羌醜肆狂。天兵議伐。首參經畫。備歷險艱。暨降守於塞垣。愈馨宣於忠力。寸功未立。寵數洊加。驟分連帥之權。彌聳戎行之觀。雖衆人之論。謂匪美遷。在拙者之誠。獨無過望。蓋以冠讎未殄。兵調方興。宵旰貽憂。廟堂精慮。使白衣而奮命。尙所甘心。矧清詔以宣風。寧忘樂職。內惟忝冒。全出獎延。此蓋伏遇某官。助樂育之仁。奉仰成之治。文武協弛。張之道。邊鄙有左右之臣。是使屏庸。衆叨甄獎。敢不講求多算。審定全謀。勵貔虎之雄師。逐蚊蚋之凶黨。夙夜以報。幾錄於微勞。衡弼惟公。幸還於舊物。惟堅介節。上答宗工。

上大名知府王龍圖啓

右某伏念鄉者獲預府僚。備觀神政。次公精力。在靡密之必行。廣漢推誠。縱僮仆而何避。碩鼠之能甚短。慶雲之覆彌光。屬茲全魏之封。式重北門之寄。聿求威望。實賴綏寧。暨增秩以云征。固戀軒之罔及。會補計庭之缺。方迷吏几之繁。奏記殆疏。覲顏滋厚。近者敢謂弗遺。宥迹特墜。鈞函寵眷未移。尙記原簪之舊。褒言載美。更踰魯袞之榮。玩誦以還。銘藏志永。仰計奉細書而流愛。獨衆瘼以寧人。慎夏有方。御和臻粹。恭惟某官忠清毓操。明哲保躬。早逢吉於亨期。薦騰蕤於顯著。才猷益劭。簡注致隆。而自尹正王畿。恢張

治具。姦訛自息。不煩鉤距之能。狂獄無冤。動協寬餘之禁。矧是兩河之要。居爲萬督之防。生版阜昌。使軺
旁午。暨副任良之典。往宣鎮俗之風。偃息爲藩。詎廢歌壺之樂。彌綸作輔。卽居槐鼎之崇。惟祈上爲邦家。
精調寢寤。

代張若谷密學謝啓

右某啓。伏奉制命。云者。禁坐推恩。曲加於散質。樞廷寓直。驟玷於榮資。荷寵典之載優。撫孱軀而自愧。

竊以國家順稽古道。仰憲先猷。必登用於瓌才。俾雍容於近列。諒匪行能純正。業履清修。當帷幄之高謀。
蘊天人之妙識。則曷以揚蕤靡仕。注意嚴宸。參夙夜宥密之微。預朝夕論思之末。苟從虛授。宜卹羣言。如
某者。學昧經綸。氣非宏拔。偃革幸丁於休運。飛緜久冒於清塗。平子佐時。安明於遠略。世英補過。麤罄於
勤誠。拙效自伸。殊聞莫著。屢副百城之寄。繼持八使之權。賢知惠民。固乏野王之詠。澄清攬轡。徒希孟博
之風。何旒展之念庸。復江淮之領漕。未豐年蓄。俄貳計庭。析毫無言事之功。發刃寡投虛之利。旋分漢竹。
出守并門。俯塞堠以開疆。控股肱而作鎮。布中和之頌。但樂於熙朝。宣愛利之經。密獨於衆瘼。暨終歲課。
獲覲宸闈。奉三尺以評刑。方遵審謹。贊萬機而補職。遽荷甄陞。遂得密侍清光。峻躋顯著。接武瀛僊之品。
聳觀閨彥之行。內省寅緣。實資甄獎。此蓋伏遇某官。闡隆蕭畫。翊輔堯仁。寒谷成暄。咸均於煦嫗。大鈞播
物。畢遂於蕃滋。是令平進之流。亦被殊常之澤。敢不虔修國檢。恪奉官箴。順禮文造膝之規。謹易道失身
之戒。上答靈天之造。次酬槐鼎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司封兄上昭文相公啓

右某啓。伏念某選懦微才。羈孤散質。逢辰樂仕。刻意修方。誤著片勤。桑塵公薦。畫名無取。浮食益彰。爰自罷隸周垆。出參漢竹。幸賴景皇容覆。真宰矜全。羸逃墮政之尤。再易凋年之律。而復門衰祚薄。福鮮疊多。鶉居坐困於羹藜。鴻序奄悲於風樹。棄芻委路。分爲樵櫟之資。芄絃升詩。絕希薪樵之用。阻覲延賢之館。疏馳奏記之誠。蓋擯迹之至勞。懼黷尊而取戾。茲者敢謂台光下燭。鈞誨猥頒。裸夷式責於龍章。寵賚襲絨。陰谷重回於鳳律。煦及寒荜。捧函增耀於宗閭。報德誓捐於軀命。此蓋伏遇某官。調元履哲。當軸盡規。居承天象極之崇。闡揮沐吐。煢之惠。樊仲之彌縫。袞闕。允緝洪猷。巫咸之保。又王家。宏恢全業。凡屬在鎔之品。咸膺造物之仁。是致愚驚。曲加存勛。轍鮒方諧於決潤。死灰猶望於重然。敢不謹布民經。恭持國檢。滯涸窮路。偶延九死之期。振拔滄塗。實賴一陶之化。

代崔勉寺丞謝轉官啓

右某伏蒙聖慈。授前件官者。十銓第課。奏最無聞。九棘詳刑。推恩載渥。荷寵靈之曲被。撫頑固以彌兢。竊以國家詔爵惟公。懋官有典。樂賢興詠。育材之道斯隆。責實申規。晝餅之名不用。諒匪行能純備。業履清修。奇謀精究於吏方。雅望素高於人聽。則何以密預山公之啓。過垂魯國之褒。力致榮塗。坐階臚仕。苟從虛授。宜恤羣言。如某者。凡偶無堪。羈孤自進。鉛刀一割。雖磨鈍以終疲。碩鼠五能。蓋爲技之皆下。徒以家承絨冕。學勵緜緇。遇聖日之右文。齒士鄉而論秀。楓宸較藝。叨遂於決科。羽檄從軍。遽諧於策仕。羸伸拙

者之效。敢期國士之知。屢易歲芳。免罹官譴。暨考庸於選部。復治牒於近藩。儉府依蓮。奚彰於治迹。融章薦鶡。亟奉於言揚。逮引對於天墀。俾聯榮於月寺。幕中參畫。罷裁飛箭之書。膝下承歡。兼慰循陔之養。此蓋伏遇某官。噓枯振惠。獎善居懷。特先蟠木之容。大借卿雲之蔭。疲驚倍價。時加翦拂之私。寒谷爲暄。潛煦厚均之律。致茲蕞質。猥玷徽章。謹當恪守朝經。祇循士檢。佩韋弦而作誠。舉務協中。飲冰檠以存誠。動思絜矩。上答乾坤之施。次酬卵翼之仁。

制詞

邊鎮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制限二百字以上成

門下。朕奉承先猷。統理四海。雖兩階之舞。惟文德之內修。而十乘之行。亦元戎之外倚。向匪功名自立。忠義無渝。負全師保勝之謀。得守塞安邊之策。則曷以委之扞蔽。假以綏懷。仗節臨戎。方號軍鋒之冠。承天象極。宜兼鼎席之崇。甄於爾勞。蔽自余志。用涓良日。敷告廣朝。具官某。倜儻不羣。方毅無撓。蘊沈謀而必斷。持勇節而甚高。練鈴決之符。兵韜盡達。蹟詩書之府。儒術兼優。中外迭更。恪勤罔懈。閒者顧守方之要。擇制闡之行。以文武兼備之才。膺左右皆師之選。輟於近署。建以高牙。而能安輯封垂。訓齊候伍。申令惟信。均饗必豐。運籌先決於帷中。所賜率分於麾下。無開生事之隙。將成殄寇之勳。偉望益隆。休聲日至。朕代天理物。制祿勸能。惟功是圖。在賞奚吝。是用卽軍而頒命。加寵以旌賢。俾參三事之聯。實聳萬夫之觀。

敕南臺風憲之重。中執大夫之亞。彈治非法。表儀羣官。必取嚴明自修。方重不撓者。以稱其任。我甄髦彥。僉實宜之。具官某。文雄學優。材敏行潔。深明當世之務。兼蘊幹時之謀。而自砥節仕途。奮庸朝路。處議必當。居官可稱。委之使煩。盤根以別乎利器。察其守道。白璧無求於厚瑕。曷者擢於近署。進處西曹。專典命書。且觀才業。而能發揮溫雅之號。演明深厚之辭。朝采益光。吾訓增重。矧以編摩之暇。閒陳忠鯁之言。誠存告猷。事亦惇體。宜繇四禁之任。往司三獨之權。爾其振緝紀綱。張大職業。守正則補於予治。持祿則瘵於爾官。務求厥中。毋忝休命。

誠勵風俗浮薄詔限二百字以上成

夫革文變薄者。興治之大。砥名礪行者。爲士之常。故清淨則化行。端慤而名顯。康世導俗。率繇斯舉。朕保宥黎獻。輯寧區域。納上穹之祐。衣前人之言。以周文之小心。漢光之柔道。惟兢惟業。勤覽萬機。曷嘗不惇本體元。廢奢長儉。推行忠厚之教。敦任廉良之人。蓋將欲抑浮僞之風。崇禮讓之訓。嘉與宇內。同臻是塗。然而人性易流。俗尙難一。久安涵養之惠。寢啓澆漓之源。多行險以期榮。作擇利而安己。人或有益蔽之。而不言。官或任權靡然而爭附。婦姑求勝。朋比相高。苟茲蔽之弗悛。實有邦之甚蠹。是用特申明諭。編飭多方。各宜履道求中。飭躬希古。罔沾譽以干進。思首公而盡規。官之修則上必聞。效之實則名自至。朝有祿位。本觀賢才。儻行己以毋邪。在旌能而執吝。告於中外。當體余言。

王堯臣除翰林學士制

敕。王者發號裁訓。所以風四方而熙衆務也。故前代贊辭視草。雖以名臣掌之。而其任未著。唐以文治。始盛禁林之選。我朝因舊建職。恩禮差峻。須才而召。儒者榮之。以爾具官。王堯臣。冲履夷懷。清猷敏行。言必可復。而有端士之目。動率由禮。而有古人之風。勳者旌其藝文。升冠多士。更集郡條之最。久陪詞館之游。使以煩而益精。語其進則無競。而自迹其材美。擢典命書。敷余制以甚明。稽作者而奚愧。覆刑讞則輕重。皆當提京局。則綱領畢修。稔於歲勞。休厥朝論。宜繇西省之祕。進預北門之直。爾其蹈賢哲之範。思職業之舉。出令之始。務切於事機。備對之間。勿忘於毗正。毋以文翰。專爲汝能。往服茂恩。以永來譽。

郭稹除刑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郭稹。中臺憲曹。掌天下刑讞。分置郎屬。詳決衆務。今雖外領他局。然職望尤峻。非奏課之美者。未嘗輕授。以爾操尚中立。資性外和。早富藝文。實冠鄉選。逮優中辭等。隨牒更仕。奉己以廉著。居官以幹聞。治成均之業。而善誘後來。讎麗正之書。而多得前誤。出貳郡條之寄。入參邦計之煩。風力愈修。盤錯盡解。適稽官簿。當質歲成。進陪司寇之聯。尚贊理財之任。祇若余命。懋哉爾勤。

王克基除東上閣門使制

敕。漢制謁者。有僕射以統其屬。今二閣置使。通領擯贊之職。若功次爲久。則序而升之。以爾某官王克基。凡任於事。率能其稱。暨銓武材。益集官最。錄其勤舊。

龍昌期等授試國子四門助教制

敕益州進士龍昌期等。夫舉高節。顯儒行。使聞者知善。必期報。雖然有嚮道之心。國之良教也。以爾等學以爲己。名不求達。或治業有本。而盡經府之奧。或誨人甚廣。而爲州塾所稱。白首無違。環堵自樂。屬使軺之去後。迹鄉譽以來聞。宜悼遠俗之風。借綴上庠之籍。服余甄命。以克其終。

夏隨除觀察使制

敕古之君天下者。以幅員之廣。慮耳目之所未究也。故分道遣使。舉吏之臧否。候民之病利。而達於上。有唐廉察之選。蓋其任也。今職廢爲官。名品逾重。非簡時傑。賞舊勞。則罔或命焉。以爾具官夏隨。器懷沈敏。行實端方。早圖世勳。階籍崇列。朕肇開儲邸。擇相賓儀。逮於纂承。亟用甄推。而能勤劬自謹。謙畏不矜。精力一心。局事毋曠。掌武選則銓藻有敘。統邊戍則綏御得宜。閒以親嫌。歸奉朝請。方試才而思用。爰先賞以勸功。俾正觀風之名。往莅作藩之寄。噫。銜寵則其悔必速。修政則厥庸乃豐。善宣教條。用服予訓。

李端愿除西上閣門使制

敕典禁閤之籍。辨延謁之儀。寵建使名。實甄材彥。以爾具官李端愿。操尚沖約。業履瀆篤。襲世資而動守禮法。居戚苑而行同寒素。勤辦乃事。孝聞於家。會以歲勞。宜有恩進。爰崇宮闈之秩。兼厚沁園之親。訓緝兵團。仍茲舊職。爾其以己能思效。以忠訓自修。則百辟四方。知朕不私於賞也。

吳有鄰除駕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吳有鄰。國家推公以馭羣吏。責實而張課法。惟後勤已效。則前過可忘。以爾早擢儒科。久參朝序。寔階郎省。出領郡符。自抵憲條。得原慶典。降居筦轄之任。用推拔拭之恩。省躬甚明。祇局無懈。念歲勞之克著。稽賞格以當遷。進升司僕之曹。且示懋官之訓。體予甄錄。更務檢修。

王果除諸司使制

敕具官王果。以經藝之長。升於仕版。以法令之允。寘彼朝綬。方任幹明之才。式推奇正之學。遂移閭籍。更服禁聯。俾司邊壘之雄。善撫兵屯之肅。載稽勞簿。優進寵階。宜欽增秩之恩。勉著安民之效。

江中立除祕書丞制

敕具官江中立。國家用人之法。必稽吏考之善否。而升黜之。苟最有可稱。則賞亦宜信。以爾業文中第。衆勳莅官。擢參史觀之聯。遠賦縣同之政。屬周歲閏。當較治能。卽遷本丞。實寘通序。宜思恪謹。以副寵甄。

高繼隆除諸司使制

敕具官高繼隆。早服禁聯。勤修吏最。薦委典戎之任。備觀經武之能。西垂制衝。鈐策爲重。宜正使名之授。往提師律之嚴。勉效爾爲。勿孤余獎。

穆思齊除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穆思齊。夙歲且之書。而升仕階。宰縣同之政。而集官最。薦章交上。參應恩格。廷尉之屬。丞選甚清。

用鳴爾勞其報余賞

陳道古除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陳道古。早修門法。來服仕階。備丞率於鄉聯。幹財煩於京務。職勞甚著。課格當遷。理官司平。選屬爲謹。往虔恩賞。勤紹世風。

李迪曾祖在欽贈太師制

敕王者躬郊廟之祀。答神靈之休。美莫敢專。以明尊上之義。孝而能饗。蓋達奉先之誠。因是廣恩。庶能知教。矧惟丞弼之舊。方均左右之勞。用舉徽章。賁於曾世。具官李迪曾祖。贈太師在欽。沖懷弗競。潛德甚高。天爵之修。遂忘於君仕。家善之積。爰啓於孫謀。是生忠實之臣。薦正鈞衡之位。曷辭台路。往殿國藩。宜孚渙號之文。特霑寵親之澤。維師命秩。飾壤推榮。英魄想存。尙克歆荷。

韓魏公集卷之九

冊文

英宗皇帝尊號冊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正月一日庚戌攝太尉具官臣韓某與內外文武百僚諸軍將校蕃衛牧伯郡縣長吏藩夷酋長縉黃耆艾等再拜稽首上言臣等聞天道育萬物而不責其報然飛走之微必時而有薦者以知其本也君德被萬寓而不有其名然臣辟之衆必崇而有號者以獻其誠也故報雖不責薦而知其本者天必享名雖不有號而獻其誠者君不違是以上下之情通而古今不能以易也恭惟皇帝陛下自然之性得堯之仁不聞而式紹文之聖總百行而無不備探六藝而無不達粵在京邸德充而晦令聞莫遏四海繫心譬夫大明將升光氣前發萬目瞻望不可韜戢及乎膺受聖託纂隆皇緒信默二祀動謹先法奉養長樂孝惟克諧內嚴宮闈而細大必修外正紀綱而頽墮皆舉攬威柄以歸己幹神化而獨運下暨鰥寡悉安其生至於昆蛟莫不被澤其九族之睦也俾先乎知道其百揆之敘也本精乎任人若夫延見邇臣咨訪不倦有虞之好問也抑損浮費用度日約大禹之克儉也緝熙光明而德行以顯周成之保邦也綜名實而賞罰必信漢宣之圖治也并會衆美嗣興太平故自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皆奉順聲教無敢弗虔固足以恢四聖之闕休極百王之盛節者矣迺者肇禋吉土始見清廟祭而受福慶將逮下

之報上安可無述。臣等所以合中外之志。叩闕屢瀆。請上不稱。以形容於萬一。而陛下持易之謙。執道之契。德貫二儀。而不自滿。功偕八世。而無所矜。沖然弗居。可詔不下。自是與情鬱悒。更相責誚。以謂睿聖之烈。赫赫如此。而不能發揚。而增大之。是不若飛走知本之著也。今三朝之吉。萬玉來會。重譯有貢。八音在廷。臣等幸於此時。冀畢前懇。封奏五上。莫匪傾竭。陛下猶敦諭數四。不得已而愈之。夫道濟羣生。而不言所利。體乾也。躬享大命。而若固有之。膺歷也。化成天下。而輝光日新。文也。守在四夷。而兵革不試。武也。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也。親盛而萬國以歡。孝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聖孝皇帝。伏惟陛下無前之蹟。本忘其名。徇衆之欲。勉而是承。斯亦踵祖宗之舊。而慰乎夷夏之情。惟持其盈。以守其成。壽考萬年。以享其榮。臣某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祭文

代開封知府諸廟謝雨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某神。粵自涼秋以來。嘉澍未洽。惟宸衷之在念。願穡事以爲虞。式是靈祠。奠茲神壤。奉吉蠲而致禱。冀聰直以垂休。而神上符宵旰之懷。下慰編齊之望。會風期於少女。驅雲族於大山。曾未崇朝。遽均和澤。壤父輟耕而相賀。祠官霑服以言旋。濟旱歲以作霖。畢蘇民瘼。兆豐年而爲瑞。協助聖猷。爰被詔於發中。俾涓辰而報貺。用陳馨薦。祇答蕃釐。諒精意之攸

歆。國嘉應之斯在。尚饗。

揚州祭聖母祠祈雨文

維慶歷六年歲次丙戌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聖母之靈某聞之於詩曰旱既太甚靡神不宗則知古人閔雨之際不愛牲幣凡神能福於民而爲民之所奉者皆得索而祭焉今歲夏季以來境內不雨穡人狼顧以田爲憂長民者亦嘗設壇禱龍款祠求神齋恪之誠不爲不至近方靈應有答而民望未厭是用陳茲薄薦乞靈於神神其體斯民所奉之心示神能福之之意廣敷陰施惠此一方使時澤沛然年穀大獲則民知神德不謂無靈尙饗

諸廟祭文

維慶歷六年歲次丙戌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致祭於某神古有八蜡之祭以祀四方若其方年不順成則蜡祭不通豈特使民謹於用財抑亦明神不苟受其報也今歲境內大旱民心顛顛有望於神而禾田卒不救守臣不敢循爲蜡之義而廢神之祀是用舉舊典申薄薦神其歆此蠲潔無使來歲復失民望而重爲媿尙饗

北嶽祈雨文

維皇祐元年歲次己丑六月壬戌朔十四日乙亥具官某謹遣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事游開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惟神享有常秩視帝而祀故距河而北凡民有水旱疫癘之災則歸心於神謂神主於我必轉災而福之某幸爲州於廟祠之下每旦開口則思有以濟於民報於君以不媿於神

雖然不敢獨私一郡而邀神之福。竊惟國家視天下以河朔爲根本。去歲雨水爲大沴。民大半以饑死。天子宵興旰食。哀而恤之。賴蠶事既登。麥秋有成。捐瘠之民。麤有生意。而涉夏不雨。旱氣日甚。民心嗷嗷。以穀爲虞。天子聞之。不得不重貽北顧之憂。某是敢以北民所歸之心。且道天子仁聖慈愛之德。弗私所治。而告虔於神。神其振激威靈。指呵雷電。霈乎嘉澤。潤我民疇。使兩河閒普洽西成之望。則神上以寬九重之焦勞。下以副萬民之歸嚮。巍巍廟食。與昊天齊其稱。謂宜哉。尙饗。

北嶽祈雨文

維皇祐二年歲次庚寅三月戊子朔五日壬辰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某聞天之爲道也。惟民善惡而禍福之。然推其仁於福。則所任者多於禍。則有所不忍焉。神之爲靈也。能謹其所以禍福而協天之仁者也。比歲以來。河朔之民。罹大饑饉。幸而全者無幾。某爲治祠下。行一葦矣。夙夜祗慄。不敢慢其政以干神禍。每春夏之交。水旱萌沴。稽人駭憂。必請救於神。而神應之。夫豈守臣一冥禱而能感於神哉。誠蚩蚩之民。無大罪惡。天與神哀其窮。不忍終其禍而致然也。今歲方春而羣陰用事。霾風晝昏。陽氣迫而未宣。雨意兆而復收。農力於田。惟歲是虞。豈天與神仁於任福。而不忍禍之之意邪。神其驅叱癘妖。奮示威德。霈然施澤。俾遂有年。則民知神休。孰不思報。尙饗。

北嶽祈雪文

維皇祐二年歲次庚寅十二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大河之北。

比歲不登神知之矣。今又入冬以來，雪不時降，果數之然耶？則否。泰宜有以相返，政之致耶？則蚩蚩之民何罪？此人之所以疑天與神不預人事者，正謂是也。惟神作鎮於北，助天成化，宜發天之德，示神之明，早霈時澤，慰民望而銷沴萌，以釋人之所疑，誠大惠也。不然，北道之民，全其生者無幾矣。天晝夜而不息，胡爲哉？神之祀孰供乎？尙饗。

北嶽謝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冬候將終，時雪不降，重困之民，比屋愁歎，守臣慙政之缺，察民無罪，輒遣屬吏走祠下，合衆心之所憂，上訴於神，神惻然憐之，翼日降雪，闔境之內，無不充洽，愁歎之民，以抃以舞，夫神之化冥冥然，民固有疑之者，及其應之昭也，則靡然歸之無疑矣。況猶影響之速乎？宜其望而祀廟而食，有國尊奉，與天無窮，謹擇良日，具牲醪以修報，惟神始憐之，終成之，尙饗。

北嶽謝雨文

維皇祐三年歲次辛卯三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北嶽安天元聖帝。某覽載籍，見堯湯水旱之事，而說者多歸之天數，以爲雩禱之禮，蓋有國家者徇民志而安下情，其實不可求也。乃有一守令自暴，一御史決獄，而能上動天意，應時注雨，則於二者之說，不能無惑焉。今則判然無惑矣。某自承詔來定會河朔歲災，比年雨不時降，爲民之守，察民之窮，而無所訴也，則必走僚屬乞靈於嶽祠之

下。或三日至五日。神應響答。甘澤大洽。故北道歉殫。而定獨小康。神貺多矣。今歲自正月。至三月。不雨。民復震駭。顧蚩蚩者無告。獨神之有以訴也。於是載加精禱。幸紓民患。旣而雲容聚散。連日晝陰。至七日。雷電始發。一雨告足。則知至誠者必能感神。而神必能爲民之福也。又何惑焉。謹擇日具牢酒以爲報。惟神蔭佑。終賜有年。尙饗。

北嶽祈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某聞四方之民。水旱豐穰。皆繫守政之善否。某常信是說。至定而後知。不獨繫於政。乃有嶽鎮之神。陰主一方。能驅斥災沴而降民之福。某非才守定。行五歲矣。政之不善。宜有以動天變。而及斯民。何乃北道比歲大災。而定獨小康。得非守政雖不善。而神能祐民而福之乎。昭昭矣。今歲農疇大穰。比戶嬉樂。而時雪過期。未有嘉應。此守臣所以思政而自懼。神所以愛民而施福之時也。神其宣揚威靈。振激和氣。使盈尺之瑞。早慰民望。則民心歸嚮。不在他祠。尙饗。

北嶽謝雪文

維皇祐三年。歲次辛卯。十二月戊寅朔。二十六日癸卯。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時雪稍愆。未充歲望。咎政之失。惟民是虞。亟禱於神。尙期靈祐。果蒙靈答。若響應聲。雖農畝尙

方素垂蔭護，更施惠澤，以永神休，尙饗。

北嶽再祈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入冬以來，時雪未洽，衆遺橡屬，乞靈於神，亦既踰旬，尙稽報祐。豈守臣愛民之心未至，而事神之意弗虔乎？夙夜究思，罔克自處。今請通判軍州事閻某，躬致前懇，禱於祠下，惟神察誠之勲，慰民之望，早垂嘉應，以兆豐年，尙饗。

太原諸廟祈雨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閏七月戊辰朔某日，具官某謹遣某官，以清酌之奠，致禱於某神。某聞天道之主於仁，不則人何以保其生；神之道亦主於仁，不則人何以通其誠。嗚呼！天與神之道皆主於仁矣。何一方霜旱之後，旣俾其田大茂，垂及有年，而反枯槁之，螿蟿之，使民終日哀祈叫呼，冀一施其仁，寂然莫應。邪某治并始數月，雖然爲政一日不合於民，宜爲天氣之病，顧民是何罪哉！是用齋戒省咎，將民意以有告於神，惟神助天化育，功在祀典，哀民之誠，迫切如是，亟驅風雲，霈然下雨，埽滌厲氣，銷弭蟲孽，則千里之內，神一施其仁，而瘞死之苗，起爲豐穎，咨嗟之聲，轉爲歡謠，民歸神之心如何哉！尙饗。

諸廟謝雨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某神。近以秋稼甫成，旱蝗萌孽，吏民駭議，惟神是歸。守臣齋誠，亟禱祠下，朝奠未縮，暮澍已洽，靈應之速，實猶影響。合境之內，鼓舞歡

呼。知神之仁。益用欽向。謹擇良日。具馨薦以修報禮。惟神冥祐茲土。功德至大。亦旣拯民之將殞。則當俾歲之大穫。守臣何答。惟是忠信。尙饗。

蒙山祈雪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十二月丙申朔。二十一日丙辰。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蒙山之神。某聞前代良守長。以其部早曠之爲沴也。必求境內有聞之神。祈禱之。而與神約。過期不雨。則舉祠燔之。雨則葺之。某謂不必然。今環晉之境。數千里之廣。歲將窮而未雪。守臣同民之憂。徧禱羣祠。逾月弗應。聞蒙山晉望也。古有祠。俯瞰靈淵。自唐以來。崇奉祈報。民實蒙福。今墮圯垂盡。而故址巋然。夫祠雖不存。山川之神。豈嘗亡邪。謹遣某官卽壞祠。具肴酒以告。夫將己意。以達於神。神祠之壞而必完之。皆守臣之職也。答之與否。不敢慢神。而廢職。然神能奮起潛德。亟霑惠澤。以警一方久不信之民。則宜遠邇歸嚮。易怠爲恭。神之威尊。與山巍峩。不然。且懼祠雖完而復廢也。神聽之乎。尙饗。

諸廟祈雨文

維皇祐六年歲次甲午。正月丙寅朔。二十七日壬辰。具官某。謹遣某官以清酌庶羞之奠。有禱於某神。去歲歷秋冬。逮今雨雪不時降。細民駭嗟。以田爲憂者。實半天下。天子惕然引咎。齋戒祈禱。無所不至。而卒未大應。今復時疫暴作。民中其疾者。十有八九。雖星分所次。流災有常。而天子慈仁愛民。夙夜焦勞。守土之臣。皆奉命修職。不敢有苛刻之政。上病天氣。天忍極肆其酷。冥然而不顧哉。天道高遠。區區草芥之誠。

固不足以達賴吾境有靈德之神開發天意轉禍貽福灑甘露以沃枯壤鼓精神而驅瘴癘使民安里閭上紓天子旰食之慮下俾守土之臣省過勤政自新不忘則天施未暢繄神而啓迪之宜民不怨天而信於神神之功茂矣尙饗。

祭龍圖尹公師魯文

維慶歷七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龍圖舍人尹君師魯之靈嗚呼師魯惟公之生天與英奇如鑑之明無隱不窺如材之美無用不宜仁義之勇過於虎羆疑昧之決審乎蒼龜首倡古文三代是追學者翕從聖道乃夷名重天下無人不知知之深者非余而誰伊昔夏人擾於西垂余忝兵任君實同之周旋塞上余往君隨晝籌夜畫忍睡忍飢星霜矢石勞苦艱巖凡四五年心體形羸退而視君志不少衰上嘉君勤進督渭師懷敏之後破壞瘡痍君能盡力補綴撐持曰兵曰民以治以綏如得父母衆心熙熙保邊務實恥於妄爲不合小人乃啓禍基易慶晉潞奔命何疲輸忠抗論伺者乘危君前在渭屬防秋時以公麻縉貸其偏裨俾償宿負免干典彝月取其俸送官勿虧且責效命投死無疑職此抵罪竄斥流離衆謂之冤君曰如飴自隨徙均帝方念茲奈何窮山感疾無醫君決不起指鄧而馳范公大賢來託孤遺謂無怛化言色怡怡忽整衣冠盥滌莊祗憑几而逝衆皆歎悲范公之書其說如斯嗚呼哀哉彼蒼冥冥莫可究推賢者胡惡動與屯奇不肖胡佑坐來福禱以道而屯死爲人思以幸而福生爲人嗟在君所得何必期頤嗚呼哀哉余之與君義雖朋執情則墳簞葬不執紼奠不捧卮使我大恨

痛切肝脾。徒憑薄祭。一寫哀辭。琴不鼓矣。嗚呼子期。尙饗。

祭文正范公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資政范公之靈。嗚呼哀哉。上天生公。固爲吾宋。以堯舜佐吾君兮。旣忘身而忠國。以成康期吾俗兮。又竭思而仁衆。升贊樞宰。孰云不用。殿撫藩服。孰云不重。何太平之策。噤而不得施兮。委經綸於一夢。此一人所震嗟。而天下之所深痛。豈止乎平生之交。得訃音而長慟。嗚呼哀哉。僕始立朝。接公尙疏。道同氣合。千里相符。忝帥於西。乃與公俱。協心畢力。誓翦兇渠。義切王室。情均友于。雖千艱而萬險。仗忠信而如無。僕之望公。公驥僕驚。十駕未逮。敢擬齊驅。人胡不辨。遂連公呼。自顧無有。愧常汗珠。繫公是託。終履夷途。叛羌來附。一節同趨。與公并命。參翊萬樞。凡有大事。爲國遠圖。爭而後已。歡言如初。指之爲黨。果如是乎。道卒與於時戾。謂公迂而僕愚。相緣補外。謗毀崎嶇。感公之知。謂死不渝。嗚呼哀哉。定之去青。不遐驛置。自公之東。信問時至。愛顧益深。交朋莫二。蠅頭細書。以時爲寄。珠貝纓幅。氣嚴法備。自云矍鑠。以將厚意。謂公康寧。日保純粹。忽以疾聞。求醫往視。瞿然遣使。候公鑿寐。會公得頽。肩輿赴治。尙煩公答。親筆數字。意公少痊。竊以爲慰。方具書藥。詣公所。憇得元規報。云公永逝。讀之駭然。手足俱廢。氣填滿膺。食不知味。惟公事君之大端。固始終而一致。有生卽有死兮。雖聖智其安避。所惜者國家待賢而後又。天胡不仁而不憇遣。嗚呼哀哉。公之所存。履夔蹈高。高文奇辭。大忠偉節。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於古人。後可師於來哲。固有良史直書。海內公說。互億萬載。不

可磨滅此爲天而爲壽兮。信諱者之能別。豈於一奠之間。可盡公之德烈。惟是冥然而思。默然而悲。此生未殞。曾無已時。公乎。知乎。不知。

祭僕射王公伯庸文

維嘉祐元年歲次丙申九月己巳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僕射王公之靈嗚呼僕與公交世孰爲匹在天聖中。考士之實。上初臨軒。親按程律。公當其選。天下第一。僕叨次公。若甲之乙。爲合之易。公純我質。愛則昆弟。同則膠漆。從官西東。雖遠猶密。及佐大計。局相并鄰。議必聯席。食常對茵。出入省戶。輝光摺紳。公踐掖垣。文追古醇。夫何鄙材。復序後陳。更直書命。參明帝綬。公入禁林。朝稱得人。僕草公制。榮無與倫。夏人擾邊。沮我威武。僕承人乏。奮命西禦。久之未效。命公來撫。公之所臨。如旱而雨。繫公之略。遂振王怒。僕時帥秦。公畱燕語。獨有二天。公惠之著。疆事之寧。僕忝樞輔。公爲大農。屈事泉布。進居公前。愧日無措。僕斥於外。公方處中。排攘羣讒。陰存大功。僕走二塞。身當虜衝。一紀之間。莫覲音容。天與其幸。還趨九重。付以舊物。本兵之崇。公弼宰政。望尊德隆。而不大拜。反及愚庸。僕實無堪。懼顛厥位。圖講大寧。賴公以濟。其道之同。言無少異。白髮相親。在古無二。公歷二府。積憂成瘁。始疾之微。在告而治。日須公出。以奉醇粹。如何浹旬。遽然永逝。嗟乎人生。有是不意。嗚呼哀哉。公之德業。海內胥傳。清芬雅範。則流爲世法。忠謀大節。則詳於史編。浩乎若江漢之紀地。燦然如日月之麗天。此特敍生平之好。故舉其槩而不言。惟將哀誠。一奠几筵。公固知我。終身愴然。尚饗。

祭正獻杜公文

維嘉祐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丁未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司徒侍中杜公之靈嗚呼自公勇退於今年天下日思思公至賢故每聞公之病也衆猶己之病今聞公之亡也則相與駭而歎曰元老之喪天下將安所法焉況辱公之知世無比旃雖願百殞以贖公而莫得兮其哀深痛切非文字之可傳然而因奠寫誠烏可無說含悲失次舉公大節在祥符初文則公傑巍取甲科美譽四徹自時爲吏天性精勤驅煩判滯明敏無倫不施鞭扑吏畏如神凡守郡邑政胥曰循凡主財利法皆近仁中司執憲紀律簪紳曰雍曰并乃國方面命公鎮臨天子安燕上曰公勞來尹畿甸穀下亟清樞廷是踐公既大任爲國圖寧力進忠良正人彙征時羌之叛與狄連衡公謀廟堂二垂寢兵僥倖路塞斜封不行有職顯然坐觀太平讒邪猖獗卒壞於成作相百日彼徒益孳齧公於竟公道愈明公則告老上允其誠旋營厥居處於宋京噫公之貴不與衆類不買田宅不蓄聲妓蔬食菜羹縑袍布被奉己惟約周人則義人難其常公行獨易至清之名今昔無二噫公之退與衆復異其博不親林泉不嗜枕藉百家沈酣六藝詩筆日新放懷怡志書法日工或草或隸優游自娛以卒吾歲嗚呼哀哉公官一品位誠不卑公壽八十年非不著在公享之良厚何人心之甚悲蓋以公還事而來精明不衰憂國之慮過於有政稱善之勤同乎己爲向使朝廷重惜公去復公丞疑以十餘歲之康寧翼億萬世之不基則治胡爲而不唐虞公胡爲而不臯

臯臯顧之終辰兮不繫公而繫時徒憑使人醉公一卮公乎公乎已而已而尙饜

祭狄相文

維嘉祐二年歲次丁酉四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相狄公之靈惟靈忠孝沈厚出於天資威名方略聳於塞外入登樞府蓋旌勳勞出殿輔藩聊遂偃息何五福所鍾而不與其壽一人所悼者未盡其才某向處邊垂公實裨佐自聞傾喪日極哀懷茲承已擇良辰權厝淨宇敢憑薄酌少致哀誠魂兮有知諒垂歆監尙饗

祭磬隅先生文

維嘉祐三年歲次戊戌十月戊戌朔十日丁未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磬隅先生黃君之靈先生以學自富以道自貴身居草萊名暴天下公卿大夫知先生之賢薦先生之晚老得一命遽然而亡嗚呼豈天之於人既使其學與道之不窮也則其身也固不可得其不窮邪不然何屯梗沮屈之如是乎某忝大任竊重祿不能極力推挽使先生之學之道少伸於時而身爲不窮反咨嗟疑天不自引咎誠罪人也今先生之子能奉遺書謹遺法介然以不墮先業爲意護喪南歸得舟東下因致薄酌一道哀愧之誠先生宜來歆是精潔尙饗

祭范寬之刑部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五月丁未朔十五日辛酉具官某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范郎刑部之靈君之於余兄之子婿而余姪女不幸早世親知之深義無少替垂三十年意愛交至吾提國憲尙領

全吳察廉之失。屢經赦書。復久去官。攻者終誣。降漕得守。遂觀濠魚。中外交章。辨君非辜。牽復甚邇。君胡遽殂。嗚呼哀哉。君始得疾。殆於彙月。度不能起。尙記疏拙。請兄援毫。寓書以訣。惟草二名。親筆余別。余一閱之。夙夜悲咽。其間一事。余竊爲疑。云分毫恩。未嘗及之。余之知君。惟道是期。所謂恩者。有公有私。私則結好。死焉莫移。公敢市寵。非余之爲。嗚呼哀哉。君之平生。志氣豪邁。臨終之言。何近狹隘。得非有激。其意安在。俾余恤孤。余安敢忘。千里致哀。惟憑薄醅。英特之魂。宜乎不昧。尙饗。

祭文潞公太夫人文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二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遣門人陳諤。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魯國太夫人之靈。惟靈早孀。君子克謹婦道。闈內之訓。莫匪忠孝。有子逢辰。相吾大君。膺公盛德。世無與倫。勤哉奉親。絜我賢相。晨夕旨甘。得謂榮養。享封大國。諭翟魚軒。康寧壽考。五福之全。相君承顏。以懼以喜。請治於洛。歸來鄉里。慰我高堂。鼓鐘笙簧。大期之及。怡然而亡。琦於相君。義則兄弟。何以致哀。是惟薄祭。尙饗。

祭崔良孺殿丞文

維治平元年歲次甲辰九月癸亥朔二日甲子。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殿丞崔君十哥之靈。惟君之稟。天與和粹。大韶之發。聽者忘味。大圭之全。瑩爾君瑞。君父正臣。始終道義。君兄節士。瓌特其志。君之漸摩。固無不備。惟文之高。乃不中第。惟才之敏。見於爲吏。其勢奔騰。譬若良驥。千里之遙。旦暮可至。奈何半途。遽爾顛躓。惟余之室。君則其弟。余契之篤。實均同氣。君如京師。必館而憩。歎然相接。惟恐分袂。

今夏之首君來審官待次得告再歸闕田初聞小疾勿藥嘗痊遂不裁問日期驚旋使愈至止君兄惠贈具述君病且憂纏綿余驚呼醫俾馳詣前醫馳未達計來何遑嗚呼哀哉君之德美稔於衆傳復被餘慶宜熾而延何未強仕倏茲溘然命也孰訴噫嘻蒼天嗚呼哀哉君姊之亡傷摧二年又感君感心如灼然徒憑薄醅致此拳拳哀誠千百未能一宣君其知乎歆余意焉尙饗

祭資政吳長公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十月庚子朔某日具位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大資政吳公侍郎之靈惟公之生得道之粹惟公之出爲世之瑞粵在妙齡已彰奇器六經深醇諸子同異下逮百家史氏所志經公一覽則能誦記學優而仕進道益勤遂膺詔舉大名是振仁廟知公擢公諫臣聳激忠義漸靡聖神致我后德大猷日新領漕東南使煩以試屬部一清何止經計更殿鉅藩所至稱治風績藹然實冠循吏西掖代言北門典制號令文章一時溫麗翼翼京邑則於四方帝曰疇尹惟公是當大豪兼并過於寇攘公暴其罪投之遠荒奸盜四走壞其橐囊高視前輩爲宋趙張上曰公賢贊我幾命協心憂國大本以定俄執親喪毀幾滅性茹蔬泣血卒羸而病服除還位亟參大政眞儒秉鈞內外交慶任直爲輔忘身匪艱辨白君道呵排大奸義貫白日名高太山退處於外孤風孰攀公往治青余趨雍部遐辱惠音道其雅素且曰吾疾庸醫所誤今雖調適未甚如故余病亦久勉而作書馳走一介候公起居回得公答慰我勤渠親翰彙幅筆精有餘余喜料公其疹必除命世之佐百靈所扶嗚呼哀哉書來未旬余徙鄉郡復促召

車因令入覲。道聞公訃。心臆摧震。天乎人乎。杳默奚訊。善人云亡。乃邦之釁。公如可贖。余義當徇。雖百其殞。夫亦何吝。嗚呼哀哉。歷代已往。如公幾人。萬世在後。公名永存。執壽執夭。此安足論。惟是餘慶。宜昌子孫。何以致呵。奠公一樽。公來歆乎。公靈者魂。嗚呼哀哉。尙饗。

祭安退先生劉君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八月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安退先生劉君之靈。嗚呼。先生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憤然不少屈於世兮。遂樂窮處。惟酣杯而放歌。晚而絕穀。棄置家事。欲融怡於太和。澹然如此。而天猶不祐兮。亦奔隨於逝波。余方罷西帥。還故鄴。借號塗而亟過。瞻先生之墳土未乾兮。不能一奠於山阿。徒遣使指陳薄薦。以將其意也。嗚呼先生。其知余之悲乎。奈何奈何。尙饗。

祭崔公孺比部文

維熙寧四年歲次辛亥某月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崔君比部九哥之靈。余初及冠。作壻君門。君時妙年。德性已尊。不事雕琢。歸乎質渾。博覽經史。富於藝文。恥在蔭籍。思同後羣。射策不偶。遂遺世紛。西竺大法。南京祕源。芻建莊老。虛無之言。沈酣貫穿。洞其本根。顧視軒冕。淡如浮雲。勉而爲吏。非志所存。竊以庇族。仁風是敦。閒常詣我。情均弟昆。酒會歡密。詩豪放奔。時躡道輿。開髻破昏。益我多矣。如舊附黨。餘觀君爲。期諸古人。如何奄忽。遽罹大屯。善良至此。天也寧論。泣馳使指。奠醑一樽。君乎來歆。

惟靈者魂尙饗

祭致政學士趙君子淵文

維熙寧四年歲次辛亥八月癸丑朔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張世昌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致政學士趙君子淵之靈嗚呼僕與君交心照莫二論契之深同門之壻在明道初禁林並試聯陟道山日親高誼直則同舍分則同氣譬若驥驂方駕平地欲聘千里自當齊至如何遲速半途而異君知命者未始較計嗟君之才畜不大施歷殿藩府所在循吏晚求西臺亟謝君事惟洛之都有完者第方期優游遂我高志不虞安休乃失頤衛使人遠來諭我疾勢駭而馳醫往道勤意醫纔及門而君已逝嗚呼哀哉年踰七十壽足爲貴諸子宦達實昌而熾進揚令名退絕纖累君之始終可謂無愧而余悲者義切親懿聲顏永絕翰墨徒祕緇不親執奠不躬致臨風長號涕泗交墜惟憑一介具此薄祭冥冥有知爲我來暨尙饗

祭少師歐陽公永叔文

維熙寧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李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少師永叔之靈惟公之生粹稟元精偶聖而出逢辰以亨歷事三朝翼登太平大名旣遂大功旣成年未及老深虞滿盈連章得謝穎第來寧神當畀以福祿天宜錫之壽齡胡不憇遺遽爾摧傾此冥理莫得致詰而天下爲之失聲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獨步當世子長退之偉瞻閔肆曠無擬倫逮公始繼自唐之衰文弱無氣

降及五代。愈極頹敝。惟公振之。坐還醇粹。復古之功。在時莫二。公雖云亡。其傳益貴。譬如天衢。森布列緯。海內瞻仰。日高而熾。公之諫諍。務傾大忠。在慶歷初。職司帝聰。顏有必犯。闕無不縫。正路斯闢。奸萌輒攻。氣勁忘忤。行孤少同。於穆仁廟。誠推至公。孰好孰惡。是焉則從。善得盡納。治隨以隆。人畏清議。知時不容。各礪名節。恬乎處躬。二十年閒。由公變風。公之功業。其大可記。屢殿藩垣。所至懷惠。嘗尹京邑。沛有餘地。早踐西掖。晚當內制。凡厥代言。典謨之懿。凡厥出令。風雷其勢。三代炳焉。公辭無愧。樞幄猷爲。台衡弼貳。撫御四夷。兵戈不試。整齊百度。官師咸治。服勞一心。定策二帝。中外以安。神人胥慰。不校讒言。懇求去位。公之進退。遠邁前賢。合既不苟。高惟戒顛。身雖公輔。志則林泉。七十致政。乃先五年。上惜其去。公祈益堅。卒遂其請。始終克全。嗚呼哀哉。余早接公道。同氣類。出處雖殊。趣向何異。暨忝宰司。日親高誼。可否明白。襟懷坦易。事貴窮理。言無飾僞。或不知公。因罹謫忌。青蠅好點。白璧奚累。嗚呼哀哉。自公還事。心慕神馳。徒憑翰墨。莫挹姿儀。公嘗顧我。惠以新詩。雖亟酬答。奈苦衰疲。欲復爲問。動已踰時。忽承訃音。且駭且悲。哀誠執訴。肝膽幾墮。公之逝矣。世鮮余知。不如從公焉。用生爲遐修。薄薦奠公一卮。魂兮有靈。其來監茲。尙饗。

陳

韓魏公集卷之十

家傳

公諱琦字稚圭安陽人韓氏之先出自晉卿獻子之後以國爲氏子孫散居諸郡在昌黎者最爲著姓公卽昌黎之裔也其後徙居於深州之博野遠祖肫爲沂州司戶參軍生沛爲登州錄事參軍沛生全隱居於博野全生三子曰又賓曰文操曰存又賓生定辭昌辭文操生隱辭晦辭審辭存生正辭又賓仕唐僖宗爲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以唐光啓二年終鎮府立義坊之私第以龍紀元年葬博野縣蠡吾鄉之北平原子昌辭爲鼓城縣令以天復二年三月終於真定以天復三年七月葬蠡吾以晉天福二年祔夫人張氏改葬趙州贊皇縣之北馬村是爲高祖昌辭生一子諱璆終廣晉府永濟縣令彙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齊國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太夫人始葬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則公會祖也璆生公之皇祖諱構仕本朝爲太子中允知康州終於治所彙贈開府儀同三司魏國公夫人李氏深人義之女晉相崧之猶子追封魏國太夫人皇考諱國華諫議大夫知泉州召還道病卒於建陽驛國史有傳慶歷五年葬安陽縣新安村尹洙師魯誌於墓丞相富弼爲神道碑所載事業甚詳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威之孫追封魏國太夫人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追封楚國太夫人公以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歲七月二日辰時生於泉州公自幼而孤鞠於諸兄旣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

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以二十歲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於殿上。先是赴省進士元絳有叔同待試於都下。因疾委頓。久而復蘇。具言冥中嘗至一官府。殿閣甚嚴密。中有一堂。牘云侍中堂。俯窺堂中。則列人之姓名。曰趙普曰丁謂曰馮拯曰韓琦。字皆黃金。外以青紗覆之。此事甚播於當時。然公猶未第。但閉門爲學。未嘗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公爲誰。何及省牘出。始見公姓名。衆人驚相謂曰。非元氏所夢者乎。公旣亞牘首。知者異之。厥後卒踐此位。乃推考本朝以來爲眞侍中者。至公始四人而已。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侍秦國之官。踰年秦國亡。哀毀過禮。服除。明道元年冬。遷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直集賢院。二年六月。監左藏庫。時高科已入文館者。指日可至貴顯。公監臨物務。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卑。凡職事亦未嘗苟且。禁中須索金帛。皆內臣直批聖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公奏曰。天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得合同。憑由不可給。後相習爲弊。廢而不行。願復如舊制。以杜姦僞。詔從之。舊有監秤內臣一員。天下綱運至。必俟監秤。始得受納。內臣者。往往數日不至。寶貨皆暴露廊廡。遠方銜校。苦於稽留。公乃奏罷去內臣。災傷州郡所輸之物帛不如度者。例猶追剝。公請蠲之。景祐元年九月。徙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陳畱等七縣。月遣人一詣禁地。巡捉飛放。民頗爲擾。公奏曰。陛下畋游之事。廢之已久。蒐獮之地。共之斯衆。豈容姦吏未革。侵牟。願申嚴禁止之。三司循例下府配買馬食草六百萬。公奏諸縣蓋有災傷者。豈可槩令認數。爲奏得蠲減九縣二百餘萬。凡刑名輕重不當。疑慮未明者。皆辨析條奏。府事雖日紛

定省覽亦不滅裂無巨細必詰正而後已。時文牘得公書者郡吏必喜相謂曰。過韓家關矣。二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文武官在京丁憂至服闋。月俸給見錢六分。在外遭喪至者。止得四分。公謂均是服除朝見。豈當有內外之別。請爲一等。至今以爲法。三年秋。以族貧求外補。得知舒州。將行。除右司諫。供職。詔公與丁度。胥偃。高若訥。同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等所造鍾律。公論曰。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嗷殺暉緩之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其旨斯在。孟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言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元成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也。臣竊考前志。參驗今古二家之說。差舛未安。蓋逸瑗之圍方分。保信之用長黍。質之典據。皆所無聞。伏自藝祖造邦。二宗接統。緝禮具舉。熙事咸備。通用王朴之樂。悉無更易。以至黎庶乂安。兵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爲樂之用。非不和也。頃因燕肅獻規。妄加磨鑿。適會李照赴闕。謂非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畱日昃之聽。精加練覈。許之改作。逮於成功。卽薦郊廟。暨逸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圍徑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長廣乖古。竊以祖宗舊樂。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葺。又將易制。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旣達其源。又當究今日所急。以佑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二陲。久弛邊備。寇敵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彊則驕逆。渝盟背約。何代。

而無必思密備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弼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爲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記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鐘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年閒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阮、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奪權且停罷詔從之明年上將行南郊之禮公又奏曰臣先曾將歷代典志文字及用漢錢分寸較量得王朴舊樂於太祖廟曾令和峴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胡瑗、阮逸、鄧保信并李照等鐘律俱不合古遂具聞奏再奉聖旨令將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別造律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曉音律乞再訪知樂者俾合詳定後蒙寢罷其時臣曾將景祐廣樂記看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出意制造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禮不可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臣竊聞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鐘磬等見今並存欲乞下太常寺將來郊禮復用舊樂所貴國容咸備神聽惟和詔下兩制詳定皆以謂當如公請遂聲詔將來南郊且用和峴舊樂時災異數見朝廷但齋醮禳謝公旣上疏極論爲無益繼又聞大慶殿建設道場及分遣中使詣名山福地祈禱公奏前世祈禳之法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下詔求言側身避殿始可轉禍爲福願法而行之或宮中有宴飲之事亦望稍加節減不獨仰奉天戒實可上安聖躬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於庭豈僧道凡庸之人繼日彙月喧雜於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昔唐高宗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袁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

宴會之地。望請命婦會於別殿。自可備禮。應有禮之。則有禮之。類並於別所安置。上嘉納之。內侍省都知以下。非時遷轉。公奏曰。近陸親宅告成。自提舉臣僚而下。有詔增秩。用勸勞者。入內侍省副都知張永和實總其事。故有遙領團練之命。逮夫同列。旋以推恩。當時公言其謂非當。蓋以其一官之效。而衆人蒙賞故也。或以爲省局之內。官次相妨。因而敍遷。未甚爲害。臣是以不敢遽有論列。今聞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加使額。臣竊觀衆論。益以懷疑。誠以沮勸之方。爵賞爲大。若匪閱其官簿。疇以年勞。則必顯著功籍。特申寵拜。或不由是。皆涉無名。故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昔衛人賞于奚。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而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慎賞如此。願亟行追寢。以勸天下。時中外臣僚多干求內降。撓政。公奏曰。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罰任使。必與兩地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內中批旨。皆是出於宸衷。只自莊獻明肅太后垂簾之日。遂有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女謁。或於內中下表。或只口爲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唐之斜封。今之內降。蠹壞綱紀。爲害至深。陛下聖德日新。惟此久敝未除。願降詔諭戒飭。及出干請者姓名。付有司治之。又聞文臣中近有進狀。乞充三司副使。及武臣內亦甚有進狀。乞加遙郡。或橫行使額之人。緣此任使。並是國家要近之職。必須稽合公議。選於聖衷。固非臣僚自可陳乞。此後輒上章妄求選任者。乞重置於法。上皆降詔禁止。仍令御史臺糾劾之。民間復作銷金服極其盛。至於臣僚戚里之家。服之以入宮掖。了無避懼。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雖貴近之

家犯者無令入內。付外勘劾。朝廷乃下詔申諭。未幾開封府有犯銷金者。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正徒三年。公曰。大中祥符八年。敕犯銷金者斬。今偶有敗獲。正宜行法以警衆。豈可憚意定刑。壞先朝之法。啓奢僭之漸。請復用祥符舊敕。詔御史臺刑部與審刑院大理寺詳定。以聞。公以災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桑言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邪。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祁、胥偃。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章已十上不報。公乃拜疏曰。臣伏聞有虞至聰也。成湯至明也。其命相則猶咨於岳。選於衆。不敢以獨覽自決於上。必僉而舉之。始正其位。故得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遠於朝。未有衆以爲非才。上獨爲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可成。而衆功盡美者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自去秋迄今。桑上封奏。指言陛下丞弼之任。未得其人。蓋以宰臣王隨登庸以來。衆望不協。差除任性。褊躁傷體。廟堂之上。不聞長才遠略。仰益盛化。徒有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貽誚中外。而自宿疾之作。幾涉周星。安臥私家。備禮求退。方天地有大災變。陛下責躬訪道之際。不思抗章引避。而不朝君父。扶疾於中書視事。引擢親舊。怡然自居。暨物議沸騰。則簡其拜禮。勉強入見。面求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寵慢上。寡識不恭之咎。自古無有。今聞所患有加。不能復詣中書養疾。陛下優遇之禮。旣已備矣。彼人貪祿竊位之計。亦已窮矣。其次則陳堯佐男述古、監左藏庫官不成資、未經三司保奏。而引界滿酬獎之條。擢任三門白波發運使。況程琳任三司使日。曾定奪監

左藏庫與守則。雖界滿出制。而帳歷憑由。不能依限結絕。尙猶不應酬獎條敕。保明之官。已重實其罪。以

敍犯邱回漢諱。兄綱將朝廷要職。從便退換。如己家之物。紊亂綱紀。舉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矜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則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之責矣。言事者疏我之罪。而上不之聽矣。則必愈任威福。公然爲不善。更無畏忌矣。又石中立本以藝文進。居近侍。兼領常局事。尙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譽。爲人所稱。處於翰墨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大政。則誠非所長。伏況仍歲以來。災異閒作。衆星流隕。躔次不順。河東地震。壓覆至多。雖歷代所書譴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無積雪。春首霽震。寒燠之序。未甚均協。考天戒之自。則變理之任。正當其責。而在上獨使陛下引咎敷詔。詢求讜言。繼日臨朝。孜孜政道。在外則降敕天下。偏責刺舉牧長之吏。各修其職。於政府之臣。則以爲過不在己。泰然自處於皋夔稷禹之右。臣僚欲廣陛下之德。乞頒前詔於天下。而罷立其限。則皆抑而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之明應也。陛下用輔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觀望。浸成弛慢之風。必恐外寇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望天責可消。而福應自來。則又不可得也。陛下儻以爲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宜輕議。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恣其墮壞乎。今下至閭里之人。猶能揚言而非之。投書而謫之。又況陛下置臣於言責之地。可知而不言哉。臣是以不避斧鑕。屢有論奏。乞從罷黜。以慰具瞻之望。於己非私也。於柄臣非有嫌隙也。所切者以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爲在位壅蔽。一思開發睿明。以濟亨運。非他意也。然慮陛下以臣過有詆訐。疑在離間。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書。委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會議。正其是非。如以爲臣

言不謬。則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爲輔弼等前件行事。於朝政無損。國體無害。只是臣發於狂妄。則誅戮
貶竄之罪。臣無所逃。矧遇陛下勤政答天。申明賞罰之秋。特望判其邪正。以塞羣議。幸甚幸甚。上乃罷宰
臣王隨判河陽。陳堯佐判鄭州。參知政事韓億本官歸班。石中立爲資政殿學士。成州防禦使楊景宗。莊
惠皇后之弟。入臨皇儀殿。而被酒喧嘩。公劾奏曰。景宗起於寒悴。本無勳績。特緣戚里。遂冒貴階。肆情犯
法。所在奏論。矜貸實多。豪暴無改。今於宮掖之間。猶無畏忌。使之郡州之內。孰遏侵陵。請下有司。明按其
罪。上以太后故。不欲重貶。出爲兗州兵馬總管。都官員外郎魏莊。自陝西催市糶糧草。還旣得對。乃面求
爲省府官。公言莊人品猥下。因王隨援引。得知赤縣。而三司希旨舉薦。俾往陝西。辭之日。已賜三品服。今
敢復有干瀆。請劾正厥罪。乃降莊通判揚州。公以自變茶法以來。歲輦京師銀絹。配擾江北居民。而內虛
府庫。外困商旅。請選官參定酌中之法。乃命公與御史中丞張觀。侍御程戡。同三司使副別議其法。四年
秋。發解開封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錄二司。開封國子監考試。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謄錄司。
以示至公。從之。寶元元年八月。假太常少卿昭文館直學士。充北朝正旦國信使。以知環州高繼嵩副之。
公言繼嵩知環州。因軍人得遺箭。繫以匿名文字。言繼嵩將叛。繼嵩心不自安。遂乞還朝。乃差充國信副
使。臣察其事之僞者有二。辨其惑者有一。繼嵩久在西邊。頗以勇敢聞。或爲西賊所惡。設反閒而去之。不
然。則馭下嚴而爲戍卒。巧計以中之。此其僞可察二也。且繼嵩背義投誠。元昊忠於朝廷。則當密奏其事。
何必以遺箭疑其叛狀乎。此又其惑可辨一也。臣愚以謂直急遣繼嵩還邊。其元告匿名文字。亦請論罪。

而厲忠義之懷乎。遂詔繼嵩復還環州。以闔門通事舍人王從益代之。公以京城內逼郊禮數日。盜賊公行。輦轂之下。古有禁暴之法。請南郊前一月。降敕開封府約束強盜。及持杖竊盜罪至徒。并折傷人以上。如犯在赦後。無得以赦原。其竊盜賊重者。亦奏聽裁。從之。三年五月。侍御史王素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鉅細。較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不急。詔公與張若谷。任中師。同三司詳定。公謂景德以來。歲月已深。文案必不備具。若俟齊集而議。徒成淹久。但考見今日實爲浮費。自可裁度上聞。如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家。多占六軍等耗。縣官衣糧爲私家僕隸。在京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祐文書較計邪。詔從之。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同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卽許會問入內侍省等施行。公言解鹽禁權地分凡二十一處。而利害不同。請命近臣以新舊二法。取其利最長者。議爲經久之制。詔翰林學士宋庠。知制誥王堯臣。同三司講議。七月。授起居舍人知諫院。王沂公會望重當時。慎許可。公爲司諫時。沂公尙未罷相。見公論事。謂曰。每見章疏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安。至如希文亦多好名。於國事何益。公以是益知自信。公以所存諫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爲三卷。曰諫垣存藁。自序於首。大略曰。諫主於理勝。而以

至誠將之。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者。必昧死論列。上覽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八月。以本官知制誥。知審刑院。賜三品服。先是盜殺同黨。既已就捕。例不抵死。公曰。此但并有其貲。或欲滅其口。非有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請更議其法。乃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無得原。是月。以益利路大饑。爲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賦。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兵。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劍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時皇子初降。天下進金帛爲慶。列郡聞風。修貢甚急。公言勞擾疲民。詔悉免之。益州歲織錦綺五十餘萬。蜀州皆染紅紫數萬縑。所費甚厚。而皆出於民。公請權以半爲額。諸州設市買院。收市上供物。多不以直。公請停止之。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康定元年春。西邊方用兵。上念禁兵久戍。因請遣使安撫陝西。遂命公爲陝西安撫使。東門閣上一作東門閣上使符惟忠副之。上謂公曰。異類猖獗。官兵久不習戰。而數出無功。今因小警。將以開後福也。公勇於自效。七日受命。十二日上道。既至。則列郡城池。皆頽廢無守禦器。乃期以月日。責之修濬。又以河北樓櫓爲法。烽燧素不設。但走人以候敵。公悉度遠近以置之。方兵興。窘於財用。公謂陝西產鐵甚廣。請鑄錢兼用爲便。延安賊雖引去。尙圍兵圍塞門安遠寨。將吏畏避。莫敢出援。知延州振武軍節度使范雍。已有責命。除象州防禦使。環慶路

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初總管劉平來援。延州遇賊。內臣黃德和率衆奔遁。兵陷平。被執。德和乃誣平降賊。朝廷遂錮守妻子。遣御史文彥博具獄於河中府。乃命公案實。仍報彥博。公曰。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衆。晝夜力戰。爲德和所累。旣就擒。猶詈賊不已。忠勇無愧於古人。今以誣言所惑。憫忠恤孤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解體乎。由是始得推恩。又條死事之臣。皆被賻贈。慶州駐泊神衛軍。隨平戰沒者纔十之一二。本軍都指揮使與衆皆遁歸。分屯邠寧。係近上禁軍。不能力戰。以至陷覆。主將若朝廷一切不問。則無以勵衆。請罷歸。令樞密院處分。從之。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公以陝西科擾頻仍。民已不勝困苦。請寢一路以安衆心。從之。先是詔陝西點募強壯。命公撫諭。仍促本路如詔言者。又以增數爲請。公奏曰。轉運司及郡縣尙未點集。必謹重此事。慮有驚擾。蓋民情謂旣爲強壯。且憂刺以充軍。本路近嘗添差弓手。耳目皆已習熟。必無疑懼。請除商虢二州外。各於逐縣見管鄉村三丁以下。主戶內選差一名。充弓手。更不差強壯。使減稅免役。立階級。分教習。著爲條約。甚備。詔悉如所請。令旣行。人心帖然。得數幾一十萬人。邊聲甚壯。將佐懦怯者。悉使罷去。停諸州上供不急之物。數十萬。時慶人陳淑度等陳邊防策。旣而補官。東南公奏曰。士忠義憤懣。爲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於僻左。實羈縻之。何得自效。非所以開示誠意來人才也。詔皆徙邊任。公徧歷邊塞。見利害甚詳。乃上疏曰。臣素昧兵機。不經邊任。昨以寇犯延塞。陝右驚騷。陛下不以臣非才。俾用安集。臣受命引道。徑趨西陲。晝則奔走長途。夜則

評遣局事。凡至邊郡。率須宴犒。故經度廉采。不能纖悉究知。然前語以謂口說不如親逢。耳聞不如目見。今既周歷疆鄙。管穴所得。麤有一二。思欲歸覲之日。面陳旒屐之前。又慮後於事機。先合敷奏。臣竊以吳賊包藏逆志。積有歲年。朝廷待之不疑。養成兇慝。今甲馬雄盛。金帛富饒。誘納亡命之徒。助成狡計。與賊遷跳梁之日事勢。其實百倍。故敢驅脅醜類。直擾延安。破寨逼城。號三十萬。且朝廷命劉平。統兵三路。蓋極一時之選。石元孫。委任次焉。已并爲之擒矣。偏裨之勇鷲者。如郭遵。萬俟政。孟方。張異者。又爲之俘馘矣。藩籬熟戶。李士彬。采一本作米知順。李思忠之族。亦爲之降。且擄矣。戍卒陷歿者。蓋不啻萬人。諸路聞風。惕然喪氣。彼賊氣焰。從而可知。范雍緣此降移。已有趙振爲代。今延州之民兵。雖益而未補於舊。若范雍之策。慮彈壓。劉平之謀。勇有望。裨將郭遵輩之驍悍敢鬪。後來者未聞過之。所存熟戶。旣難以自保。不無去就之意。而又鄜州去延安止二小程。其城周圍止二十四里。跨二土山在其中。正當狗道嶺。賊馬來踰川原坦闊。昨來張守誨。應卒繕營。甚未固備。制度低小。木植細弱。其垂鍾板。盡以人戶獨扇門爲之。至今無材料修換。王德基到任後。再行計度。人工材木萬數甚多。轉運司又無可應副。近知張亢交替。便有物力營葺。亦須冬末了畢。況在城所屯兵馬。不滿三千之數。萬一賊計不測。直攻鄜州。但恐即日備禦。未能固守。鄜州旣不能守。則延州城寨。非朝廷之有也。況鄜延一帶。係吳賊納款之時。出入路道。山川險易。盡曾涉歷。而復咫尺寧夏。便於巢穴。臣竊慮出其不意。再來奔突。故禦捍之備。宜以鄜延爲先。鄜延若有重兵。

懷敏非夏竦之比。若藉其勇戰，則懷敏平生未識偏伍，亦與一書生無異。鄜延涇原本設經略使二員，分護諸將。自范雍得罪之後，更不選人。經略一司已明無用，是徒使夏竦懼而求免，豈能成功。惟秦鳳一路去賊甚遠，比之別路未足多虞。同州河中府與鄜延不遙，宿兵策應。魏昭昞、王克基未嘗出離京闕，便使領衆禦戎。昨來暫至延州，皆已破膽。加以諸路城寨軍屯勢分，大抵一州之兵半守諸寨。邊臣因舊重改，不達以變謀及廢置，率皆異同。殊不知承平之時，邊臣無事，競務增置寨柵，以邀賞恩。止爲熟戶防家，於國家實有何益。至今孤囚軍旅，蓄聚資糧，犬羊衆來，舉以遺寇。所在將帥例復失和，妒能害功，動致矛盾。東兵驕而好走，內臣戰則失利。此方今之大弊也。臣深爲朝廷憂之。兼逐處主兵臣僚多爲不益，得兵馬無不恐怯。朝廷又舉昔年之數，止絕陳乞。臣竊料劇賊果復傾竭種落，併侵一路。彼衆我寡，戰必敗亡。所至嬰城避其鋒銳，因而長驅關輔。人戶驚逃，大邑富居任其屠掠。都輦之下，豈不動搖。陛下宜訪帷幄之嘉謀，審攻守之良算，早圖平殄，以安生靈。蓋非臣淺慮所及也。臣今爲陛下計者，莫若差銳兵三五千，或於同州河中府等處分減進屯鄜州，選才望大臣一員復本路經略之任，兼知鄜州處置邊事。令張亢就充本路鈐轄，於鄜州駐泊。用朱觀知環州，就差葛懷敏充環慶部署。如朝廷必以經略一司更不合置，即乞專於鄜州益兵，使葛懷敏知涇州，充替夏竦。自然事體均一，不撓邊臣之心。早賜選差才勇帥臣充環慶部署，令秦州曹琮兼管幹涇原路兵馬公事，準備分孽秦鳳閒兵，互相策應。其沿邊堡寨除自來係大

寨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孤小寨柵。斷自朝廷。專委經略部署司。須得移那兵馬。分食舊積糧草。無使餘羨。然後併兵入城。只畱人員兵士三二十人。以爲斥堠。量事更差弓箭手防護。所是沿邊路分都監都巡檢等闕額。卽於諸班新換右職。臣僚內選差催發。其河中府同州郡署鈐轄。別差稍知邊事。臣僚充替魏昭昞。王克基。所有沿邊州軍招置蕃落保捷等指揮。多是本土勇悍之人。只爲拘定等杖。失人甚多。亦令速降指揮。催促招收。但以人材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今後更不拘等杖。愚短所見。願蚤財擇之。上皆施行之。

韓魏公集卷之十一

家傳

五月以忠武軍節度使夏竦爲陝西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開府於永興軍。命公爲樞密直學士。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並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幹都總管司公事。公陳用兵練卒之策。曰：沿邊總管鈐轄下指揮使臣甚衆。每禦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服習。將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是數致敗衄。昨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爲寨主監押。然拘於一城。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都總管司。擇所試中人。鄜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爲逐路教押軍隊。分逐州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所習精羸。禦敵勝負。重行賞罰。如此則兵之勇懦者得以悉諳。又有賞罰驅之。必各思奮身。復免主將爭占精兵。專爲己衛也。自古臨敵取勝。必有奇兵。若併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兵卒非無驍果膽力。出於儕類。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不過三二十人。與中常之兵混而爲一。禦敵之際。勢分力寡。多爲懦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得乎。欲乞委臣與范仲淹龐籍等分路於屯駐駐泊併本土廂禁軍內。選馬上使鋤刀鎗槊鐵鞭鐵簡棍棒勇力過人者。爲平羌指揮。以五百爲額。其衣糧如龍衛。而立驍捷之上。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土兵一指揮。屯駐駐泊兵士一指揮。鄜延路屯延州鄜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鳳路並屯秦州。若已請龍衛已上。請受者卽以爲節級。若後來闕人。卽選試殿

前馬步軍司龍衛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士兵止選於就糧指揮。其選中屯駐駐泊兵士聽三年一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投平羌者。送經略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絹十匹。無馬者并馬給之。詔從之。八月。上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齋手詔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尙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旣還。九月十四日。賊寇鎮戎軍。本路都監劉繼宗等戰敗於三川寨。官軍陷沒者五千餘人。公奏曰。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屯瓦亭寨。率援兵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諭軍中曰。此死地也。不可不用命。乃揮鐵鞭進鬪。賊衆披靡。珪中三矢而還。番賊匪軍大掠三日。知渭州鈐轄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賊乃退。三班借職郭倫固守定州堡。得不陷。劉璠堡本軍指揮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侯劉用以事急出降。遂并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然繼宗來權本軍方一日。而李緯等未曾經歷行陣。倉卒出戰。而士卒畏怯。遂至退衄。使黠寇恣行殺掠而歸。其劉繼宗。李緯。王秉望。特免推鞠。不以敗兵馬多少計罪。但量其情之輕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差遣。以責後效。王珪以孤軍千餘。當鋒血戰。所殺賊兵不少。旣被重創。次日尙求益兵出戰。人皆服其勇節。雖所亡數多。蓋衆寡不敵。欲望貸其敗軍之罪。必能感勵奮身。盡死爲報。從之。王珪仍賜黃金名馬。上聞繼宗之敗。又降手詔曰。晁宗慤等回省所奏。選差使臣教閱諸軍武藝。召募士兵。候稍成次第。審度山川。伺察虛實。計討賊境。庶無虛發。及專務持重保邊。待其作過。卽覓便出奇。痛行掩殺。并欲直取和市等場務事。今來朝廷相度。若只務守禦。則不惟虛延歲月。兼又耗費供億。至如近日賊軍深入延州保安軍界。圍脅金明寨。并燒蕩熟戶族帳。輸

折兵馬陷歿使臣狻寇一州。安然往來略無畏懼。卽又未見持重保邊待其作過。寬便出奇痛行掩襲之效。若言綏宥二州人戶不多。徒有城壘。卻欲先取和市後橋等場務錢帛。則去年曾打後橋。亦無所得。如此則守禦未驗。攻討未期。終用何術。息此勞弊。卿等旣膺重任。休戚所同。當須禮認朝廷宿兵日久。防慮非一。速盡經畫。早謀平定。仍具進兵時月。密切奏聞。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算於朝廷。乃畫攻守二策。公與經略判官尹洙馳至闕下。奏之。惟上所擇。上乃聽用攻策。十二月。遷禮部郎中。入謝曰。臣以邊防大議。不俟召而至闕。乃僥倖進秩。何以逃清議。力辭不拜。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旣而范仲淹乞存鄜延一路。招納未行。討伐而又沮議者不一。事遂未決。公奏曰。竊准詔問。促令進兵。及令分析向去。有何方略。授與諸路。卽委不誤事。遂與夏竦參定攻守二策。臣探知冬月。昊賊未能舉動之際。兼程赴闕。求對進呈。乞賜裁擇。尋下兩地大臣商議。只取攻策施行。臣屢曾面奏。茲事體大。繫於安危。若陛下決知可行。兩地大臣主義不變。或能集事。今臣方歸本司。而橫議日騰。朝聽已惑。攻討之說。比比割下。且朝廷舉大事。主大謀。自當堅如金石。無有回易。時降詔旨。激勵將士。沮軍事者。約古行法。今乃深憂重慮。必謂無成。況鄜延路范仲淹意在招納。更不出兵。雖具奏聞。乞依元策。假若朝廷強之使進。終是本非己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今已二月將半。漸有暑氣。必難進兵。臣此來奉行成算。非是年壯氣銳。慮不及遠。幸而求勝以誤國家。誠以昊賊據數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陝西四路之兵。雖不爲少。卽緣屯列城寨。勢分力弱。故賊始犯延安。生擒二將。屠掠無數者。

蓋劉平、石元孫聚一路之兵拒之，纔及九千而已。去歲秋末，復有鎮戎之敗。劉繼宗等分兵禦捍，不滿萬人。比援兵之至，則賊已捷歸。是則彼勢常專，我力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失，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不敢與敵。中夏之弱，自古未有。又未聞臣僚堅執守議，以爲必勝之術者。臣恐春失數寨，秋陷數堡，邊障日虛，士氣日喪，賊志乘此，則有吞陝右之心。加以興師以來，科斂萬計，民已大困，配率不止。去年秋稔尚窘急如此，忽有水旱，其何以堪。臣近過邠、乾、涇、渭等州，所至人戶，經臣有狀稱爲不任科率，乞行減放。內潘原縣郭下絲絹行人十餘家，每家配借錢七十貫文，哀訴求免。國用削弱，以至於此。緣轉運司計無所出，臣是以不敢邀愛民之譽，直行放免，恐相矛盾，上煩朝廷。臣恐一二年間，經費益蹙，人情大騷，師老思歸，及期無代。每慮至此，臣難盡言。望陛下省羣言之難，一爲大事之當慎，知其異議已沮，師期且令諸路置辦軍須，訓整兵馬。俟及初秋，若范仲淹招懷未見其效，則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必須討擊，卽乞斷在不疑。剋日降旨，則庶事已辦，便可進兵。朝廷終難之，初攻討之議未決，朝命未下，因命環慶總管任福至涇原，經制邊事。賊復遣人叩延州請和，公曰：「是知我欲大舉而爲款兵之計耳。不然，懈我邊防，又將謀入寇。」乃戒諸路益嚴備，不可弛。公乃行邊趨涇原，諜者報元昊閱兵，公度賊必寇山外，卽徑趨鎮戎軍，召諸將會議，坐閒報賊入界，公乃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擊賊，以涇原路兵馬都監內殿崇班闔門祗候桑懌爲先鋒，涇原路兵馬鈐轄崇儀使忠州刺史朱觀繼之，涇原路都監禮賓副使

武安人。公乃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擊賊，以涇原路兵馬都監內殿崇班闔門祗候桑懌爲先鋒，涇原路兵馬鈐轄崇儀使忠州刺史朱觀繼之，涇原路都監禮賓副使

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公亦至城外重戒之。既行。又自爲檄遺福等。當持重勿貪利。爲賊誘也。福自新壕外引經騎數千趨懷遠城。捧龍川過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司巡檢內侍劉肅。與賊兵一瀾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衆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亦踵其後。薄暮福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爲一軍屯籠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賊得逸去。謀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既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至籠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桑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陣動。兵馬上山。欲據勝地。而伏兵自山背合擊而下。士卒墮崖。暫相壓者衆。桑懌劉肅皆戰死。賊分兵數千。斷官兵之後。福矢盡。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喉而絕。既而賊并兵攻朱觀武英。戰既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五百。陣於觀軍之西。而渭州駐泊都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賊兵益至。步軍從東先潰。衆遂大奔。武英趙律王珪耿傳等皆戰沒。軍士死者六千餘人。唯朱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賊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福敗死不相聞也。方元昊傾國入寇。分兵爲四流。會於好水川。其一流乃福所遇也。賊不意逢鎮戎之軍。欲奔所聚之地。福亦不知賊兵數流。素有期會之所。故乘急追逐。陷賊之大陣。當是時。賊兵雖勝。殺傷亦相當。故卽時拔寨出境外。居民堡聚得以安全者。亦諸將死戰之力也。公乃上章。

待罪曰。臣罄所領將士以禦賊。獨居孤壘之中。日俟勝捷。而福等不依臣指縱。邀其歸路。以致敗亡。上挫國威。願正顯戮。御前以劄子付公曰。卿訓勵邊師。皆合事機。但諸將偶失持重。輕敵寡謀。然其盡節死戰。足謂忠勇。亦卿獎勸所至。勉更悉心極慮。以圖來效。倚任之切。鑒寐不忘。諫官孫沔輩乞置公大罪。後夏竦得公所爲檄於福衣帶閒上之。會朝廷遣翰林學士王堯臣陝西安撫。時范公以擅答元昊書。亦降知耀州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邊疆。一作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不可深責主帥。朝廷知罪在裨將。猶以言者止降一官。二年四月。遂授右司諫。以職知秦州。九月。復舊官。起居舍人。公上疏曰。臣三數年來。將命奔走。未嘗寧居。自赴陝西。纔踰年歲。兩趨窮塞。皆會賊至。既不能親冒矢石。應機制變。而但激勵將卒。申明賞罰。以晝繼夜。實忘寢食。所期立分寸之效。以報陛下委用之意。不幸天未助順。諸將自用。而有山外之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尙有計慮。豈敢以釋去重責。儉安循默。猶冀陛下亦不以臣一失驅策。棄而不用。竊以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於上。而朝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閒大抵欲保疆守境。愛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衆我寡。不可較力。但來則收民閉壘。示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平以來。沿邊與次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蓄一作積室廬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鎮戎軍之後。經略司專差龍竿城監押馬爲美。勸誘山外之民。入居城寨。而競路爲美。終不移徙。臣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

亦須市買。以此甘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或則全家被擄。又自環慶抵於涇原。沿邊熟戶數踰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意。竊謂若以見屯之兵爲保境之計。則慮歲月之間。邊民苦其屠掠。盡徙內地。諸族熟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惟存孤壘。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之兵。未知何時可息。茲西賊既知無後患。則乘勝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搖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曰民爲邦本。不可重困。沿邊戍卒。漸可裁減。若但守禦。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斂之煩。轉餉之苦矣。殊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朘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於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爲國家長久之策。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羌常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衆我寡。而爲盛境棄民之計。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今鄜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於鄜慶渭三州。臣今爲陛下計者。莫若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豫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堠。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是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強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熟戶有助賊者。卽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敢爲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開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那兵次邊。就食糧草。如此則三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之長算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揀

刺士兵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士兵既壯。則沿邊拱聖龍衛雲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剏團東兵。漸可代還。以實京師。爲強幹弱枝之固。則內外安矣。公又以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難於應副。詔公詳度。以點到弓手。選其少壯。刺手背充軍。或爲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額。速具利害以聞。公奏曰。有唐以前。兵出於民。而國不費財。戰得其用者。蓋軍令必行而尺籍有敍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募黥面以名正軍。年紀寢久。耳目習熟。百姓更不知前代籍民爲兵。但爲刺面給糧。則甘死戰鬪。聖朝因舊重改。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四裔。亦隨時禦世。不易之良制也。自逆吳寇擾西鄙。乃於陝西點民爲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起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父子兄弟。疏屬外親。或則雇人應名。更相爲代。而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託。多是結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敗事。臣是以彙陳揀刺士兵。自有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是與民不殊。請以秦隴州鳳翔府弓手。黥以爲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陝西弓手。揀充保捷指揮。仍給招軍例物。命既下。朝廷復檢會公前奏。令如公請。例物不給。公曰。揀刺士兵。人皆知爲當今之利。無敢爲朝廷發明者。慮生事。已有責爾。臣不避數十萬戶之怨。捐軀建言。幸已衆情帖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又以臣一言罷。豈不取怨益深。欲使總此新兵。禦寇立事。豈不難哉。願給例物如前。詔從之。後轉運司言。刺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前此朝旨。剏募人爲強壯。公恐民情驚。給例物如前。詔從之。後轉運司言。刺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前此朝旨。剏募人爲強壯。公恐民情驚。願

給例物如前。詔從之。後轉運司言。刺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前此朝旨。剏募人爲強壯。公恐民情驚。願

所利至大。公以秦州東西草市居民軍營僅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擇。魏德寧之地。豈不防虞。因議築外城。凡十一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而至正月。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劉渙乞於古渭州起立文法。修營城池。收買質帳。若成此事。則洮河一帶蕃部。可以照管。朝廷下此議於公。公奏曰。秦之寧遠寨。西至古渭州八十餘里。其間皆熟戶住坐。今於百里之外。建一孤壘。未見其利。洮河一帶生戶。從來部族星散。各立頭項。依附險要。不相服從。不能爲邊鄙之患。今招撫近邊蕃部。資用已廣。其遠地生羌。悠久所費。豈易支哉。詔於永寧寨。以官舍五十間。給唃廝羅收貯財物。公曰。使外人居邊城。非便。未敢奉詔。詔曰。唃氏已有謝表。不可失信。致於生事。兼不與屋宇。亦不絕秦州往來。可於閑慢處修蓋。常關防覺察之。公曰。秦州居常蓋暫往來。今既許置舍貯財。必常留人主守。豈能旦夕防察。使朝廷舉動皆知。況契丹元昊。亦未嘗沿邊給屋。昨楊勤等至龜茲一行。皆鑱之於館。我使至唃氏在驛。亦禁出入。遠蕃於中國尙備慮如此。防微杜漸。不可忽也。官舍勿給爲便。從之。公言今之試武藝。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斫膝。腰躬。腦躬。一綽筓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而使臣軍員緣此例得拔用。故諸軍亦循守常法。而無所更。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臣嘗熟思之。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中。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凡步射弓弩。於四十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爲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爲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爲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爲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

射鹿子或筍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爲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上使槍左右十刺。得五中。木人爲及等。馬上鐵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共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爲中。馬槍鐵簡俱及等爲第二。步刺槍步斫劍卽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鏢刀木槩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爲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材錄用。如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密院行之。慶歷元年十月。朝廷於四路置帥。王沿、涇原路。范仲淹、環慶路。龐籍、鄜延路。進公禮部郎中。仍舊職。知秦州。兼秦隴州。鳳翔府。階成州路。駐泊馬步軍都管總。經略安撫沿邊招討等使。管幹本路糧草。兼本路營田使。又以殿前都虞侯廣德軍節度觀察。爾後李昭亮爲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公言昭亮本貴家子。生平未識行陣。今備邊方急。豈宜居是任。詔徙昭亮永興軍總管。公以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其所從之兵衆。不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他日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存亡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以必行。請諸路總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帥陷沒者。並斬從之。吐蕃族帳。四路惟秦號最盛。雖藉以爲籬障。然久授姑息。無畏服心。沿邊熟戶。多爲昊賊脅從。公旣加慰撫。有違叛者。必舉兵討除之。隴波等族。嘗鈔邊。已出師焚蕩。未入漢謝罪。又遣使詰問。皆納子爲質而去。公以恩威旣行。乃遣通判尹洙詣諸族。召酋首戒諭曰。爾族可出人馬若干。我聞觀而籍之。緩急禦賊。當發符召。爾等宜駐營於野以聽命。一人不至。納羊爲罰。羊不至。是慢令也。率師誅

襲之獲賊首者進官增俸爲賞得蕃兵一萬三百餘人環慶路總管司奏得勝後陣亡軍員與退敗沒陣者恩澤一揆以此未便乞將得勝陣亡軍員子孫一依賞格酬獎其退敗陣亡者止推恩子孫一人詔令逐路總管司依所奏公奏曰將卒臨陣皆圖勝捷力有不敵戰敗而死人命至重爲國喪身臣子之忠無大於此旣已歿於王事豈以勝負爲言國家惟追崇虛名存錄孤子所以誘勸來者使之效命今邊臣讀此條貫往往傷歎以謂一死報國更分勝負恐非朝廷激勵將士之術兼前記所載亦無此例若果須分勝負則傷中并孝贈亦合作兩等支賜理實未便乞並如舊制施行從之范仲淹奏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永洛城亦爲之阻合策應軍馬由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能進兵修永洛城斷西賊入秦之路其利甚大詔公同諸路經略司詳度以聞公奏曰永洛城通秦渭道路穿驀生戶幾二百里計其土功亦數百萬止可通二州援兵亦不能斷西賊入秦之路近築秦州關城方畢功尙有衝要城寨當修補者甚多未敢再勞人力今恐未能與永洛之役詔公更不與修

韓魏公集卷之十二

家傳

二月四日。四路帥皆改觀察使。公爲秦州觀察使。范仲淹等三帥皆力辭不拜。公獨不辭。上表謝曰。議者惜臣茲授。謂匪美遷。臣但以處不避汗。事上之節。遜而就職。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之秋。非臣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掇希求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呼之便。旣而仲淹等尙未受命。公奏曰。臣始者上體朝意。卽時拜命稱謝。將佐等謂臣別無鄙外。亦甚慰悅。俄聞仲淹王沿。龐籍。皆彙表避免。恐朝廷以臣授職。難於措置。卽乞并臣所授罷之。兼不知臣者。謂他路辭之爲得宜。臣則壯年貪祿而已。方俟命未報。今准詔旨。令臣依樞密直學士立位繫銜。臣本以嫌疑略布誠懇。豈敢較品秩高下。況朝廷自有定著。不可以恩私亂也。詔爲見充經略安撫使立位繫銜。依前項指揮。寧遠永寧二寨。控扼賊路。人戶素繁富。城隍頽圯。命部將率禁卒增築之。閏九月。西賊寇鎮戎軍。公卽遣部將紀質率兵數千赴援。遇賊於瓦亭寨。擊之。聞涇原將葛懷敏戰沒於定川寨。又遣總管許懷德將軍十二營駐鳳翔府。以策應。懷敏旣敗。賊抵渭州涇原路。移文諸州使備賊長驅入關。公曰。賊雖至渭州。當是抄劫游兵。乃慰諭屬部。無令驚擾。果如公言。十月。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范仲淹亦進官。制略曰。援護邊防。安輯關輔。皆著勤效。簡在朕心。公辭曰。得還舊職。固爲榮幸。比賊犯鄰道。將卒潰亡。雖督遣萬兵爲援。實無毫髮之助。

不當遷官。以速公議。詔報曰。邊任方重。朝命已行。宜速祇受。不須堅辭。更思禦捍之計。上以涇原之敗。王沿已貶降。乃御前出劄子付公曰。陝西沿邊。自分委四路以來。頗聞訓齊士卒。修營城堡。羌醜踰年不來犯塞。朝廷本謂寇兵儻來。必能固守封陲。挫彼兇熯。不期涇原路將帥無謀。輕出鬪戰。既誤國計。慮啓戎心。今雖已除文彥博代王沿。狄青填葛懷敏闕。亡失使臣軍馬器械。並已那移補填。仍於永興軍別置都總管司。一如四路屯聚兵馬。精加訓練。准備分壁應援。及鎮守關輔。兼聞渭州鎮戎軍一帶。昨經虜掠。道路方通。或賊馬向去復來。如何控扼。縱使涇原支梧得定。豈不防別路作過。西鄙之患。平定末期。卿等早副朝僉。久處邊任。雖稽殄寇之效。備存許國之誠。必有深謀。破其姦計。候劄子到日。審細從長。經度捍禦之策。具陳利害。令梁堅、張庚、齋來赴闕。公上章歷陳王師不和之因。又畫禦賊之策。大略曰。前嘗上淺攻之策。是時民力未甚疲耗。北寇未有閒隙。以中國之氣吞之。其勢宜稍衰。今民力已困。北寇觀釁而動。是攻討之策。當置之而不言。今若召勇猛偏將五七人。使募敢死軍民一二萬。屯於一路。俟賊入寇。合本路兵馬出擊。若犯他路。使擣虛因糧。直抵興州。覆其巢穴。縱未得志。他時深入。豈不顧慮。此計如得用之。或有奇功。朝廷方以公言爲當。而元昊請和矣。十一月。公與范仲淹同充陝西四路沿邊都總管。經略招討安撫等使。並駐於涇州。公奏曰。西賊僭叛之初。朝廷委夏竦、范雍。以經畫之任。竦居永興。專制涇原。秦鳳路。雍居延州。專制鄜延。環慶路。朝廷尋以永興去邊地遠。乃移竦於涇州。暨賊犯延安。范雍被責。即以夏

竦居延州。專制鄜延。環慶路。朝廷尋以永興去邊地遠。乃移竦於涇州。暨賊犯延安。范雍被責。即以夏

於裁制時夏竦在永興。但閱簿書。行文移而已。去年內。臣與范仲淹俱有罪累朝廷。又差陳執中同陝西都部署兼知永興軍。未幾。移夏竦於鄜州。陳執中於涇州。駐劄朝廷終以事不專一。遂分四路。臣與王沿。范仲淹。龐籍。各當一道。庶務必親。訓兵屯選將佐。堡寨之守禦。山川之險易。耳目所經。巨細得以周悉。以一年之後。與上下之情。方已通達。自古久於其任。則政舉。況臨軍易帥。兵家大忌。今專總四路。則緣寨千里之外。不可遙度。若朝廷以涇原屢經寇掠。欲臣等兼四路之職。便於移那他路軍馬。則環慶秦鳳兩路強敵。一作點久已窺伺。兵數纔可自支。郵延復地。遠不能爲援。他日欲併力涇原。逐路以失備爲辭。豈肯一聽命。臣端坐涇原。惟翻符牒。復類前日。仍兩都總管同在一州。亦非軍中之制。願止令臣等各依舊職。兼管涇原兵馬足矣。公彙奏未見聽。前後所條利害甚悉。上以御前劄子報公曰。省所陳未便事。今備錄范仲淹元肇畫事理。令卿知委。如顯有妨礙。須至移改。卽別具利害奏聞。緣朝廷已有成命。可只依前降指揮速赴涇州。公謝曰。仲淹乞臣爲涇原總管。知涇州兼秦鳳如舊。仲淹兼涇原經略。亦領環慶如故。乃與臣前奏無異。今詔旨趨行。更不敢以利害辭。候巡邊還。卽之任矣。先是公以賊數誘脅西路生熟戶。欲親出按邊。因以撫諭將行。徙兼四路。乃曰。不可失信諸蕃。乃巡邊畢。至涇州。公在秦。招徠諸羌馬。優估以市之。又遣使誘諭。斷羅進馬入漢。厚償厥直。校往歲之入。幾增數倍。又以籠竿城據六盤山下。居山外四寨之首。宜建軍屯兵。以扼賊入寇之路。詔爲德順軍。未幾。西界遣賀從勉納款。公因與范公同言。今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僭號之

請則不可許。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塞城寨。或未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尙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障。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爲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爲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因選會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關四海。勦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爲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蚤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麤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人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爲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體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慎其處置。爲聖

朝長久之慮。時公與范公在兵閒。宣勞已久。名重一時。上欲用爲輔弼。遣內侍李允亨諭曰。日近差遣兩地臣僚。未差除閒。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先諭卿知。仍密舉可代卿邊任者。以聞。公以元昊雖約和。而誠僞未可知。願盡死塞下。不敢舉官。明年四月。與范公同召爲樞密副使。公自請捍邊。至五表。詔諭以已差鄭戩爲代。命不可回。公既至鄭州。又不敢赴闕。復辭。上遣中使趨入對。既就職。公上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尙以爲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寇。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竊陳其大概。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其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帛之數。且固前盟。而尙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蓄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彘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

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敵之言。旣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昊且以金帛啖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墮其誓約。然後驅強悍一作大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卻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驪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賊衆由德博度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卻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於此。冀陛下一寤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尙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賊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例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卽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款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廷。此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敘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衆日。不能得。

謂宜傲。禮宗奮劍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寇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爲游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繼又陳八事。大略謂當今救弊之術。不過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慎入官之格。然數事之舉。謫必隨之。願委信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斷在不疑。則紀綱漸振。而太平可期。二賊豈足爲國家之患哉。上嘉納之。公又與范公同對於崇政殿。上禦敵四策。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人舉數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繒。以續盟好之事。今元昊雖暫求通順。後如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彼作僞詔。誘脅邊人。次定關中。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必以劉元海符堅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謀也。朝廷若從其和。則北寇要功。下視中國。若拒絕之。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人尋亦遣使問所以拒絕元昊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必於陝西選將調兵。移於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

二賊結亂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和與不和。俱爲大患。然則爲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爲中國之患。試畫一言之。其一曰。臣等觀西賊蓄禍。積有歲年。元昊外倚西賊。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之雄略。猶屈於突厥。當始畢之卒。爲之舉哀廢朝。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旣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盛主之謀也。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悖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爲實務。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元昊未叛命時。歲受朝廷恩賜甚厚。尙或時擾邊境。今彙次大舉。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實蓄陰計。非屈伏之志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以謂沿邊城寨。須日加繕葺。使寇敵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則莫如蓄土兵。蓋其衆諳山川。而多習戰鬪之力。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邊次邊。土兵數少。而分守不足。當更於要便城寨。益招置之。若有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卽遷其家而團集之。況慶州昨剗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兩指揮。乃於永興華州耀州土兵中。召願守寨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代歸。而數月之閒。復

並力以乘其弊。彼將進而無利，退而有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熟習戰鬪之事。與漢界相符。每大舉入寇，必爲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爲強兵。漢家以山界熟戶及弓箭手爲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爲強，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地。彼旣遠遁，然後以河爲限，不能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撫之，用守策以待之，或順而翻變，則有可攻之策。竊計陝西四路之兵，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輕動。蓋不知賊人果犯何路，其備常如寇至，彼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敵人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訓以新定陣法，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橫山，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勿與之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復出環慶之軍，彼必再點兵而來，卽又有涇原之師，乘閒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攜怨，我則兵勢自振。如宥綏二州金湯白豹折舊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旣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自安。三二年間，山界可以盡取。

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此攻策之得也。是日公與范公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元昊既遣賀從勉至。具牒稱天授禮法。延祚元年。及云本國大王。爲已據本處國號。無上章表體式。今有函書內男邦泥定國兀卒盾霄。上父南朝皇帝。其兀卒如古單于可汗之類。南朝使至本國。坐蕃宰相之上。見兀卒時。兀卒離雲牀。問聖體萬福。願與南朝百年爲父子。兼契丹遣人到本國言南朝。今梁適言知契丹與彼是親。請諭令蚤議通和。故遣從勉等來。從勉至都亭驛。承受使臣取來書至二府。乃諭以文字名體未正。又名一字犯聖祖諱。不敢進。稱男雖恭順。然亦無不稱臣之理。乃遣邵良佐同往議之。後又遣人至。亦未從朝廷約束。時二府以宿兵已久。姑欲從之。公執爲不可。衆未聽。屢合對於上前。宰相晏殊曰。衆議已同。惟韓琦爲不然。仁宗顧公。公歷陳其未便。上曰。更且議之。公至政事堂。持議益堅。晏殊至變色而起。公乃退。而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議和。其患有三。朝廷曾達意北敵。欲令元昊納款。其答書云。梁適曰。陳夏臺之事。已差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祥。彰武軍節度使王惟吉。齎詔諭元昊令息兵。況其先臣德昭。北朝曾封夏國王。仍許自置官屬。至元昊亦容襲爵。自來遣人進奉。每辭見燕會。並陞坐於矮殿。今兩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請罪。其封冊禮待。亦宜一如北朝。臣觀邵良佐賊中語錄。乃云。賊言朝廷議和。何必往問契丹。昨昊賊先遣人至保安軍。言爲朝廷差梁諫議適往北朝。令本國議和。北朝亦差耶律祥等至本國。故遣賀從勉等持書而來盟。是昊賊因北寇達

其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別索名分既不可屈則恐因此爲名再墮覆轍此一患也若只許册爲國主則良佐所許歲遺之數朝廷更不差人只令人齎詔而回恐賊未副所望則謂朝廷已與之絕必忿而與兵北人亦謂阻其來意緣此生事此二患也若再遣人齎詔諭以封册之禮不可異於北朝更優增良佐所許之數賊既從命則契丹以爲己功遣使來賀或過自尊大或頻有邀求久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假契丹以制元昊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勢不得已則莫若體其輕者行之其欲呼爲吳祖及自稱年號又遣使到彼參於殿上與陪臣爲列此終豈爲便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口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爲得策朝廷遂遣大理寺丞張子奭往與之議子奭回元昊雖復欲稱臣然歲乞賣青鹽及增歲給之數公又言子奭嘗諭西界令盡還前所侵延州地終未聽從此於朝廷所繫者大且栲栳塞門安遠黑水等寨自爲賊所破直至延州更無障蔽其承平長寧南安等寨亦當時倉卒棄之今若遂不修復則斥堠至迫而邊民不敢耕殖豈得爲延州之利乎又聞賊更欲每年入中青鹽十萬斛今只以解鹽半價約之已及二十餘萬貫并所許歲幣僅四十餘萬此乃與北敵之數相當議者又欲許其入中青鹽卻復所侵邊地臣竊思之亦恐未爲全計也緣青鹽只於保安軍入中必難盡易當須官自置別州且疲弊之後可復興此勞役乎自來沿邊熟戶與西界蕃部交通爲常大率以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以圖安輯惟漢戶犯者坐配隸之刑曾無虛日今若許入中青鹽其計官本已重更須增價出賣則恐治邊蕃漢盡食西界所販青鹽無由禁止解鹽之利日漸侵削而陝西財

用。不得不屈矣。是使西賊蓄銳俟時。禍變不測。其勢必然。今急欲議和者。但見目前苟且之利。而不顧貽患於國家。欲乞朝廷熟慮。今來所許歲幣已厚。須是盡還延州侵地方。與約和。其欲入中青鹽。決不可許。若西賊緣此未肯納款。卽乞蚤議修復。廢城寨。爲一路經久保守之計。其後夏州又遣張延壽等來。使人凡五至闕下。元昊卒稱臣。進納栲栳鎌刀。南安承平四寨。朝廷止增歲幣。不許通青鹽。封册爲夏國主。云。公以西夏講和之初。邊防當有處置。乃言朝廷已封册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若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略言之。自羌人盜邊以來。於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挫其鋒。今乘彙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輿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久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故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萬之厚賂。非爲得計邪。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尙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邊備少弛。則必有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遽往討伐。旣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册曩霄。其心必固不樂。近諜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西趨沙漠中。所得者惟牛羊爾。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墮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之力。以得天下。歲財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寇日以富強。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二寇。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盛彊。意欲平吞夏國。倉

韓魏公集卷之十三

家傳

八月以公爲陝西宣撫使。知制誥田況副之。初西夏方議講和。公以爲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互往陝西。旣命范公陝西宣撫。俾未行而移文治事。范公又奏河東亦當爲備。仁宗謂任中師嘗知并州。今可往。亦如范公。未須行。公言賊請和無他。則二人遙領宣撫之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爲邊患。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不煩遣宿舊大臣。上於是罷中師行。以公代范公往陝西。范公宣撫河東。未行而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爲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廬中。范公猶爭。以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某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以道公語。會杜祁公富公皆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爲忤也。公旣至關陝。屬歲大饑。羣盜嘯聚商虢之郊。張海郭貌三黨君子。范三李鐵槍者。爲之渠率。衆稍相合。涉京西界。劫掠州縣。環繞虢州盧氏之東。洛陽長水之西。脅從者僅千餘人。繼而光化軍宣毅卒叛五百餘人。員僚邵興爲之長。至商於灤口。衆已千餘人。與永興東路都巡檢使上官珙遇。珙與戰。失利。珙之餘軍以失主將。悉潰散於藍田界上。藏匿山谷間。邵興又距商百里。揭榜招誘本州鑄錢監重役配兵約二千人。皆郵延涇原失陷主將正軍。及鼎澧兵鄂桑作過人配隸籍中。商虢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帥臣未有所處。會公入關。尋遣屬官薛向來傳往商於料簡錢監役兵。其舊係

事雖屬中書。有不當者。亦對上指陳以實。同列多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監進奏院。蘇舜欽。因本院賽神聚飲。預會者。皆當世聞人。舜欽。宰相杜衍之婿。御史以故極論之。事下開封府劾治。上夜遣宦官散捕同飲者送獄。翌日公對曰。夜來聞遣內臣。遶京師捕官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陛下自卽位。未嘗爲此等事。今日何至如此。上悔見於色。在朝姦邪者。旣欲因奏邸事傾正人。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參知政事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輩。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益柔。范公所薦。試館職也。中書方進稟此事。公徐進曰。益柔狂語。何足深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方用兵。大事固不少。不聞略有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亦其意可見也。上意釋然。富弼河北宣撫。還至都門。除知鄆州。公上疏曰。臣伏觀前月二十九日。杜衍。范仲淹。富弼。並罷政事。出補外任。臣竊謂陛下用杜衍爲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此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有名矣。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僚。與縉紳高識之士。必有爲陛下別白論列者。數日觀聽。略無一人啓口。得非惜身畏禍。人之常情。受國重恩。備位樞輔。若事有干國家之大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致謾書於朝廷。倉卒之間。命弼使敵。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辨排屈強敵。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

辭避弗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耳。去年秋。北寇點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設。又自請行。於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蓄於胷中。事畢還朝。甫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閒郡。外人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爲誠。執肯爲國家之用。所損豈細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尙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竊見近日李因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幹本司公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總管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河北公事。畢赴任。俟其陞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感此恩遇。惟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識任爲意。別有論列。如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仲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賊之變。朝廷實有所倚。又北人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輕發之志。若無事則棄於閒郡。有事則責令捍邊。不惟措置後時。亦是國家失體。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思一寤於聖聰者。蓋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臣叨竊寵任。班署已優。不能惜事寡言。隨衆上下。漸圖進用。而救辯得罪之臣。自取禍患。臣爲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不報。公前在秦州。嘗言與永洛城不便。會公歸朝。宣徽使鄭戩爲四路招討使。主靜邊寨。主劉滬議。奏於朝。遣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同往城之。公宣撫還。奏曰。今朝廷未能討伐元昊。則爲守禦之計。修邊城。築。遇賊至。清野以待之。嘗不戰而自困矣。臣有涇原路相視城寨。須當營葺。然鎮戎軍及山

城頗爲未便。蓋永洛城通秦州道路。自涇原路新修章川堡。至秦州牀穰寨。百八十里。皆生戶住坐。止於其中。通一徑。須築二大寨及十小堡。方可互爲之援。其土功自以百萬計。仍須採山木以修敵棚。戰樓。廩舍。軍營及防城器用。雖卽營就。又須正兵三四千人。更歲積糧草。始能屯守之。其費若此。止求一日以通秦原之援兵。兼去儀州黃石河路才較兩驛。劉滬昨已降永洛城一帶生戶。近李中和又屈伏隴城川蕃部。各補職名爲熟戶。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諸小蕃族。豈敢要阻。是則雖無永洛之援。官軍亦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切於保聚人民。尙力有未及。何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乎。請就差劉滬。李中和爲涇原秦鳳路巡檢。令每月互領兵於永洛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以備緩急策應。仍下陝西四路總管司。涇原路經略司。且併力修葺。逐處未了堡寨。其永洛城候向去別奏聽旨。詔從之。旣而戰罷。四路招討使。改知永興軍。戢乃坐前帥移文。飭滬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知渭州尹洙召滬者。再不。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滬。滬復不受代。總管狄青於是親至德順軍。攝二人者械送於獄。戢力救於朝。謂洙等沮滬等功。又乞令不豫商量。朝廷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利害。公曰。今欲專罪洙青。而置滬等不問。恐害邊計。若以嫌自避而不言。致朝廷賞罰有失。是不忠。滬等實違節制。何可無罪。列十事以辨析。周詢還。主戢議。遂徙洙知慶州。而城永洛。滬但降官。士廉贖金而已。士廉詣闕訟其事。是時公與范公富公。杜公。欲盡革天下弊事。而小人權倖皆不便。諸公旣相從。皆罷去。公亦自謂迹不安矣。因自請補外。五

年三月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轉給事中州自僞命楊行密以軍儲乏於民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載稅籍公謂聖朝不當有無名之斂請爲蠲之公在陝西屢陳天下置義倉不便至此始有詔罷之已輸之粟令悉歸官廩公謂非當日建倉之意於民失信請盡發以賑貧乏七年五月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中不獲者皆抵罪盜未得而被刑者甚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至今用之十一月貝州妖賊王則據城反河北用兵十二月除公知真定府貝州平鎮之士卒死敗圍者賻賞於家涅孤兒使繼衣廩有功得補將校者數百人已降宣補置在逐指揮河北安撫使賈昌朝因二處小有語言乃請已授宣軍員一齊更易已得旨施行公言今兵驕易搖當鎮靜以彈壓苟動有疑畏則上下不寧矣列校就職已安不可紛然遷徙願如舊以安衆心從之北寨谷口有連虜界者山林舊禁採伐後於寨南三十里悉禁之民不爲便公聽樵採如故八年四月河北置四路安撫使除公定州路安撫使都總管知定州前此守臣皆武臣安於無事循尙姑息兵頗驕縱公至則修明軍政剷除宿弊士卒犯令情涉暴橫者立斬以徇連營惕息皆就律有詔土兵闕都頭以上皆自京差補公謂士卒習藝有階級進遷之望一旦窒其路於軍制未安力請得如舊法近制諸軍在緣邊而亡命者徒家屬於內地蓋防入於化外公曰一身犯法未必皆逃賊中使父母妻子流離千里之外轉死道路有足矜者奏得不徙考李衛公遺法爲方圓銳三陣以教兵於是軍聲震河朔裨將如狄

青... 後亦爲名將先時梁丹入漢界爲寇吏... 則以引惹得罪故劫掠居民不已而官司

莫敢犯塞。會大水歲饑。公夙夜竭力。以修荒政。廣儲菽粟。設區處以待流徙之民。遠近歸之如市。又募其壯者。使治城隍。至春復給路糧。遣歸舊業。全活者不可勝數。優詔襲美。略曰。都轉運司吳鼎臣等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卿多方擘畫。全活人命及五七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用心拯救。朕甚嘉之。河北安撫司戒邊城禁民。毋得市米出門。過四斗者坐之。公曰。諸門豈能以升斗較之哉。況兩熟戶亦吾民。何可不恤也。命勿禁。時宦官楊懷敏管幹河北屯田塘泊。奏禁定州西北山林不得樵採。既而督州縣自賂河北。以此巡邏日益嚴。犯者輒置於法。邊人或徙居他處。公奏曰。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敵人入寇之路。是時并以近裏淺山耕熟之地。槩行禁止。致邊民遽然失業。今薪炭翔貴。翻令敵人乘時以取厚利。臣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賊境尙五六十里。亦可廣爲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今所禁者。任採伐之。先是公在眞定。已開北寨山林。至是又除此禁。民得地六百餘里。民心莫不悅而便之。唐縣四山口。舊以下戶二百人主巡守。公悉遣禁卒代之。得歸農業。皇祐元年七月。上思念執政舊臣。諭政府令推恩。於是十餘人並進官。公與富公方領安撫之任。同除資政殿大學士。二年。明堂成。授禮部侍郎。三年八月。除觀文殿學士。再任河北。自慶歷八年。沿邊始廢見錢入中。而以茶鹽香藥見錢作四稅。近裏州郡。卽依康定二年敕作三稅。由是便糴州軍。積滯文鈔至多。商賈不行。又爲富室賤價收蓄。轉取厚利。以至穀價增貴。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公以軍儲漸窘。言四稅三稅之法不便。前後章十上。至是始有詔。

河北沿邊入中糧草。復行見錢之法。衆議皆以爲便。公在定久。民德公深。數州之民詣闕。搗登聞鼓。乞立公生祠。時雖不許。迨公薨。定州競爲公廟。後又有詔。載於祀典。五年。拜武康軍節度使。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入境罷前帥所與不急之役。宦官廖浩然爲走馬承受。誣奏前帥李昭亮。因移成德軍。公奏曰。臣至此察訪。浩然所言多誣罔。近差侍禁馮靖同承受。浩然忌其廉潔。無名奏納。朝廷亦移靖他路。今浩然誣逐一大帥。又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略不辨證。皆從其請。官吏皆憂歎不安。按浩然性貪恣。不法狀甚多。願召還使保全。不爾。臣將行法矣。仁宗俾代歸。敕本省鞭之。契丹侵我天池。公使裨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修池神之廟。得爾國移文。今固在。曷見侵也。虜不服。安靜以移文示之。乃服而去。又侵我聖佛谷。朝廷與之。旣以黃蒐山麓爲界。乃侵不已。公又使安靜與之爲約。揭石塹地而限之。後虜人遣蕭滬。吳湛來言。黃蒐山之界。已守約不敢渝。此後南北界。願各謹封略。以公文授館伴使張昇。一作昇昇以生事不敢受。往白政府。時公爲樞密使。諭昇曰。賊辭服矣。宜速受之。異日要切之據也。太宗朝。潘美爲帥。時賊未講和。頻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美乃悉令內徙。空此田以爲禁地。歐陽修嘗奏乞耕之。朝廷就委宣撫使范公相視。時明鎬爲并帥。沮止之。公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虜日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以代州寧化軍如岢嵐軍例。去北界十里爲禁地。自餘地就委鈐轄蘇安靜。竇舜卿與兩州通判。召募強壯之民。刺爲弓箭手。給田令住坐防邊。得戶四千。墾田九千六百頃。三司歲取河東木植數萬。吐洪。靈谷深險。趙河遠。民力艱苦。旣行。河路迂曲。涉一二歲始至京。主吏往往破家產。又府州沙谷保德。

邊之患。公奏悉罷之。麟州僻在河外。番漢雜處。得以捍邊。可省東兵遠戍。祖宗以來。撫御異於他州。以狄性嗜酒。故官無權酤。自慶歷後。西賊犯邊。人戶彫殘。謀利之臣。不識馭邊體。乃興酒禁。失人心。公請除之。詔既從。又以府州相望咫尺。人情事體皆同。亦當弛禁。未報。至公在中書。因給享赦書。亦罷之。公以天下里正衙前。爲弊已久。因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日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以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國朝初置里正。主催稅及預縣中差役之事。號爲脂膏。遂令役滿。更人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皆令佐親閱簿書。里正止令代納逃戶稅租。及應無名科率。亦有未曾催稅。已勾集上州。主管綱運。又每鄉被差疏密。與物力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罷差里正衙前。止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甸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爲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爲之。如更差人亦倣此。若甲縣戶少而役蕃。卽權許於乙縣戶多而役稀處差。簿書未盡實而願決戶者亦聽。其稅賦只令戶長催輸。以二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請如公所議便。遂詔罷天下里正衙前。先是公爲樞密副使。言并益州素號大府。昔朝廷責其叛命。遂降州名。今四海一家。皆被聲教。獨此二郡。尙以惡逆貶之。土人常以爲恥。宜因赦恩。俾復舊號。不報。至此上奉太宗御容。安於并之統平殿。公因又言太宗皇帝以劉繼元請

命後時、毀太原舊城、徙其民於唐明。因降州爲軍事。於今州不書牘、門無樓、不立戟。至此幾八十年。當時助紂之民、淪沒殆盡。後之子孫、奉賦役、沐聖化、與四方同。今儀衛入境、士民歡呼。願因此時、與除降貶之迹、以慰衆心。章旣上、翰林學士胡宿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議遂格。後公爲相、卒因裕享赦恩、復二州爲太原成都府焉。帥府歲遣將統內郡兵戍河外、謂之防狄。公曰、羌人服命久矣、平時徒耗邊廩、寇來當豫知、罷不遣、又請三路兵、每遇春秋大閱、武藝絕倫者、與免軍中諸役、將窠有闕、先補之、從之。大通監西治歲鍊青鐵十餘萬、所用礦炭錢糧、自劉繼元於交城、縣直取於民、所積鐵已數百萬、可支百年支用。公請權停與扇五七年、詔從之。河東俗雜羌彝、死者燔而後瘞、貧者寄骨佛祠中、歲久盈積、不可勝數。公下令開諭、自今毋得燔、爲買田近郊、立表四隅爲園、刻石著令、使民得葬於園中、自是風俗遂變。公屬疾、奏乞太醫齊士明、而翰林醫官院言士明當診御脈、不可遣。上曰、韓琦、吾重臣也、立命內侍竇昭齊、挾士明來視之。公因以疾、乞上旄節、守便郡、命以節度使知相州、并人環擁號泣者萬計。盡日不得出郭門。至有毀橋斷路、隨數驛然後還者。相州利城軍鐵冶、四十年前、鐵礦興發、山林在近、易得礦炭、差衙前二人、歲納課鐵一十五萬觔。自後採伐、山林漸遠、所費浸大。輸納不前、後差衙前六人、亦敗家業。耆相繼、本州遂於六縣、申白差上等、人戶三十家充軍戶、更不與編。

止令歲納課鐵。民甚爲苦。公奏停之。又論河北諸州。當權鹽之初。以官鹽散坊郭主客戶。令納見錢。及鹽法通行。其鹽錢遂爲半額而不除。主戶則尙能隨屋稅納官。客戶則逃移莫知其處。但名掛簿書而已。遂差坊正五七人。直令認納。謂之客戶。乾食鹽錢。人皆陪錢百餘貫。斂之無名。良可矜憫。請應河北客戶乾食鹽錢。令坊正陪納者。特蠲除之。詔從之。

韓魏公集卷之十四

家傳

至和三年七月。疾既愈。召爲工部尙書三司使。將上道。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溪洞蠻彭仕義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寶舜卿等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卻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仕義貢奉如舊。卻令送還二子。公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公曰。此事未安。二子既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遠人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無事。公以樞密院圖籍紛亂無紀次。不可考究。乃奏曰。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圖書爲急。蓋萬世之根本。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我宋受命幾百年矣。凡機密圖書。盡在密院。而散逸蠹朽。多所不全。至於近歲。文書欲求證用。已不可得。臣比到院。因北虜爭寧化軍地土。令檢北界朔州牒寧化軍。稱天池廟係屬南朝。當日元牒。桑月檢之不獲。及因西人理會麟州疆界。亦尋慶歷中。臣在院日。與西人商議納款始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甚多。請差官於諸房討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留樞密院廳。以備經久之用。於是自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得祖宗御筆所裁。則悉上之。總千餘帙。後至中書亦行之。又言內外文武官俸入添支。并將

校請受。雖有品式。而每遇遷徙。須由有司檢勘中覆。至有待報歲時不下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定爲祿令。又以所給驛券。皆未有定例。或多少不同。乃會萃名數而纂次之。爲驛令。頒天下。三司吏自此不得復弄文移爲稽留。賂賂自絕。又奏曰。嘗覽前代。見兩漢之世。其於鰥寡孤獨老眊篤癯之民。每詔郡國。則必哀憐軫惻。閒有粟帛之賜。故大漢之德。感人之深。不獨當時之人。思愛不已。至於後世。亦嗟歎而稱美之。陛下紹祖宗積彙之業。至仁至慈。視天下之民。猶父母保赤子。惟恐其有傷也。豈愧於二漢哉。但賑恤之事。議者有所未至耳。請罷鬻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乃詔天下置廣惠倉。仍俾諸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鬻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二萬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鬻之。熙寧中。天下方散青苗錢。河北提舉官王廣廉。乞併廣惠入常平。以廣青苗之本。此倉遂廢。公又言朝廷頒方書諸道以救民疾。而貧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節鎮及益并慶渭四州。歲賜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委長吏選官合藥。以時給散。從之。又以天下見行編敕。自慶歷四年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十餘條。前後多牴牾。請命刪定爲嘉祐編敕。迨公爲相。又專總領。後屢修編敕。而議者以嘉祐爲詳平。又請稍出內帑。餼糴粟數百萬。實邊備。遣官汰三路病弱不堪出戰馬。廢在京估馬司。歸羣牧司。以絕勞馬艱阻之弊。豐州古九原也。與麟府鼎足。向爲羌人所破。公建遣郝質。王慶民。郭鶴。修復之。嘉祐三年六月。文

協謀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行工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韓琦志度純深。才致高妙。行足厚於風俗。言必合於典常。立於本朝。毅然懷體國之色。訪於大略。直哉有匪躬之風。曩者獷俗擾漫。勁兵宿野。始仗指蹤之略。適升基命之司。功濟西師。得關中之感悅。策畱樞府。底河外之附輸。閒從書殿之華。就寵師干之拜。持中山之師節。臨大鹵之盛秋。寂無邊虞。深得戎重。召言遠國。中命登樞。總是煩機。乃茲舊物。謀而鮮過。慮不及私。備挹猷爲。罄宣忠力。文武參試。固亮節之卓然。台宰對司。在至公之允若。是用參之龜策。付以機衡。仍登書殿之名。更拓土田之賦。於戲。寅亮天地之化。調序陰陽之和。衡石無心。以平而爲體。囊籥有道。以虛而爲宗。勉思此言。同底於治。可特授依前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諸房吏惟意所去取。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去冗謬者。爲綱目類次之。每用例皆不可隱。非所載者。吏亦不得用。自是諸吏不能擅高下。崇文院白本書。歲久多蠹。又散失不全。乃於館閣自擇儒臣三員。充編校官。據崇文總目。收聚遺逸。刊訛謬。而補寫之。又以黃紙爲別本。以絕蠹敗。命姚闢。蘇洵。編纂禮書成百卷。號曰太常因革禮。選官分詣諸路。寬恤民力。均定田稅。天下河渠事。舊三司置案主之。因大河屢決。公謂非專置職守。無以責任。乃修舊制。置都水監。罷武吏爲提點刑獄。川廣福建等凡十一路。增置轉運判官一員。給享前進擬赦書條目極多。惠澤及民甚廣。及宣赦畢。咸稱前修赦恩。未

嘗如此。命諸路敦遣學行尤異者。續食詣京師。館於太學。試舍人院。差次授官。進士高第三人。常循列不次。進用。欲使增資任以養人才。緩進之以觀自效。自第一人而下。入仕之恩。率差降焉。推擇柴氏一人。令歲時親奉周室祀事。封崇義公。給田一頃。凡祭享所須。悉從官給。以法堯舜。國賓春秋三統之義。又以示存亡繼絕。以廣繼嗣之福也。自唐建中始有茶禁。近歲爲患尤甚。官受濫惡。而民間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無有虛日。於是降詔盡弛此禁。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除去。天下莫不稱頌。諸州牧馬草地。馬少而閒田多。往往爲民浸耕。遣職方員外郎高訪詣河北標定。除畱牧放外。餘田聽下戶請佃。乃得贖田三千二百五十餘頃。歲得穀十一萬七千餘石。絹萬三千二百餘匹。草十六萬一千餘束。又秦州永寧寨。元鈔市券馬之處。後修古渭寨。絕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此閒。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蕩然流入賊中。實耗國用。乃復置場於永寧。而罷古渭城買馬。委薛向領陝西監牧。專以馬政責之。公在定武日。見塘水之弊。屢陳於朝。終爲屯田司所沮。不得行。至此乃奏曰。朝廷與北虜通好已來。屯田一司。專以內臣參領。邊陲無事。唯務增展塘泊。以爲勞績。每歲入奏。得轉遷。相繼者務廣於前。興作不已。至堰斷。淖沱沙塘等九河下源。不令入海。盡灌邊吳界。又堰徐河以瀦保州。西沈苑泊水。每歲夏秋雨水之際。塘水漲溢。浸壞邊民廬產。不可勝計。使生者無田可歸。死者無地可葬。皆謂朝廷殊不顧藉。怨入骨髓。又順安軍界有十洪橋牙家港兩處。是從來出洩塘水入北界三臺小李村之處。近年復以硬堰閉塞。惟務塘泊渺瀰。卻令北界人戶皆免水患。措置顛倒。無甚於此。兼保州是宣祖皇帝鄉里。彼處有宣祖皇帝先

遠墳塋及民間所謂天子巷者爲塘水滄浸每驟雨暴漲之際此兩處人皆行船網魚而懼屯田司事無敢言者臣先嘗遣知保州趙滋相視頗知其利害願更遣臺省官往彼同議其經久之計詔遣三司鹽鐵判官楊佐管幹屯田司張茂則與趙滋同壁畫以聞佐等乃言保州界徐河見於河身內築隄截斷水勢灌注沈苑泊每至夏秋水汎漲滄浸民田及逐年衝注破沙隄口子一槩湧沫入戶田苗不少今欲於截河隄修作石水限通流夏秋漲水入舊河流行兼約畱得居常泊水詔從之六年八月富弼遭母喪力辭起復進公上宰相曰禮載六卿而莫先冢宰書稱四輔而莫重前疑蓋地隆者付畀益嚴職近者責任彌大苟非全德疇副具瞻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韓琦有質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氣而守之以和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於弛國之禁而惟刑之恤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茲太平之本原實眞宰之事業若時茂績宜服寵嘉是用進司寇之聯正中台之位監視史筆譯修梵文陪敦戶封增衍眞賦於戲授受之際茲謂不虛譬諸濟川汝惟舟楫如彼作室汝惟垣墉往其欽哉祇率朕命可特授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以祖宗之初本支未廣今諸邸蕃衍前世未有此比而但處之諸宅略無措置甚非永遠之法當參酌唐制使補外官屢請下有司以議典禮事未及行而值昭陵變故治平中邵必蔡杭復以爲言中書已具換官格目擬進而英宗不豫後神宗熙寧初卒行之立考校監司殿最之法令考課

院爲上中下三等上之諸路守令有清白不撓而實惠及民者。委安撫司保薦於朝。俾令再任。刑法寺天下歲上獄淹繫者多。命月具所斷以聞。詳議詳斷官仍委審刑院大理寺輪舉之。旣已督責天下吏職。囹圄亦無滯留。又欲推廣上之仁德。使及微細。考尋天禧初嘗於京門外四禪院買地。以瘞無主骸骨。官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因循不復給錢。而死者暴露於道。見者閔傷。乃舉舊制行之。七年十二月。仁宗召從臣於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燕羣玉殿。酒行。上宣諭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因召公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又出禁中名花。以金盤貯香藥。令持以歸。故公和御製詩曰。流霞仙飲罷。又賜一杯醇。後數日。仁宗上仙。公定大策。人皆以謂前日酌公。如意有所屬也。故公爲仁宗哀冊文有云。因驚此會之非常。似與羣臣之敍訣也。初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共以爲憂。公始召爲樞密使。因上章乞內中建立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於內學。願聽斷之暇。時賜臨幸。以觀其器識。時欲先以此請感動上心。及爲首相。申謝日。卽具手疏曰。竊見近歲以來。內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三十餘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以爲嗣。陛下慈仁恭儉。冠絕古今。天監至明。非晚必生聖子。以爲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中權爲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宮邸。誠善議也。臣愚竊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至近之人。不可得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

會觀其道業通選屬對短長不年。陳請下必。知其。然。聖。其。原。者。權。而。信。之。則。當。之。雷矣。臣蒙陛下非次拔擢。使待罪宰相。思有以上報。而事無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惟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自此陳請不一。未蒙開納。一日因論此事。帝笑云。後宮方有姪者。且更待之。後誕育皆皇女。又以前奏爲言。前後凡十餘請。終未有開可之語。或怒形於色。或悽慘不樂。中外臣僚。漸多以此爲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公意欲臺諫官進言爲助。知司馬光在并州。嘗上疏乞立皇嗣。乃命光知諫院。光就職。果面陳立嗣事。後光語人曰。韓公差光與御史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一日洙召光於佛寺中。屏人語曰。近大享明堂。韓丞相攝太尉。洙監祭。公謂洙曰。聞公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言立嗣事。何不乞以章疏送中書。幸達此意。行戶利害。非所以相煩也。光得此意。遂再上章。他日光至中書。褒納上殿。劄子視之。乃乞早建皇嗣章也。公喜曰。藉此可復伸前說矣。明日因進呈光疏。力請之。公又自懷孔光傳於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子。成帝中材主。猶能爲之。陛下之聖。何難於此。又曰。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始感悟。乃曰。宗室中誰可。公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接。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養於宮中。小者俊。大者純。而不慧。因道英宗舊名。公卽贊曰。旣屬任以此。不慧者固不足論。仁宗曰。如此。則惟宗實可。公曰。陛下旣已知之。則定矣。時六年十月也。諸公議事。嘗有漸。明日再啓。且除判宗正寺。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起復爲秦州防禦使。上喜曰。甚好。命旣下。英宗力辭。時內則宮人宦官之不悅。外則大臣小臣之橫議。帝意不得不惑。公

每進呈英宗辭免章奏。察見仁宗顏色不樂。不知身之所容也。時已及半歲。英宗又繳還所授敕告。仁宗曰。他既如此。不如且放下休。公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彼能退避如此。乃是有識慮也。若陛下更賜以手詔。知今來出自聖意。彼必不敢不當。命公草手札以進。其手札曰。朕親書劄子賜汝。爲昨來差遣。出自朕意。令汝授告敕。豈得更有辭遜。今再差人去傳宣。便須受告敕。將謝表與去人附奏。候痊安入謝。七年八月。英宗尙復辭。上曰。奈何。公曰。若名分正。則自辭不得。帝釋然曰。如此則更休作別名目。便立爲皇嗣。與就明堂前了當。中書遂乞宣諭樞密院。及樞密使張昇至。乃驚而厲聲曰。此事體大。切須子細。官家莫錯。帝笑曰。事已定矣。公乞親書手札付外施行。仁宗領之。是日中使降手札。翌日二府同進呈幕次中。歐公曰。皇嗣莫大分明。不若只爲皇子。公以爲然。二府既同奉旨立皇子。於是再拜而退。遂召學士王珪面諭帝意。及示手札。令草詔頒天下。珪不敢草。乃退而乞對面稟。是時若爲珪語所惑。大事變矣。仁宗宣諭出自朕意。詔書遂下。英宗既立爲皇子。尙堅臥懇辭。仁宗以問公。公對曰。今旣爲陛下子矣。願以家人禮待之。若遣宮人慰諭。更令本宮族屬敦勸入內。彼必不敢違命。帝皆如請。於是令判大宗正從古防禦使宗諤親諭朝廷立嗣之意。又俾潤王位大將軍以上。皆從英宗肩輿入內。入對於清居殿。時皇子雖立。尙有姦諛之臣。言未當立皇子者。故英宗卽位之初。光獻因讒聞不喜。一日謂輔臣曰。當初旣立他爲皇子。卻甚有臣僚章疏言不當建立。近宮中亦有文字。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與焚於殿。體家公贊曰。如此甚好。然英宗猶以蔡襄爲疑。故君讓不安而請去也。英宗爲子方十月。而仁宗上仙。

四月一日壬申天祺節假。是夜五鼓。公以簡約二府。夜來。上疾發。早同入問聖體。至漏舍。出內降文字三紙。示諸公云。一更三點。聞咳唾聲。呼醫急診脈。下藥未幾。再進藥。猶未醒。及灼艾二百壯。醫云。脈絕未復。洎門開。同樞密院詣內東閣候問。至祔寧東閣簾下。皇后語公。夜來一更三點。皇帝有事。軍國事委相公裁處。遂哭。公奏且止哭。請遣中使扶侍皇子。候到請柩前。卽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宣學士王珪至。草遺詔。須臾皇子到。傳遺旨訖。簾下及內外並慟哭。取御衣衣之。皇子懇辭。迫於公等請。卽位於東偏。羣臣草賀。日午。召百官。旣集。公宣遺制。時內外肅然。已午開市。肆猶未有知者。加公門下侍郎兼兵部尙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制曰。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之尊。永惟置器之艱。屬在佐王之略。睠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及委裘之辰。肆於奉璋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明。逮躬不務之咨。敢後元勳之獎。首敷邦渙。誕告朝倫。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儀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戶。韓琦器博而適時。道閎而濟物。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休明。歷宣外勞。更倚二柄。蹈夷險之一節。寄安危之大機。仰文考之知賢。絕時髦而登用。惟召公之託。嘗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橫之兆。蓋懷先見者識之邃。決至慮者才之英。天扶不拔之基。神贊非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正黃闥之台符。降以封爵之文。益以戶田之數。以蕃爾寵。以懋爾庸。於戲。天視靡私。居飭有邦之畏。民心曷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不敢康。顧成業之不可恃。益經茂烈。永佐昌圖。可特授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

史兼譯經潤文使。進封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英宗卽位之數日。方掛服於福寧東廂。時百官在庭。公爲攝太尉。范鎮內翰。攝太常卿。各具衰服立簾前。俟時行禮。忽聞簾內連聲大呼云。待殺我。左右莫不駭栗。公乃投杖於地。揭簾而入。直趨至前曰。誰激惱官家。且入內中服藥。遂擁帝以授宮人。內侍扶帝而歸。出則語景仁曰。此事惟內翰見。謹勿漏露。俄令百官拜慰而退。外庭無一人知者。歐陽修退謂所親曰。始見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也。英宗旣感疾。倦於進藥。雖親近勸之莫聽。公常親執丹劑。上必爲飲之。一日議當進一醉膏。此藥蓋世所傳用辰砂乳香酸棗仁酒服者是也。服之當熟寢一晝夜。藥劑多而難飲。公親執藥杯以進。帝飲幾盡而卻之。淋漓公衣。太后亟出御服。令公易之。公辭而出。英宗旣驟自外來。又卽被疾。久不預事。禁中人情多傾附慈壽宮。讒言閒牒。兩宮遂成隙矣。光獻簾下。屢有不平之語。公卽深以危言感動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之縮頸。旣出。吳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奉使昭陵。一日太后以語會公亮。公亮但云乞候韓琦來。公在陵下。忽中使至。持英宗手寫歌辭數紙云。太后令相公觀此。然語言無序。皆病中所書也。公卽焚之。謂使者曰。豈不知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之人。言語失節。何可怪也。後簾下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卽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旣塞。公卽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自。無。他。言。會。關。耳。他。日。腹。背。昨。沙。一。夢。甚。異。見。這。孩。兒。卻。在。慶。寧。宮。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

謂神宗也。公卽曰：御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公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生，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憂英宗病久，公因曰：大大王長立，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尙欲舊窠中求免耶？又英宗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事者，雖大臣亦心惑其說。獨公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會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可搖，妄傳語言者遂稍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使俟報。公但曰：領聖旨。公以山陵有事進呈，乞晚臨後上殿。諸公不與。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畱，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閒遂開，卒難合矣。他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之狀，繼而樞密對語亦如前。富公退而謂公曰：適聞得簾下所說否？弼則不忍聞。蓋富意以太后之言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公力勸太后徹簾，不敢令富公預聞。其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還政，樞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太后聽政，止在內東門小殿中。後屢語輔臣而怒曰：此中是何坐處？公曰：今日之事，難比明肅。當時以仁宗年少，自有典故。今皇帝已是長君，止因服藥，暫煩太后聽政事。當日詔書，明言權同處分。旣言權，則安樂便當如故也。后聞此，益不悅。公旣察英宗已安，遂請出幸寺觀禱雨。英宗曰：當與太后議之。及至簾前，后曰：恐未勝其出。公曰：適帝意似可出矣。后曰：人主出豈不要儀衛？今方居喪，素仗皆未具，更且俟之。公曰：此小

事。朝廷願旨可辦。後數日。素仗備。英宗遂幸寺觀。上既出。又己日視朝。臺諫官繼有章疏。乞早還政。后責輔臣曰。且欲與照顧。何須便使臺諫苦煎迫也。公曰。自來執政。豈敢與言事官相通。況此事何必假他人言。但恐衆議如此。后邑邑不樂。泣而語曰。今日放下。更豈見眼道邪。公曰。雖不預政。要尊崇太后如天。亦不爲難。太后曰。且以仁宗爲念。公察其意回。卽贊之曰。當國家憂虞之際。聽決政事。及帝躬康復。便能復辟。太后能自閱書史。試觀歷古以來。豈有如今日之美。后曰。自家豈敢比古之賢人。止數日。遂降手詔。罷聽政。徹簾帷。後中書進呈太后儀範。稱聖旨出入如明肅故事。有所取索。使臣錄聖旨付所司。英宗動色曰。相公苦崇母后。豈是好事。公曰。始不以此。豈肯放下。所放下者大。此何足惜邪。治平元年二月。提舉修仁宗皇帝實錄。英宗既聽斷。閏五月。推恩輔臣。以酬保護之勞。制曰。無德不報者。古人之甚重。有功而賞者。當國之所先。況予輔弼之良。嘗任社稷之寄。豈無異數。於昭大猷。推忠協謀。同德守政。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九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韓琦。天資敦純。世濟英敏。擢自先帝。付於沖人。藩邸側微。首與建儲之議。宮車晚出。復推定策之忠。尋屬過哀之所傷。在於幾務。而咸廢。乃能勵一德。以無懈。庶工之允修。逮茲平康。實用嘉歎。進升右相。兼領東臺。重啓多封。益陪真賦。於戲。書載伊尹。勳格於天。史稱霍光。義形於主。今朕所得。宜無愧焉。可特授行尙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

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懇辭。凡七上章。不得請。乃已。

韓魏公集卷之十五

家傳

三年五月以樞密使富弼在告久。差兼樞密院公事。上謂公曰。事有方今所宜行者。可密上之。公請面試諸班直武藝書札優者與官。禮部貢舉以三年爲制。復置武舉一科。武臣刺史以上。十年不遷。而三更鎮者許遷。諸軍營宇頽弊者。專委官葺之。如此之類十餘事。因曰。獨斷之初。願出聖諭以順人心。英宗悉如公言。旨多自中出。聞者莫不悅服。上又以未能徧知羣臣能否。公乃籍內外從官臺閣監司之名。各品題其才業之實。任用之宜。以進。京師老疾孤窮巧者。雖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者才二十四人。乃卽寶勝寶壽禪寺。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蓋屋五十間。所養各以三百人爲額。給錢米有差。月命開封府官巡視之。公以英宗康復。躬親聽斷。朝廷無事。彙上章乞罷相位。上賜手詔曰。卿有大德於朕。有大功於時。一旦無名謝事而去。豈不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先帝之命。則卿之終惠也。英宗面諭公曰。今尙在諒闇。豈當去之時邪。明年仁廟終祥。公力請去。英宗畱益堅。是年嘗郊。上意未欲躬行。謂公曰。初服滿恐未當出。公曰。大禮不可曠。兼陛下卽位。未曾郊見天地。力請行之。十一月。充南郊大禮使。禮成。恩封魏國公。又懇求去位。不許辭。兼權樞密院。從之。初。英宗皇帝卽位。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徧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漢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

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漢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册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册則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册命爾爲某官某王。而漢王於上。父也。未審制册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斬不杖期。爲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畱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畱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愧恥。既勢不能止。故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修爲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

臺憲有言。遂翕然相爲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爲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議。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漢安王。迺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瑩爲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意。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禋旣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閒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漢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漢王宜稱皇。王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書本議。是日公以祠祭致齋。惟會公亮。趙槩。與歐陽修。在垂拱殿門闌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公同取旨。少頃。公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公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公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卻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瑩爲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面奉皇太后慈旨。爲漢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漢安懿王。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仍尊漢安懿王爲漢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

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卽園爲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卽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已罷去。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牘於朝堂。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又曰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于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銜惑衆聽。以至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匱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襲崇本親。今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牴牾。繼以堯兪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旣撓權以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尙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牘朝堂。及進奏院徧牒告示。庶知朕意。二詔皆公所自草也。桂州陸誥奏交州欲取温同等地。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公曰。向以黎坦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効順。山路險僻。雖尋得其地。恐不能守。公上陝西點刺。

民兵之議曰。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贖至薄。所以繼制萬寓。而威服四陲。又非近世。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爲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集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旣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時議者謂西人方納款。動衆無名。頗難其事。明年西夏點兵於界上。涇原等諸路。皆調兵爲備。公曰。此得機會矣。復上前議。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沿邊州軍。公曰。若以機事難失。諸州皆可乘時點刺。上曰。不若卽了之。乃命朝臣三人詣陝西。除商虢二州不刺。餘皆籍之爲義勇。得一十四萬人。諫官司馬光極陳不可。二府以光疏進呈。上問曰。河北有義勇乎。曰。有。曰。如此。陝西奚獨爲不可。論遂決。三司官歲以資遷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塗爲說。而不修職事。乃擇尤繁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自通判資序理任。至提點刑獄。始許出外。夏賊寇慶州之大順城。西邊甚警。公奏曰。慶歷中。仁宗皇帝嘗召臣與范仲淹對延和殿。諭以西鄙未寧。令臣等同上策畫。乃退而上禦敵之策有四。旣上此策。而元昊納和。不克施用。今諒祚狂童。固非元昊之匹。敢爾輕動。勢將渝盟。願付臣當日之議。俾二府議爲成算。付以五路之帥。小羌不足勝也。乃命翰林學士馮京安撫陝西。而使與逐路議方略。公又奏曰。臣向收得本朝何亮。

劉平議西事二策。亮言靈武不可棄。棄則西人必吞諸羌。爲後大患。當時不能用。而今悉驗焉。平之所陳。雖與臣近。錄慶歷中同仲淹所上之策。稍有不同。然大槩以得西人山界地土部族爲甚利。願付京待往參議。上可之。賊既寇大順。上對二府問如何處置。公曰。當勒住歲賜。降詔詰問。以全國體。樞密使文彥博等皆曰。不可。如此則邊事大起矣。至引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動上意。公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禦寇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乃一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必服。上乃從公議。遣何次公持詔以往。奏事退。二府諸人以所論不用。行相竊語。彥博曰。他言料敵。且看他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屬英宗已臥病。二府因入問起居。公叩御榻曰。諒祚表云何。英宗力疾顧曰。一如所料。一如所料。謂諒祚上表謝罪也。後英宗上賓。神宗卽位。公乃親草賜夏國詔曰。昨以夏國桑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垂。驚擾人民。誘迫熟戶。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比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寡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願堅於永好。苟奏封所敍。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初英宗臥疾久。一日公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公曰。奈何。公曰。願大王早暮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人子之職。公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自感疾後。不能語。凡處分事。皆書於紙。治平三年十二月。上疾漸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又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建立太子。以安衆心。上顧之。公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公曰。大王乃顯王也。願聖

躬更親書之。英宗又批於後。大大王穎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晚宣學士降麻。上饗之。公召御藥高居簡於前。授以御札曰。適已得聖旨。令今晚宣學士依御降制。是晚鎖院時。神宗侍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寘東宮官屬。於是國本定矣。初英宗既許建儲。處分畢。情色悽慘。歎歔涕下。文潞公退而語曰。相公適見上面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之閒。亦不能不動。公曰。國事至此。無可奈何。治平四年正月。英宗昇遐。公以願命請神宗。柩前卽位。神宗曰。未予小子。何以當之。固避數四而後出。充英宗山陵使。是月拜守司空兼侍中。制曰。若古后王之興。承序宗祫之重。永言配命。無競維人。在商則陟扈致格天之功。在周則召畢奏綴衣之訓。著於謨誥。茲謂王勳。矧在眇躬。聿膺瑞冊。方繫賴於丞弼。以圖濟於艱難。首舉元功。猷告庭采。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尙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七百戶。食實封四千二百戶。韓琦。欽奉仁聖。克享天心。亮翊先皇。靈承帝事。實道揚於末訓。遂光輔於沖人。扶維神器之安。保佐邦基之固。百工稟式。四國具瞻。帝省其衷。予嘉乃德。登上公而論道。兼常伯以疇庸。敦衍戶封。崇進功號。是爲九命之禮。用助三光之明。於戲。朕荷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周咨元宰。共卽康功。俾庶績之緝熙。致大猷之平格。庶幾纂御。永荷休成。可特授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魏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散官勳如故。公辭曰。昨日進擬之閒。已曾面奏。歐陽修以降。並遷一秩。若宜召學士草制。乞如此例。寵典或過。必須煩瀆聖聰。今

乃以司空侍中二官併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來。罕曾兼拜。不同中書門下侍郎。可以并除。臣既與邇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況陛下聽斷之始。當以至公示於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喧沸公議。而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又已面剖肝膈。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並乞追寢。欲望天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一重。兼前來甚有貼麻改換體例。手詔云。省所上劄子。陳避司空兼侍中晉國公事具悉。先帝不以朕菲薄。使主宗廟。而卿承顧命。定大冊。諸臣未有以先之也。方朕推恩天下。而於一二股肱之臣。蓋亦考尋故事。而甄序之。卿乃過陳悃愾。至於再三。夫輔立兩朝。而功不獲報。豈朕所以褒賢錄德之意哉。且稽祥符之制。則遷官恐未爲過。比乾興之除。則兼職猶不加厚。何疑而固辭。今朕初臨大政。而將使命反如汗。丞相豈不爲朝廷惜哉。所辭宜不允。仍令貼麻依舊封魏國公。上又賜手札云。佐命元老。兩朝顧託。於此而不能褒大其功。優以典禮。謂天下何。公乃拜命。一日中書進呈罷。上獨置公。訪對久之。因語及英宗初卽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如何。公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於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斂容拱手曰。此恩何敢忘。公惶恐謝之。他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漢王者如何。公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之邪。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中丞王陶。公待之素厚。自小官擢至侍從。陶自以東宮之舊。嘗亟踐二府。旣而除爲中丞。不如所望。

忿怒形於言。未幾。遂彈宰相不押常朝班。公與次相曾公亮奏陳曰。自來以前殿退晚。及中書聚廳見客。及商議急速公事。循例不赴押班。歲月已久。非始自臣等。遂上章待罪。降手詔不允。陶理不勝。遂肆誣詆。上乃除樞密直學士。羣牧使。續內批指揮。王陶與司馬光對換過著。時二相待罪未出。參知政事吳奎上章力辨。言王陶天資險薄。造言翻覆。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臣早來與趙槩屢陳。欲王陶補外。且令思過。陛下重難其事。令除舊職及差遣。臣等不能守義固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翰林學士。乃是因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羣衆。使天下待陛下爲何如主哉。以廢格制詔。居家待罪。又上疏極言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裁爲御史。即攻韓絳。頃年選用。事陛下於東宮。是時先帝服藥。固未知王陶之才。堪任器使。蓋韓琦曾公亮等進擬。今以一立班久廢之禮。肆行深詆。是其心見利忘義。惟攫搏是爲。略無羞惡。溪壑無以喻其深阻也。至如邵亢。嘗聞德音。以爲翻覆。今居諫長。爲陶驅迫脅使。疑誤陛下。亦當顯黜。既而公又上章乞罷。遂黜陶知陳州。上賜公手札慰諭云。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虛懷託賴。惟是同德。豈容閒言。昨王陶等所言。過爲誣訾。至於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屢斥。頗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美遷。其實使去言路。不謂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聰。益駭天下之聽。已處分王陶。以舊職出知陳州。乃君臣大方。卿其勿以爲嫌。國之休戚。卿當與朕共之。言發於誠。想宜深悉。今遣張茂則齋朕手札。賜卿。便可朝參。餘意候對來面諭。公乃入謝復位。陶既黜。邵亢猶欲憾公。上曰。若不是他韓琦。朕只是一皇親太保耳。亢聞此語。惶懼自悔。時亢知開封府。忠彥爲府官屬。亢爲忠彥道上語如此。意以蓋

己之失也。九月，英宗山陵復土，公還至鞏縣，卽上章乞罷相，尋詔諸處無得受公章奏，公入對，面陳不已。時公意已決去，自此不復入中書視事。一日，上又召趣公視事，公亦力請如前，遂出四方一二士大夫勸退之書以進。上奏曰：自有唐至於五代，首相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尙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祔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太祖太宗光烈之時，固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祿位盈極，自近朝已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宰政不舉，謗議日興，事業不著於時，聞望益衰於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爲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兩爲山陵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爲輔臣而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上察公意確，度不可留，遣內侍賜公手札曰：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矧卿勳力，光於三朝，朕之眷懷，未有涯也。比敕有司，不通章奏，而卿數因入對，懇求罷免，復以賓友之言，褒書見進，圖解機劇，朕中夕思念，足以見卿至誠，豈不使卿少就安逸，以永康寧哉。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果能如旨，朕卽有命，可密奏來，手示更不多及。公奏謝曰：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當虛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上卒虛此位，降制曰：朕光宅萬邦，聿新駿命，正權綱之遠御，謹名器之大方，眷余宗臣，特崇異數，以表圖勳之重，用昭報禮之隆，爰發副辰，誕揚贊策，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

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七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韓琦宣昭賢業。熙亮天工。光翊三朝。咸有一德。材周五則之用。體備四時之和。社稷是經。文武維憲。在成功而弗處。實有大以能謙。薦上奏封。懇辭政柄。顧倚毗之厚。詔諭數頒。而精懇之堅。辭誠難奪。是用進司五教。增峻三階。且疏茅土之崇。仍遂麾符之便。當盛辰而均逸。望故里以榮歸。大義甚明。休靈殊渥。於戲。臣行其志。茲爲自得之全。君篤於恩。深惜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袞衣之還。乃情本朝。不遐謂矣。可特授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判相州軍州事。同羣牧兼管內勸農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宗正協恭贊治亮節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是日早。上趣召公對於便殿。上諭曰。侍中須要去。今日已有恩命矣。上遂泣下。公亦感激垂涕。敘謝而退。又詔賜第一區於京師。擢忠彥爲祕閣校理。仍授二子官。初除公鎮安武勝兩軍節度使。公以兩鎮之命。本朝以來。未嘗有此除授。力辭不敢當。上面諭之曰。朕再三思之。禮數大段殊異。侍中必不肯當。惟此兩鎮。可稍示殊禮。朕秤量得甚得中也。切不須辭。英宗神宗皆以官呼公。後神宗對忠彥。每語及公。亦止稱先侍中云。上又以手詔賜公曰。兩鎮節度未嘗除。非有所愛也。誠有待之也。今卿歷相三朝。功烈休顯。抗言引去。朕歉然有不足於心。推求恩禮。惟恐遇卿之薄也。尙何辭哉。公又奏。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茲拜。臣若踰越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邇臣希望僭忒之源。自臣而始。章彙上。制改淮南節度使。元豐間。文潞公加兩鎮。以公嘗辭不拜。訖不敢當。公又以

文館清職。祖宗以來。必給札試。藝合格而後除。今忠彥不敢濫當此任。詔學士院召試。既入等。乃受。時歐陽修先罷政。知亳州。馳書賀公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諂譏自止。過周公遠矣。又聞所加恩禮。力辭不拜。此尤高出古人。王安石爲知制誥。知江寧府。亦親作啓賀公曰。伏審辭寵上宰。榮歸故鄉。兼兩鎮之節旄。備三公之典冊。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嘉之榮。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侍中受天閒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少時。德業冠於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險夷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舍。一時爲國之安危。粵執洪樞。遂躋元輔。以人材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卒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壽以謙沖退託。內揆百官之衆。親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載在舊史。號爲元功。曾未若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幡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至若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乎時。以彼相方。又爲特善。此書盛傳於世。公未行。會种諤擅領兵入西界。取綏州。納降人。嵬名山數族。朝廷以爲憂。公以辭免。恩數久之。至此方入謝。既升殿。上諭曰。青澗城种諤已領夏國投來蕃部。及本城屬戶。直入西界。夏州以來。其帥臣陸訛。薛向。並不預知。公退而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置本末。昨日倉卒應對。固不詳悉。蓋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种諤所領屬戶。又復若干。而不令大帥知委。必無合用錢帛糧草隨行。卽种諤到西界內。作何施設。且橫山一帶蕃部。自延州東路青澗城。至西路保平軍及環慶原州一帶。緜亙數百里。其閒甚有大族會豪。未

必皆欲背諒祚而投我。今种諤乃一城寨小臣。不容朝廷逐路帥臣。通謀協心。營致俟其橫山衆族皆有順漢之心。然更須逐路兵將。夫力錢帛糧草版築之具。百事畢備。尅日齊發。方爲得計。今當陝西連歲旱災。兼聞沿邊弓箭蕃部等穀食。旣已不收。蕎麥又爲早霜所害。比戶正此疲困。諤乃引數族投來入戶。深入西界。欲成大事。朝廷若不深謀遠慮。遽欲因其狂易邀功。擅興不受節制之舉。遂令逐路應接彼界亡歿之人。奈何。朝廷元不曾與逐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准備。及開展興修城寨。控扼要害。扞衛投漢蕃族次第。又鄜延環慶秦鳳三路帥臣。皆是權官。轉運使例亦新差。勢力不加。是將勞擾關中億萬生靈。以至天下受弊。只就种諤小子一時狂易之失。兼諒祚旣聞彼邊蕃族叛已。大怒邊臣招納。以爲曲在朝廷。復乘我素無預備。必大集平夏諸兵收討。更於我之諸路。更互衝突。則是西邊用兵。戰禦未有已時。臣大爲朝廷憂之。兼蒙陛下諭臣。候到相州三兩月間。就移永興。臣當國家急難之際。豈敢辭避。致彼朝廷必以邊事責臣。緣有上件闕備。利害甚多。若只以空身而往。安能少濟國家。欲望陛下與兩府大臣。熟圖勝策。及廣出錢帛兵力以濟之。免成國家大患。不可收拾。

韓魏公集卷之十六

家傳

十一月改差公判永興軍兼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上以手札付公曰：今封蔡挺、李肅之奏去，可見即今彼中處置事宜次第。卿若行裝已辦，或三兩日引道前去甚好。蓋爲此際最要經畫。公奏曰：薛向始議欲招誘橫山一帶蕃族，今种諤已擅據綏州，啓此釁端。朝廷急遣向往，至則主諤謀，遂檄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兵七千，破蕩族帳，乃是舉無名之兵，反殺戮橫山老幼。豈招誘邪？涇原蔡挺又欲合環州兵直趨興靈，即是諸路帥臣肆意妄作，自棄誓約，取怨寇敵，以開禍亂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難，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定議。願召二府大臣早決成算。翌日公辭二府方奏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今日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之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議。後元豐中，呂惠卿除知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貶黜。上因諭輔臣曰：嘗記韓琦初往陝西，召至此與二府議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體也。公未辭之前，先請對曰：比蒙陛下桑次宣諭，以延州事宜欲令臣西去，忠義感激，豈敢拒違聖意。然再思之，昨王陶斥臣強臣跋扈，又謂六卿分晉三家弱魯之事，人臣豈可當此。今乃以陝西五路兵柄付臣，雖自顧無他慮，復有效陶語以相傾者，臣誅族奚憚，恐於國事有害，願更熟慮，未行聞尙可改議。上曰：侍中猶未知

朕豈有是理邪。公既辭。上命二府官就公第賜筵。屢遣使持酒器勸酌。公入境。檄諸路。非主帥命舉兵者。軍法從事。先是諸將得鄰路帥臣或監司移文。卽領兵入西界。紛亂無節制。自此各知紀律。公至。則詔旨屢趣棄綏州。遷降人於內地。時會西賊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數人殺之。公曰。今賊旣若此。綏州未可棄。命薛向賈逵再議之。皆謂令折繼世。統降人共保綏爲便。樞密院又降旨曰。賊自來有邊上庸淺使臣。及關中輕躁土人。扶挾种薛之謀。謂因此可遂前非。況朝廷豈與螻蟻計較尺寸之地。已令廢棄綏州。不計楊定之事。先後速如前詔施行。公奏曰。西賊誘害朝廷沿邊知軍巡檢。朝廷不接詔匣。其賀登極與賀正使人。亦更不來過界。則是不復顧藉和好。朝廷因而止住歲賜。令邊上常作用兵之計。旣兩相隔絕。卽彼此各擇利而求勝。朝廷今已納其降人。嵬名山以下。及諸首領幾萬人。令在折繼世下禦敵。西賊若盡撥在近裏城寨居止。不惟無地可處。兼逐首領。亦未必肯與本族下人戶分作兩處住坐。慮人情不安。別生他變。況見有已修就綏州城池。及綏州川內。甚有膏腴空閒地土。若令降人嵬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其手下人戶。皆令在綏州川內相近居處。各人各具生業。以久可自存活。自然併力以捍諒祚。似合機會。遂指揮卽不得更般糧草赴綏州。亦不得畱禁軍廂軍在彼駐劄者。非是要久遠費國家錢帛糧草。爭此無用之地。蓋欲以空城付之。使數萬必死之兵。牽制西人。當令屯守隄防。曠日持久。自當疲弊。不敢併聚。凶醜於別路作過。及令諸路更作困撓之策。則冀其早來請命。今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形自弱之勢也。且兵主於勢。自結隙以來。西人屢入屢敗。其所獲首級不少。我之兵勢方振而遽自

弱之使彼見其形而毒慢不已。向去雖欲屈就，必益驕蹇而難合也。況朝廷前降指揮，許以綏州城與崑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約。若更厚撫繼世，崑名山使過所望，則必各盡死力以報朝廷。是以寇敵而攻寇敵，於國用別無所耗。萬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傷所損，固亦不勝其計矣。臣謂薛向、賈逵等，譬畫到上件事理，委是於國家。即今邊計爲便，可以施行，非是聽用輕躁庸近邀功生事之人，淺妄之說，以救全向諤之失也。謹遣走馬承受馮德誠乘傳以聞，願早賜可。會夏國主諒祚死，乞遣使告哀。公又奏曰：「當此變故，尤非棄州之時。願且留數月，以觀敵情。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爲議論之端，或令別立疆界，或換易塞門舊寨，或予之拒求降人之請，是時取捨皆在朝廷。樞密院文彥博、呂公弼，恥於中變，協謀決議廢棄，督促如初。公亦條陳不已。上乃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齋手詔訪公存廢利害。公奏曰：「臣當職無狀，上煩聖慈，委曲開諭。夙夜不勝愧恐。然臣始欲留綏州城，令繼世與降人同處者。蓋以西人與朝廷隔絕之後，欲降衆有地可居，而因以抗賊。既西人來告諒祚之哀，則邊事又有變易。朝廷下次必須許令復好，故乞留此綏州城，只備數月之糧，差人防守，貴於商議時易爲束縛，存得朝廷久遠事勢。今若朝廷以臣前議爲是，即乞責郭逵依此照管，如不繫議和利害，亦乞直行毀棄。詔始如公議不棄。初夏國乞遣使詣闕告諒祚之哀，公又奏曰：「西夏自誘害楊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遽遣使來告，即見其國內饑喪，乘此危迫，故急來赴訴。此時若不直以彼國前後違犯誓詔之事，先行詰責，及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白供奉等，歸朝廷行遣，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順服，然後開納，苟便如元昊

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册命之禮。且要無事。卽恐一失機會。轉難控制。公又以夏國當此變亂之際。可以開示大信。招納橫山一帶部族。乃爲大字牒於諸路。使散入賊中。詔問公乘此機會。有可行事宜。密以聞。公奏曰。若告哀人過界。沈然不來求議。許臣於諸路擇要害處。興建城寨。使彼震懾。必速就議。先是涇原路鎮戎軍新寨裏。有地六千餘頃。可招弓箭手三四千人。蔡挺嘗乞於此壕內修葉燮會爲寨。公至此便宜檄挺聚兵城之。城成後。賜名爲熙寧寨。公又遣屬官李立之馳奏曰。秦鳳路沿邊。衆爲西人侵掠。西番熟戶。日失藩籬之固。昨郭達已築治平雞川二寨。包入熟戶疆土不少。若更修篳栗城一兩處。則西與古渭寨相接。方成外禦之勢。樞密院難曰。篳栗城是秦州熟戶地土。將來興置一兩處。接連古渭。又須添屯軍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患。況西番熟戶。本要爲漢藩籬。若與築城。令熟戶自守。必知熟戶不能自守。須藉漢兵。儻有賊至。則漢兵當鋒。熟戶受庇。漢有餘力爲之。則可。但虛內而事外。非計之得。前後臣僚。多有奏請。以此未曾施行。更切子細相度。以聞。公復奏曰。竊觀漢世圖制匈奴。患其西兼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今西夏所據。蓋多得匈奴之故地。自昔取一時之議。廢棄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故德明元昊。更無忌憚。得以吞噬西番。以至甘涼瓜肅諸郡。皆爲賊有。勢旣大。至寶元初。始敢僭號以背朝廷。是時賊方興。諸路邊兵相攻戰。故秦渭一帶西番。未暇窺奪。臣慶歷初。曾知秦州。今二十六年矣。是時永寧安遠之北。綿亙一二百里之外。皆是西番熟戶。其間有不授補職名目。官中亦不句點。彼賊兵馬者。則謂之生戶。並與熟戶同居。共爲籬落。故秦州最號藩籬之壯。訖元昊納款。未嘗侵犯。只自慶

歷通好。後來西人以寇抄爲事。見秦渭閒西番最爲繁盛。又爲我之降人獻說。以謂西界諸郡當貴。廣有所出。可以先取西番。然後以兵扼要害。則西川諸郡亦皆得之。遂一向攻脅秦渭諸番。大半爲其所屬。浸淫直逼秦州西路城寨北。慶歷中。藩籬大段薄弱。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爲保秦軍。於其中修蓋行衙。聞甚宏壯。僞駙馬花麻總領之。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卽近蔡挺與白知軍者公文往來之處。去漢界之近如此。自前未有也。又秦州上丁族瞎藥恕。質其父廝鐸心及逃去。與木征相合。木征者卽唃廝囉之孫。瞎藥之子也。其木征瞎藥更與自來秦州多點集不起。廣有力量。青塘族相結謀。立文法。去西界所建西市城甚近。陰與夏人通款。若漸次盡爲西夏所誘。不獨古渭孤危。秦州西路城寨日爲賊逼。則其董種一帶。至回紇以來。般次盡爲阻隔。秦州券馬自亦稀絕。可謂秦寨之深患也。與臣二十六七年前在秦州時。邊事變易。全然不同。臣不因再忝西帥。亦不能知此子細。所以久在西垂。諳知邊事者。皆謂城寨栗。則可與雞川古渭通。成外禦之勢。隔絕得西人吞併古渭一帶。諸番與瞎藥木征青塘等族相結之患。少得前世所謂斷臂之策。兼自來廊延環慶涇原等路沿邊。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使諸族知有家計。則可以相爲表裏。號爲籬落之固。不然則諸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閒。去城寨稍遠。西賊一來。官軍旣難救應。則盡爲賊所殺掠。此安可謂之籬落也。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朱滅滅唐奴三族。廣有人力。以居處恃險。從來點集不起。屢殺官軍。出入西界買賣。都無忌疑。慶歷中。每西人入寇。則前爲鄉導。同爲抄劫。後來范仲淹遂於三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置靖安綏寧二寨。佛空平耳朶城二堡。其明朱等三族於是

不敢作過聽從點集始爲籬落之用。臣今所以乞城籬栗者非好生事也。蓋欲因與西人議事未復好閒。乘此機會可以城之。既城此則經久。有臣前所陳之利。忽而不爲。則他日有臣前所陳之害。故城與不城。其利害實繫於國家。而不繫於臣。在朝廷之深算也。若謂其修城之後。又有積兵聚糧之費。力未能給。臣以爲不然。蓋籬栗既城。則秦州三陽伏羌永寧來遠寧遠諸寨。卻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逐寨之兵。往彼屯泊。更有勅置酒稅場課利相兼充贖。復開籬栗城側。近有隙地。自可招置弓箭手七八百人。就使防守。則邊防之勢。其雄重可知矣。臣今畫廊延環慶涇原路沿邊城寨對西界小紙圖子黏連在後。陛下觀之。則可見今之諸路。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非妄言也。欲望陛下更與二府大臣裁酌可否。詔從之。公又委秦鳳帥馬仲甫與置噴珠堡甘谷通渭熟羊等城寨。訖役。敵人不敢近寨。勸誘古渭一帶蕃部。獻地八千餘頃。招置弓箭手。於是籬落壯固。邊聲振矣。西夏乃械送害楊定者李崇貴。楊道喜。詣闕請命。朝廷遣韓縝同公屬官劉航至延安。與西人薛宗道議事。仍令偕至長安。稟公而後往。後西人果議願獻納綏州。寨門亦乞如舊。朝廷遂許之。熙寧元年七月。公以凡處置多爲執政沮難。不得如志。又邊事向寧。乃以疾求罷。因奏曰。陛辭之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寧。卽令臣卻知相州。願全舊恩。使均勞佚。章六七上不許。乃召忠彥上殿。令馳驛往彼慰諭。及詢訪邊事。忠彥回。又附表懇訴之。乃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公時冒大暑。至都。上見公形顏鰲瘁。驚歎久之。乃曰。不知侍中實曾不安。始疑託以爲辭。自此須且速就安養。公退而喜曰。相州始可必矣。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公因條陳用人當辨邪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

又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凡所以裨聖德者甚多。上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公至相州數月。上遣御藥院內侍劉有方齋手詔曰。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潰決。里民流離。朕甚惕然。朕嘗虛上宰之位。矜卿之還。雖歲月一易。猶恐未欲輕去鄉里。且大名爲天下喉襟之地。相去只數舍閒。人情未爲不樂也。將欲除卿河北四路安撫使。故馳一介之使。以諭朕意。苟勉而祇命。則朝廷豈有北顧之憂哉。公奏曰。君之使臣。當卽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爲諭。此乃陛下仁卹老臣。過示優禮。然臣方得守鄉郡。陛辭之日。陛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許臣亟赴本任。今到任未及百日。恐未能輒當煩重。況當此大異之後。正在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須假應副。若復如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誤聖寄。二月。復降手詔曰。已除卿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苟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爲主張。今差御藥院內侍李舜舉齋敕賜卿。宜卽祇受。公再辭不許。遂之任。公以河朔沿邊次邊及近裏以來。州軍鄉村人戶。自去年秋冬以來。將帶老小車乘衣裝錢物。過黃河南去。稱昨經災傷。往唐鄧許汝閒。請買田土居住。至今未絕。自來朝廷。彙令州縣存卹賑濟。兼去年夏秋殘零。稅賦租課。並已倚閣。及住催貸糧。不口夫役。又見賒糶常平倉斛斗。支俵麥錢。非不周至。況上件人戶。各有行裝次第。且非寒餓不能自存之人。時閒聽信奸人扇搖。輕去父母墳墓。與鄉里骨肉離散。近奉朝旨。賑濟許從便宜。乃分遣官於諸橋渡。曉諭計口給券。令還鄉里。至則又以糧貸之。兼并之家。乘時賤市流民田者。皆先令還地。寬以歲月。歸厥直。朝廷以大名府路強壯元額一萬三千一百餘人。今管五千七百餘人。令具不補。因依以聞。公奏曰。河北強壯。自慶歷

二年揀刺義勇之時。下等短弱之人。並退充剩員。強壯於帳內。別項椿管。至今近三十年。州縣以退下人數。更不差填。今一路久罹災困。非是添補強壯之時。願罷取索。以安衆心。從之。保州自嘉祐以來。議欲修展關城。至是劉几復乞展築。朝廷終以張皇引惹難之。公奏曰。保州聞欲展城。軍民莫不欣喜。況雄州高陽關皆嘗修展。不聞引惹。既非勦築。於敵誓無嫌。願亟城之。從之。

韓魏公集卷之十七

家傳

熙寧三年公乞罷河北四路安撫使。奏曰：前年以河朔新經大災異，民罹餓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體彙詔付委之意，不敢固辭。今已踰朞歲，賴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疲瘵一蘇，震壞城壘，悉已繕固。至於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皆得良帥，北虜晏然無事。若尙冒此職，實爲冗長。乞只充大名府安撫使。彙奏詔從之。上畱意河北事，詔問公曰：自北道休偃，兵革垂七十載，而人情恬於安佚，武備弛於因循，養兵雖多而未練，畜馬雖衆而未精，繕修城壘而未盡，堅固簡閱器械而未盡，犀利加以隄防，決壞溝洫湮廢，賦斂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彙年，軍儲匱於列郡。在興廢而補弊，務經遠而適時。至於軍政之弛張，將吏之能否，出入之險易，守禦之利害，皆可密爲條畫以聞。公奏曰：此見陛下臨御以來，憂邊求治，日謹一日，居安慮危，思患預防之深意也。天下幸甚。然臣竊謂國家自景德歲與敵人講和，邊鄙無事，而於禦備之計，未嘗不以河朔爲急。至於守臣將吏，亦皆盡一時之選。其在任者，惟以練士卒，利器械，修城壘，治樓櫓爲職業，往往曲生新意，自銜能績，以求勝取名者多矣。積此六十餘年，治葺之功，可謂堅固犀利，數倍景德之前矣。去年秋偶以地震水災，頽圮處多，賴朝廷究心，隨已復故。惟是霸州信安軍數處，以工料稍大，經冬息役，今則兵力已集，土場盡出，不三數月間，亦見成就。臣竊謂平時守備與用

兵禦賊。急緩之勢。固有不同。蓋平時守備。則當爲之有漸。使不勞而易集。況兵法曰。百樓不攻。今河朔諸城待敵之具。何止百樓哉。而朝旨令十分營葺外。更以三分木植爲之準備。是過計也。且賊至城下。則城內公私所有一木一石。皆可爲城守之用。較之三分之備。不亦多乎。夫以平時守備。而爲用兵禦賊之計。臣恐財用先屈。而民力不勝其弊矣。臣願朝廷加意選擇一路守臣將官。若寔得其人。則不在日加約束。月降號令。自然備豫之事。益以修舉也。詔旨謂畜馬雖衆而未精者。臣觀近年朝廷講求馬政。最爲首務。河南河北。分置牧使。以總治牧事。又各有幹當公事官三數員。更出巡視。編降新制。條目甚多。臣願朝廷責以歲年。則可見其效。詔旨謂隄防決壞溝洫湮廢者。自去秋黃河決溢。恩深等州。悉被水患。朝廷竊遣近臣與都水監官員經度。已於二股河進約分減大河之勢。西治生隄。以防漫溢。臣亦嘗以衆議未一。輒有論列。已蒙朝廷遣司馬光等集議條奏。事已施行。若得向去大河水勢均調。於今冬來春。自可再圖其便。詔旨謂賦斂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桑年。軍儲匱於列郡。此見陛下軫及一道生靈。罹此重困。思欲慰安撫養。俾盡適再生之路。甚大幸也。臣竊見本路今夏蠶麥盡登。流庸漸復。此乃上天垂鑒。陛下吁旻憂民之心。乘此之時。臣固願陛下深思邦本之重。責臣與諸路守帥。專務寬卹。凡守禦之事。悉令漸爲之備。無得煩勞。使其瘡痍日安。生業加厚。縱遇邊垂有警。不得已而取之。則民力可勝。而樂輸於公上矣。矧敵人大勢少衰。固惜盟好。制勝之道。亦當先料敵情。不可亟自紛更。翻令敵所窺測。至若軍政之弛張。則朝廷方下教閱新法。諸路皆謹於奉行。將吏之能否。則臣常加體訪。苟有不職。卽當具迹狀以聞。不敢懈

也。出入之險易。則河朔地皆平坦。別無障塞。雖有澹泊之沮。而盛冬冰合。或可平度。又定保州廣信安肅軍等處。皆旁接西山。川口平闊。是從來北寇大兵出入之地。不可遮限。當用兵之際。或先據險要。或設奇邀擊。此皆繫臨時將略。不可豫言。守禦之利害。則臣前論頗詳。不敢煩述。雖然。臣仰膺聖諭。丁寧如此。謹當力疾自勉。夙夜究訪。管穴或有所得。容臣繼以條上。不敢遽然塞命。妄進瞽言。以誤陛下。倚任詢采之意。無任兢惶待罪之至。是秋方行青苗法。衆議皆以謂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奏。今欲將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出糶。就賤量增市價收糴。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人戶情願豫行支給。令隨稅送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皆許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於次熟日送納。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慮闕食。蓋人困乏。常在新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二路之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仍乞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依此施行。奉敕依奏。續準敕節文。常平廣惠倉見錢。許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豫支每斗價例。出曉示召人。情願願領者。十戶爲一保。卽不拘戶等高下。不願請領者。不得抑配。若客戶願請。卽與主戶合保。若約度物數支與鄉村人戶有贖。卽亦許準上法支俵。與坊郭有物力抵當人戶。如納時斛斗價貴。願納見錢者亦聽。仍相度量減時價送納。夏料於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於五月三十

日以前支俵。又準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支俵青苗價錢。每十戶以上結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第五等并客戶。每戶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每戶不得過三貫文。第三等每戶不得過六貫文。第二等每戶不得過十貫文。第一等每戶不得過十五貫文。如所支錢外。更有賸數。其第三等以上人戶。委本縣度量物力。於今來所定錢數外。更添數支給。若更有賸錢。如坊郭人戶。實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仍五家以上結爲一保。依鄉村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所直價錢之半。其逐縣不得避免。逐時出納。致令諸色人扇搖人戶。卻稱不願請領。仰逐縣官吏用心曉告。人戶如不願請領。卽具結罪文狀。入馬遞申赴當司。以憑選差清強官往彼曉諭。人戶如卻願請領。其本縣干繫人。必定別作行遣。如事理稍重。必具事由申奏。應夏秋收成合納所請過價錢斛斗。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議於市價上減撲錢數。仍比附元請價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過錢一貫文。如送納見錢。卽不得過一貫三百文。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元降敕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伯。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許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敕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力人充甲頭。雖云

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既防保內近下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也。復峻責逐縣，如人戶不願請領，卽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措拾，則其勢須行散配。且貧下人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豫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錢糧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添納此一重出利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也。故自敕下以來，一路州縣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上戶，不願請領，只據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願請者支俵，則實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賠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以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是夏秋隨稅送納，如人戶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俵，而官本因而濩有失陷也。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兼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所糴白米，每斗不過七十五文至八十五文省以來，自前年分少有似此價賤之時。若乘時收斂，遇去向去價貴出糴，不惟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合往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而遂收爲己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事體，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每歲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又豈陝西權宜之

比也。兼元敕明言。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依此施行。今此三路自親新制。州縣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徧差提舉官員。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況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惟知寬卹。而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近之疑哉。臣職當安撫。日聞一路官吏所論。皆云散錢不便。轉運司明知侵撓利權。不可經久。尙皆不敢陳說。而小臣畏罪。孰敢言者。臣若顧避形迹。從而默默。大懼有悞陛下委寄之託。欲望聖慈。矜臣愚直。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卽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安衆心。天下幸甚。時有敕諸軍五服內親卑幼充節級人員。若被轄人係尊長。卽轉移於一般軍分。公以諸軍多是弟姪子孫。以父兄尊屬在軍。遂願投本營同活。或無子孫者。卽召本營人爲舍壻。冀一身有託。更有堂從疎屬。有服外親充軍後。有卑幼補爲人員。若一旦盡改配別指揮。恐軍中人情未允。只大名一府禁軍合移者已五十餘人。在京輿諸路。恐移避者人數不少。請轄下有尊長。惟副指揮以上被轄人與轉移。其餘只移別都。詔從之。至今行之爲法。

韓魏公集卷之十八

家傳

八月公既上章乞罷青苗法條例司。復疏難頒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錢與鄉村坊郭人戶。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督促峻責。逐縣支俵。有傷國體。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人腹非。而不敢言。臣被顧三朝。而又職當安撫。實不忍雷同默默。遂詳陳利害本末。乞更加博訪。若臣言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開悟。亟賜更改。使天下歌舞聖明。不爲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有他也。今準都進奏院牒。卻蒙制置司以臣言皆爲不當。條件疏駁。乞申敕諸路。及直令進奏官張士程指揮本院。將曉諭中書劄子。頒行天下。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惟舉其大槩。用偏僻曲爲沮難。及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德。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辯列。欲望聖慈特紓親覽。然後降付中書樞密院看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所言不當。即甘從竄殛。若是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慰衆心。一臣前奏以元降敕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以利其入。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

貫百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值之半且鄉村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得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敕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今制置條例司疏駁云言者以謂元降敕命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令取息三分是與元敕絕相違戾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禮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國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預俵青苗價錢但約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即計量減市價納錢即是未定合納實數故河北提舉官則約束州縣若情願納錢不得過三分至於京西陝西等路提舉官則大抵約束不得過二分而已此蓋爲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實數恐遇納時斛斗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卻致虧損百姓所以有此約束即非法外擅爲侵刻也就諸路提舉官所納惟河北所約分數最多然云不過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價抵平即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時多少相補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近降指揮又令諸路預俵價錢若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二分即比周禮所取尤少者臣竊以既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異同耳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

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賁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賁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其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請從官貸錢若受園廩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其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其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其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尙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聖聽自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誣天下之公言哉鄭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解云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催料惟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贏萬泉催一千贏五本萬錢歲終贏得

萬錢。只令納一千。若所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於青苗錢取利。尤爲寬少。而王莽之後。自上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王莽之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爲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辯也。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則又隨畝更有農具牛皮鹽錢麴錢鞋錢之類。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中更將紬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又每歲將官鹽散與人戶。謂之蠶鹽。令民折納絹帛。更有預買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斂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舉官約東州縣納錢。不得過三分二分。蓋爲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實數。恐遇納時。斛斗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卻致虧損百姓。若物價低平。卽合納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實也。緣小麥最爲不耐停蓄之物。自來常平倉不糴。蓋恐積畱損壞。今歲諸路雨雪及時。二麥有望。麥價必賤。提舉官必不肯令人戶送納本色。蓋納下本色。則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價錢。則諸處軍糧支麥絕少。必難兌換。則占壓本錢。下次卻無錢散與人戶。臣以此知制置司與提舉官本無令人戶送納斛斗之意。故開此許納見錢一門。將來只令人戶情願送納本色。則人戶須至糴麥納錢。豈不殃害百姓。惟陛下早悟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三等戶及城郭有物力戶。卽從來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貫百許之貸借。卽非抵兼并之意。又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卽上等人戶。必不願請官

吏既防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賤。又河北提舉官乃曠書州縣。如人不願請餉。卽結異報。若選官曉諭人戶。卻情願請領。卽當別作行遣。若選官曉諭。苟免摺拾。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配本司。今按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戶內。亦有闕乏之人。就人取債。豈皆是兼并之家。今貧民有餘。則以俵此等人戶。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敕抑兼并之意。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爲關防浮浪之人請去。將來難爲催納。若有上等戶肯與同保。卽非浮浪之人。自不須憂難爲催納。若無上三等戶肯與同保。卽自依準提舉官公文不許支俵。何須更行散配。若謂上三等必不肯請領。須是差作甲頭。卽自是抑勒。有違前法。況今年開封諸縣。已經俵散。甚有上三等戶情願請領。卽非官吏抑勒。以近驗遠。事理可知。至於提舉司約束官吏。如無人情願請領。卽結罪申報。別選官曉諭。乃只是關防因循避事壞法之人。卽非迫脅官吏。須令抑配百姓。若提舉官急於功利。諷令州縣抑配與人。卽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刑。其爲朝廷委任。皆在提舉之上。若有州縣官員。故欲墮壞新法。曲徇提舉官抑勒百姓。自當糾舉依法施行。并具事狀聞奏。豈可以官吏違法之故。遂欲廢法。臣竊以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人戶。非臣獨知是從來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爲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錢與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敕意。本務拯濟困乏。卻將錢放與此等人戶。則天下明知朝廷專以取利爲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今兼并之家。例開質庫置課場。若恐取民倍息。以傷貧細。則所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來。惡其太近衰削。

不忍爲之。今青苗錢一事。無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關防浮浪之人請去。難爲催納。此則抑勒之勢。不假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戶必不肯請領。須至差作甲頭。卽自是抑勒有遠前法。此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且青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專差之官。惟以散多爲職辦。州縣官吏往往變抑勒而爲情願者。蓋事勢不得不懼。而人情不得不從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九重高遠。豈得盡知。惟陛下早賜辨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躬行節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四出。以致使遠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爲始。張官置吏。大抵多爲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爲困苦。若朝廷但有徭役加之。初無歲時補助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綿地數百里。棄爲汙萊。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遐僻。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則餓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一饑。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餓殍。未有補也。至於非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戶。彊借錢物。百姓典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乏矣。至於差役困苦農民。使之失職。則士大夫之所共見。不待論說而後可知。故陛下卽位。詔書丁寧。以務農理財。免人役爲政事之急誠。方今宜憂爲在此也。今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兼管幹農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爲此而已。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謂之興利之臣。而以爲致遠近之疑。臣詳制置司所言。提舉常平倉官員。不是興利之臣。今旣明舉貸錢取利之法。謂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非興利而何。至於東南所差均輸之官。亦皆興利之臣也。且兩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每一

姓所有客戶。動是三五百家。賴衣食貸借。仰以爲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錢與之。則客於主戶處。從來借貸。既不可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則固不願請領苗錢。又廣南東西路土曠人稀。水鄉之俗。麤足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於遠民尤爲不便。豈得不謂之以致遠近之疑也。國家幅員至廣。一方之有水旱。時所不免。然朝廷未嘗不假貸糧種。盡救荒之政。以濟卹之。故得饑饉者復蘇。流庸者復安。自祖宗以來。可謂仁政充洽矣。而未嘗曾就等第人戶。處彊借錢物。惟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卽位之初。天下各有優賞。朝廷自京師應副未及。閒有三兩路州軍。曾於坊郭富民處權暫支借者。然亦卽時輦還。今制置司指爲暴令。以頒布天下。是惟知主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謗之甚。誠可駭也。惟陛下早賜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坊郭人戶。旣青苗不可貸借。本司今按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今若俵散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之人貸借。是令常平有滯積餘藏。而坊郭之人。獨不被賑救之絕之恩也。周禮設貸民之法。卽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卽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詳制置司此說。尤爲不實。蓋自來常平倉。遇歲年不稔。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之時。其鄉村則逐處多下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以來。所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人戶。每口五勝或一斛以來。故民受實惠。甚濟饑乏。卽未見曾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糶。常平倉斛斛者。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爲名。欲賸借錢與坊郭有物業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謂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惟陛下深詳其妄。一臣近準眞定府路安撫使司公文。稱準

河北都運常平廣惠倉司牒真定府準制置條例司劄子。據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狀。準朝旨於內藏庫支到山東絹二十萬匹。充常平本錢。尋分擘與諸州縣出賣。必是破貨不了。欲將絹分作兩等。上等每匹作一貫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貫三百文。省召人戶情願依青苗見錢法請領。仰更切相度。如依減定價例。委是人戶情願。即依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戶情願請領者。亦聽常平司差帖。殿侍康承內稱。自京般來絹二十萬匹。惟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州請般。帖康承內疾速往真定府管下縣分。遍行催促。火急和雇。乘赴恩州請般。趁時支俵。勘會真定府於恩州支下絹三萬匹。雖未般到。緣係準備充秋料青苗價錢。即不闕錢支用。若更差使臣下州府縣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屬張皇搔擾。牒臣本司請照會者。臣遂備錄聞奏。庶朝廷見其爲害之深。乞察臣前奏散青苗錢不便事理。早賜施行。卻準中書劄子。奉聖旨。康承內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幹當。兼桑降指揮。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所散青苗錢。召人戶情願。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令止絕。當職官員具姓名聞奏。劄與臣知者。臣勘會轉運司。昨將山東絹配賣與諸州軍坊郭等第人戶。每一匹估錢一貫五百三十文。至一貫六百文以來。限半年納錢。尙猶近。下等第人戶有破賣家財方能貼賠送納了當者。今常平提舉官將山東絹二十萬匹。上等等者作一貫三百五十文。每一貫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貫六百五十文。省下等者每匹作一貫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貫六百文。省並隨稅只是百餘日省限納足。與轉運司配賣與坊郭人戶。價例全不相遠。即於農民豈不爲害。更差使臣督迫支俵。公文內動是火急之言。則州縣小官。惟是應命。苟免譴咎。將抑配以爲

情原何處更可辨明且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今將絹二十萬匹直行指揮許散與鄉村人戶依青苗法納錢及令坊郭人戶願請者亦聽則自來未見有定奪之司事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然中書凡事亦須進呈或候畫可方敢施行未嘗直便處分惟陛下察其專也如此則在外守職臣僚其誰敢不稟從望早賜辨察使事歸政府庶於國體爲便上始得公疏意已大悟亟欲寢罷時王安石聞公有言已引疾在告惟參知政事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呂公著爲御史中丞亦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別坐事令出既而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與藩臣若生閒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乃止

韓魏公集卷之十九

家傳

熙寧四年公至大名二年矣。又上章乞邢相一郡。二月改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制曰分陝稱伯。召南當公職之尊。啓魏就封。畢萬得國名之大。況吾元老。爲世宗工。久倚帥垣之嚴。宜遷尹節之寵。飭宣典策。敷告繙緼。具官琦道醇而深。器遠而博。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資。感通仁朝。亮衆采於台極。翼載英考。捧大明於天衢。肆朕纘圖。厥初謀落。變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家之成。登昭公槐。奄莅國社。鎮定大事。妥如九鼎之安。承寧諸侯。端若元龜之信。歲勤再閱。師律旣和。重念郊圻之雄。旁據河山之險。徒得君重。以宣王靈。就更西雍之施。畱主北門之鑰。載爰賦并實。幹封於戲。漢咨陳平。安危注於上意。唐因裴度。輕重繫乎厥身。維迺純誠。無媿前烈。懋服休命。往其欽哉。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魏國公。充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再任判大名府兼北京畱守司事。畿內河堤勸農監牧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兼大名府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公力辭不拜。後及三年。復乞納節如前。請章七上不許。滿四年再請。六年二月。移判相州。契丹遣使辦理河東地界。上賜手詔詢訪。公奏曰。臣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幹當內東門司裴昱。齎賜手詔。以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輒開釁端。妄來訴理。比敕官

吏同加按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老。卿威懷忠義。歷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密具以聞。朕將親覽。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旦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豫防。記及孤愚。曲有防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問。臣竊以契丹稱強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在祖宗朝。屢嘗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爲誠。以是七十年閒。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素以久強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佞佛。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實如何耳。所以致寇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於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爲邊鄙之患。向聞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種。董種卽契丹壻也。旣恐關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爲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與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歷慢書所謂。粉

立隄防。鄣塞要略。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爲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然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辨理地界。河朔沿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壁。開濶濠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處衣甲器械。彙次差。官檢視。排垛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剗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剗爲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諜者易窺。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驢騾。準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爲敵國。施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偵朝廷。況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慮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論。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己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墮盟好。蓋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算。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臣昔曾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

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富強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裔。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爲本。必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爲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閒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贖錢。以備他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且農民送納夏秋稅賦。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不勝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事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者以得利爲功。錐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皆坐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閒。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爲幸。夫農者。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爲國致財者也。官吏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畎畝。商者則歎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而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斥四裔。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則爲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歲歲災傷。民力大乏。沿邊州郡。皆

糧不充。新選將官皆麤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此太宗朝。雖曹彬、朱信、名德宿將。猶以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恐爲謀者之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墮祖宗彙世之好。永敦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將契丹前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嚴。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俟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彙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服。決欲背約。則今河北諸州。皆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帥持重。以全取勝。然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卽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難盡行。蓋事宜之際。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餼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畱人看守莊舍者。或有就近入居城郭者。嘗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定。必令盡入城郭而居也。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擾。鄉民避寇。率亦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守故郡。萬事無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疹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終。此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盡言。非嫉善也。非求進也。用是足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爲獻。臣實不忍負彙朝眷遇之恩。猶覬愚瞽。一悟聖

心爲宗社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時文潞公富鄭公曾魯公同被詔問。公所對最爲切直。七年秋。公彙上章乞致仕。章每上。上必遣近侍齋詔慰諭不允。明年夏。公又力謝事。復改永興軍節度使。京兆尹再任。公方力辭而疾革矣。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薨於相州之正寢。前一夕。有大星隕於晝錦堂側。享年六十八。訃至京。上震悼甚。輟視朝三日。遣中使慰撫本家。凡典禮悉令按趙普故事施行。贈尚書令。告策曰。朕勿休聖緒。綏撫四方。實賴全德老臣。蕃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守正協恭贊治純誠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八百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韓琦靖淵以有謀。莊重而不撓。早有天下之望。自結人主之知。出入三朝。周旋二府。仁皇與子。旣推定策之功。先帝建儲。復預受遺之託。乞繇輔翼。以底不平。澤被生民。勳在社稷。嚮以懇辭重任。出撫近藩。屢厭節旄之榮。願還印綬之寄。方深注倚。遽此殲亡。夫三省之官。惟尚書令爲尤重。非功德卓越。不以假人。眷言老成。宜峻徽典。尙其精爽。膺此寵榮。可特贈尚書令。宣制文德殿。以公配享英宗廟。廷制曰。功茂者賞。惟其稱德厚者報不可忘。故命冊褒崇。舊史有追封之典。祀祧躋配。前書存與享之文。蓋君臣之義。不獨欲榮寵之於其生。抑邦家之光。實亦冀顯揚之於不朽。惟時故老。翼我前朝。式敷誥於治庭。肆儀圖於典禮。故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魏國公贈尚書令韓琦。才資沈偉。宇量恢宏。勇義出於至誠。樸忠可以大受。盡瘁於國。利無知而不爲。任重於時。事雖難而必濟。惠澤有加於四海。謀猷實於三朝。

懷弼亮之勤。重起淪亡之痛。是用進登烈考之清祜。裨序功臣於大烝。上以感祖宗之靈。下以爲忠義之勸。於戲。爲臣至此。可無愧於前良。與國同休。庶永傳於茂烈。茲惟盛美。以答元勳。可配饗英宗皇帝廟庭。主者施行。上以尙書令不兼官。是爲眞令。特以贈公。又配享特鑲院告廷。皆異典也。上又遣禮官太常丞集賢校理李清臣。致祭於柩前。又遣內侍詢本家所欲。凡例外令一切條上。復命姪正彥。自兩浙提舉官知相州。令過闕。賜對面諭。令照管諸孤。差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監護葬事。入內供奉官張懷德。增修墳兆。以石爲幽室。所費皆給於官。臣僚之葬於法不許以石爲室。今特詔用之。自公始也。再遣幹當御藥院李舜舉。奠於靈几。及許幼子嘉彥。將來尙主。仍諭忠彥曰。先侍中忠義於國。平生奏議甚多。可悉錄奏來。敕崇文院遣筆吏數人至相州。遂以二府忠義五卷。諫垣存藁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北奏議三十卷。雜奏議三十卷。上之。上得之喜。閱之殆徧。後嘗因二府奏事。上問或曰。韓琦嘗有此議。蓋見奏議所載也。又有安陽集類五十卷。祭儀一卷。藏於家。有司考行。應憂國忘家。文賢有成之法。諡曰忠獻。詔本家令以行狀來上。神宗乃親製神道碑。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葬於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祖塋之西北原。公昆仲六人。長兄次兄與第四兄。皆蚤亡。先太師捐館時。公方數歲。惟第三兄諱瑑。最長。始爲州縣官。後終於司封員外郎。公同母兄諱璩。終著作佐郎。公與著作皆育於司封兄。後公與著作同年登進士第。公方爲禁從。漸貴顯。而二兄相繼皆亡。收恤諸孤。皆同己子。公氣貌嚴重。人雖望而畏之。及夫接物。極恭而溫。初爲館職。所與游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邁。多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

但時呼爲韓家。蓋當時市井小民。凡所畏者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故石效此語。爲人敬服如此。器重閔博。小大無所不容。公自在館閣。及登侍從。卽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蕭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邪。公和顏謝之。及公爲樞密副使。石介有慶歷聖德頌。曰。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敦重如勃。後爲宰相。歐陽永叔作相州畫錦堂記。曰。臨大節。決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爲知言。堂乃公爲鄉郡時所建也。慶歷中。公與杜衍、富弼、范仲淹、同心輔政。更革弊事。援引正人。時張方平、錢明逸、王拱辰爲兩制。皆歷中丞。故杜祁公而下。爲三人者排逐。指爲朋黨。相繼罷去。是時二府許逐。應見賓客。拱辰來見。因諷勸公。奮手作跳擲勢。曰。須是躍出黨中。公對曰。琦惟義之從。不知有黨也。旣而公亦求去位。公之在相位也。凡進人才。惟以公議所在。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安石。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頴。皆可用也。時二人皆常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頴於省府。如此之類也。公薦引於上前者固多。亦未嘗自漏上前之語。閒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也。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爲執政者。時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爲樞密副使。旣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引去。推薦此人。朕豈可違。公旣罷去。蘇頌除修起居注。往謝二府參政。趙槩曰。韓公屢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一嘗也。公待人一以至誠。亦未嘗懷怨於人。人或有不喜於公公待之終不疑也。慶歷中。蘇沔爲御史。以

西事誣公甚力。後公爲宰相。沔以罪廢。會陝西用兵。起沔帥慶州。過闕。賜對。英宗諭曰。韓琦稱卿有邊帥才。故復用卿。沔退而褒長書。俯伏謝罪。皇愧幾無所容。天章閣待制李師中。父緯。昔爲陝西裨將。公方領經略之任。時緯與賊戰而兵敗。密詔公斬於退兵之地。公特申理。緯得不死。而猶重貶。人莫之知也。師中乃謂父貶。因公所奏。遂詣闕訟公言西兵之敗。當先誅元帥。後緯知公嘗有言救己也。每見公未嘗不泣。下敍感。然師中終以前日之訟。惶恐自疑。後師中方坐事廢黜。一日擢爲高陽關安撫使。賜對。日。神宗諭曰。韓琦力薦卿有才。故委以方面。師中方大愧服。特枉道至相臺謝公。公所至惠愛及人。旣去。思慕不已。往往畫像事之。揚州。秦州。真定。太原。京兆府。皆有公祠。魏人仍立生祠爲塑像。歲時奠獻。以比狄梁公。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及里閭田野之人。聞公之名。無不咨嗟瞻慕。至夷敵尤畏服公名。凡奉使契丹者。虜人未嘗不問公安否。今在何處。信使過北門。京尹往來書例用押字。公至則易以名。副使成禹錫仍諭來介曰。今以侍中在此。故特書名。及公旣去。來者亦欲使彼名。數強之。卒不肯從。每南來。涉臨清界。卽戒於下曰。此是韓侍中境內。謹勿亂須索。忠彥奉使至帳前。館伴楊興功謂忠彥曰。早來上面。召曾使南朝。識韓侍中者數人。問之。少卿貌類父否。皆云頗類。遂於宴坐。令畫工密圖之而去。公孤忠直道。惟范公。富公。氣類相同。相知最篤。及論事於上前。繫國家利害。則各正色辨論。未嘗以私相符。同退而皆不失驢。三公名重一時。天下稱爲韓范或韓富。希文嘗遺杜祁公書曰。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韓富二公而已。公輕財好施。不計家中有無。賙人之急。惟恐不豐。或求之愈數。而意愈不倦。俸祿之入。月未終而已竭。是

以天下之士皆歸之。至於自奉養。則儉約不改於舊。左右侍者。不過二三人。嘗曰。吾閨門之內。如當日朝官時。無以異也。內外宗族。割俸以養之者。常十數家。嫁諸兄孤女十餘人。教育諸姪。皆有成立。所得恩例。常先芻族交舊之子孫貧而無託者。如尹洙。石介之家。亦分俸以給之。公天性清簡。至於圖畫博奕聲伎之娛。一無所好。獨觀書史。晝夜不倦。家藏圖籍萬餘卷。卷末皆題曰。傳賢子孫。餘暇則喜書札。素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逾健。自成一家人。人觀公字體。皆曰。端重而剛勁。類乎爲人。公孝於祖宗。常恨祿不及親。傾所有以奉塋域。公五代祖葬博野。曾祖葬贊皇。雖家牒具載葬地。值五代兵亂。常趙並邊。復有北胡之患。子孫避地多。故於歲時灑掃。蓋不能及。歷祀既遠。遂忘所在。公常刻志求訪。嘉祐三年。得曾祖府君之墓於贊皇。八年。得五代祖庶子墳於博野。三塋之失所在。百有餘年。公卒能訪而得之。世歎公孝誠所感云。公娶尙書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追封魏國夫人。男子六。曰忠彥。次端彥。次良彥。次純彥。次粹彥。次嘉彥。女子四。長不育。次適朝散郎王景修。次二人不育。孫男曰治。曰戢。曰澡。曰誠。曰浩。曰澄。曰哲。曰括。曰拓。曰裕。曰楸。曰洞。曰格。曾孫曰肖胄。曰肯胄。曰碩胄。曰膚胄。曰顯胄。曰宏胄。曰穎胄。曰全胄。曰安胄。曰寶胄。曰膺胄。曰顏胄。公薨後歲餘。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一埽多墊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龜穴於埽下。乃伺龜出射殺之。後數日。勉方晝臥。有一吏持檄召勉曰。有龜訴爾。當往證之。既隨吏行。過一宮闕甚壯。守衛皆金甲。吏兵。勉詢之。吏曰。紫府真人宮也。勉詢姓氏。吏曰。韓魏公。勉忽省曰。我故吏也。亟往求見焉。既入。望魏公坐殿上。衣冠若世閒所畫神仙也。侍立皆碧衣童子。勉砌下俯伏。哀訴不已。公微勞云。汝當往陰府證。

事乎。勉具述殺龜事。又敍嘗蒙薦舉。今入陰獄。恐獲罪不得還。懇求庇助。公乃命取黃誥示之。謂曰。龜非與人同。彼害汝埽。戮之汝職。遣之使去。出門。所追吏曰。真人釋爾。吾何敢攝也。青衣人引勉至家。遂寤。事既傳播。一日神宗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爲真人事否。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孫固時爲知樞密院。退而謂所親曰。如韓公平生所爲。豈不爲真人乎。元豐中。忠彥以墳墓久闕。照管乞弟粹彥監相州酒稅。神宗御批曰。韓琦有功於國。非他臣比。特依所乞。仍令吏部。今後常注其見在仕子孫一人。隨本資任。或親民監當相州一差遣。國朝以來。臣僚之家未嘗有此。乃非常之恩也。

韓魏公集卷之二十

別錄

公曰。能平得有己之心。則爲賢矣。人人莫不能道之。及到行時。大是難事。常合著意於此。勿以爲易也。公嘗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公曰。君子當先處己。至於義足。而後委之命。可以無悔。公曰。閱人多矣。久而不變爲難。公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乎。公曰。中等以下人。見利則去。是其常情。不須怪也。公曰。人情微處。當深體之。若直用己意以處。則所失多矣。公曰。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公元勳盛德如此。而聞人一小善。則曰某不及矣。公曰。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自居。禍福之來。非所惑也。公曰。人能扶人之危。調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諉。則益善矣。公曰。汎交之道。與其所長而避其所短。則歡心得矣。公曰。處己以難。處人以易。則無所往而不服矣。公曰。寡欲自事簡。公曰。能識理則事事無礙矣。公因論待君子小人之際。公曰。一當以誠。但知其爲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己處。不覺則已。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而不形也。公性至仁。然其臨事。或誅一人與答一人。顏色不覺有異也。公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公曰。君子業履。須當積微。放過一事。便爲小人所窺矣。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

事也。公曰：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卽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持之，非某所能也。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於崇政殿，甲科未絕，而日五色，於時羣臣皆賀，後議者以爲公同升諸公，雖多至二府，然終福祉，則獨在公焉。趙良規賓客嘗曰：公初入館時，方二十餘歲，亦未有事迹著於人者，然人意已自以公輔許之，不知其何也。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公於其閒獨爲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爾。公處之而不失，和李旣莫得以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爲介也。石曼卿意氣豪俊，同時諸人無不被凌謔者，獨未嘗侵公也。公曰：某以誠待之而已。公言王沂公器德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題品一兩句者，人皆以爲榮，其爲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公聞此言，益自信也。公言王沂公當國時，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物，希文乘閒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盛德獨少此耳。沂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邪，恩若己出，怨將誰歸。希文惻然自失，退而歎曰：眞宰相也。公言希文、師魯皆畏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後欲得一差遣，遂自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爲在錢延年等例邪。師魯終身以爲愧。公嘗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所望。仁宗朝，王隨、陳堯佐爲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參預又頗以私害公，又時爲諫官，屢疏之不納，後物議益喧。公復上章乞廷辯，上迫於正論，遂盡罷四人者。然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祁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之日，迺張仕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

庠、晁宗慤參政。天下大失望。公曰：事固如此不可知。人意不能必也。公既攻退四執政，朝廷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忠。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事遂寢。公嘗言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敵事，且有西鄙之患，每與范希文、富彥國以文字至相府，欲發議論，輒閉目數數，殊不應人。彥國憤惋，數欲悖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之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相公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劉后上仙，仁宗欲以楊太妃爲太后，以問申公。申公曰：典故無此事。上曰：奈已許之矣。呂曰：太后樂乎？上曰：樂之。呂卽曰：唯唯。陛下宮中甚孤立不便，呂以此意密語公。時諫官御史知其非，而畏其說，竟不敢爭也。先是宮中以劉爲大姬，楊爲小姬。公曰：呂公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娶曹后。希文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呂語某云：此事外人不知。劉既上仙，官家春秋盛，郭后、尙美人皆以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止之。公曰：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范公作諫官，申公不悅。王隨、劉面諷希文云：隨近日多引師巫出入，及某事某事，皆可擊也。希文云：某不知其詳，未敢聞命。呂知希文不納，恐事泄，反以語隨云：范司諫欲奏言某事，某已勸之且止矣。公曰：呂申公極有機智，雖忌正人，然亦未嘗敢全疏棄之。公言杜祁公心至公，而樂與人之善，既知其人，無復更有毫髮疑閒。始某爲樞密副使，而杜公爲太尉，某輒論難一二事，而杜公不樂。人或諷解之，迺曰：某長渠三十歲，尙有誤邪？久之既相，亮卽每事問曰：杜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己雖不足，獨不思所部有百十萬生靈。

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公。且畱以爲暮年之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勞心。孰與吾閒靜之樂也。公舊有德於關中。秦人愛之。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秦之元老。有遠來觀於道。傷者。迺愕然相謂曰。吾以謂韓侍中。迺非也。於是相引以去。虜人每見漢使。必起立致敬。以問曰。韓公安否。今在何處。次問文富二老。亦以公餘或以官以名而已。公治大名四年。虜使每南來。涉臨清縣。卽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內。慎勿亂須索以辱我也。又嘗有使曰。我輩在國中。想望韓公名。今幸至此。如何得見。故事。惟通判攝少尹。與之相見而已。留守不出也。又嘗有諭其下者曰。獻侍中馬。須擇好者來。旣而不如旨。怒曰。此豈比他處。而敢爾不加意。遂撻其人。易其馬。公在北門見客。或至午方暇。引公事。必呼闈者諭之曰。訴事者餒矣。遍曉之。令飯而後來。人皆慰悅。然公亦未食也。公在魏時。府僚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卽以褻覆之。抑首與語。稍稍潛卷。語笑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愧。服曰。眞天下盛德。北京大內壁閒。有太宗詩。意在燕薊。辭筆甚壯。公之來。得旨修護之。旣而客有勸公進此詩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客亦莫諭。公旣去。韓絳來。遂模本以進。公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方事。老臣不當更導之耳。凡將相隨行。公使錢令子弟主之。遂以給私用。無復限量。獨公不然。所至一以屬本郡。月之所給。亦隨衆人。皆著爲例。例所不當得。一毫不取。其外博施而內持約。如此。自唐以來。守北門者。不知幾何人。惟狄梁公有生祠。公之去魏。魏人亦立生祠於熙寧佛寺。儀形宛然。每公誕辰。士女焚香於堂。小民獻技於庭者。終日不絕。公聞而笑曰。我尙生也。而如此邪。及公薨。魏人之來赴者。

甚多。而就哭於祠下者尤衆。近古未有也。公昔在定武時爲資政。定武故老。至今曰自家資政。在并州時爲太尉。則曰自家太尉。在相魏時爲侍中。則曰自家侍中。其所至得人心如此。雖去鎮十餘年。相遠千里外。每公誕日。爲壽者常不絕。公在相州一日。被司農檄。括車以爲營衛。籍老幼以備入保。鄰城已騷然矣。公懷檄不下。方草奏以言。疏未上。司農已旋覺。亟止前檄。故獨相民未嘗驚也。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某有所思而得之者。未嘗以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又自有利處。不爲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常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之詩乎。調兵於民。其弊迺爾。後世旣收拾強而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差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日而道也。王安石初罷相。時實不召公與司馬君實。百姓相傳云。侍中三詔。猶以疾辭。司馬家兩詔。亦不肯行。其爲當時屬望愛嚮如此。公嘗言。吳長文有先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時長文獨曰。心強性很。不可大用。後卒如其言。公晚年在相。多疾。忽忽少意思。容貌羸削。非復故時。巖叟嘗因從公出游。聞道傍觀者之語曰。見侍中令人感動。公身在外。心繫社稷。老而益篤。病而不忘。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紀綱。則日泣血。泣血或終日不食。熙寧八年三月。上遣近璫齎詔問公曰。兩朝通好。垂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尤甚。代北舊疆。自有定分。比亦遣官按行。經界甚明。朕亦回敦盟好。固欲優容。虜情無厭。勢未可已。今橫使再來。意在必得。祖宗舊地。決難順從。若事有不測。其將奈何。卿夙著忠義。歷事三朝。迺心罔不在王室。國有大政。

謀及故老。今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如何。卿宜密陳。朕將親覽。公慨然曰。事至於此。難於從半塗開理會。須講其所以致之之由。迺可。因條六疑以對。其略曰。開熙河。曰通高麗。曰置保甲。曰修城壘。曰勅軍器。曰分將官。此皆所以致其疑者。故先撓我。以自爲計爾。實未敢輕動也。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示之大信。告以至誠。極陳祖宗以來盟好之重。盡解所疑。則自無事矣。祖宗舊地。圖牒甚明。一寸不可許也。又引及熙寧以來事曰。迺始謀者之誤爾。陛下若堯之仁。舜之聰。知所誤而改之不吝。聖人之盛德也。其終曰。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位已極矣。年幾七十。榮守本邦。無不足。今日之言。非沮善也。非求進也。但天下之人。浸不敢以直言聞於陛下。臣實憂之。願陛下不以臣言爲疑。早悟以爲宗社盛福。非老臣之幸。天下之幸也。凡三千餘言。公自手寫。疏既上。公曰。言行。或有益於國。不行。亦老臣無負矣。公又面語使者曰。橫使雖傲慢。不肯去。第勿恤。待以常禮。使之久留。不害也。宜復選使使虜。就議。則渠自難安矣。見上。請作韓某如此言。比使者歸。朝廷已許其地。而蕭禧還北矣。公起堂於北第池上。以傲樂天。因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公賦二詩。其一卒章云。霓裳百指非吾事。只學醺酣石上眠。自是寢疾。以六月二十四日薨。此詩遂爲絕筆。既而上遣使特爲石藏以葬公。始悟石上眠之句。若讖云。公薨。士大夫恨勳德之難名也。皆歎曰。天何不畱歐公。爲魏公作誌文而後死也。

遺事

公自定武入爲樞密使。時仁宗嗣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秉政。仁宗

倦勤甚。勢漸逼。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卽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豫立以繫天下心。語日益深切。如是者前後不可勝數。仁宗終無一言不喜。亦不怒。公患之。他日仁宗忽顧公。謂朕亦有意多時。時有二宗子。嘗育宮中。公乘其意動。急叩之。謂二宗子。陛下必自能見其孰聰明智否。可屬大計。仁宗以英宗爲言。公卽將順。以彼一人便若幽厲。語更不及英宗。乞降勝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一作昇。太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繫社稷。陛下不可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經商量來。昇一作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一作昇退。公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了事。後英宗畏避不就職。幾半年。竟以事迫。便作皇子。仁宗彌留。英宗卽位之次日。疾作不能眡朝。壽慈攝政。疾每甚。卽獨召公責曰。相公自看取。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涎藥。自無事。公嘗藥以進。英宗怒。以藥覆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一日又獨召公入。英宗疾作甚。直眡二王謂公曰。何不立長君。此輩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謂公。人皆謂錯。公曰。不錯。慈壽怒曰。文字滿前後。雖大臣亦有言者。公力開陳。以爲不然。卒能翼清躬。復大位。皆公力也。英宗寢疾時。公一日進對罷。謂慈壽曰。上疾須太后護。若上猶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壽怒曰。相公是何等語。當時同列皆謂太峻。退至中書。往往責公。公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彼又內事皆在手。天性既薄。若狃於權位。搖於閹宦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衆服其遠識。後覘宮中。果調護日益加。上後疾愈。慈壽不肯還政。公每進對罷。卽陳歷代母后之戒。權位不可久居。久必有禍。后必嘗觀史知之。慈壽曰。婦人豈知讀書。慈壽色勃聲厲。前後以十數。他日復請。謂若復

辟後禮數必有加不敢損。如不然。臣獨當責。慈壽曰。此言何足據。慈壽一日忽謂公。本欲且管三二年。教養疾。相公迺如此。公乘機力陳。上前日出。祈雨雨應。百姓又皆知上無恙。天人如此。不可不還政。次日。遂批出還政。英宗既臨朝。公請如慈壽禮數。英宗曰。相公休獎。縱母后。公曰。慈壽之始。深不肯放下。臣誘以利害。動以禍福。僅能復辟。彼遺太山之重。陛下迺惜一雞子輕。英宗尙遲疑。富公在其旁。颺言曰。何雷太山。議遂決。卽建慶壽宮。歲時稱聖躬萬福。因入加儀衛焉。人有以使永昭陵後。公不退爲問者。公曰。是時英宗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壽懷二三。時在永昭。一日遣一近璫。小封親札。諭英宗狂惑等事。問相公如何。公報云。若言無節。慈壽既云未定疊。未定疊。人語言何足怪。他日復遣使見。逼甚。公曰。只乞與曾公亮已下商量。曾公輩果不敢當。皆云。候韓琦回。公是時既使回。且正內變矣。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爲子。其於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慈壽由此語塞。不復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退之分。未幾英宗上僊。今上卽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琦一日又盡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開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語。請益。他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冢席以待。故除兩鎮有衰衣待還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遂之相。復移雍。上使諭之。只候西帥回召。旣而召見。公是時已知不可爲。堅請還相。次改北門。事由此分矣。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屬。心頗不平。且有語。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已立。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嗣

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先時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卽位。大王賀。允弼謂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遂循殿階上。公叱下云。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英宗立數日。百官朝。晡臨。兩府立殿兩廡。上垂簾。時英宗忽疾作。厲聲大呼。謂殺某。二府愕眙。不知所處。公獨投杖哭。褰簾入。見上迺疾作。非有他變。宮人壁後。遽去不敢前。公迺扶上。呼左右翼入。時曾公已下。皆汗浹背。以事出不意也。仁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仁宗復手動。曾公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迺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達權知機如此。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旣而卒無事。英宗卽政。公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迺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缺落不完。補綴僅能識其字畫。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下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一日。襄進。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業。後上僂。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今上初卽位。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諭及高后。與上不奉事意。有爲嬖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臨。後上殿。意他公莫與。旣見。謂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是不可泄。上今日皆慈壽力。恩不可忘。旣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畱。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聞。遂開。卒難合。上唯唯。後二宮相權。人莫能窺其迹。仁廟靈駕欲到永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棟損。有司憂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鈎公。

指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苟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爲之歎惜，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既到皇堂，棟迺不損。熙寧中，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畱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一金陵答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太宗眞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於石，公畱守日，以其詩藏置於班瑞殿之壁。旣成，或請打石本以進。公沈念謂其詩有衛霍爲鷹犬，及有復山後之意，恐益啓之，遂止。後子華守北門，首獻焉。有問公郭逵衆人謂皆出公力。公曰：此等事非人臣得自專，須還他主上。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某力。始英宗欲用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黥卒處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爲中外所服。一旦居此，論議卒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沈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逵，琦亦以郭逵羸勝負，遂然之。旣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王陶遂見誣，以引往年而之廝役。又曰：此事惟趙少師知之。是時同議以爲太躡等，當近下安妥名目，遂有權同簽書之號。公嘗言：范公一日見沂公，謂宰相當顯拔人物爲朝廷用。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邪。若恩盡歸己，怨使誰歸。范公悅，若自失，退語公曰：眞宰相器。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著，亦有未是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事，恨不得聞之。或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公。

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邪。古人謂鵬鷃。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此可見公出處大節。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士風喜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某在太原時。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著心處之。下令籍爲部。仍須用角弓。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矢。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始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勝心也。公嘗言真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蓋誠意不可不謹。公謂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爲賢宰相。其品何如。公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公謂論性之極。不可變。君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終亦無所至。不可不知。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貺見公。謂稚圭不如拔出彼黨向這下來。公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貺不

悅而去。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知此。石守道編二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數事爲非。其一太祖時嘗惑宮鬻。眡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潛伺鬻方酣寢。刺殺之。公曰。此不可爲。萬世法已溺之。迺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公執政。臺諫有言。訐不當理。或涉薄害風教者。皆密封之。終不示人。呂誨趙瞻言濮園得罪。御批與廣南別駕。公力陳與善地。以來言者。人謂公性根有仁義。公平日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麤入細。迺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公在相臺。作久旱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作。解之事。繼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卻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曹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尤著力。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益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爲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劉御藥好收古畫。多求諸公跋尾數冊。上有金書字。悉上筆。餘三冊。公卿多題於後。劉到北門宣公。出畫冊。謂獨未得公數字爲恨。公題云。觀畫之術無他。惟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絕也。得真之多者上也。不得其多。非中卽下矣。持吾說以觀劉氏之畫。其可逃乎哉。安陽憲叟病中題。時公路渭相。上使劉宗問。人謂此術不獨可觀畫。亦可觀人物也。諸公題皆論一體。公獨兼之。一有問彥升材品於公者。公曰。黷直而且忠於人。然過涉滅頂。非伊分上所有。或問之。爲其膽力薄。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或問君實晦叔。天下所屬望。他時大用何如。公曰。才偏規模小。問晦叔平日公

曰。今日適是平日。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往往爲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敷放之耳。人謂公待人誠。則皆誠。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爲小人。不待以誠邪。皆歎以爲不可及。公平日獎進人物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謂太濫。其實胷中不啻黑白。在北門時。一屬官有小才。不知道。公多委以事。人謂公眞許之。他日或問。公曰。某人但愛任術。所爲不敦篤。大中其弊。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和。師魯於公處卽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遂無事。不然不靜矣。公論爲善。其初往往能持久而不變爲難。計日計月爲之者甚多矣。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蠱蠱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公云。臨事若慮得是。當割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知此方可成務。又云。孤忠每賴神道相助。幸而多有成。其至誠自信如此。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公請言。公不答。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爲河北說得些衆人不敢道者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擇者數日。終不能自克。吳長文環素以勁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環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環敗。皆如其言。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李清臣平日公前多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李進取頗持兩端。公因書開之。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邪。公之善論人如此。公嘗秋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

疏訐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搆置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之。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李師中爲布衣。父鎮戎。退陣當斬。公馳至。鎮戎以賊衆我寡。非諸將罪。且欲戮其爲首一人。師中父在貸中。方請於朝。時師中赴南宮試。遂上書論公募民爲兵。往應賊太擾。乞斬公以謝陝西。旣不行。後嘗有疑公心。執政有請勿害師中者。公笑曰。彼是時以子救父。豈可加罪。人聞之咸服其公恕。然師中終未之信。後擢爲兩制。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公兄爲泰倅。孫元規爲司理。嘗薦之。公遂拜元規書問。未嘗踰時不諱。後公爲西帥。兵敗。元規領言責。深議公罪。朝廷知罪不在主帥。少譎卽復。自此元規慊公。書問遂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常契如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迺韓厥之舉也。若琦嘗言責。亦不爲元規隱。此何待琦之不廣。願公勿疑。元規亦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公有害己心。後起廢爲慶帥。元規過闕。洒泣見公曰。沔真小人。公知沔。沔不知相公。公與樓澈有舊。數到大名。干公。公待之厚。或以澈爲人言者。但曰。人材難全。公以恩及人。無求德心。故所及者廣。所感亦深。平時非不知人之欺。終不別白。能受其欺。賤官因事爭於前。每及己之誤。卽受之。事行其直者。不主己爲是。若稟事嘗訐觸。非而卻之。異日復稟。終不以前日芥蒂置於色。亦惟是從之。公因論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公每聞新執政用一人。歎曰。放上則易。放下則難。公嘗戒人不可任性。嘗臨事有所裁處。方不失中道。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

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公因語華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公言富公爲鄆倅。沂公作安撫使。一日謂富公曰。富某位富不敢當。沂公曰。然進則易退則難。公言仁廟御批。朕用韓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歸。凡所議事。仰章得象。杜衍已下。公心協力行之。文正家藏一本。一以與公。今尙存也。公在相。舉答詔文字與孫賁。賁謂臣不密則失身。莫且當孫順。公曰。事至此。忠臣義士亦不顧。若顧之言不可出口矣。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其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烏用計其如何。公言始學行己。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汙。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潞公在西府。人有以魏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曰。彥博豈可以望韓公。韓公地位別。彥博則有些麤材。蒙朝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潞公自知之明。歐公少許人。平日惟服韓公。嘗因事發歎曰。衆百歐陽修不足望韓公。公謂歐與會同在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公謂大凡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上做。若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公判大名府。一日倅車出按屬縣。其女與簽判子踰牆私通。倅妻親送至府庭。公酒爲之掌判。使成婚對。以掩前過。仍以五百千助嫁。公判京兆日。得姪孫書云。田產多爲鄰近侵占。不欲經官陳理。魏公止於書尾。題詩一絕云。他人侵我且從伊。子細思量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蕃衍。歷華要者。

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致然也。公判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僉兒入室。挺刀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僉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卽引頸。僉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公判大名府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訟其不法及參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及半年後。一日。令取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倅乃白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愿。不爲非法。乞恕罪如何。公乃問二倅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此人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面行之。公之臨政。雖輕刑亦必致慮。其後子孫蕃衍。充滿要途。皆公處心仁恕而致然也。

書忠獻魏王章表後

忠獻王相三朝。蓋自仁宗末年。請外未得。而仁宗升遐。英廟踐祚。爲山陵使事畢。求去又不得。後繼有請。英宗責以終喪。最後許俟過郊禮。禮畢。又遇大故。神廟臨御。永厚陵返虞。力援故事。求去。其自序曰。自仁皇嘉祐之末。迨英廟治平之間。求解四五年。奏數十上。固可考也。自甲辰至丁未。閱四年。奏又數十上。乃得永與。其釋相位。可謂難矣。而邊事方擾。委任蓋亦不輕。比西方稍寧。乞鄉便郡。八請乃得。相未幾移大名。以病乞除。四請不允。踰二年。乞移邢相。是欲爲歸計矣。四奏反加節。再任。再辭不聽。乞納節。再任。又不

聽滿三年。又乞納節移邢相。至奏七上。蓋實年高抱病。俞曾終闕。又暮年再乞。乃得相。甲寅之秋。遂乞致仕。時年已六十七。奏章歷陳疾病。必非飾詞。四奏訖不遂請。乙卯再請二狀。狀極懇迫。卒不見報。其殆莫於郡矣。夫難進易退。畏遠權勢者。固君子之所優爲。然君方賴我如手足。民方望我若父兄。治功日向於成。則雖視隆名重位。如重牢桎梏。夫亦安得遽去。以遂其誠心哉。王在仁宗英廟時。蓋如此。迨神考卽位。踰年。總攬權綱。其大有爲之志。固已可見。抗章彙數十。竟釋相位。無遺恨矣。永興秉鉞。猶分重寄。至於典鑰北門。雖曰內降禮遇。外鎮邊陲。然時移事變。揆王之心。豈曰宜然。守郡條而賦民政。必有非所願爲者。而徘徊隱忍。年與病侵。竭誠控告。始得鄉郡。二年之間。引病休致。尤欲避貪榮戀祥之嫌。見守道厲節之懿。雖不克伸。世孰得而議之。然道德之尊。功業之盛。上不得在朝廷。以致君澤民。下不得安田里。以遂志養病。後之人撫其遺蹟。得不重歎也哉。昔東坡跋歐陽文忠公書曰。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是固名言。然戒後生之汲汲可也。二傑名德冠絕一時。時不我捨。亦不卒大用。王誦文忠之言曰。時方尙新奇。而臣思守拙。世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亦其心也。區區進退難易。殆未足以議其方云。左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程瑀書。

